# 李宗吾与厚黑學

经济日报出版社

VISIT…

感谢
爱书网 www.ilovebook.cn
提供图书模板

# 再版前言

《李宗吾与厚黑学》一书自 1997 年出版以来，承蒙广大读者的厚爱，一直畅销不衰。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一是该书内容丰富.全面地反映了厚黑学的全貌。

自从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问世以来，由于其影响巨大，各种版本的图书充斥坊间，可谓汗牛充栋。但绝大部分版本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以“厚黑经”为主，而对于李宗吾先生是怎样发明了“厚黑学”，又怎样运用这一原理去分析中国的历史、哲学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都付诸阙如。而<李宗吾与厚黑学》一书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之处，我们查阅了

大量三四十年代的报刊，重新发掘历史资料，收录了李宗吾先生有关“厚黑学”的全部精彩文章，使人们不但可以了解“厚黑学”的精髓，还可以欣赏李宗吾先生运用他的学说而发挥出来的有关社会、政治问题的深刻精辟的论述，其生花妙笔，往往出人意料、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令人拍案叫绝。他对中国古代思想流派和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分析和批判，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大胆怀疑和驳斥都别开生面，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价值。

二是该书通俗易懂。

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写于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些文章使用的是文言文，今人不易读懂。我们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将一部分文言文译成现代文，读起来更加流畅明白。书前还附上著名作家柏杨、林语堂关于“厚黑学”的评论和介绍文字，可以使读者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这一在海内外影响深远的学问。

此次修订，我们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

对所有文字重新校订，力求完整准确；二是加入了著名历史学家南怀瑾先生回忆青年时代在四川与李宗吾交往的文章。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南怀瑾先生的生动回忆使我们看到一个生活中很有个性的李宗吾。

刘泗

2003 年 8 月 20 日

# 编者的话

李宗吾先生 1912 年发明“厚黑学”，到今天已经整整 85 年了。“厚黑学”三字早已从李先生的老家四川盆地的自流井传遍了全中国，可说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厚黑学》重焕毛光彩，魅力不衰，又成为中国(包括香港、台湾)以至于新加坡、日本、韩国的畅销书。世人还根据李先生的“厚黑原理”演绎出种种厚黑学，把“厚黑学”发扬光大了。李宗吾先生可谓弟子遍天下，无愧于生前自封的“厚黑教主”的名号。

《厚黑学》自 20 世纪 40 年代刊印以来，风行一时，洛阳纸贵，但也造成众多版本，鱼龙混杂，重复、错漏之处太多，往往使人误入门径，不得要领。另一方面，“厚黑学”体系庞大，光知道“面厚

心黑”是不够的，还要学习李先生有关心理学、文化学、学术由方面的著作。而目前的许多版本急功近利，只取皮毛，忽略了这些精彩的文字和怪异的思想，使人难以领略“厚黑学”全部奥秘。这实在是一大遗憾。

李宗吾先生一生博览群书，知识宏富。《厚黑学》一书议论纵横，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典籍信手拈来，从老子、孙子到梁启超、孙中山，从亚当·斯密、达尔文到卢梭、尼采，汪洋恣肆、气势恢宏，而且信笔由缰，文白夹杂，不加注解。这给现代人的阅读和理解造成了很大困难，又是一大遗憾。

鉴于以上两点，在李宗吾先生发明“厚黑学”85 周年之际，我们编撰了这本《李宗吾与厚黑学》。一是根据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各种版本和报刊，对文字重新校订，查缺补漏，增加久以淹没的精彩篇目，恢复“厚黑学”体系的全貌；二是在不失原文独特风格的前提之下，把文中古奥精深，难以索解之处翻译成白话文，达到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目的。

李宗吾先生去世距今53年了，再看看他那些讽刺世道、人心、官场的冷酷尖刻、一针见血的文字，看看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深恶痛绝的“面厚心黑”、“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和“办事二妙法”在今天依然大行其道，真让人有说不出的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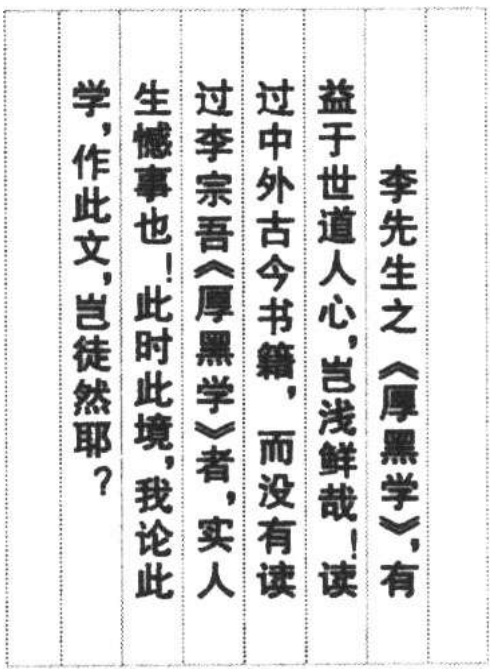
刘泗

1997年7月

# 目　录

林语堂眼中的李宗吾
柏杨谈李宗吾
南怀瑾回忆李宗吾
第一部　厚黑学
第二部　厚黑原理
第三部　厚黑丛话
第四部　我对于圣人的怀疑
第五部　中国学术的趋势
第六部　李宗吾家世及其他

# 林语堂眼中的李宗吾


李先生之《厚黑学》，有益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读过中外古今书籍，而没有读过李宗吾《厚黑学》者，实人生憾事也！此时此境，我论此学，作此文，岂徒然耶？

近人有个李宗吾，四川富顺自流井地方人，看穿世态，明察现实，先后发布《厚黑学》、《厚黑经》、《厚黑传习录》，著书立说，其言最为诙诡，其意最为沉痛。千古大奸大诈之徒，为鬼为蜮者，在李宗吾笔下烛破其隐。

世间学说，每每误人，惟有李宗吾铁论《厚黑学》不会误人。知己而又知彼，既知病情，又知药方，西洋镜一经拆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受

厚黑之牺牲者必少，实行厚黑者，无便宜可占，大诈大奸，亦无施其技矣！于是乎人与人之间，只得“赤诚相见”。英雄豪杰，攘夺争霸，机诈巧骗，天下攘攘！亦可休矣！李先生之《厚黑学》，有益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读过中外古今书籍，而没有读过李宗吾《厚黑学》者，实人生憾事也！此时此境，我论此学，作此文，岂徒然耶？

李氏于 1943 年冬抗战时期，死于成都。抗战时期，李氏著作，风行西南，人手一册。大家细妙阅读，咸谓意味无穷，全面妙言快语云。

李氏死了。要知李氏发布《厚黑学》，是积极的，并非消极的，不只是嘻笑怒骂而已；对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烛破奸诈”，引人入诈！他在《厚黑学》自序里有言：

“……最初民风浑朴，不厚不黑，忽有一人又厚又黑，众人必为所制，而独占优势。众人看了，争相仿效，大家都是又厚又黑，你不能制我，我不能制你。独有一人，不厚不黑，则此人必为衙人所

信仰，而独占优胜。譬如商场，最初商人，尽是货真价实，忽有一卖假货者，参杂其问，此人必大赚其钱。大家争仿效，全市都是假货，独有一家货真价实(认清目标)，则购者云集，始终不衰、不败……”

世乱正殷，“英雄豪杰”满天下，出卖灵魂，认贼作父，表面糊上一层仁义道德，爱国救民，动人听闻，一究其实，心之黑，脸之厚，较三国时曹操、刘备、孙权，尤有过之。正义沦亡，是非不辨，无法无天以枪杆武器作后盾，大学”的评论和介绍文字，可以使读者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这一在海内外影响深远的学问。

此次修订，我们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所有文字重新校订，力求完整准确；二是加入了著名历史学家南怀瑾先生回忆青年时代在四川与李宗吾交往的文章。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南怀瑾先生的生动回忆使我们看到一个生活中很有个性的李宗吾。

刘泗

2003 年 8 月 20 日

# 柏杨谈李宗吾

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盖世奇才，对日非的世局，其内心的悲愤和痛苦是如何沉重。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作事，比柏杨先生不知高级多少，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蚓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

天下有很多“奇缘”的事，使人无法解释，柏杨先生之得来《厚黑教主传》，便属其中之一。这本《厚黑教主传》和《厚黑学》，都是绝版书，曾经托许多朋友代觅一读，以便大开茅塞，结果全归失望。不料前天忽然接寒爝先生电话，告曰：“你下午在家等我，我有一本好书可借你。”届时驾至，原来是他以五百元代价在书摊购得之《厚黑教主传》也。大喜，留吃晚饭，以示谢意。

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盖世奇才，

对日非的世局，其内心的悲愤和痛苦是如何沉重，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作事，比柏杨先生不知高级多少，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蚣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

在全部《厚黑学》和传记之中，有两点值得大书特书，国人不可不知焉。

一是，他曰：“大凡行使厚黑之时，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道德仁义，不能赤裸裸的表现出来。凡是我的学生，一定要懂得这个法子，假如有人问你：“认识李宗吾否?”你就放出最庄严的面孔，说道：“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不认识他……”

二是，有一个道貌岸然之官，闻李宗吾先生提倡厚黑学而义愤填膺，写了一本《薄自学》，在成都报上发表，痛斥李宗吾先生狼心狗肺，贻害苍生，结果，该官因贪污渎职，奸淫扰民，被处死刑，其尊头悬在少成公园，以观其薄白学之风行于世焉。

这两件事，给我们很多启示，现在且介绍一二，此中学问甚大，不可等闲视之也。

在全部厚黑学中，李宗吾先生以谈三国英雄开

始，他曰……（参看本书第一部）

故有人曰：「厚黑教在世，是天地间一大讽刺。」是非常不错的也。盖他不但讽刺世人，亦讽刺自己，不过当他讽刺自己的时候，更也是恶毒的讽刺世人。厚黑一词，明明用以揭世人的底牌，他却一身独当，曾有人质问之曰：「你为啥骂人乎？」他答曰：「我怎敢骂人，我骂我！」于是，正人君子便不得不闭起嘴来也。

以上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原文，接着他便追溯而上，而举楚汉的事来证明。盖项羽先生不厚不黑，所以失败，刘邦先生既厚且黑，故能成功。刘邦先生的心肠之黑，是与生俱来，可谓“天纵之圣”；至于脸皮之厚，还需加点学力，他的业师，就是三杰中的张良先生，张良先生的业师，是那位圮上的老人，衣钵真传，彰彰可考，圮上受书一事，老人的种种作用，无非是教张先生脸皮厚也，张先生拿来传授刘先生，一指点即明。试问不厚不黑的项羽先生，怎能是他的敌手乎？韩信先生能受胯下之辱，可说是脸皮很厚，无奈他的心肠不黑，偏偏系念着刘邦先生“解衣推食”之恩，下不得毒手。后来长乐宫内，身首异处，夷及三族，都是咎由自取。范增先生千方百计想教项羽杀死刘邦先生，可以说

心肠很黑，无奈他脸皮不厚，一受离间，便大怒求去，结果把自己的老命和项羽先生的江山一起送掉，真是活该得很也。

李宗吾先生结论曰：他把这些人的故事，反复研究，才将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发现出来，一部廿四史，必须持此观点，才读得通。这种学问，原则上很简单，运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故他以“厚黑教主”自居，努力说法，普渡众生。

有“学”便有“经”。经，在国人眼光中的地位，尊严万分，李宗吾先生乃奉天承运，发明了《厚黑经》，以阐扬《厚黑学》焉。

除了《厚黑学》、《厚黑经》，李宗吾先生还著有《厚黑传习录》问世。共包括三大项目，一曰“求官六字真言”，二曰“做官六字真言”，三曰“办事二妙法。”他首先严肃地指出发扬厚黑学的必要，并举出几个伟大的例子，然后假托一个想求官做的人向他问业，乃授之以上述的三套法宝。

法宝之一为“求官六字真言”。六字者，“空”、

“贡”、“冲”、“捧”、“恐”、“送”是也。

李宗吾先生曰，只要做到六个字，包管发生奇效。

一介平民，如果想当官的话，自然要靠本闲话所推荐的“求官六字真言”，一番努力之后，把官——无论是市长也好，部长也好，县长也好，委员也好，主任也好，反正是，既把官弄到了手，则必需懂得保官之道，否则一年半载。垮了下来，岂不前功尽弃乎?李宗吾先生有鉴于此，在《厚黑传习录》中，除了发明上述的“求官六字真言”外，还发明了“做官六字真言”。

做官六字真言者，“空”、“恭”、“绷”、“凶”、“聋”、“弄”是也。

李宗吾先生厚黑传习录三大法宝中的“办事二妙法”，内容更为精彩，非有绝世之姿，恐怕真有点领会不动也。

二妙法者，一为“锯箭法”，一为“补锅法”。

厚黑学发展到传习录，可谓登峰造极。但到抗战中期，李宗吾先生把传习录内容更加扩大为四，

一曰厚黑史观，二曰厚黑哲理，三曰厚黑学的应用，四曰厚黑学发明史。其立论的形式是自由自在，想说啥就说啥，口中如何说，笔下如何写，或谈学术，或追述平生琐事，高兴时就写，不高兴就不写。或长长的写一段，或短短写几句，不受任何限制。下笔时候，如引用某事件或某典故，偏偏历史上从没有这种事件或从没有这种典故，那怎么办乎?李宗吾先生率然曰："我就自己捏造一个。"盖思想家与考据家不同，思想家只是说出他的见解，平空难以开口，不得不顺手牵羊，以增力量，连孔丘先生都得托古以求改制，何况比孔丘先生更大的思想家李宗吾先生乎?

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除了以上正正经经的"学"、"经"、"录"，三大著作之外，平生好写梯突文章，或用杂文体，或用小说体，无一篇不嬉笑怒骂。故有人曰："厚黑教在世，是天地间一大讽刺。"是非常不错的也。盖他不但讽刺世人，亦讽刺自己，不过当他讽刺自己的时候，更也是恶毒的讽刺世人。厚黑一词，明明用以揭世人的底牌，他却一身独当，

曾有人质问之曰：“你为啥骂人乎?”他答曰：“我怎敢骂人，我骂我!”于是，正人君子便不得不闭起嘴来也。

除了“学”、“经”、“录”三大著作之外，他还有《怕老婆的哲学》一文，并附“怕经”，以比儒学的孝经，这种对圣崽们的冒犯，可说是尖锐之极。他自己怕不怕老婆，我们不知道，但他却是极力提倡朋友们应设立“怕学研究会”的，其见识诚高人一筹。

《怕老婆的哲学》内容是说，大凡一国的建立，必有一定的重心，中国号称礼义之邦，首推五伦，古之圣人，于五伦中特别提出一个“孝”字，以为百行之本，所以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全国重心，建立在“孝”上，因而产出种种文明。然而自从欧风东渐，“孝”先垮台，全国失去重心，国家焉得不衰落乎?李宗吾先生曰：五伦之中，君臣是革了命的，父子是平了权的，兄弟朋友更是早都抛到九霄云外，所幸尚有夫妇一伦存在，我们应当把一切文化，建立在这一

伦之上。天下儿童，无不知爱其亲也，积爱成怕，所以今后文化，应当建立在“怕”上，“怕”自然成为全国重心也。

李宗吾先生曰：怕学中的先进，应首推四川。宋朝的陈季常先生，就是鼎鼎有名的怕界巨擘，河东狮吼的故事，已传为怕界佳话，故苏东坡先生赞之以诗曰：“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地心茫然。”陈季常先生并非泛泛之徒，乃是有名的高人逸士，而高人逸士，却是如此的怕老婆，可见怕老婆一事，乃天经地义者矣！

李宗吾先生曰：时代更早的，还有一位久居四川的刘备先生，他对怕学一门，可说是发明家而兼实行家，新婚之夜，就向老婆下跪，后来困处东吴，每遇不得了事，就守着老婆痛哭，而且以下跪为家常便饭，无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发明的这一套办法，真可说是渡尽无边苦海中的男子，凡遇着河东狮吼的人，可把刘先生的法宝取出来，包管顿呈祥和焉。

李宗吾先生更用史事来证明，东晋而后，南北

对峙，历宋齐梁陈，直到隋文帝出来，才把南北统一，而隋文帝就是最怕老婆的人。有一天。独孤皇后大发脾气，杨坚先生便跑到山上躲避，躲了两天，经大臣杨素先生把皇后劝好了之后，才敢回来。怕经曰：“见妻如鼠，见敌如虎。”杨坚先生之统一天下，谁曰不宜耶？

李宗吾先生不但从历史上探讨出怕老婆哲学的基础，而且从当代政治舞台人物身上去考察，获得此结论曰：凡官级越高的，怕老婆的程度也越深，官级和害怕的程度，几乎成为正比。于是，由古今事实，厚黑教主乃归纳出若干定理，名之曰“怕经”，以型后世。

李宗吾先生之能够寿终正寝，而未被绳捆索绑到公堂，岂真是天眷之也与？

李宗吾先生笃于友情，道义千古，他一生不轻易推许人，择友也十分慎重，可是交友之后，却以生死相许。他有两个最知己的朋友焉，一位是革命先驱张列五先生，辛亥光复后，被推为四川第一任都督，后充总统府顾问，被袁世凯先生所杀。李宗

吾先生曰，此人赤胆忠心，有作有为，如他在世，四川决不会闹得乌烟瘴气。一位是理学家廖绪初，先任审计院长，后见国事日非，郁郁而死。李宗吾先生曰，此人作事，公正严明，道德之高。每使敌党赞叹不止，如他执政，世间哪有贪污乎?李宗吾先生生平未．了的心愿便是没有为他的这两位亡友作一个传。当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最猛烈时，他还数次给《厚黑教主传》的作者张默生先生去函，说到“张列五的衣冠冢在浮图关，此时想必成为焦土!”其慎重择交如此，其敦笃友谊如此，谁能相信“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是出自他手耶?伤心人以冷笑代呜咽，呜呼!

李宗吾先生于 1943 年 9 月 28 日，病逝于自流井本宅(亦即新定的孔子诞辰之日，岂冥冥中自有主者耶?)，五月间他的身体还很好，后来忽得中风不语乡病，终于不治。次日，成都各报即用“厚黑教主”的称谓，刊布他逝世的专电，自流井各界人士亦为他开追悼会，备极哀荣。我们且抄几联当时的挽联，作为介绍教主的结束，也作为盖棺的定论。

至于他的二子，早已先他去世，但孙儿孙女当时业已长大，教主有灵，对家事可以安心。然而，对于国事，一塌糊涂如故，他能不再狂歌以当痛哭乎?

**任瑞如先生挽曰——**

“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

**李坚白先生挽曰——**

“寓讽刺于厚黑，仙佛心肠，与千正言先后辉映;致精力乎著述,贤哲品学,拟念四史今古齐名。”

**杨仔耘先生挽曰——**

“品圣贤常作翻案，抒思想好作奇谈，孤愤蕴胸中，纵有雌黄成戏谑；算年龄逊我二筹，论学问加我一等，修文归地下，莫将厚黑舞幽冥。”

**李符亨先生挽曰——**

“定具一片铁石心，问君独尊何在，试看他黑气弥天，至死应遗蜀酋憾；纵有千层桦皮脸，见我无常倏到，也只有厚颜入地，招魂为读怕婆经。”

**其婿杨履冰先生挽曰——**

“公著述等身，愤薄俗少完人，厚黑一篇，指佞发奸挥铁笔；我惭为半子，念贤郎皆早世，婺孤满目，临丧进泪洒金风。”

# 南怀瑾回忆李宗吾

李宗吾的厚黑学，听说现在还很畅销，台湾、香港、大陆，很多人都喜欢看。但是，现在的读者可能不大了解书的历史背景，了解李宗吾的人恐怕就更少了。李宗吾是四川人，自称厚黑教主。所谓厚黑，脸厚皮黑也。我同李宗吾还有一段因缘，在我的印象里，李宗吾一点也不厚黑，可以说还很厚道。

我同李宗吾认识大约在抗战前期，具体日子记不起来了。那时，我在成都。成都是四川的首府，不像香港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节奏那么快。在我的印象里，大家都很悠闲。到现在，我对成都还很怀念。

我从浙江辗转来到成都，才二十出头。我们这

些外省人被称为下江人或足底人。那时我一心想求仙学道，一心想学得飞剑功夫去打日本人。所以，我经常拜访有名的、有学问的、有武功的人。

那时成都有一个少成公园，里面有茶座、有棋室。泡上一壶茶，坐半天一天都可以，走的时候再付钱。中间有事离开一下，只要把茶杯盖反过来放，茶博士就不会把他收掉。没有钱的不喝茶也可以，茶博士问你喝什么，你说喝玻璃，就会送来一玻璃杯的开水。这种农业社会的风气现在大概不会再有了。

少成公园是成都名人贤士、遗老遗少聚会的地方，经常可以看到穿长袍、着布鞋的，各种各样古怪的人。这些正是我要找的人，所以，我就成了少成公园的常客。在这些人面前，我还是个孩子。我穿一身中山装，又是浙江人，蒋介石的同乡，开始时，他们当中有的人对我有点怀疑，这个家伙可能是蒋老头子派来的。慢慢地，他们了解了，我只是想求学问道，也就不怀疑了，好几个人还成了我的忘年交。

有一天，我正在少成公园里同几个前辈朋友喝茶下棋。这时，讲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背稍稍有点驼，戴一顶毡帽，面相很特别，像一个古代人。别人见他进来，都向他点头，或打招呼。我就问梁老先生这位是谁，梁老先生就说，这个人你都不知道?他就是厚黑教主李宗吾，在四川很有名的。梁先生就向我讲起李宗吾的故事。我说我很想结识，请先生引荐。梁先生就把我带过去，向李宗吾介绍，这位南某人是足底人，是我的忘年交。我赶紧说：久仰先生大名。其实我是刚刚听到他的名字，这种江湖上的客套总是要的。

于是，厚黑教主请我们一耗出下喝茶聊天。所谓聊天就是听这位厚黑教主在那里议论时事，针砭时弊，讲抗日战争，骂四川的军阀，他骂这些人都不是东西。这是我第一次结识厚黑教主，后来，在少成公园的茶馆里常常能见到他。有一次，厚黑教主对我说：我看你这个人有英雄主义，将来是会有所作为的。不过，我想教你一个办法，可以更快地当上英雄。要想成功、成名，就要骂人，我就是骂

人骂出名的。你不用骂别人，你就骂我，骂我李宗吾混蛋该死，你就会成功。不过，你的额头上要贴一张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纸条，你的心里要供奉我厚黑教主李宗吾的牌位。我没有照他这个办法办，所以没有成名。

有一次，我就对他讲，老师，你就不要再讲厚黑学了，不要再骂人了。他说，不是我随便骂人，每个人都是脸厚皮黑,我只不过是把假面具揭下来。我说：听说中央都注意你了，有人要抓你呢。他说，兄弟，这个你就不懂了，爱因斯坦与我同庚，他发明了相对论，现在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而我在四川、在成都都还没有成大名，我希望他们抓我。我一坐牢，就世界闻名了。

李宗吾后来没有被抓，也没有世界闻名。他曾经对我说：我的运气不好，不像蔡元培、梁启超那样。不过，他的厚黑学流传了半个多世纪，还有那么多的人喜欢读，恐怕是他自己没有预料到的。他那个厚黑教主完全是自封的，他也没有一个教会组织，也没有一个教徒，孤家寡人一个。当年，它的

书很多人喜欢读，但许多人不敢和他来往，怕沾上边，我不怕，一直同他来往。

过了一两年，我的一个朋友，在杭州认识的和尚去世了，他死在自流井，就是现在的自贡。我欠他的情，自流井一定要去一趟，我的好朋友钱吉，也是个和尚，陪我去。我们走了八天，从成都到自流井，找到了那个朋友的墓，烧了香，磕了头。从自流井到成都，还要八天，我们身上的盘缠快没有了，正在发愁，我突然想起：厚黑教主李宗吾的老家就在这里，李宗吾是个名人，他家的地址一打听就打听到了。他家的房子挺大，大门洞开。过去农村都是这样，大门从早上打开，一直到晚上才关门，不像现在的香港，门都要关得严严的。我们在门口一喊他，里面迎出来的正是厚黑教主，他一看见我，很高兴，问：你怎么来了，我说我来看一个死人朋友。他误解了，以为我在打趣他，说：我还没有死啊！我赶紧解释。他看我们那个狼狈相，马上安排做饭招待我们。现杀的鸡、从鱼塘捞出来的活鱼、现成的蔬菜，吃了一顿正宗的川菜。酒足饭饱之后，

我就开口向他借钱，我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回成都没有盘缠了，他说：缺多少?我说：十块钱。他站起来就到里屋拿出一包现大洋递给我,我一掂，不止十块，问他多少，他说二十块。我说多了，他说拿去吧。我说不知什么时候能还，他说先用了再说。从我借钱这件小事来看,厚黑教主的为人道德，一点儿也不厚黑，甚至是很诚恳、很厚道的。

饭后聊天的时候，他突然提出来叫我不要回成都了，留下来。我说留下来干什么，他说：你不是喜欢武功吗?你就在这里学，这里有一个赵家坳，赵家坳有一个赵四太爷，武功很是了不起。他接着向我介绍赵四太爷的情况,赵四太爷从小就是个瘸子，但是功夫很好,尤其是轻功,他穿一双新的布底鞋，在雪缃单帝卜一里多路的来回，鞋底上不会沾上一点污泥。他教了一个徒弟，功夫也很好，但这个徒弟学了功夫不做好事，而干起采花的勾当，就是夜里翻墙入室，强奸民女。赵四太爷一气之下，把这个徒弟的功夫废了，从此不再授徒传艺。厚黑教主觉得赵四太爷的功夫传不下来，太可惜了，就竭力

鼓励我留下来跟他学。我说他都停止收徒了，我怎么能拜他为师，他说你不一样，因为你是浙江人，赵四太爷的功夫就是跟一对浙江来的夫妇学的，我推荐你去，他一定会接受。他说：跟赵四太爷学三年，学一身武功，将来当个侠客也不错。他还提出，这三年的学费由他承担。我看他一片诚意，不好当面拒绝。学武功挺有吸引力，只是三年的时间太长了，我说容我再考虑考虑。当晚，我和钱吉回客栈过夜。第二天一早，李宗吾来到客栈，还是劝我留下来学武功，我最后还是拒绝了，他觉得遗憾，说“可惜，可惜。”我又回到了成都。

不久，我到峨嵋闭关三年，同外界断绝了联系，对外面的世事沧桑都不了解。只有从山下挑米回来的小和尚，偶尔带来一点新闻。和尚是方外之人，对抗战不是太关心，所以听不到这些方面的消息。有一天，小和尚回来说：厚黑教主李宗吾去世了，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借他的二十块现大洋也没法还了，我就每天给他念金刚经，超度他。李宗吾造孽太大了，骂了那么多人，有些年轻人读了他的厚

黑学，真的照着脸厚皮黑去做了，又害了不少人。我只有念金刚经，还他的债，还他的情。

后来听说他死的时候很安详，也算寿终正寝了。

**（附录南怀瑾先生在他的名著《论语别裁》中也谈到李宗吾，兹引述如下：**

以前我有一个老朋友，他比我大几十岁，是我的忘年交，四川人，自称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此人当系大家都知道的。他本人道德非常好，就喜欢故意骂人，我劝他少写一点，不要提倡厚黑学，我说人性本来就是那么一回事，脸厚心黑，但还用一张幕掩盖起来的，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揭开来呢？他说：“揭开吗？你搞错了，我是拉开坏的一幕，教人看后面真的。”李宗吾对历史非常怀疑，他说圣人靠不住，为什么专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成功的人？不成功的就没有圣人吗？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叫“对圣人的怀疑”。这位老兄，专写反面文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老弟，你不知道，我和爱因斯坦同年，我那位同年发明了相对

论名闻世界了。我呢?当个厚黑教主还没有当好，所以我非要调皮一下不可。”此人很妙，我认识他时，他已六十多岁，整天不吃饭，老喝酒，喝酒就饱。精神、道德都很好。）

# 第一部 厚黑学

厚黑学这种学问，法子很简单，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刘邦、司马懿把它学完了，就统一天下；曹操、刘备各人掌握了一半，也能称孤道寡，割据争雄；韩信、范增也是各人掌握了一半，不幸生不逢时，偏偏和厚黑兼备的刘邦同时生在一个时代，以致都归于失败。但是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凭借他们在厚黑上的一得之长，博取王侯将相，炫赫一时，身死之后，史传中也占了一席之地，后人读到他们的事迹，大家都津津乐道，可见厚黑学还是不辜负人。

# 序 一

廖绪初

我的朋友独尊先生，发明《厚黑学》，诙诡谲怪，好像无边无涯；但从中外古今的历史来考察，从当今的大人先生的事迹来验证，没有一个能在厚黑学的范畴之外，这部书确实是宇宙最好的文章啊！世上想学习这门学问却得不到门路的人相当多。我特地劝宗吾先生把《厚黑学》刊登在报上，以满足后来的学者。以后再将这些文章整理、扩充，发行单行本，普渡众生，同登彼岸。请问独尊先生，意下如何？

1912 年 3 月

# 序 二

唐倜风

宗吾这本书，很有东方朔的意思。

孔子说过，“如果有人劝我，我就听从他。”过去汉武帝要杀他的奶妈，东方朔骂得他想去死。齐景公想杀了给他养马的人，晏子抓着他的手数落他。这两个人都听了劝告，不再干杀人的恶行了。宗吾这本书，也很有东方朔和晏子的意思，语言最诙谐，意味最沉痛，不仅是把千古的

大奸大诈聚于一堂，而且一一给他们定罪，所谓诛灭已死的奸邪不就是这样吗?我们熟读《厚黑学》，就知道又厚又黑的人到处都有,再应付世事的时候，就不会被厚黑之辈愚弄了。那些做恶的人，知道别人了解了他的秘密，也会惶恐地反省自己，不敢再大胆地使用厚黑之术了，如果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不得不诚心相待了。那么，宗吾这本书有益于世道人心，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吗？厚黑学已经发布很多年了,这个名词很多人知道。但如果对一个人说：你本来是常常学习厚黑学的人，那没有不变脸发怒的，这本收效如何，就不必再争辩了。

1917 年

# 自 序

厚黑学，是我在满清末年发明的，分三卷，上卷《厚黑学》，中卷《厚黑经》，下卷《厚黑传习录》。1912 年 3 月，在成都《公论日报》，每天登载，读者哗然。中卷仅登载一半，我接受友人的劝告，便中止了。同时我还做有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的文章，更不敢发表了。后来底稿已不知抛往何处。1927 年，刊登《宗吾臆谈》专栏，才把两篇文章的大意写出来，刊登到这个栏目中去。1934 年，北平的朋友从臆谈中将《厚黑学》三卷抽出来，作为单行本发行。1936 年，在成都再版，立刻售完。后因索取观阅的人实在太多，又重印。在 1917 年时，成都《国民公报》社将上卷发行过一本小册子，唐倜风和中江谢绶青作有序跋。

我平生读书，最喜欢怀疑。我心中既有这种疑点，继续研究下去，到现在已三十多年，得出一种同一的结果，最近著一书日《心理与力学》(即《厚黑原理》)，算是这种疑点的答案。凡事有破坏才有建设，《厚黑学》与《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是所谓的破坏;《心理与力学》，是所谓的建设。《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与《厚黑学》是同一时期的文字，特附载于后，可以看出我思想的过程。

世界是进化的，厚黑学可分三个时期：上古时人民浑浑噩噩，无所谓厚，无所谓黑，纯粹是天真烂漫的。孔子学说，提倡道德，梦想恢复唐尧虞舜的时代，打算让民风返回到太古时候，这是第一时期。后来人民知识水平渐渐升高，机变百出，黑如曹操、厚如刘备这样的家伙，就应运而生。这个时候，即使是孔子、孟子再生，也必定失败，这是第二时期。如今则已进入第三时期了，像曹操那样黑，像刘备那样厚的人，到处都是，他们技术的精妙即使曹刘见到了，也会大吃一惊。结果，失败的多，成功的少，侥幸而成功的，有的不等转身又仍然归

于失败，这是什么缘故呢?都因为当今已是第三时期，曹刘又成为过去的人物了，这个时期的人，必须参考借用孔孟的道德，似乎回复到第一时期了，其实似乎回复又没有真正回复，而是一种螺旋式的进化。换句话说，必须用孔孟的心态，行曹刘的技术，才能与第三时期相吻合。现今即使孔孟再生，必将归于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曹刘的技术；即使曹刘再生，也必将归于失败，因为他们没有孔孟的心态。我们这些人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第二时期的末期，第三时期的开始，施行厚黑之术而侥幸成功的，是第二时期残余的人，即使成功但仍然归于失败的，是被第三时期自然淘汰了。

尧舜是第一时期的人物，孔孟的书，是第一时期的学说。曹刘是第二时期的人物，鄙人所著的《厚黑学》，是第二时期的学说。我最近所著《心理与力学》，是第三时期的学说，希望有第三时期人物出现。所以读我的《厚黑学》的人，不可不读《心理与力学》。

物以少见为珍贵。最初民风浑朴，不厚不黑，

忽有一人又黑又厚，众人必然被他所制服，他也就因而独自占尽优势。大家见了，急忙互相效仿，都是又黑又厚，你不能制服我，我不能制服你。独有一人，不厚不黑，那么这人必定被人所信仰，而独自占尽优势。比如商场：最初的商人，尽都是货真价实，忽然有一个卖假货的参杂其间，这人必定大赚一笔钱。大家见了，争着互相效仿，全市都是假货，独有一家货真价实，那么购者云集，这个人又该大赚一笔钱。所以商场情形也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的货物内容真实，表面不好看；第二时期表面好看，内容不真实；第三时期，则表面好看，内容又真实。我的《厚黑学》，是第二时期的产物，读我《厚黑学》的人，果真照此书行事，遭了失败，我是不负责的。只怪他自己晚生若干年，商场情形早已经改变了。问："如何才不失败?"答："请读《心理与力学》。"

1938 年 2 月 12 日，于成都

曹操的特长，全在心黑。

刘备的特长是脸皮厚。

# 厚黑学

我自从读书识字以来，就想做英雄豪杰，从四书五经里面去寻求方法，但茫然无所得，从诸子百家和那二十四史中去寻求方法，仍然无所得。我以为古代成为英雄豪杰的人一定有不传世的秘诀。不过我这个人生性愚昧鲁莽，找不出这个方法罢了。但我还是废寝忘食地到处探寻。像这样过了好些年，一次偶然想起三国时几个人物，不觉恍然大悟说：得到它了，得到它了，古代成为英

雄豪杰的人，不过脸厚心黑罢了。

三国的英雄，第一个要数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死吕伯奢、杀死孔融、杀死杨修、杀死董承、伏完，又杀死皇后皇子，什么都不畏惧。他还明目张胆地说："宁可我辜负天下人，也不可让天下人辜负我。"心黑真是达到极点了。曹操有了这样的本事，当然称为一世之雄了。

其次要数刘备。他的特长，全在于脸皮厚：他依附曹操，依附吕布，依附刘表，依附孙权，依附袁绍，东窜西跑，寄人篱下，一点也不感到羞耻。而且生平善哭，写《三国演义》的人，更把他写得维妙维肖，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胜。所以俗话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这也是一个有本事的英雄，他和曹操可称得上是双绝。当着他们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一个心肝最黑，一个脸皮最厚，会晤于一堂，你奈何我不得，我奈何你不得。再看看袁绍那些人，真是鄙贱不值一提。所以曹操说："天下英雄，只有你与我罢了。"

另外还有一个孙权。他和刘备结成同盟，并且是郎舅之亲，但忽然夺取荆州，把关羽杀了，心黑得同曹操一样。但没有心黑到底，紧跟着就向蜀国求和，这黑的程度就比曹操稍微差一点。他与曹操并列称雄，不相上下，却又忽然在曹丕驾下甘心称臣，脸皮的厚简直同刘备一样。但没有脸厚到底，紧跟着就与曹魏断绝交往，这厚的程度也比刘备稍微差一点。他虽然心黑不如曹操，脸厚不如刘备，却也是二者兼备，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他们三个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开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那时候的天下，就不能不一分为三。

孙权心黑不如曹操，脸厚不如刘备，但二者兼备，也不能不算是个英雄。

司马懿集厚黑学经验于一身。

诸葛亮是天下奇才，但也不是厚黑名家司马懿的对手。

刘邦的脸，刘邦的心，比较别人特别不同。

继死了，司马氏父子趁此时机崛起，司马懿算是受了曹刘诸位的薰陶，集中厚黑学的经验于一身，他能欺侮人家寡妇孤儿，心与曹操一样黑；他能够接受诸葛亮送女人衣服来嘲笑他不应战的侮辱，脸皮的厚已大大超过刘备；我读史书见到司马懿甘愿接受女人衣服受到侮辱而不轻易应战的故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一定归司马氏了！"所以历史到了这个时候，天下就不得不统一。这就叫做："事所必至，理有固然。"

诸葛亮，是天下奇才，是三代以后第一贤人，但遇着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他下了"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决心，终于不能取得中原尺寸之地，最后竟然吐血而死，可见辅佐君王的奇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对手。

我对这几个人物的事，反复研究，就把这个千古不传的秘诀发现出来。一部二十四史，可以用一句话来贯穿它：“厚黑而已。”下面再举汉朝的事情来证明一下。

项羽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英雄。他率领的军队声势浩大，叱咤风云，横扫万马千军，却为什么自刎身死，被天下人耻笑?他失败的原因，用韩信的话说是“妇人之仁，匹夫之勇。”妇人的仁慈，是在心里有所不忍，它的病根在于心不黑；匹夫的勇猛，是受不得一点气，它的病根在于脸皮不厚。鸿门之宴，项羽和刘邦同坐一席，项庄已经把剑取出来了，只要在刘邦的脖子上一划，那“太高皇帝”的招牌立刻可以挂出。他偏偏徘徊犹豫，不忍心下手，竟然被刘邦逃走。垓下被围打败，如果渡过乌江，卷土重来，还不知谁胜谁负。他偏偏说：“我带领江东弟子八千人渡江来到西边，眼下无一人生还，

即使江东父老兄弟可怜我，原谅我，我有什么脸见他们。就算是他们不说我什么，我难道不感到惭愧吗?”这些话真是大错特错!他一会儿说“无脸见人”，一会儿又说“有愧于心”，其实对于大人物来说，究竟有什么脸皮可说?究竟有什么良心可讲?他对这些完全不加以考察，反而说：“这是上天要灭亡我，不是打败仗的罪过。”恐怕上天也不愿意担当这个罪责吧!

我们再将刘邦的本事研究一下。史书记载：项羽问刘邦说：“天下数年来纷纷扰扰不得安宁，只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罢了，我希望同你决一雌雄。”刘邦笑着道歉说：“我宁愿斗智不愿斗力。”请问这笑首道歉两个词从何生出？刘邦会见郦生时，让两个婢女替他洗脚郦生责备他以傲慢的态度会见年长之人，他立刻停止洗脚起身道歉。请问这起身道歉两个词又从何生出？还有自己的父亲，身在刀

下，他要分一杯羹；亲生儿女，孝惠鲁元，当楚兵追来时，他为逃命能推他们下车；后来又杀韩信，杀彭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请问刘邦的心是什么状态，那“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的项羽连做梦都想不到吧?太史公写《史记》，只说刘邦是高高的鼻子，真龙天子的面相，说项羽是双瞳仁,独独对他们二人的脸皮厚薄,心的黑白，没有一字提及，未免有愧于良史的称号。

刘邦的脸，刘邦的心，比较别人特别不同，可称得上是天纵的圣人。他对黑这一字，真是运用得“心安理得，随心所欲而不超越规矩”；至于厚字方面，还加了点学历，他的业师就是三杰中的张良，张良的业师是圮上老人，他们的衣钵真传是清清楚楚可以考据的。圮上受书一事，老人的种种作用，无非教张良脸皮厚罢了。这个港殚，苏东坡的《留侯论》说得很明白。张良是有灵性的人，一经指点便顿时彻悟，所以老人期望他能当帝王的老师。这种无上的妙法，决不是愚钝的人所能了解的。所以《史记》上说，张良在别人前面游说，那些人都不理解，只有沛公能很好地对待他，张良感叹道：沛公大概是得到天机的人啊。可见这种学问，全在于天资秉赋，高明的老师固然难得，聪慧的徒弟也不

容易寻找。韩信请求封他为齐王，当时刘邦不同意几乎误事，全靠他的业师张良在一旁暗示指点，就像现在学校中教师改正学生作业一般。以刘邦的天资有时还有错误，这种学问的精深就可以想见了。

刘邦天资已经很高，学历又深，把流俗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一一打破，又把礼义廉耻扫除干净，所以能够荡平群雄，统一海内。一直经过了四百几十年，他那又厚又黑的残余之气方才消灭，汉家的系统于是乎才断绝了。

楚汉的时候有一个人，脸皮最厚，心却不黑，最终归于失败。这个人是谁?就是人人知道的韩信。裤裆下的侮辱他能够忍受，脸厚的程度不在刘邦之下。无奈对于黑字，缺乏点研究。他当齐王时，果真能听蒯通的话当然贵不可言，但他偏偏怀念着刘邦解衣推食的恩惠，冒冒昧昧地说："穿了人家衣服的，就应替别人分忧解难；吃了人家食物的，就应替别人拚命办事。"后来在长乐宫被斩首处死，灾祸殃及九族。这真是咎由自取，他还讥诮项羽是妇人之仁，可见心不黑作事还是要失败的。这个大原则

他本来也是知道的，但他自己也在这里失败，这也怪韩信不得。

同时又有一个人，心最黑，脸皮却不厚，也归于失败。此人也是人人知道的，姓范名增。刘邦攻破咸阳，囚禁子婴，还军坝上，秋毫不犯，范增千方百计，总想把他置于死地，心之黑，也同刘邦相仿佛。无奈脸皮不厚，受不得气，刘邦用陈平的计策，离间楚霸王项羽和范增之间的关系，范增大怒请求离去，告老还乡走到彭城，后背长疮而死。大凡做大事的人，哪有动不动生气的道理?“范增不离开，项羽不会灭亡”。他若能坚持忍耐一下，刘邦的破绽很多，随时都可以攻进去。他愤怒地离开，把自己的老命，把项羽的江山，一齐送掉，因小事不能忍耐而坏了大事，苏东坡还称他是人杰，未免过誉。

据上面的研究，厚黑学这种学问，法子很简单，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刘邦、司马懿把它学完了，就统一天下；曹操、刘备各人掌握了一半，也能称孤道寡，割据争雄；韩信、范增

也是各人掌握了一半，不幸生不逢时，偏偏和厚黑兼备的刘邦同时生在一个时代，以致都归于失败。但是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凭借他们在厚黑上的一得之长，博取王侯将相，炫赫一时，身死之后，史传中也占了一席之地，后人谈到他们的事迹，大家都津津乐道，可见厚黑学还是不辜负人。

上天生人，给我们一张脸，而厚就在其中。给我们一颗心，而黑就在其中。从表面上看去，广不过几寸，大不满一捧，好像完全没有什么奇异。但假若精密的考察，就知道它的厚是无限的，它的黑是无比的。凡人世间的功名富贵、宫室妻妾、衣服车马，无一不是从这区区之地出来，造物生人的奇妙，真是不可思议。愚钝的芸芸众生，身上有最好的宝物，却抛弃它而不用，可说是天下最愚蠢的人。

厚黑学共分三步功夫，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起初的脸皮像一张纸，由分到寸，由尺到丈，就厚如城墙了。最初心的颜色作乳白状，由乳色到炭色再到青蓝色，再进一步就黑如煤炭了。到了这个境界只能算初步的功夫，因为城墙虽厚，

用大炮轰，还是有攻破的可能；煤炭虽黑，但颜色令人讨厌，众人都不愿挨近它，所以只算是初步的功夫。

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在厚学方面深有造诣的人，任你如何攻打，他一点不动，刘备就是这类人，连曹操都拿他没办法。在黑学方面深有造诣的人，如褪掉漆的招牌一样，越是黑，买主越多，曹操就是这类人，他是著名的黑心人，然而中原地区的名流们倾心归服，真可谓“心肝漆黑，招牌透亮”。能够到第二步，固然同第一步有天渊之别，但还是露出了迹象，有形有色，所以曹操的本事，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厚到极点，黑到极点，天上地下都认有人问：“这种学问，哪有这样精深?”我说：“儒家的中庸，要讲到‘没有声音没有气味’才能终止；学习佛教的人，要学到‘菩提无树，明镜非台’，才算正果；何况厚黑学是千古不传的大秘密，当然要做到‘无形无色’，才算是止境。”

总之，由尧舜禹三代一直到今天，王侯将相，豪杰圣贤，数也数不完，假若他们之中有办成大事的，没有一个不是出自于厚黑学的；书籍都在，历史事实是掩盖不住的，读者如果能根据我指示的途径，自己去搜寻，自然左右逢源，头头是道。

# 厚黑经

李宗吾说：不薄就称它为厚，不白就称它为黑。所谓厚就是天下的厚脸皮，所谓黑就是天下的黑心肝。本篇是古人传授的心法，我恐怕经历的年代久了而发生误差，所以把它写成书，来传授给世人。这本书开始是阐述厚黑，中间敷演为天下万事万物，最后又归结到厚黑。把这个学说推广开去就能覆盖整个世界，把它收拢回来就能孕涵在个人的脸面和心胸之中。它的意味无穷无尽，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善于读书

的人，玩赏它，思索它，必定会有收获心得，那么终身运用这一学说，也定会受用不尽。

主宰人们命运的叫做厚黑，遵循服从厚黑的叫做得法，学习修炼厚黑的叫做有教养。厚黑二字，是人们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能够离开的就不是厚黑了。所以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最担心自己的所作所为脸皮不厚，最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心肝不黑，脸皮薄最危险，心肝白更可怕。所以君子人必定是脸厚心黑的。喜怒哀乐的表情都不表现出来就叫做厚，一旦发泄出来而无所顾忌就叫做黑!脸厚是天下的根本，心黑是天下的大道理。到达厚黑顶点的人，不仅天下的人们害怕他，甚至连鬼神都要对他畏惧几分。

在厚黑经这一章中，我把古人没有公开的秘密叙述出来写成书，首先阐述厚黑的本源出于天意而不能更改，它实际上人人具备而不可离开；其次阐述了培养厚黑的必要；最后点明达到厚黑极至的功夫。大凡想学厚黑的到了这一地步，反过来向自身求索体会，除去所谓的仁义道德的诱惑，让自身本

如果有项羽那样高超的才能，再使他脸厚心黑，那么刘邦算什么呢？

来就具备的厚黑充实自己，这就是本篇厚黑经的要点。以下各章节引用我说的话，来透彻阐发本章的意义。

宗吾说：厚黑这门学问，既容易又困难。说它容易，一般愚蠢的男女，也可以明白它，但到厚黑的极至时，即使曹操、刘备也有不了解的地方；说它容易，就是普通男女，也可以实行它，但到厚黑的极至时，即使曹操、刘备也有做不到的地方。厚黑的博大精深，曹操、刘备实行起来尚且有遗憾之处，更何况普通百姓呢？

宗吾说：人们都说侬心黑，把你驱赶到煤炭之中，却不能与黑煤同一颜色；人们都说你脸皮厚，遇到炮弹却不能不被轰破。

宗吾说：厚黑的原理，来源于本身，从普通人身上得到证实，用它考察帝王将相的所作所为而不会发生偏差，用它鉴别万事万物而不会有错误，用它辨别鬼神而不会有疑问。用这门学问，千百年来有人可以封侯；用这门学问，聪明的人可以终身不迷惑。

宗吾说：君子人培养根本，根本树立起来了。处世之道就随之而产生，这厚黑不正是做人的根本吗？

宗吾说：一块行走的三人之中，必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选择那厚黑的人去跟随学习，对那不厚不黑的地方就要改正它。

唐太宗是千古的英雄。

宗吾说：脸厚心黑是天生的，

世人又能对我怎么样?

宗吾说：刘邦我见不到他的面了，但见到曹操那还是可以的；曹操我见不到他的面了，但见到刘备、孙权那还是可以的。

宗吾说：有十户人家的地方，其中必定有像我一样知道厚黑的人，只是不像我那样坦率罢了。

宗吾说:你如果不能经常在厚黑方面有所长进，那么你的鲁莽就由此产生,你的挫折也会由此产生。

宗吾说：如果具有项羽那样高超的才能，再使他脸厚心黑，那么刘邦算什么呢?

宗吾说：脸厚心黑的人，能够得到一个大国的统治权,如果不厚不黑,那一碗饭一匙汤都得不到。

宗吾说：播种那美好的五谷，如果不能成熟，那还不如野草稗子；那厚黑也在于老练成熟罢了。

宗吾说：道学先生是厚黑的敌人，他们平素讲究忠诚老实，行为好像廉洁，人们都喜欢他们，他们也自以为是，但不能进入曹刘的档次，所以说，道学家之流是厚黑的敌人。

宗吾说：不要对有些人不厚黑感到不可弹懈!

即使天下有最容易生长的生物，曝晒它一天，再冷冻它十天，那么这个生物就不可能生长出来。我看现在人们之中讲厚黑的人的确不太多，但我一旦退让,那么道学先生就来到了!我和道学先生相比究竟如何呢?今天厚黑作为一门学问，是大道理!如果不专心致志地学，那是不可能学到手的。我是发明厚黑学的人，假若让我教二人学习厚黑学，其中一人学起来专心致志，只听我所教诲的话，而另一人尽管也听我所说的，但却又一心以为将有道学先生会到来，想追求所谓圣贤的美名，那么，后者尽管与前者同样在我面前学厚黑，但后者定然不如前者!是因为后者天资素质不如前者吗?我说：不是。

宗吾说：假如有件失败了的事放在这里，君子就必定会通过自我反省而达到成功。学习厚黑也是如此，面对不厚的情况，也能通过自我反省而达到厚的境地；而对不黑的情况，通过自我反省也能达到黑的境地。君子说：那些反对我的人，正是不知自我反省的狂人罢了!这种人与禽兽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此看来，用厚黑去杀禽兽，又有什么难处呢?

宗吾说：厚黑之道，真是既高深又完美，要掌握它看上去好像登天一样，但实际上也并不是不可企及的。这就如同行沅略必定要从近处出发，攀登高山必定要从低处开始一样。掌握和实行厚黑也要从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子女开始，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不厚黑，连自己的妻儿子女也不能对付。

我写作厚黑经，用意在使初学的人便于诵读，以免遗忘。

不过有些道理太深奥了，我就在经文的前后加以说明。

宗吾说：以前我曾说：不是说厚吗，磨而不薄；不是说黑吗，洗而不明。后来我改为：不是说厚吗，越磨越厚；不是说黑吗，越洗越黑。有人问我：“世界上哪有这种东西?”我说：“手和脚上的茧疤就是越磨越厚，沾了泥土尘埃的煤炭就是越洗越黑。”人的脸皮本来很薄，慢慢的磨炼，就渐渐的加厚；人的心生来是黑的，遇着讲因果的人，讲理学的人，拿些仁义道德蒙在上面，才不会黑，假如把这些洗去了，黑的本性自然会出现。

宗吾说：厚黑并不是从外面传送到自身，而是人本身固有的。人们天生就具有厚黑，老百姓的本性最喜爱的也是厚黑。这可以用试验证明：随便找一个当母亲的，让她抱着亲生儿子吃饭，小孩见了母亲手中的碗就伸手去拖，如不提防，就会被他打烂；母亲手中拿着糕饼放在自己的口中，他就会伸手从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放在他自己的口中。又如小孩坐在母亲的怀抱中吃奶，或者吃饼的时候，哥哥走到面前，他就要伸手推他打他。这些事都是不学而会，不虑而知的，也就是良知良能了。把这种良知良能扩充出去，就可以建立惊天动地的事业。唐太宗杀他哥哥李建成，杀他的弟弟李元吉，又把建成与元吉的儿子全部杀死，把元吉的妻子纳入后宫，又逼着父亲把天下让给他。他这种举动，是把当小孩时，抢母亲口中糕饼，和推哥哥打哥哥的那种良知良能扩充出来的。普通人，有了这种良知良能，不知道扩充，只有唐太宗把它扩充了，所以他就成为千古的英雄。所以宗吾说：“口对于美味，人们都有共同的嗜好，耳朵对于声音，人们都有共同

的感觉，眼睛对于美色，人们都有共同的美感，至于脸和心，独独就没有共同的感觉吗?其实，脸和心所共同感觉的就叫厚，就叫黑。所谓英雄，仅仅只是扩充了人们脸与心的共 1 司感觉罢了。”

厚黑；文个谱弹，很明白地摆在面前，不论什么人都可见到，不过刚刚一见到，就被那佛教讲因果感应，劝人积阴德的文章，或道学先生的学说，压伏下去了。所以宗吾说：牛山上的树木本来是美好的，遭到刀斧的砍伐后，却不能说它没有生长繁殖的能力，接着又在上面放牧牛羊，因此牛山就像现在这样的光秃秃的了。同样的道理，既然有人类存在,难道会没有厚与黑吗?侣乡所以厚黑遭到摧残，也就好比树木遭到刀斧的砍伐，天天受到砍伐，那么厚黑就不能够存在，所以想成为英雄也就很困难了!人们见到不能成为英雄，便以为不曾有厚黑，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所以如果有了良好的食粮,那么厚黑就会一天天生长耗来，如果失去了营养，那么厚黑就会一天天消失光了。

宗吾说：小孩见母亲口中有糕饼，都知道抢夺

它，人们这种抢母亲口中糕饼的心，是够用的了，如果在运用的基础上再去扩充它，那就足以成为英雄，成为豪杰，这种情况可以称它为：所谓的大人物，就是没有失去赤子之心的人。如果不去扩充它来保养身体，就可称他是自暴自弃。

有一种天资很高的人，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就实实在在地身体力行，隐密而不告诉别人。又有一种资质鲁钝的人，已经辛入这个途径，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宗吾说：实行它而不明白，习惯它而不察觉，终身在使用厚黑，然而不了解厚黑的人多得很。

世间有许多学说经常误人，只有厚黑学绝不会误人。就是走到了山穷水尽当乞丐的时候，讨口饭，也比别人多讨点。所以宗吾说：大自皇帝，小到讨饭的花子，都是以厚黑为根本。

厚黑学博大精深，有志于这种学问的人，必须专心致志，学过一年，才能应用，学过三年，才能大有成就。所以宗吾说：学厚黑的人，一个月满了就会有收获，三年后就会有成就。

# 厚黑传习录

有人问我说：你发明厚黑学，为什么你做事经常失败？为什么你的学生本领还比你大，你经常吃他们的亏？

我说：“你这话错了。凡是发明家，都不可登峰造极。儒教是孔子发明的，孔子登峰造极了，颜、曾、思、孟，学问又低一层，后来周、程、朱、张

孔子的学问登峰造极了。

的，更低一层，愈趋愈下，其原因就是教主的本领太大了。凡是东洋方面的学问都是这样。道教中的老子，佛教中的释迦牟尼，都是这种现象。只有西洋的科学就不是这样，发明的时候很粗浅，越研究越精深。发明蒸气的人只领会到汽冲壶盖的道理，发明电气的人只领会到死蛙运动的道理，后人继续研究下去造出种种的机械，有种种的用途，这是发明蒸气电气的人所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可见西洋科学是后人胜过前人，学生胜过先生。我的厚黑学等于西洋的科学，我只能讲点汽冲壶盖、死蛙运动，中间许多道理，还望后人研究。我的本领当然比学生小，遇着他们，当然失败，将来他们传授学生出来，他们自己，又被学生打败，一辈胜过一辈，厚黑学自然就昌明光大了！”。

又有人问道：“你把厚黑学讲得这样神妙，为什么不见你做出一些轰轰烈烈的事？”

我说道：“我试问，你们的孔夫子，究竟做出了多少轰轰烈烈的事？他讲了治理国政、统治大国的道理，但究竟在这方面实行了几件？曾子撰写了一部

《大学》，专讲治国平天下，请问他治的国在哪里?平的天下在哪里?子思撰写了一部《中庸》，说了些上下关系和谐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的话，请问他这种局面实际在哪里?你不去质问他们，反而来质问我，明师难遇，至道难闻，这种无比精深微妙的法子，百千万劫难才能遭遇一次，你听了还要怀疑，那么未免自误了。”

1912 年，我发布厚黑学的时候，遇着一位姓罗的朋友新从某县做了知县回来，历数他在任内如何如何的整顿，言下很高兴。又说：因某事失误把官丢掉了，案子至今尚未了结，又非常懊丧。接着谈到厚黑学,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听得津津有味。我乘他正听得入神之际,突然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厉声说道：“罗某!你生平作事，有成有败，究竟你成功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失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究竟离开这厚黑二字没有?快回答!快回答!不许迟疑!”

他听了我这话，如雷贯耳，呆了半晌，才叹口气说道：“真真是没有离开这二字。”这位姓罗的朋友，终于顿悟了。

我发布厚黑学，用的别号是“独尊”二字，取“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意，给朋友写信也用别号，后来我又写作“蜀酋”。有人问：“蜀酋二字作何解释?”

我答道：“我发布厚黑学，有人说我疯了，离经叛道，非关在疯人院不可。我说：那么，我就成为蜀中之罪酋了，因此起名为蜀酋。”

我发布厚黑学以后，许多人尽力奉行，把四川造成一个厚黑国。有人对我说：“国中首领，非你莫属。”我说：“那么，我就成为蜀中的酋长了。”因此我又名为蜀酋。再说，我讲授厚黑学，得我真传的弟子，本应该授给他衣钵，但是我的生活是沿门讨饭，这个钵要留来自用的，只把我的狗皮褂子脱给他穿，所以独字去犬字成为蜀字。我的高足弟子很多，好弟子的足高，那么先生的足短，弟子的足高一丈,那么先生的足短一寸,所以尊字截去了寸字，成为酋字，有这些原因我只好称为蜀酋了。

我把厚黑学发表出来，一般人读了，说道：“你这门学问，博大精深，我们读了此书就好像读了《大

学》、《中庸》一般，茫茫然无下手之处，请为我们这些愚钝的老百姓，说说通俗的方法，传授点实用的法子，我们才好照着做。”

我问道：“你们想做什么？”答道：“我想弄个官做做，并且还要做得轰轰烈烈，一般人都认为是大政治家。”我于是传授给他“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和“办事二妙法。”

# 求官六字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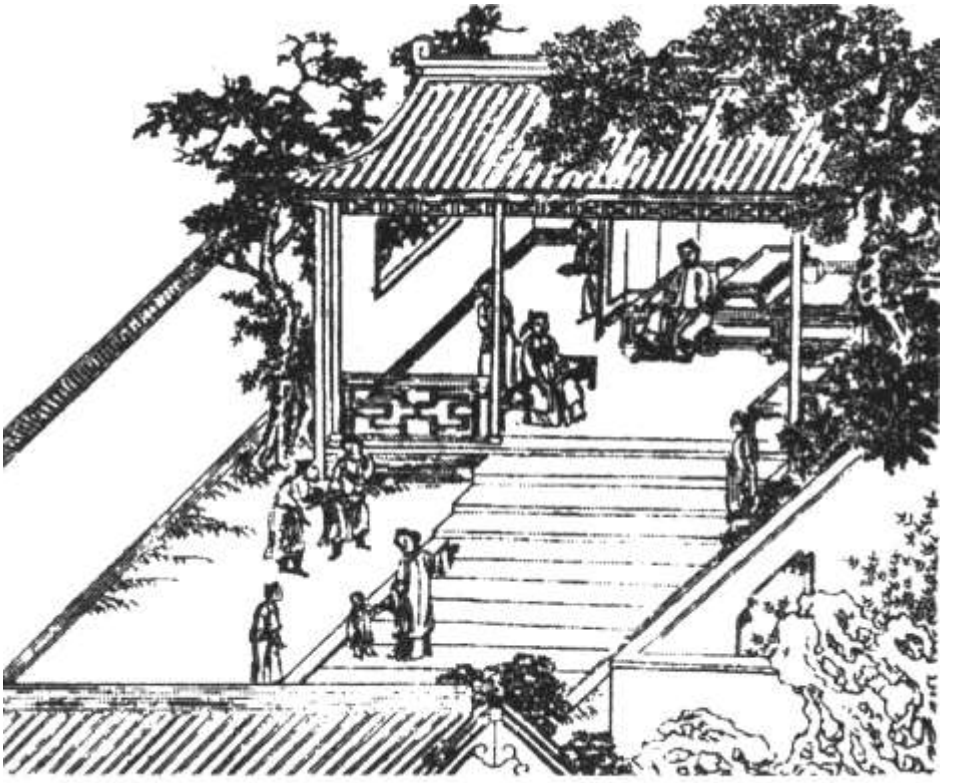
求官六字真言：“空、贡、冲、捧、恐、送。”这六字都是仄声，其意义如下：

## 一、空

就是空闲的意思，分两种：一指事务而言，求官的人一定要把一切事放下，不做工不经商，不务农不做生意，书也不读，学也不教，一心一意，专门求官。二指时间而言，求官的人要有耐心，不能着急，今日不生效，明日再来，今年不生效，明年再来。

## 二、贡

这贡字是借用的，四川俗语，其意义等于钻营



求官要钻营。

的钻字，“钻进钻出”，可以说“贡进贡出”。求官要钻营，这是众人知道的，但是定义很不容易下，有人说：“贡字的定义是有孔必钻。”我说：“这错了！只说对一半，有孔才钻，无孔的拿他怎么办？”我下的定义是：“有孔必钻，无孔也要钻。有孔的要扩而大之，无孔的，取出钻子，新开一孔。”

## 三、冲

普通人所谓的“吹牛”，四川话是“冲帽壳子”，冲的功夫有两种：一是口头上、二是文字上；口头上又分普通场所及上司的面前两种，文字上又分报章杂志及说贴条陈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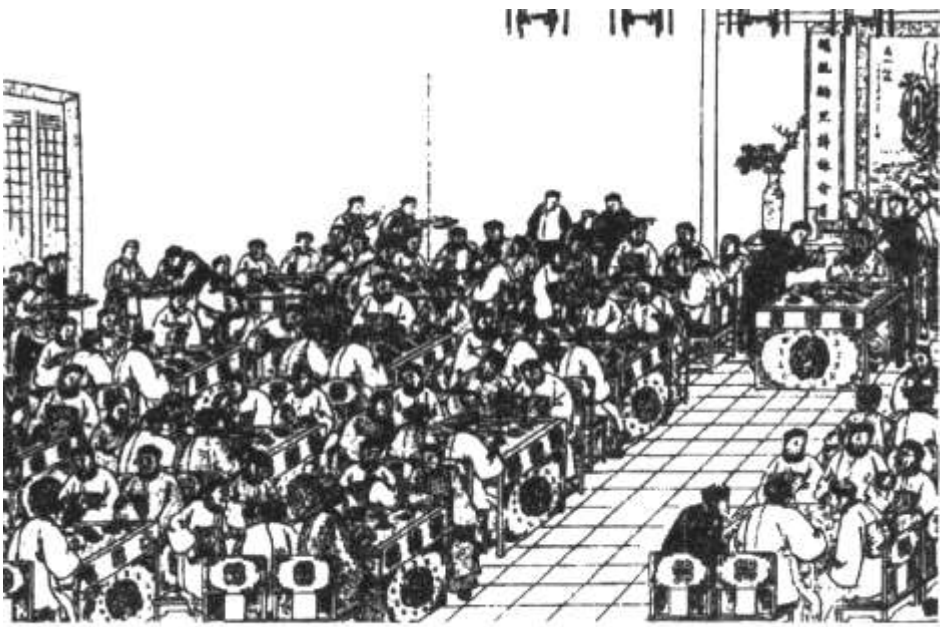
**四、捧**

就是捧场的捧字，戏台上魏忠贤出来了，那华歆的举动便是绝好的模

**五、恐**

是恐吓的意思，是及物动词。这个字的道理很精深，我不妨多说几旬。官这种东西，该是何等宝贵，能轻易给人吗?有人把捧字做到十二万分，还不能生效，这就是缺少恐字的工夫。凡是当权的那些大人物，都有软处，只要找到他的要害，轻轻点一下，他就会大吃一惊，立刻把官儿送来。学者须知，恐字与捧字，是互相结合着用的。善恐者，捧之中有恐，旁观的人看他在上司面前说的话，句句是阿谀逢迎，其实在暗地击中要害，上司听了，汗流浃

背。善捧者，恐之中有捧，旁观的人看他傲骨棱棱。句句话责备上司，其实听的人满心欢喜，骨节都酥软了。这就是所谓的“心领神会，在于各人”，“高明的木匠台瓷教人棺舰矩做，却不能告诉你技巧。”这就要求求官的人细心体会，最要紧的是用恐字的时候，要有分寸。如果用过度了，大官们恼羞成怒，作起对来，岂不就与求官的宗旨大相违背?这又何苦呢?不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恐字不能轻易使用。为官员祝寿。



为官员祝寿。

## 六、送

就是送东西，分大小两种：大送，把银元钞票一包包的拿去送；小送，如春茶、火腿及请上餐馆之类。所送的人分两种，一是掌握用人大权的人；二是虽未掌握用人大权但能助我一臂之力的人。

这六字做到了，包管字字生奇效，那些大人物，单独坐着考虑问题时，自言自语：某人想做官，已经说了许久(这是空字的效用)，他和我有某种关系国提贡字的作用)，某人很有点才智晓混冲字的效用)，对我很好(这是捧字的效用)，但此人有点歪才，如不安置，未必不捣乱(这是恐字的效用)。想到这里，回头看看桌上黑压压地，或者白亮亮地堆了一大堆(这是送字的效用)，也就无话可说，挂出牌来：某项官职由某人去担任。

求官到此，可谓功行圆满了。于是走马上任，实行做官六字真言。

# 做官六字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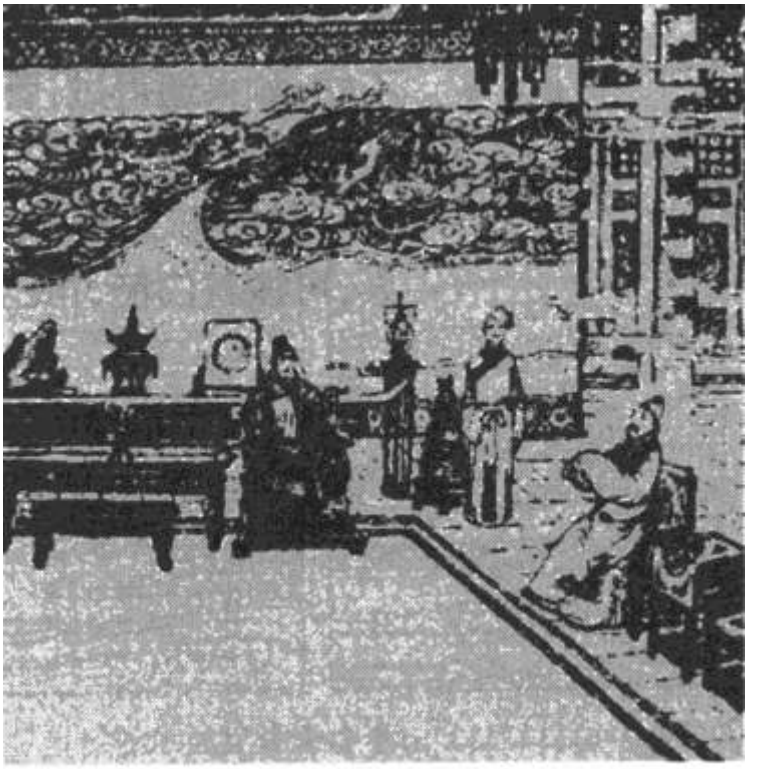
做官六字真言：“空、恭、绷、凶、聋、弄。”这六个字都是平声，其意义如下：

## 一、空

空就是空洞的意思，一是文字上，凡是批呈词，出文告，都是空空洞洞的，其中奥妙，我难细说，请到军政各机关，把墙壁上的文字读完，就可以恍然大悟；二是办事上，随便办什么事情都是活摇活动，东倒也可，西歪也可，有时办得雷厉风行，其实暗中藏有退路，如果见势头不好，就从那条路抽身走了，绝不会把自己牵连进去。

## 二、恭

就是卑恭折节，胁肩谄笑之类，分直接、间接两种，直接是对上司而言，间接是指对上司的亲戚、朋友、差役及姨太太等类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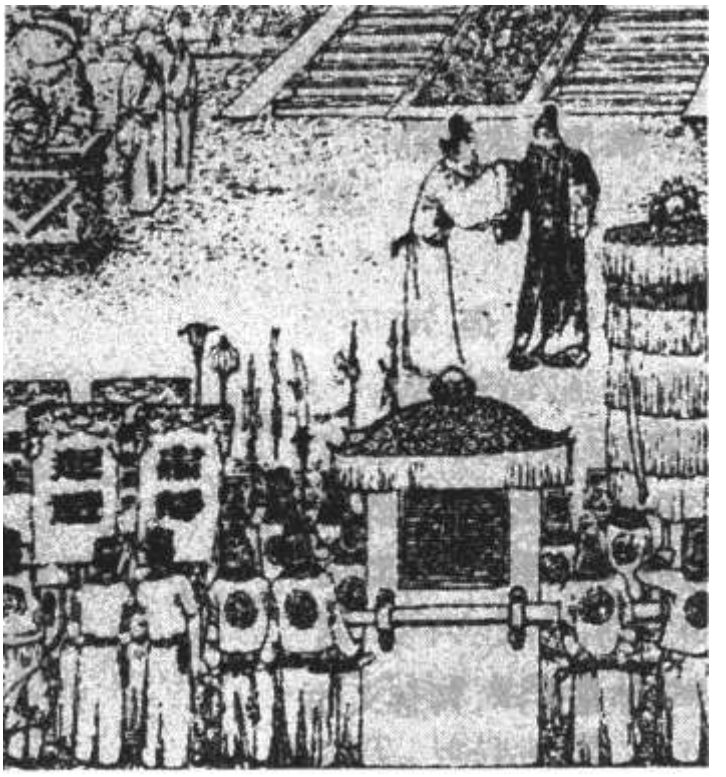


官员拜见上司。

### 三、绷

就是俗语所说的绷劲，是恭字的反义字，对下属及老百姓而言分两种：一种是仪表上，赫赫然大人物，凛然不可侵犯；二是言谈上，俨然腹有经纶，卓卓大才。恭字对饭甑子(四川俗语，意为工作)所

在地而言，不一定是在上；绷字对非饭甑子所在地而言，不必一定是下属和老百姓。有时甑子之权不在上司，则对上司也不妨绷，有时甑子之权掌握在下属或老百姓手里，又当改而为恭。这个道理原本是活泼泼的，运用之妙，在于心领神会，灵活掌握。



官弄到了手。

## 四、凶

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他人卖儿卖妇都不必顾忌。但有一层应当注意，凶字上面一定要蒙上一层

仁义道德。

### 五、聋

就是耳聋：“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聋”字中包含有瞎子的意义，文字上的谩骂，闭着眼睛不看。

### 六、弄

就是弄钱的弄，四川俗语读作平声。千里来龙，此处结穴，前面的十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个字而设的。弄字与求官的送字是对照的，有了送就有弄。这个弄字，最要注意，是要能够在公事上通得过才成功，有时通不过，就自己垫点腰包里的钱也不妨；如果通得过，管他多少都不用客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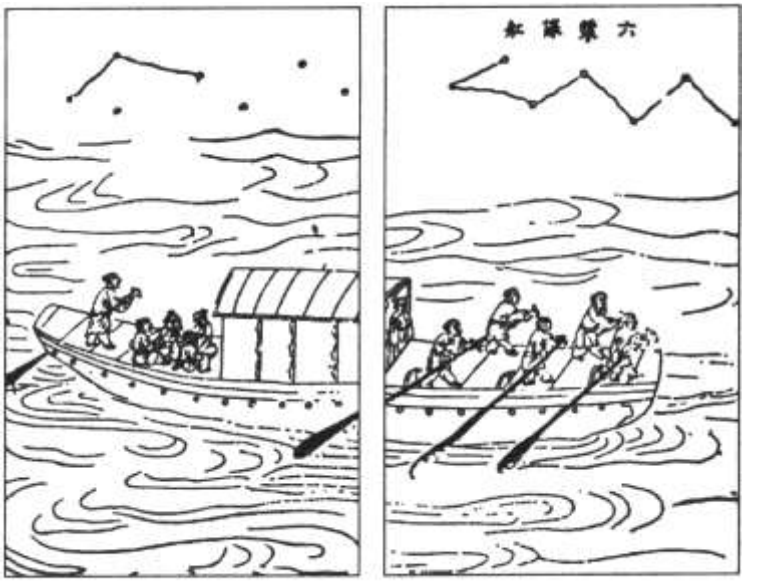
以上十二字，我不过粗举大纲，许多的精要都没有发挥，有志于做官的人，可按着门径，自己去研究。

# 办事二妙法

## 一、锯箭法

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医生将箭杆锯了，就开口要谢礼，问他为什么不把箭头拔出？他说，那是内科的事，你去找内科好了。这是一段相传的故事。

现在各级机关和那些会办大事的人都是用这种方法。例如批呈词："根据



官员去办事。

呈文所反映的某某事情，实属很不合法，特命令该县负责人，查明严办。…‘很不合法”，这四个字是锯箭杆，“该县负责人”是内科。或者“转呈上司转办”，那“上司”就是内科。又如有人求我办一件事情，我说：“这个事情我很赞成，但是，还要同某人商量。”“很赞成”三个字是锯箭杆，“某人”是内科。又或者说：“我先把某部分办好了，其余的以后办。”“先办”是锯箭杆，“以后”是内科。此外有只锯箭杆，并不命令别人去找内科的，也有的连箭杆都不锯，命令别人直接去找内科的，种种不同，要仔细考虑，自己体会。

## 二、补锅法

做饭的锅漏了，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一面用铁片刮锅底的煤烟，一面对主人说；“请点个火来我要吸烟。”他乘着主人转身的时候，用铁锤在锅上轻轻的敲几下，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等到主人转来，就指给他看，说道：“你这锅裂痕很长。上面的油腻住了，看不见，我把锅烟刮开了，就现出来了，非

多补几个钉子不可。”主人埋头一看，很惊异地说：“不错！不错！今天不遇到你，这口锅恐怕不能用了。”等到补好，主人与锅匠，皆大欢喜而散。

明末的武臣们围住了李自成，用的是补锅法。

郑庄公纵容共叔段（庄公的亲弟弟），使他多做不义的事情，才举兵征讨，这就是补锅法了。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很多的。有人说：“中国变法，有许多地方是把好肉割了下来医病。”这就是变法的那些大人物们，用的补锅法。在前清官场，大概是用锯箭法；民国以来，是锯箭、补锅二法互用。

上述二妙法，是办事的公例，无论古今中外，

合乎这个公例的就成功，违反这个公例的就失败。管仲是中国古代的大政治家，他办事就是用这两种方法。狄人讨伐卫国，齐国按兵不动，等到狄人把卫国消灭了，才出来做“兴灭国、继绝世”的仗义举动，这是补锅法；召陵之战，不责备楚国冒用周天子的尊号，只责备他不向周天子进贡茅草，这是锯箭法。那个时候，楚国的实力，远远超过齐国，管仲敢于劝齐桓公出兵讨伐楚国，可说是把锅敲烂了来补。等到楚国露出反抗的态度，他立即锯箭了事。召陵一战，以补锅法开始，以锯箭法结束。管仲把锅敲烂了能把它补起，所以称为天下奇才。

明朝末年的武臣们，把李白成围住了，故意放他出来。本来打算用的是补锅法，后来制他不住，竟然到了国破君亡的地步。把锅敲烂了补不起，所以被称为“误国庸臣”。岳飞想恢复中原，迎回二帝，他刚刚才起了取箭头的想法，就遭杀身之祸。明英宗也先被捉去，于谦把他弄回来，算是把箭头取出了，但仍然遭杀身之祸，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违反了公例的缘故。

晋朝王导为宰相，有一个叛贼，他不去讨伐。陶侃责备他，他复信说："我是在韬光养晦，来等待您。"陶侃看了这封信笑着说："他无非是遵养时贼罢了"，也就是留着箭头专等内科。一些名士们在江苏新亭一面作诗一面流泪，王导便神情严肃地说："大家应当齐心努力为王室效劳，收复中原大地，为什么要像囚犯一样的面对面哭泣？"他义形于色，很像手拿铁锤，要去补锅的样子，其实只说两句漂亮话就算完事；表面看上去是怀念二帝陷在北边，其实二帝永世不返，那箭头永未取出，王导这种举动，略略有点像管仲，所以历史上称他为"江左夷吾"。读者如果能照我说的方法去实行，包管他成为管子以后的第一个大政治家。

# 结论

我把厚黑学讲完了，说了一大堆的话，在这收头结大瓜的时候，不妨告诉读者一个秘诀：凡是行使厚黑的时候，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把它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王莽的失败，就由于露出了厚黑的缘故。如果终身不露，恐怕至今孔庙中，还会写一个“先儒

王莽的失败是由于露出了厚黑的缘故。

王莽之位”，大吃其冷猪肉。

韩非《说难》篇有句话说：“暗地里运用他的思想方法。但表面上要打倒他。”凡是我的学生，一定要懂得这个法子。就如我这本《厚黑学》，你们应当秘藏枕中，不可放在桌上。假如有人问你：“认得李宗吾吗?”你就装出最庄严的面孔说道：“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的，我不认识他。”口里虽然这样说，但心中则恭恭敬敬的，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位”。果能这样做，包管你做出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业，为人所钦佩，死后还要入孔庙吃冷猪肉。

还有一点，我前面说：“厚黑上面，要糊一层仁义道德。”这是指遇着道学先生而言的，假如遇着个讲性学的朋友，你也同他讲仁义道德，岂不是自讨没趣?这个时候，则应当糊上“恋爱神圣”四字。总之，面子上应当糊什么东西，是学习者根据具体情况，顺应时尚去掌握它，而里子的厚黑二字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有志于学习厚黑学的人，应细细体会!

厚黑学本身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

# 跋

**谢绥青**

我的朋友李宗吾的《厚黑学》发表后，评论者有的认为讽刺、抨击了落后的习俗，可以引导人们作善人；有的认为击破了人脑中的混沌状态，可以诱导人们做恶。

我却要说，厚黑学本身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就像一把尖利的

刀刃，用来诛杀盗贼就是善，用来屠杀良民就是恶，善与恶，与刀刃有什么关系？

用厚黑学做善事就成为善人，用厚黑学做恶事就成为恶人，这与厚黑学没有关系。

读者想来必定不会把我的话当作谬论。

1917 年

# 第二部 厚黑原理

阻碍世界进化，固然由于人有私心；但是世界能够进化，也全靠人有私心。由渔猎而游牧，而耕稼，而工商，造成种种文明，也全靠人有私心，在暗中鼓荡。我们对于私字，应当把他当如磁电一般，详细研究它的性质，因而利用之，不能光用铲除的法子。假使物理学家，因为电气能杀人，朝朝日日，只研究除去电气的法子，我们哪得有电话电灯来使用？私字的不可去，等于地心吸力的不可去，我们只好承认其私，使人人各遂其私，你不妨害我的私，我不妨害你的私，这可说是私到极点，也即是公到极点。

# 自序一

1912 年，我在成都《公论日报》上发表一文，题目叫《厚黑学》，说：“古今成功的英雄，没有一个不是面厚心黑的人。”这本是一种游戏文字，不料自此以后，厚黑学三字，遂传播四川，成了一个普通名词。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心想：这等说法，能受一船人瓣仰，一定与心理学有关系。继续研究下去，才知厚黑学是渊源于性恶说，在学理上是有根据的。但私心终有所怀疑。遍寻中外心理学诸书读之，均不足解开我的怀疑，乃将古今人说法尽行扫去，另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研究心理学，觉得人心的变化，处处是跟着力学规律走的。从古人事迹上、今日政治上、日用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中国古书上、西洋学说上，四面八方，印证起

来，处处可通，就创一臆说："心理按照力学规律而变化。"1920 年，写一文章叫《心理与力学》，藏在箱子中，不敢发表，1937 年方刊入拙著《宗吾臆谈》内。兹特重加整理，扩大为一单行本。

我这《心理与力学》一书，开始于 1920 年，今为 1938 年，历时十八年，而此书渊源于厚黑学。我研究厚黑学，始于满清末年，可说此书之成，经过三十年之久。记得唐朝贾岛做了两句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自己批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我今日发表此书，真有他那种感想。

我的思想，好比一株树。厚黑学是思想的出发点，等于树根；因厚黑学而生出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等于树身；其他所写《社会问题之商榷》、《考试制度之商榷》、《中国学术之趋势》，与最近所写的《制宪与抗日》等书，都是以"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这条臆说为根据，等于树上生出的枝叶花果。故我所写的文字，虽种种不同，其实是一以贯之。

去年遇川大教授——福建的江超西先生，是专

门研究物理的，并且喜欢研究易学，是博通中外的学者。我把稿子全部拿给他看，把所有疑点提出请教。承蒙——指示，认为我这种说法讲得通，并赐序一篇，我是非常感激。但我终不敢自信，请读者不客气地赐教。

我研究这个问题，已经闹得目迷五色，文中种种说法，对与不对，自己无从知道。我重在解释心中疑团；读者指驳越严我越是感激，绝不敢答辩一字。诸君赐教的文字，可在任何报章杂志上发表，发表后，请惠赠一份，交成都《华西日报》转交，以便改正。

1938 年 1 月 13 日，于成都

# 自序二

我发表此书后，得到不少批评，使我获益匪浅，很是感谢。除全部赞成和全部否认者外，有认为大致不差，某某点尚应该改者，我已遵照修改。有些地方，虽经指示，而我认为尚应商酌的，则暂仍其旧，请读者再加指正。所有赐教文字，请交重庆《国民公报》转交，以便再加修改。

读者常常反驳我说："人的心理，变化不测，哪里会有规律?"我说：物理也是变化不测，何以又有规律?现在的科学家，研究物理，可谓极精了。我们试取一瓷杯，置于地上，手执一铁锤，请问：此锤击下去，此杯当成多少块?每块形状如何?恐怕聚世界科学家研究之，无一人能预知，所可知的，铁锤击下，此杯一迦瞳裂罢了。为什么呢?杯子内部分子

的构造，无从推测，我们不能因此就说，物理变化，无有规律。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与瓷杯之分子相同，所以心理变化，如珠走盘，横斜曲直，不可得知，所可知者，必不出此盘而已。人持弓箭，朝东射，朝西射，我们不能预知，但一射出来，其箭必依抛物线进行，这就是力的规律。我所谓心理变化有规律可寻，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原是一种臆说，不能说是公例。公例者，无一例外之谓也。当初牛顿发明万有引力，定出三例，许多人都不承认，后来逐渐证明，逐渐承认，最后宇宙各种现象，都皆合牛顿规律，惟天王星不合，有此例外，仍不能成为公例。直到 1946 年，有某天文家，将天王星符合牛顿规律这部分提出，将其不合规律的部分加以研究，断定天王星之外，另有一个行星，其形状如何，位置如何，加入此星的引力，天王星就符合规律了。此说一发表出来，众天文家，依其说以搜求之，立即把海王星寻出，果然丝毫不差错，牛顿的学说，就成为公例。心理的变化，较物理更复杂，更奇妙。

我的说法，不为一般人所承认者，因为例外的事太多。我不认为我的臆说有错，而认为人心中的海王星太多。我们也只能握着大原则，以搜求各人心中的海王星。

有人说：你想把人事与物理沟通为一，从前许多人都做过这种工作，无奈这条路走不通。我说：苏彝士运河。从前许多人都说凿不通，终于凿通。巴拿马运河，许多人都说凿不通，也终于凿通。我认为自然界以同一原则生人生物，物理上的规律，必可适用于人事，不过我个人学识不够，不能把他沟通为一罢了。学术是世界公物，应当全世界研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胜任。尚望读者诸君共同研究，如我这种方式走不通，希望读者也原谅我的愚蠢，尽管教导我！

物理纷繁极了，牛顿寻出规律，纷繁的物理，清楚地有了规律，而科学因此大进步。世界纷乱极了，我们在人事上如能寻出规律，则世界学说，可归一致，人世的纠纷，可以免除，而文明自必大进步。这是作者希望诸君共同研究的。

1942 年 10 月 8 日，于成都

# 人性与磁电

科学上有许多定理，最初都是一种假设，根据这种假设，从各方面试验，都是符合的，这假设就成为定理了。比如地球这个东西，自开辟以来就有的，经过了若干万万年，人民生息其上，视为固然，但对于地球的构成，不求甚解。距今二三百年前，出了一个牛顿，发明万有引力，说："地心有引力，把泥土沙石吸成一团，成为一个地球。"究竟地心有无引力，无人看见，牛顿这个讲.渎，本是假定的。不过根据他的说法，任如何试验，都是2争台的，于

是他的假说，就成了定理。从此一般人都知道：凡是有形有体的东西，都要受引力的吸引。到爱因斯坦出来，发明相对论"，把牛顿的学说扩大，说："太

空中的星球发出的光线，经过其他星球，也要受其吸引，由于天空中众星球互相吸引之故，于是以直线进行的光线，就变成弯弯曲曲的形状。”这也是一种假说，但经过实地测验，证明不错，也成了定理。从此一般人又知道：有形无体的光线，也要受引力的吸引。我们研究心理学，不妨把爱因斯坦的学说再扩大，说：“我们的心中，也有一种引力，能把耳闻目睹，无形无体的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心，心的构成，与地球的构成相似。”我们这样的设想，那牛顿三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可适用到心理学方面，而人事上一切变化，就可按照力学规律去考察了。

通常所称的心，是由于一种力，经过五官出去，把外边的事物牵引进来，集合而成的。例如有一物在我面前，我注目看它，就是一种力从眼睛透出去，与那个物体连结。我将眼睛一闭，能够回忆那物的形状，就是此力把那物体拖进来绾住了。由于这种方式，把耳闻目睹，与身所经历的事项，一一拖进来，集合为一团，就成为一个心，所以心的构成，与地球的构成，完全相似。

一般人都说：自己有一个心，佛家出来，极力驳斥此说，说：人没有心，通常所谓心，是假的，乃是六尘的影子。《圆觉经》说：“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种种颠倒，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我们试想：假使心中没有引力，那六尘影子的经过，好像雁过长空，影落湖心一般，雁一去，影即不留了。而我们见雁的经过，能记忆雁的影相的原因，就是心中有一种引力，能把雁影绾住的缘故。

佛家说：“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成为种子，永不能去。”这正如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成为种子一般。我们知道：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是由于地心有引力，就知道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是由于人心有引力。因为有引力绾住，所以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永不能离去，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也永不能去。

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的知识，一一考察其来源，就知道无一不从外面进来，其经过路线，不外眼耳鼻舌身，虽说人能发明新理，但仍靠外面收来的知

识作基础。比如修房子的，必须购买外面的砖瓦木料，才能建筑新房子一样。我们如把心中各种知识的来源，一一清出来，从眼睛进来的，仍令从眼睛退出去，从耳朵进来的，仍令从耳朵退出去，其他一一从来路退出去，此心即空无所有了。人的心，果然能够空无所有，对于外物无贪恋，无嗔恨，有如湖心雁影，过而不留，这就是佛家所说，还我本来面目。

地球的构成，源于引力，意识的构成，源于种子。试由引力再进一步，推究到天地未有以前，由种子再进一步，推究到父母未生以前，那就只有所谓寂兮寥兮的状况，而二者就会归于一了。由寂兮寥兮生出此力，而后有地球，而后有物。由寂兮寥兮生出种子，而后有意识，而后有人。我们这样的研究，觉得心的构成，与地球的构成相似，而物理的规律，就可适用于人事了。

我们把物体加以分析，就得到原子，把原子加以分析，就得电子。电子是一种力，这是科学家业已证明了的。人是物中之一，我们的身体，是电子

集合而成。身与心本是一物，所以我们的心理，不能逃脱磁电学的规律，不能逃脱力学的规律。

心的现象，与磁电的现象，是很相似的。人有七情，大的区别，只有好恶两种，心所好的东西，就引之使近，心所恶的东西，就推之使远，这种现象，岂不与磁电相似吗?

人的心，分知、情、意三种，意是知与情合并而成，其元素只有知、情二者。磁电同性相推，异性相引，其相推相引，有似我们的情，其能够判别同性异性，更是显然有知，足见磁电这个东西，具有知、情，与人的心理相同。

阳电所需要的是阴电，忽然来了一个阳电，要分他的阴电，他当然要把他推开；阴电所需要的是阳电，忽然来了一个阴电，要分他的阳电，他当然也要把他推开。这就像小孩吃乳吃糕饼的时候，见哥哥来了，用手推他打他一般，所以成了同性相推的现象。至于磁电异性相引，犹如人类男女相爱，更是不用说了。由此知磁电现象，与心理现象，完全相同。

佛说：“真佛法身，映物现形。”宛如磁电感应现象。又说：“性灵本融，周遍法界。”好像磁电中和现象。又说：“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简直是物理学所说“能量不灭。”因此之故，我们用力学规律去考察人生，想来不会错。

物质不灭，能量不灭，是科学上的定律。我们身体的物质，是从地球的物质转变而来，身死埋到地里，物质退还地球。物质不灭的说法，算是讲得通。但是人的性灵，是一种能力，请问此种能力，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我们要答复这个问题。可以创一臆说，曰:“人的性灵从地球的磁电转变而来。”我们一死，身体化为地球的泥土，同时性灵化为地球的磁电，如此则性灵生有自来，死有所去，能量不灭之说，就讲得通了。世言成仙成佛者，或许是用一种修养力，能将磁电凝聚不散耳。俗话说：“冤魂不散”，当是一种嗔恨心，将磁电凝住，等到冤仇已报，嗔恨心消失，磁电无从凝聚，其鬼即归消灭。

有了“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这条臆说，那么灵魂存灭的问题，就可以答复了。我们一死，身上

的物质，退还地球，性灵化为磁电，那灵魂就算消灭。然而身体虽死，物质尚存，磁电尚存，也可称之灵魂尚存。这是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禅家最重"了了常知"四字，我们在平静中，心里明明白白，等到事务纷乘，这明明白白的心，化为乌有。学力深的，事务纷乘，这心仍明明白白，叫做"动静如一"。然而白昼虽明明白白，晚间梦寐中，就又昏迷。学力更深的，梦寐中也明明白白，叫做"寤寐如一"。学力极深的，死了也明明白白，叫做"死生如一"。到了死后明明白白，则谓乡灵魂永存可也。

《楞严经》说："如来从胸，涌出宝光，其光昱昱，有千百色，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这宝光，大概就是电光。阿难对佛说："我见如来，三十二相，胜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尝自思惟，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何以故?欲气粗浊，腥臊交遘，脓向杂乱，不能发生胜净妙明，紫金光聚。"释迦牟尼修养功夫深，已将血肉之躯变而为磁电凝

聚体，故能发出宝光，遍达十方世界。佛家有天眼通、天耳通之说，今天无线电发明，已可证明其说不谬。释迦牟尼本身就是一无线电台，将来电学进步，必能证明释迦所说，一一不虚，而“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的臆说，或者也可证明其不虚。

老子论道，经常以水作比喻，佛氏说法，也常以水作比喻，我们不妨以空气作比喻。所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古今、无边际、无内外，种种现象，空气是具备了的。倘若再进一步，以中和磁电为喻，更为确切。若更进一步，假定：“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用以读老佛的书，觉得处处迎刃而解。

我们自以为高出万物，这不过是人类自己夸大的话，实则人与物，同是从地球生出来的，身体的元素，无一不是地球物质。自地球的角度看，人与物并无区别，仿佛父母生二子，长子叫做人，次子叫物，不过长子聪明，次子患瘫病而又哑聋罢了。我们试验理化，温度变更，或参入一种物品，形状和性质都要改变。我们遇到天气大变，心中变烦躁，

这是温度的关系；饮了酒，性情也会改变，这是参入一种药品，起了化学作用。从此等处考察，人与物有什么区别?

人身的物质,和地球的物质,都是电子构成的，我们有灵魂，地球也有灵魂，磁电是地球的灵魂，通常所说地心吸力就是磁电吸力的表现。地球的物质化为植物，同时地球的磁电就变为植物的生机。我们吃植物，物质变为身体的毛发骨肉，同时磁电就变为我们的性灵。由泥土沙石变而为植物，变而为毛发骨肉，愈变愈高等。同时由地球的磁电变而为植物的生机，变而为我们的性灵，也是愈变愈高等。虽经屡变，而本来的性质仍在，所以身体的元素，与地球的元素相同，心理的感应，与磁场的感应相同。身体的毛发骨肉,与地球的泥土沙石不同。我们的性灵，也与地球的磁电不同，为什么呢?在地球为死物，在身体则为活物。所以用力学规律以考察人事，我们当活用之，而不能死用之。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

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所谓道，就是释氏所谓真如。释氏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身外器，都是由真如不守自性，变现出来的，其说和老子相同。真如是空无所有的意思(实则非空非不空)。忽然真如不守自性，而变现为中和磁电，由是而变现为气体，回旋太空中，几经转变，而地球产生了。由此而生植物，生动物，生人类。佛氏所谓阿赖耶识的状态，与中和磁电的状态绝对像。二者都是冲漠无朕，万象森然，也即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我们可以说：真如变现出来，在物是中和磁电，在人是阿赖耶识，犹如同一物质，在地球是泥土沙石，在人则是毛发骨肉。今人常说人的性灵，与磁电迥不相同；犹如无科学知识的人，见毛发骨肉，即认泥土沙石，迥不相同也。中和磁电，是真如最初变现出来的东西，真如见不到，我们读佛老的书，姑且以中和磁电，作为道和真如的形态，觉得处处可通。

老子写书，开端就说：“道可道，非常道。”释迦说法四十九年，结果自认未说一字，归之于不可

道，不可说而已。苏子由说：“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道和真如，都是不可思议的，阿赖耶识，与中和磁电，是可思议的。借可思议的，以说明不可思议的，就是所谓言其似。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可解释为：道是空无所有，一是中和磁电，中和磁电发动出来，就有相推相引两作用，所谓二。由这两种作用，生出第三种作用，由是而辗转相生，千千万万之事物出现了。老子说：“抱一以为天下式。”又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所谓母，都是指中和磁电，在人就是阿赖耶识。所以说：“恍兮惚兮，窈兮冥兮。”又说：“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专守阿赖耶识，故写出的书，可以贯通周秦诸子，可以贯通赵宋诸儒，可以贯通易经，贯通佛学，又为后世神仙方士所依托。据严复评论，又可以贯通西洋学说（其说具见拙著《中国学术之趋势》）。《道德经》一书无所不包的原因，正因阿赖耶识的无所

不有。佛氏则打破此说，而为大圆镜智，以“空无所有”为立足点。这是由于佛氏立教，重在出世，故以“空无所有”为立足点。老子立教，重在将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所以以阿赖耶识为立足点。由阿赖耶识而向内追寻，则可到大圆镜智，而空诸所有。由阿赖耶识而向外工作，则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二氏立足点所以不同的原因。

我们假定“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那么，佛氏告诉波斯匿王及阿难等人的话，与宋儒所谓“如鱼在水，外面水便是肚里水，鳜鱼肚里水，与鲤鱼肚里水，只是一样”，明儒所谓“盖天地皆心也”等等说法，都可以理解。《中庸》说：“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中。”六祖说：“不思善，不思恶，
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广成子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庄子说：“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都是阿赖耶识现象，也就是磁电中和现象，中和磁电，发动出来，出现相吸相反的作用，而纷纷纭纭

的事物发生了。所以我们要研究人世事变，当首先创造一臆说曰:“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研究磁电，离不得力学，我们再造一臆说曰:“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有这两个臆谢，纷纷纭纭的事物，就有轨道可循，而世界纷歧的学说，可汇归为一，中、西、印三方学说，也可汇归为一。

佛氏说:山河大地及人世一切事物,都是幻相。牛顿造出三例，所以研究物理的幻相；我们造出两个臆说，所以研究人事的幻相。本章所说种种，乃是说明造此臆说的理由。以下,就依据这两个臆说，说明人世事变，不再涉及本体。佛说本体，我们议论现象，鸿沟为界。作者对于佛学及科学，根本是外行，所有种种说法，都是想当然耳，心中有了这种想法就把他写出来，自知纯出臆断，以佛学科学律之，当然很多不合，我不过姑妄言之，读者也可以姑妄听之。

# 恐惧与怜悯
## ——孟子、荀子的人性观

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是我国学术史上，未曾解除的悬案，两谢。对峙了两千多年，相持不下。孟子说：人性皆善，主张仁义化民；宋儒承袭其说，开出理学一派，创出不少迂谬的

孟子主张人性善。

议论。荀子生在孟子之后，反对他的学说，说人性恶。主张用礼制裁它；他的学生韩非，认为礼的制裁力弱，不如法律的制裁力强，于是变而为刑名之学，其弊流于刻薄寡恩。于是儒法两家，互相排斥，学说上、政治上生出许多冲突。究竟孟荀两说，孰得孰失?我们非把他彻底研究清楚不可。

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这个说法，是有破绽的。我们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他亲生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抱着他吃饭，他就伸手来拖母亲的碗，如不提防，就会落地打烂。请问这种现象，是否爱亲?又母亲手中拿一糕饼，他见了，就伸手来拖，如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他立刻会伸手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他的口中。又请问这种现象，是否爱亲?小孩在母亲怀中，吃乳吃糕饼，哥哥走近前，他就用手推他打他。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敬兄?五洲万国的小孩，无一不如此。事实上已经有这种现象，孟子的性善说，难道不是显然露出破绽?所有基于性善说发出的议论，订出的法令制度，就有了不少流弊。

但是孟子所说“孩提爱亲，少长敬兄”，究竟从什么地方生出来?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只好用研究物理学的法子去研究。

大凡人的天性，以“我”为本位，我与母亲相对，小儿只知有我，所以从母亲口中将糕饼取出，放在自己口中。母亲是哺乳我的人，哥哥是分我食物的人，把母亲与哥哥比较，觉得母亲与我更接近，所以小儿就爱母亲。稍微长大后，与邻人相遇，把哥哥与邻人比较，觉得哥哥与我更接近，自然就爱

图一　孟子的性善图

哥哥。

由此推论，走到别的乡，就爱邻人；走到别的省，就爱本省的人；走到外国，就爱本国的人。我们细加研究，就知道孟子说的爱亲敬兄，都是从为我之心流露出来的。

可见孟子所说爱双亲敬兄长，内部藏了一个“我”字，不过没有说出来；假若补个“我”字进去，绘图一看就自然明白了。如图一，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亲，第三圈是兄，第四圈是邻人，第五圈是本省人，第六圈是本国人，第七圈是外国人。这个图，就是人心的现象。这个现象，很像物理学上讲的磁场一样，所以牛顿所创造的公理，可运用于心理学。

但上图是否正确，还须加以考验。假如暮春三月，我们邀约二、三友人，出外游玩，看见山明水秀，心中非常愉快，走到山水粗俗的地方，心中就不免烦闷，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山水是物，我也是物，物我本是一体，所以物的样子好，心中就愉快，物的样子不好，心中就不愉快。又走到一地方，见地上有许多碎石头，碎石之上，落花飘零，我心中

对于落花不胜悲伤，而对于碎石头就不怎么注意。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石头是无生命的物体,花与我同样是有生命的物体，所以常常有人作落花诗、落花赋，而不作碎石歌、碎石行；古今诗词中，吟咏落花的诗中写得空前绝后的，没有一首不是连同人生来描写的。

假如落花的上面横卧一条即将死去的狗，发出哀鸣宛转的呜咽声，令人震耳惊心，立刻就把悲感落花的心绪打断。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花是植物，狗与我同是动物，所以不知不觉，对于狗特别表示同情。又假如路途中看到一条凶恶的猛狗拦着一个人狂咬，那个人拿着木棍乱打，面对着人与狗相争的情况，我们只有帮人的忙，绝对不会帮狗的忙。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狗是犬类,我与那人同是人类，所以不知不觉，对于人更表示同情感。

我与友人分手回家，刚走进家门，便有人跑来报告：你先前那个友人，走在街上，同一个人在打架，正打得难分难解。我听了立即奔往营救，本来同是人与人打架，因为友谊的关系，所以我只能营

救友人。我把友人拉到我的书房，询问他打架的原因，正在倾耳细听，忽然房子倒下来，我抢先急忙逃出门外，回头再喊友人说：“你还不跑出来吗?”请问一见房子倒下，为什么不喊友人跑，必定等待自己跑出门了,才回头喊友人呢?这就是人的天性以“我”为本位的明证。

图二　荀子的性恶圈

我们把上述事实再绘如图二：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第四圈是狗，第五圈是花，第六圈是石。这中间的规律是：距离我越远，

爱的情感越减少，爱的情感和距离成反比。此图与前图是一样的。

此图所设的境界与前图完全不相同，但得出的结果还是一样。足以证明天然的道理实在是如此。现在再总括的说：大凡有两个物体同时呈现于我的面前，我心里一时来不及安排，自然会以“我”为本位，看距离我的关系的远近，决定爱的情感的厚薄，这正和地心吸引力没有区别。

力有离心向心两种，图一层层向外发展，是离心力现象；图二层层向内收缩，是向心力现象。孟子站在图一里面，向外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孩提爱亲，稍长爱兄，再进则爱邻人，爱本省人，爱本国人，层层放大；如果再放大，还可放至爱人类爱物类为止，因此断定人的性善。所以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举斯心，加诸彼。”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性善扩而充之。孟子喜言诗，诗是宣导人的意志的，凡人只要习于诗，自然把这种善性发挥出来，这就是孟子立说的本旨，所以图一可看为孟子的性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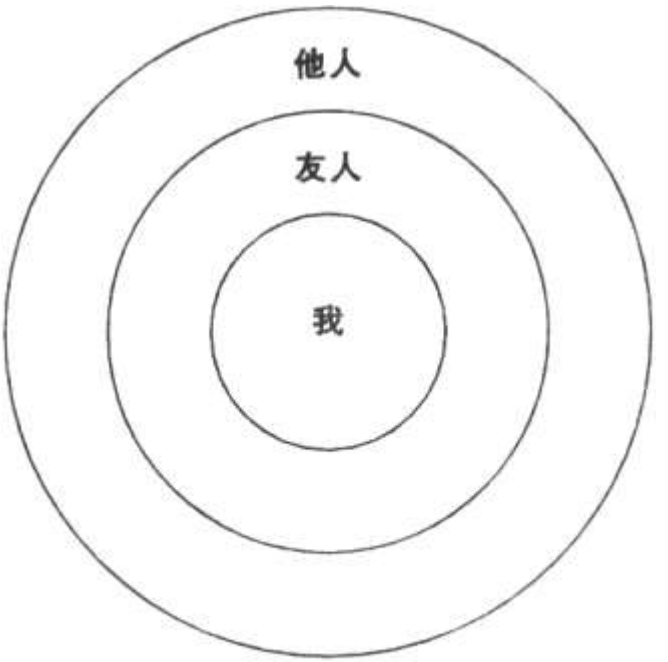
荀子站在图二外面，向内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看见花就忘了石，看见犬就忘了花，看见人就忘了犬，看见朋友，就忘了他人，层层缩小，及至房子倒下来，赤裸裸的只有一个我，连最好的朋友都忘去了，因此断定人的性恶。所以说："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又说："拘木待栝，蒸矫然后直，钝金待砻厉然后利。"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恶性抑制下去。荀子喜言礼，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凡人只要习于礼，这种恶性自然不会发展出来。这就是荀子立说的本旨。故图二可看为荀子性恶图。

一、二两图，本是一样，但从孟子荀子眼中看来，就成了性善性恶，极端相反的两种说法，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并且有时候，同是一事，孟子看来是善，荀子看来是恶，那就更奇怪了。例如我听见我的朋友同一个人打架，我总愿我的朋友打胜，请问这种心理是善是恶?

假如我们去问孟子，孟子一定说道：这明明是性善的表现，怎么这样说呢?友人与他人打架，与你

毫无关系，而你希望他打胜，此乃爱友之心，不知不觉，从天性中自然流出，古圣贤明胞物与，无非基于一念之爱而已。所以你这种爱友之心，务须把他扩充起来。

假如我们去问荀子，荀子一定说道：这明明是性恶的表现，怎么这样说呢?你的朋友是人，他人也是人，你不救他人而救友人，此乃自私之心，不知不觉，从天性中自然流出。威廉第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无非起于




图三　荀、孟争论图

一念之私而已。所以你这种自私之心，务须把它抑制下去。

上面所举，同是一事，而有极端相反的两种说法，两种说法，都是颠扑不灭，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只须绘图一看，就自然明白了。如图三：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人，第三圈是他人，请问友人这个圈，是大是小?孟子在里面画一个我字之小圈，与之比较，就说他是大圈。荀子在外面画一个人字之大圈，与之比较，就说他是小圈。若问二人的理由，孟子说：友人这个圈，乃是把画我字小圈的两脚规张开来画成的，怎么不是大圈?顺着这种趋势，必会越张越大，所以应该扩充之，使他再画大点。荀子说：友人这个圈，乃是把人字大圈的两脚规收拢来画成的，怎么不是小圈?顺着这种趋势，必定越收越小，所以应该制止它，不使它再画小。孟荀之争，就是这样。

营救友人一事，孟子提个我字，与友字相对，说是性善的表现；荀子提个人字，与友字相对，说是性恶的表现。我们绘图观之，友字这个圈，只能

说他是个圈。不能说他是大圈，也不能说他是小圈。所以营救友人一事，只能说是人类天性中一种自然现象，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乃是一种诡辩，二人生当战国，染得有点策士诡辩气习，我辈不可不知。

荀子卷第一
唐大理評事楊倞註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
冰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木直中繩
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
使之然也槁屈槁枯暴乾挺直也輮柔木使之然也故木受繩
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

明代的《荀子》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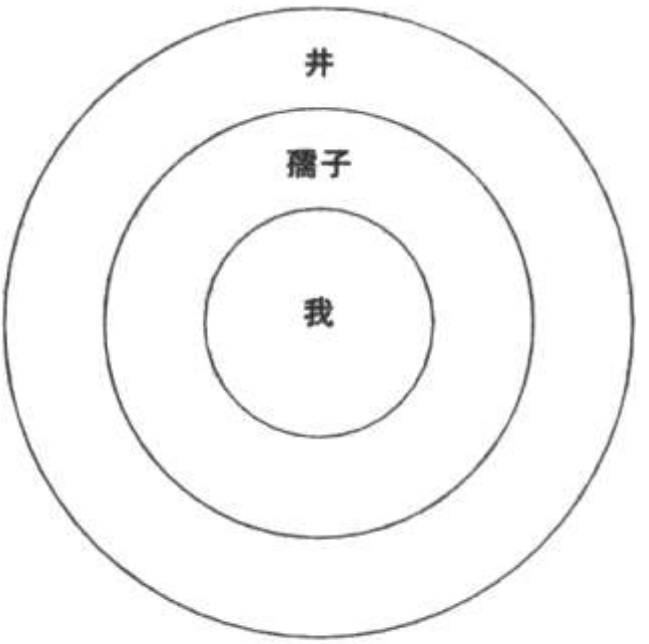
荀子以后，主张性恶者很少。孟子的性善说，

在我国很占势力，我们可把他的学说再加研究。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个说法,也是性善说的重要根据。但我们要请问：这章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何以下文只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平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是何道理?性善说之有破绽，就在这个地方。

怵惕是惊惧之意，譬如我们共坐谈心的时候，忽见前面有一人，提一把白亮亮的刀，追杀一人，我们一齐吃惊,各人心中都要跳几下,这就是怵惕。因为人人都有怕死的天性，看见刀，仿佛是杀我一般，所以心中会跳，所以会怵惕。我略一审视，晓得不是杀我,是杀别人,登时就把怕死的念头放大，化我身为被；自乡人，对于他起一种同情心，想救护他，这就是恻隐。由此知道：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没有怵惕。就不会有恻隐，可以说：恻隐二字，仍是发源于我字。

见孺子将入井的时候，共有三物：一是我，二是孺子，三是井，绘之为图四，第一圈是我，第二

圈是孺子，第三圈是井。我与孺子，同是人类，井是无生物。见孺子将入井，突有一“死”的现象呈于我们面前，所以会怵惕，登时对于孺子表同情，生出恻隐心，想去救护他。所以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我们须知：怵惕是自己畏死，恻隐是怜悯他人的死，所以恻隐可称之为仁，怵惕不能称之为仁，所以孟子把怵惕二字摘下来丢了。但有一个问题，假如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请问此心作何状态?不消说，这刹那间，只有怵惕而无恻隐，只能顾及我的死，不能顾及孺子。不是不爱孺子，是变生




图四　孺子入井图

仓卒，顾不及。一定我身离开了危险，神志略定，恻隐心才能发出。可惜孟子当日，未把这一层提出来研究，留下破绽，才生出宋儒理学一派，创出许多迂谬的议论。

孟子所说的爱亲敬兄，所说的怵惕恻隐，内部都藏有一个我字，但他总是从第二圈说起，对于第一圈的我，则略而不言。杨子为我，算是把第一圈明白揭出了，但他却专在第一圈上用功，第二以下各圈，置之不管；墨子摩顶放踵，是抛弃了第一圈的我，他主张爱无差等，是不分大圈小圈，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杨子有了小圈，就不管大圈；墨子有了大圈，就不管小圈。他们两家，都不知道：天然现象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孟荀二人，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荀子说是层层缩小，就不免流于一偏了。我们取杨子的我字，作为中心点，在外面加一个差等之爱，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

我们综合孟荀的学说而断之曰：孟子所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

兄也”一类话，没有错，但不能说是性善，只能说是人性中的天然现象;荀子说“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一类话，也没有错，但不能说是性恶，也只能说是人性中的天然现象。但学者眼从谁呢?我说:我们知道,人的天性,能够孩提爱亲，稍长敬兄，就把这种心理扩充了，适用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说法。我们又知道：人的天性，能够减少对父母的孝，减少了对朋友的诚信，就把这种心理纠正过来，适用荀子“拘木待栝，蒸矫然后直，钝金待砻厉然后利”的说法。

孟荀的争论，只是性善性恶名词上的争论。实际他二人所说的道理，都不错，都可以在实际中看到。我以为我们无须问人性是善是恶，只须创一公例:“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把牛顿的吸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到心理学上，心理物理，打成一片而研究之,岂不简便而明确吗?何苦将性善性恶这类的名词，没完没了地争论不休。

# 天理与私欲

## ——论宋儒对人性的扭曲

战国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其时游说之风最盛，往往立谈而取卿相之荣，其游说各国之君，颇似后世人主临轩策士,不过是口试,不是笔试罢了。一般策士，习于揣摹之术，先用一番工夫，把事理研究透彻了，出而游说，总是把真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成为偏激之论，愈偏激则愈新奇，愈足以耸人听闻。苏秦说和六国，讲出一个道理，风靡天下；张仪解散六国，反过来讲出一个道理，也是风靡天下。孟荀生当其时，染有此种气习。本来人性是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从整个人性中截半面以立论，曰性善，其说新奇可喜，于是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荀子出来，把孟子遗

下的那半面，揭出来说性恶，又成一种新奇之说，在学术界，又树一帜。从此性善说和性恶说，遂成为对峙的二说。宋儒笃信孟子的说法，根本上就误了。然而孟子尚不甚误，宋儒则大误，宋儒言性，完全与孟子违反。

请问：宋儒的学说乃是以孟子所说(一)“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二)“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两个根据为出发点，何至会与孟子的说法完全违反?现说明如下：

小孩与母亲发生关系，共有三个场所：(一)一个小孩、一个母亲、一个外人，同在一处，小孩对于母亲，特别亲爱，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母亲。(二)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小孩对于母亲依恋不舍，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母亲。(三)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发生了利害冲突，例如有一块糕饼，母亲吃了，小孩就没得吃，母亲把它放在口中，小孩就伸手取来，放在自己口中。这个时候，断不能说小孩爱母亲。孟子言性善，舍去第三种不说，单说前两种，讲得头头是道。荀子

大凡去了恐惧的人，必流于残忍。杀人不眨眼的恶贼，往往身临刑场，谈笑自若，是其明证。程子是去了恐惧的人，所以发出『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议论。所以戴东原曰：宋儒以理杀人。

言性恶，舍去前两种不说，单说第三种，也讲得头头是道。所以他二人的学说，本身上是不发生冲突的。宋儒把前两种和第三种一块讲，又不能把他贯通为一，于是他们的学说，本身上就发生冲突了。

宋儒笃信孟子孩提爱亲之说，忽然发现了小孩会抢母亲口中糕饼，而世间小孩，无一不是如此，也不能不说是人之天性，求其故而不得，遂创一名词叫做：“气质之性。”假如有人问道：小孩何以会爱亲?说道“义理之性”也。问：即爱亲矣，何以会抢母亲口中糕饼?说道“气质之性”也。好好一个人性，无端把他剖而为二，因此全部宋学，就荆棘丛生，迂谬百出了。朱子出来，注孟子书上天生蒸民一节，简直明明白白说道：“程子之说，与孟子不同，

以事理考之，程子更严密。”他们自家就这样说，难道不是显然违反孟子吗?

孟子知道：一般人有怕死的天性，见孺子将入井，就会发生恐惧心，跟着就会把恐惧心扩大，而生恻隐心，因教人把此心再扩大，推至于四海，这是孟子立说的本旨。恐惧是自己怕死，不能说是仁，恻隐是怜悯他人的死，方能说是仁，所以下文摘去恐惧二字，只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孟子本没有错，不过文字简略，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恐惧扩大出来的。”不料宋儒读书不求甚解，

孔子把利人利己合为一事。

见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一句，以为人的天性一发出来，就是恻隐，忘却上面还有恐惧二字，把凡人有怕死的天性一笔抹杀。我们试读宋儒全部作品，所谓语录也，文集也，集注也，只是发挥侧隐二字，对于恐惧二字置之不理，这是他们最大的失误。

但是宋儒毕竟是好学深思的人，心想：小孩会夺母亲口中糕饼,究竟是什么道理呢?一旦读《礼记》上的《乐记》，见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等语，恍然大悟道：糕饼就是物，从母亲口中夺出是感于物而动。于是创出“去物欲”之说，叫人切不可为外物所诱惑。

宋儒又继续研究下去，研究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发出来的第一念头，只是赤裸裸一个自己怕死之心，并无所谓恻隐。于是诧异道：明明看见孺子将入井，为什么恻隐之心不出来，反发出一个自己畏死之念?要说此念是物欲,此时并没有外物来引诱，完全从内心发出，这是什么道理?继而又醒悟道：怕死之念，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抢母亲口中糕饼，

也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我就是人，遂用人欲二字代替物欲二字。告其门弟子说：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就是恻隐，尧舜和孔孟诸人，满腔子是恻隐，无时无地不然，我辈有时候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发出来的第一念，是怕死之心，不是恻隐之心，此气质之性为之也，人欲掩盖它了，你们须用一番“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才可以成为孔孟，成为尧舜。天理是什么?是恻隐之心，就是所谓仁也。这种说法，即是程朱全部学说的主旨。

于是，程子门下的第一个高足弟子谢上蔡，就照着程门教条做去，每日在高石阶上跑来跑去，练习不动心，以为我不怕死，人欲去尽，天理自然流行，就成为满腔子是恻隐了。像他们这样的“去人欲，存天理”，明明是“去恐惧，存恻隐”。试想：恻隐是恐惧的放大形，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恐惧既无，恻隐何有?我身既无，孺子何有?我既不怕死，就叫我自己入井，也是无妨。见孺子入井，哪里会有恻隐?

程子的门人，专做“去人欲”的工作，即是专

做“去恐惧”的工作。门人中有个叫吕原明的，乘轿渡河坠水，跟从的人溺死，他安坐轿中，漠然不动，他是去了恐惧的人，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宋，朱子的好友张南轩、其父张魏公，符离之战，丧师十数万，终夜鼾声如雷，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张魏公也是去了恐惧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恻隐心。

孟子说：“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撄冠而救之可也。”吕原明的随从、张魏公的兵士，岂非同室之人?他们这种举动。岂不是显违孟子家法?

大凡去了恐惧的人，必流于残忍。杀人不眨眼的恶贼，往往身临刑场，谈笑自若，是其明证。程子是去了恐惧的人，所以发出“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议论。所以戴东原曰：宋儒以理杀人。

有人问道：恐惧心不除去，遇着大患临头，我只有个怕死之心，怎能干救国救民的大事呢?我说：这却不然，在孟子是有办法的，他的方法，只是培养仁义二字，平日专用培养仁义的工夫，见之真，守之笃，一旦身临大事，义之所在，自然会奋不顾

身的做去。所以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平日培养仁义，把这种至大至刚的浩气养得完全全全的，并不像宋儒去人欲，平日身蹈危阶，把那种怕死之念去得干干净净的。孟子不动心，宋儒也不动心。孟子的不动心，从积极的培养仁义得来；宋儒的不动心，从消极的去欲得来，所走途径，完全相反。

孟子的学说以我字为出发点，所讲的爱亲敬兄和恐惧恻隐，内部都藏有一个我字。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是我，其也是我，处处不脱我字，孟子因为重视我字，才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才有“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说法。程子倡“去人欲”的学说，专作剥削我字的工作，所以有“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

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孟子业已判决了的定案。韩愈说：“臣罪当诛兮，天

王圣明。”程子极力称赏此语，公然推翻孟子定案，难道不是孟门叛徒?他们还要自称继承孟子道统,真百思不解。

孔门学说，“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利已利人，合为一事。杨子为我，专讲利己，墨子兼爱,专讲利人。这都是把一整个道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学术界公例:“学说愈偏则愈新奇，愈受人欢迎。”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孔子死后，不到百年，他讲学的地方，全被杨墨夺去，孟子奋臂而起，力辟杨墨，发挥孔子推己及人的学说。在我们看来，杨子为我，只知自利，墨子兼爱，专门利人，墨子的价值，似乎在杨子之上。等到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反把杨子放在墨子之上，认为离儒家更近，于此可见孟子之重视我字。

杨子拔一毛而有利天下不做也,极端尊重我字，但杨子同时尊重他人的我。其言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不许他人拔我一毛，同时我也不拔他人一毛，其说最精，所以孟子认为

高出墨子之上。但由杨子的学说，只能做到利己而无损于人，与孔门仁字不合。仁从一人，是人与我中间的工作。杨子学说，失去人我的关联，所以被孟子所驳斥。

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其要点是损己利人，与孔门义字不合。义字从羊从我，故义字之中有个我字在；羊者祥也，美善二字皆从羊。由我择其最美最善者行之，是之谓义。事在外，选择的人是我，故曰义内也。墨子兼爱，知有人不知有我，所以孟子极端排斥之。但墨子的损我，是牺牲我一人，以救济普天下之人，知有众人的我，不知自己的我，这是菩萨心肠。其说只能行于少数圣贤，不能行之于人人，与孔门中庸之道，人己两利的宗旨有异，自孟子观之，其说反在杨子之下。为什么呢?因其失去图一图二的中心点。孟子说:“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一本是什么?是中心点。

墨子的损我，是我自愿损之，非他人所能够干预的；墨子善守，公输盘九攻之，墨子九御之，我不想自损，他人固无如我何也。墨子摩顶放踵，与

“腓无跋，胫无毛”的大禹有什么区别?与“栖栖不已，席不暇暖”的孔子有什么区别?孟子极力贬斥他的原因，无非学术上门户之见而已。但墨子摩顶放踵，所损者外形也，宋儒去人欲，则损及内心矣，其说岂不更出墨子下?孔门之学，推己及人，宋儒也推已及人，无如其所推而及之者，则为我甘饿死以殉夫，于是希望天下的妇人，皆饿死以殉夫，我甘诛死以殉君，遂欲天下之臣子，皆诛死以殉君，仁不如墨子，义不如杨子。孟子已斥杨墨为禽兽矣，使见宋儒，未知作何评语?

综而言之：孟子言性善，宋儒也言性善，实则宋儒的学说，完全与孟子违反，其区分之点在于：“孟子之学说，不损伤我字，宋儒之学说，损伤我字。”

再者，宋儒还有去私欲的说法，究竟私是个什么东西?去私是怎么一回事?也非把他研究清楚不可。私字的意义，许氏说文，是引韩非的话来解释的。韩非原文:“仓颉作书,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环即是圈子,私字古文作厶,篆文作厶,画一个圈。

公字从八从厶，八是把一个东西破为两块的意思，敝八者背也。“背私谓之公”，就是说：把圈子打破了，才称之为公。假使我们只知有我，不顾妻子，环自身画一个圈，妻子必说我徇私，我于是把我字这个圈撤去，环妻子画一圈；但弟兄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妻子这个圈撤去，环弟兄画一个圈；但邻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弟兄这个圈撤去，环邻人画一个圈；但国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邻人这个圈撤去，环国人画一个圈；但他国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这只好把本国人这个圈子撤了，环人类画一个大圈，才可谓之公。但还不能谓之公，假使世界上动植矿都会说话，禽兽一定说：你们人类为什么要宰杀我们？未免太自私了。草木问禽兽道：你为什么要吃我们？你也未免自私。泥土沙石问草木道：你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吸收养料？你草木未免自私。并且泥土沙石可以问地心道：你为什么把我们向你中心牵引？你未免自私。太阳又可问地球道：我牵引你，你为什么不拢来，时时想向外逃走，并且还暗暗地牵引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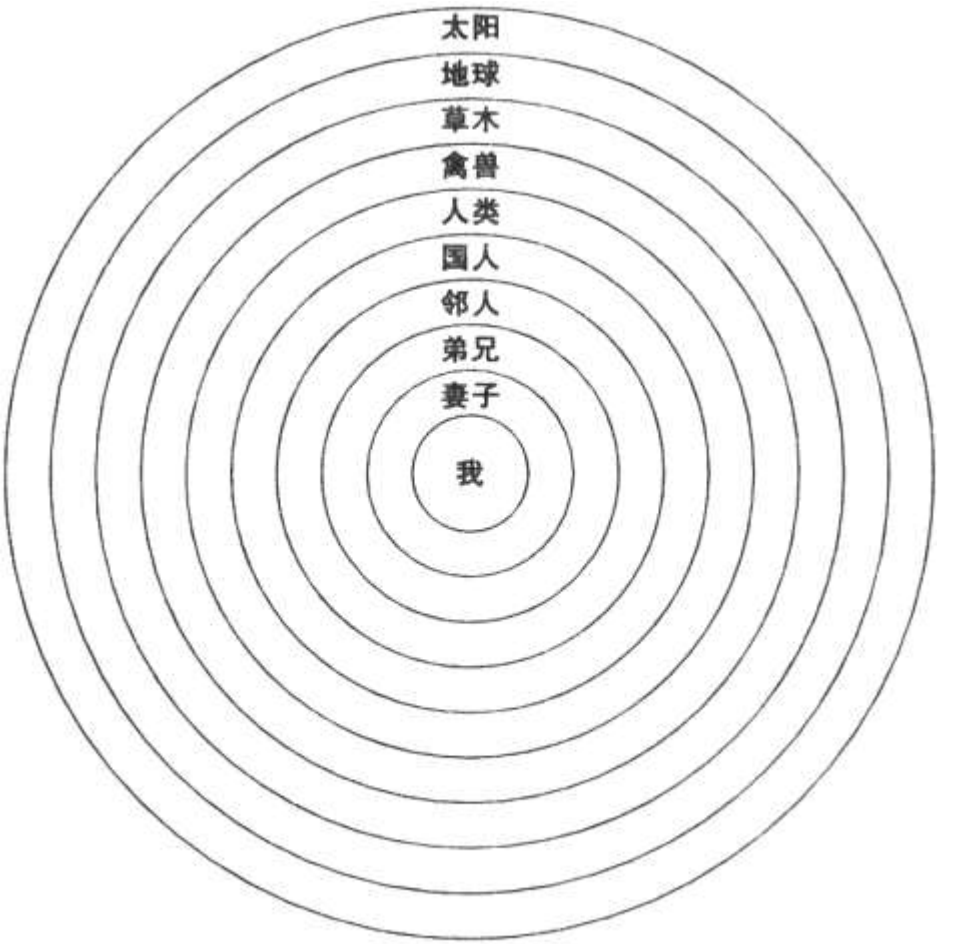
你地球也未免自私。再反过来说，假令太阳怕地球说它徇私，他不牵引地球，地球早不知飞往何处去了。地心怕泥土沙石说他徇私，也不牵引了，这泥土沙石，立即灰飞而散，地球就立即消灭了。

我们这样的推想，就知道：遍世界寻不出一个公字，通常所谓公，是画了范围的，范围内人谓之公，范围外人仍谓之私。又可知道：人心之私，通于万有引力，私字之除不去，等于万有引力之除不去，如果除去了，就会无人类，无世界。宋儒去私之说，如何行得通?

请问私字既是除不去，而私字留着，又未免害人，应当如何处治?回答说：这是有办法的。人心的私，既是通于万有引力，我们用处治万有引力的法子，处治人心的私就是了。本章第五图，与第二章一、二两图，大圈小圈，层层包裹，完全是地心吸力现象，秩序井然。我们应当取法它，把人世一切事安排得秩序井然，像天空中众星球相维相系一般，而人世就相安无事了。

人类相争相夺，出于人心的私；人类相亲相爱，

也出于人心的私。阻碍世界进化，固然由于人有私心；但是世界能够进化，也全靠人有私心。由渔猎而游牧，而耕稼，而工商，造成种种文明，也全靠人有私心，在暗中鼓荡。我们对于私字，应当把他当如磁电一般，详细研究它的性质，因而利用之，不能光用铲除的法子。假使物理学家，因为电气能




图五　私与公的推演图

杀人，朝朝日日，只研究除去电气的法子，我们哪得有电话电灯来使用?私字的不可去,等于地心吸力的不可去，我们只好承认其私，使人人各遂其私，你不妨害我的私，我不妨害你的私，这可说是私到极点，也即是公到极点。有人问：人性是善是恶?回答说:请问地心吸力是善是恶?请问电气是善是恶?你把这个问题答复了再说。

孟子全部学说，就是确定我字为中心点，扩而充之，层层放大，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不主张除去利己之私,只主张我与人一同实现它的私：我有好货之私，则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我有好色之私，则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宋儒的学说，恰与相反，不但想除去一己之私，而且想除去众人之私，无如人心这私，通于万有引力，欲去之而终于不可去，而天下从此纷纷矣。

读孟子之书,霭然如春风之生物;读宋儒之书，凛然如秋霜之杀物。故曰：宋儒学说，完全与孟子违反。

# 善恶之间：告子的人性论

人性本来是无善无恶，也就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告子的说法。任从哪方面考察，都是符合人性的。他说：“性犹湍水也。”湍水的变化，就是力的变化。我们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告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早用“性犹湍水也”五字把它包括尽了。

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意思是说：导之以善则善，诱之以恶则恶。这种说法，就是《大学》上“尧舜倡导仁义，人民就仁义，而桀纣推行暴政，人民也变得恶劣”的说法。孟子的驳论，是一种诡辩，宋儒不体会孟子的错误，极力贬斥告子。请问上引《大学》数语，与告子之说有何区别?孟子书上，有“人民的本质是

喜欢好的品德”之语，宋儒极口称道，作为他们学说的根据，但是《大学》在尧舜桀纣几句话之下，却续之曰：“皇上的命令，违反了百姓的喜好，百姓就不听从。”请问，民之天性，如果只喜好好的品德，那么桀纣施行暴政，是反其所好，人民应该不从了，今既从之。岂不成了“人民的本质是喜欢坏的品德”？宋儒极力批判告子，而对于《大学》却不予驳正，怎能服人？

孟子全部学说都很精粹，唯独性善二字，理论上不圆满。宋儒的伟大处，在把中国学术与印度学术沟通为一，以释氏之法研究心，以孔氏之法研究社会，入世出世，打成一片，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是千古不磨之功绩（其详具见拙著《中国学术之趋势》一文）。宋儒能建此种功绩，当然发现了真理，告子所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何以反极力贬低呢？其病根在误信孟子。宋儒怎么会误信孟子？那是由韩愈造成的。

韩愈说：“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给孔

子，孔子传给孟子，孟子死后就传不下去了。”这本来是无稽之谈。这是由于唐时佛教大行，有衣钵真传之说，我们看《五灯会元》一书，就知韩愈所处之世，正是此讲庸行时代，他是反抗佛教之人，因创此“想当然耳”的说法，好像是说：“我们儒家，也有一种衣钵真传。”不料宋儒信以为真，创出道统五说，自己想上承孟子；告子、荀子之说，与孟子不同，故痛诋之。曾子是得了孔子衣钵之人，传给子思，转授孟子。所以《大学》上的话，虽与告子相同，也不驳正。

韩昌黎做文，喜欢戛戛独造。

韩昌黎做文，喜欢戛戛独造。程颐说：“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必有所见。”即曰：“非是蹈袭前人。”是为无稽之谈。既曰“必有所见”，是为“想当然耳”。韩昌黎的话，连程颐都寻不出来源，宋儒道统之说，根本上发生动摇，所以创出的学说，有不少破绽。

程颐立意要寻“孔子传给孟子”那个东西，初读儒书，茫无所得，求之于佛老几十年，仍无所得，返而求之于六经，忽然得之。请问程颐所得，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须知：“人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地心有引力，能把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收来成为一个地球；人心也有引力，能把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收来成为一个心。”程颐出入儒释道三教之中，不知不觉，把这三种元素吸收胸中，融会贯通，另成一种新理，是为三教的结晶体，是最可宝贵的东西。程颐不知自己创获了至宝，反而拿起来归功于孔子，在六经上寻出些词句，加以新解，借以发表自己所获的新理，这是宋学全部的真相。宋儒最大功绩在这里，其荆棘丛生也在

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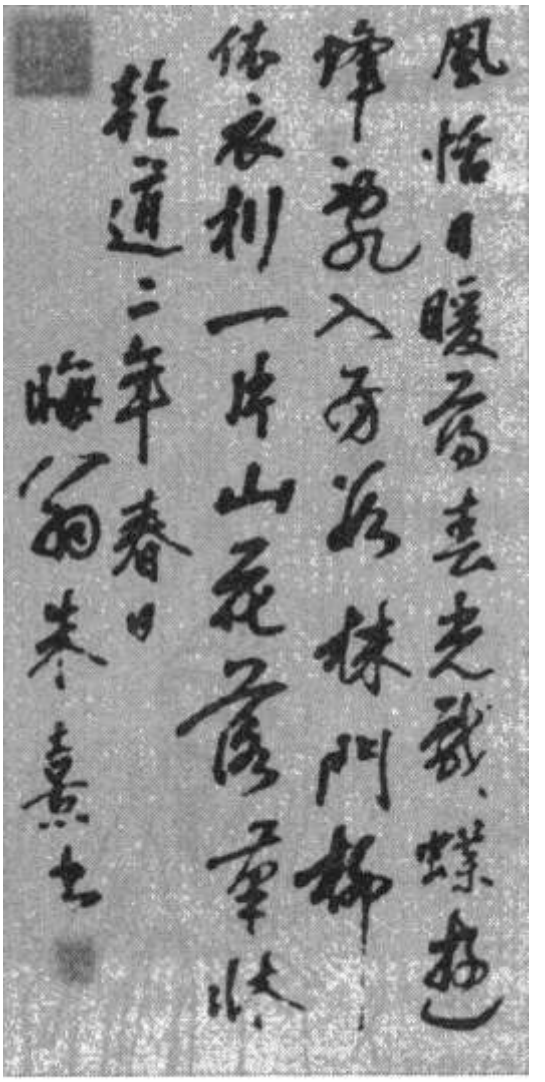
孟子谈性善，还举出许多证据，如孩提爱亲，孺子入井，不忍衅钟等等。宋儒则不另寻证据，只在四书五经上寻出些词句来研究，满纸天理人欲，人心道心，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等名词，闹得人目迷五色，不知所云。我们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诸书，应当用披沙拣金的办法，把他这类名词扫荡了，单看他内容的实质，然后他们的伟大处才看得出来，谬误处也才看得出来。

朱子对人性的看法未免迂曲难通。

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合而为一，就合乎宇宙真理了。二

说相合。就是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

人问：孟子的学说怎能与荀子相合?我说：孟子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荀子说:“妻子具而孝衰于亲。”二人之说，难道不是一样？孟子说：“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据孟子所说：满了五十岁的人，还爱慕父母，他眼睛只看见大舜一人。请问：人性的真相，究竟是怎样?难道孟荀之说，不能相合?由此可知：孟荀的争论点，只在善与



朱熹的书法。

恶的两个形容词上，至于对人性的观察，二人并无不同。

根据宋儒的解释，孩提爱亲，是性之下，少壮好色，是形气之私，此等说法，未免流于穿凿。孩提爱亲，并不是爱亲也，爱他乳哺我罢了。孩子生下地，就交乳母抚养，就只爱乳母，不爱生母，是其明证。爱乳母与喜欢少女，喜欢妻子，心理原是一贯，无非是为我而已。

为我是人类天然现象，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最为合理。

告子说：“食、色，性也。”孩提爱亲者，食也；喜欢少女、喜欢妻子，色也。食、色为人类生存所必需，求生存是人类的天性。所以告子又说：“生存就是性。”

告子观察人生，既是这样，则对于人性的处置，又是怎样呢?告子比喻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又说：人性如同柳木，仁义如同柳木做的杯子，说人性就是仁义，如同说柳木就是柳木做的杯子一样错误。”告子这种说法，

是很对的。

人性无善无恶，也就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譬如深潭之水，平时水波不兴，看不出何种作用，从东方决一口，可以灌田亩，利行舟，从西方决一口，可以淹禾稼，漂房舍，我们从东方决口好了。又譬如一块木头，可制为棍棒以打人，也可制为碗盏以装食物，我们制为碗盏好了。这种说法，真可以说合孟荀而为一了。

宋儒称人心为人欲，大概指饮食男女而言，称道心为天理，大概指爱亲敬兄而言。朱子中庸章旬序说:人都有形体,所以就是圣人也不能没有人心，无疑于说：当小孩的时候，就是孔子也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就是孔子也是只有恐惧而无恻隐。假如不是这样，小孩生下地就不会吸母亲身上之乳，长大来，看见井就会跳下去，世界上还有人类吗?道理本是对的,无奈已得入荀子范围去了。并且“人生而静”数语，据后儒考证，是文子引老子之语，河间献王把他采入《乐记》的。《文子》一书，有人说是伪书，但也是老氏学派中

人所著，可见宋儒天理人欲之说，不但侵入告子荀子范围，简直是发挥老子的学说。然而宋儒错了吗？我说不但没有错。反而是宋儒最大的功绩。假使他们立意要将孔孟的学说与老荀告诸人融合为一，

反而看不出宇宙真理，正因为极力反对老荀告诸人，而实质上恰好与诸人融合为一，才足以证明老荀告诸人的学说不错，才足证明宇宙真理确实如此。

朱子中庸章句序又说："一定要仁道心成为人的主宰，人心才会听命于道心。"主是对仆而言，道心为主，人心为仆；道心是圣贤之心，人心是好货好色之心；听命是仆人职供奔走，只有主人的话是听也。仔细分析朱子之语，等于说：我想为圣为贤，人心就把货与色藏起，我想吃饭，抑或想及"男女屋室，人之大伦"，人心就把货与色献出来。然而未免迂曲难通。总之，宇宙真理，人性真相，宋儒是看清楚了的，只因要想继承孟子道统，不得不拥护性善说。一方面要顾真理，一方面要顾孟子，以致触处荆棘，愈解释，愈迂曲难通。我辈厚爱宋儒，

把他表面上这些渣滓扫去了，里面的精义，自然出现。

告子说：“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下文孟子只驳他义外二字。于食色二字，没有一句说到，可见“食色性也”之说，孟子是承认了的。他对齐宣王说道：“王如好货，与民同之，于王何有?”并不叫他把好货好色之私除去，只叫他推己及人，使人人遂其好货好色的私念。后儒就不这样，王阳明传习录说：“无事时，将好货好色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能扫除廓清。”这种说法，仿佛是：见了火会烧房子，就叫人以后看见一星之火，立即扑灭，断绝火种，方始为快，从孟子学说看，未免大相径庭了。

传习录又载：“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出来，扫除廓清，恐怕是剜肉做疮吧?先生正色说：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

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余年，也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法。这个朋友很惶恐。不一会儿王阳明说：这大约不是你的过失，一定是我的弟子知道意思的人说的，误导你了。在坐的人都很吃惊。”我们试想：王阳明是极有涵养的人，平日讲学，任如何问难，总是勤勤恳恳地讲说，何以门人这一问，他就动气，始终未把道理说出？又何以承认说这话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这就很值得研究了。

恐惧与恻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也同是一物，犹如烧房子的是火，煮饭的也是火，宋明诸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为截然不同的二物。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看作一事，独不能把天理人欲二者看作一物，这是他学说的缺点，门人这一问，正击中他的要害，所以就生起气来了。

究竟“剜肉做疮”四字，怎样讲呢？肉比喻天理，疮比喻人欲，剜肉做疮是说误天理为人欲，去人欲

即伤及天理也。门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就把他扑灭，自然不会有烧房子的事，请问拿什么东西来煮饭呢?换言之，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这个问法，何等利害!所以阳明无话可答，只好忿然作色。这是由于阳明沿袭宋儒的说法，极力排斥告子，对“生之谓性”和“食色性也”二语，缺乏体会的缘故。

阳明研究孟荀两家学说，也不彻底。传习录载阳明的话说：“孟子从源头上说来，荀子从流弊上说来。”我们试垒需子所说“怵惕侧隐”四字来研究，由怵惕而生出恻隐，怵惕是“为我”之念，恻隐是“为人”之念，“为我”扩大，则为“为人”。怵惕是源，恻隐是流。荀子学说，从为我二字发出。孟子学说从为人二字发出。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且不深论，怵惕之上，是否尚有源头，我们也不必深考，只有孟子所说恻隐二字，实在不是源头。阳明说出这类话，也是由于读孟子书，忘却恻隐上面

还有怵惕二字的缘故。

传习录是阳明早年讲学的语录，到了晚年，他的说法，又不同了。《龙溪语录》载，钱绪山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语，是师门定本。王龙溪说：“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当时阳明出征广西，晚坐天泉桥上，二人于是问他。阳明说：汝中(龙溪字)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弊，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问道所不敢言。今既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阳明到洪都，门人三百余人来请教，阳明说：“吾有向上一机，久未敢发，以待诸君之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第二年广西平定，阳明归来，死在途中。龙溪所说，即是将天理人欲打成一片，阳明直到晚年，才揭示出来。因此知道：门人提出剜肉做疮之间，阳明正色斥之，并非说他错了，乃是恐他走入歧途。

钱德洪很像五祖门下的神秀，王龙溪很像慧能。

德洪所说，就是神秀“时时勤拂试”的意思，就是渐修。龙溪所说。就是慧能“本来无一物”的意思，就是顿悟。阳明说：“汝中须用德洪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旨，二子之见，止可相取，不可相病。”这是顿悟渐修的意思。龙溪语录，所讲的道理，和六祖坛经无异。这是因为心性之说，只有佛氏讲得最精，故王门弟子，多归佛氏，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杨龟山诸人，后来也归入佛氏。佛家言性，也说无善无恶，与告子之说相同。宇宙真理，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虽不相同，而结果是相同的。阳明虽信奉孟子性善说，终于倡出“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话，仍走入告子途径。儒家为维护门户起见，常说“无善无恶，是为至善。”这又流于诡辩了，然则我们何尝不可说：“无善无恶，是为至恶”呢？

有人责问我道：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一个言人之性，一个言心之体，为什么混为一谈？我说道：性就是心之体，有阳明之言可证。阳明说：“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

所以为体矣。”性就是心之体，这是阳明自己加的解释，所以我说：阳明的说法，就是告子的说法。

我国谈论人性的人很多，以告子无善无不善的学说最为合理。以医病喻之，“生之谓性”和“食色性也”二语，是病源，杞柳湍水二喻，是治疗之方。孟荀杨墨申韩诸人，俱是实行疗病的医生，有喜用热药的，有喜用凉药的，有喜用温补的。药方虽不同，用得合适，都能起死回生。我们平日把病源研究清楚，各种治疗技术都学会，看病情如何变，施以何种治疗就是了。

治国的人，首先用仁义化之，这就是使用孟子的方法，把一般人可以为善那种天性诱导出来。善心生则恶心消，犹如治水的人。疏导下游，自然不会有横溢的祸患。但人的天性，又可以为恶，万一感化之而无效，敢于破坏一切，就用申韩之法严绳之，这就等于治水者之筑堤防。治水者疏导与堤防二者并用，故治国者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孟子言性善，是劝人为善；荀子言性恶，是劝人去恶。为善去恶，原是一贯的事，我们融和在一块看就可以

了。

持性善说的人，主张仁义化民；持性恶说的人，主张用法律约束人民。孟子本是主张仁义化民的，但他又说道："只有善不能统治人民，只有法律也不完备。"则又是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可见他是研究得很彻底的，不过在讲学方面，想独树一帜，特标性善二字以表示特别罢了。我们读孟子书，如果除去性善二字，再除去骂杨墨为禽兽等语和告子论性数章，其全部学说，都很糟。

世界学术，分三大支，一中国，二印度，三西洋。最初印度学术，传入中国，与固有学术发生冲突，相推相荡，经过了一千多年，程明道出来，把他打通为一，以释氏的说法研究心，以孔子的方法研究社会，另成一种新学说，即所谓宋学。这是学术卜一种大发明。不过这种学说，刚一成立，而流弊跟着发生，因为程颢死后，他的学说，分为两派，一派为程(颐)朱，一派为陆王。程颢早死，程颐享高寿，宋学中许多不近人情的议论，大慨属乎程颐这一派。

論語卷之一
學而第一
朱熹集註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朱子注《论语》。

中国是尊崇孔子的国家，朱子发现了一个道理，不敢说是自己发现的，只好就《大学》“格物致知”四字解释一番，说我这种说法，是为孔门真传。王阳明发现了一个道理，也不敢说是自己发现的，就将《大学》“格物致知”四字加一番新解释，说道：朱子解释错了，我的说法，才是孔门真传。所以我们研究宋明诸儒的学说，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所用名词及一切术语扫荡了，单看他的内容。如果拿浅俗的话来说，宋明诸儒的意思，都是说：凡人要想

为圣为贤，必须先将心地弄好，必须每一动念，就自己考察，善念就存着，恶念就克服掉，久而久之，心中所存者，就纯是善念了。关于这一层，宋明诸儒的说法，都是同样的。但是念头之起，是善是恶，自己怎能判别呢?在程朱这一派人说道:你平居无事的时候，每遇一事，就细细研究，把道理融会贯通了，以后任一事来，你都可以分别是非善恶了。陆王这一派说道:不须那么麻烦,你平居无事的时候，把自家的心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明镜一般，无纤毫渣滓，以后任一事来，自然可以分别非善恶。这就是两派相争之点。在我们想来，一面把自家心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一面把外面的事研究得清清楚楚，岂不是合程朱陆王而一之?然而两派务必各执一词，各不相下。此正如孟荀性善性恶之争，于整个道理中，各截春云：我排到这儿了。半面以立论，就成为对峙的两派，这就是门户之见。

孙中山先生曾说：马克思的信奉者，进一步研究，发明了“生存为历史重心”的说法，而告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已有“生之谓性”一语，这是值得

研究的。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符合告子所说“生之谓性”。达尔文学说，本没有错，错在因生存竞争而倡导弱肉强食，成了无界域之竞争，已经达到生存点了，还竞争不已，导至欧洲列强，掠夺弱小民族生存的资料，以供其无厌之欲壑。尼采则由达尔文的学说更推进一步，倡导超人主义，爱别人是奴隶道德，剿灭弱者是强者天职，因而产生德皇维廉第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产出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军阀，又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原祸始，实由达尔文对于人性欠了研究的缘故。假使达尔文多说一句话：“竞争以达到生存点为止。”何至于这种流弊？

中国的哲学家不这样，告子“食色性也”的说法，孟荀都是承认了的，荀子主张限制，不用说了。孟子对于食字，只说到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为止。对于色字，只说到无怨女、无旷夫为止，达到生存点，就截然止步，随即提倡礼义，因之有“衣食足而礼义兴”的说法，这是中国一贯的主张，绝没有西洋学说的流弊。

想要世界文明，不能在西洋现行学说中寻找，当在我国固有学说中寻找。我国改革经济政治与一切制度，绝对不能师法欧美各国。

就拿宪法一端而论，美国宪法，算是制得顶好的了，但根本上就有问题。美国制宪之初，有说人性是善的，主张地方分权，有说人性不能完全是善，主张中央集权，两派争执，经过许久，最终后一派战胜，定为中央集权(详见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这是政治上的战胜，不是学理上的战胜，怎能足为我国师法?据我的研究，人性乃是无善无恶的，应当把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融合为一，制出来的宪法，从地方看之，就是地方分权，从中央看之，就是中央集权，等于浑然的整个人性，自孟子看之，则为性善，自荀子看之，则为性恶。

古今中外，讨论人性的，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只有告子性无善无不善的说法，证以印度佛氏之说，是合理的。他说：“生之谓性，”从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看是合理的，从马克思信奉者“生存为历史重心”之说看，也是合理的。至于他说：“食色性也”，

现在的人，正疯狂地向这二字奔去，更证明他的观察没有错。我们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而告子说：“性犹湍水也。”水的变化，就是力的变化，我们这条臆说，也逃不出他的范围。性善性恶的争执，是我国二千多年未曾解决的悬案，我们可下一断言说：告子的说法是合理的。

# 心理按照力学规律而变化

宇宙之内，由于离心向心两种力量互相作用，才生出万有不齐的事事物物，表面上看去，似乎参差错乱，其实有一定不移的轨道。人与物，造物是用一种大力同样鼓铸之，所以人事与物理相通。离心力与向心力，二者互相为变，所以世上有许多事，

汉文帝为政宽大。（图）

我们用人力强之使合，他反转相离，有时想让他们分离，他又自行结合了。

疯狂的人，想逃走的心，与禁锢的力成正比例，越禁锢得严，越是想逃走，有时不禁锢他，他反不想逃走了。父兄约束子弟，要明白这个道弹，官吏约束百姓，也要明白这个道理。

秦政苛刻暴虐，群盗蜂起，汉文景皇帝宽大，民风反转浑朴起来，其间确有规律可寻，并非无因而至。我们手搓泥丸，是增加向心力，越搓越紧，若是紧到极点，就是向心力到了极点，再用大力搓之，泥丸立即破裂，呈一种离心现象。水遇冷则收缩，是向心现象，越冷越收缩，到了摄氏四度，再加冷也呈离心现象，越冷越膨胀，可知离心向心，本是同一种力量的变化。比方我们拿一根针向纸刺去，愈前进距纸愈近，这是向心现象，刺破了纸，仍前进不止，愈前进距纸愈远，变为离心现象，这根针进行的方向，并未改变，却会生出两种现象。因为凡物都有极限，水以摄氏四度为极限，纸以纸面为极限，过了极限，就会生反对的现象。父兄约

束子弟，官吏约束百姓，必须察知极限点在什么地方。

从上面的原理推出去，地球的形成和毁灭，也就可知了：地球越冷越收缩，到了极限点，呈反对现象，自行破裂，散为飞灰，迷漫太空，现在的地球，于是告终。又由于引力的作用，经过若干年，又生出新地球。我们身体上的物质，将来是要由现在这个地球介绍到新地球去的。人身体的物质，世世生生，随力学规律旋转，所以往古来今的人们的心理，都是随力学规律旋转.

万物有引力，万物有离力，引力胜过离力，则其物生存，离力胜过引力，则其物毁灭。目前存在之物，都是引力胜过离力的，故有万有引力之说，其离力胜过引力之物，早已消灭，没有人看见，所以万有离力一层，没有人注意。

地球是现存之物，所以把地面外的东西向内部牵引,心是现存之物,所以把六尘缘影向内部牵引，小儿是求生存之物，所以看见外面的东西，就取来放入自己口中。人类是求生存之物，看见有利己之

事，就牵引到自己身上去。天然的现象，无一不向内部牵引，地球、心、小儿、人类将来本是要由万有离力作用，消归乌有的，但是未到消灭的时候，他那向内部牵引的力量，无论如何，是不能除去的，宋儒去私的说法，怎能办得到？

人心的私欲，既不能除去，我们只好承认它的私，把人类画为一大圈，使之各遂其私，人人能够生存，世界才能太平。

人心的私欲，既不能除去，我们只好承认它的私，把人类画为一大圈，使之各遂其私，人人能够生存，世界才能太平。

我们人类，当同心协力。把圈外的禽兽草木地球当作敌人，搜取他的宝物，与人类平分，这才是公到极点。也可以说是私到极点。如果不那样，只向人类夺取财货，世界是永远得不到太平的。

心理变化，等于水的变化，水可以成为云雨，成为霜露，成为冰雪，成为江湖，成为河海，时而浪静波恬，时而奔腾澎湃，变化无方，几于不可思议。而科学家用力学规律观察，无不一一有轨道可

循。

人的心理，不外相斥相吸两种作用，自己觉得有利的事，就引之使近，自己觉得有害的事，就推之使远。人类因为有这种心理，所以能够相亲相爱，生出种种福利；又因为有这种心理，所以会相争相夺，生出种种惨祸。主持政教的人，当用治水的法，疏凿与堤防二者并用。方法得当，那么行船舟，灌田亩，其利无穷。方法不当，那么漂房舍，杀人畜，其害也无穷。宋儒不明此理，强分义理之性。气质之性，创出天理人欲种种说法，无疑于说，行船舟，灌田亩之水，其源出于天，出于理，漂房舍杀人畜之水，出于人，出于气。

我不知道一部宋元明清学案中，天人理气等字，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好说他迂曲难通。

我们仔细研究自己的心灵，种种变化，都是依着力学规律走的，狂喜的时候，力线向外发展。恐惧的时候，力线向内收缩。遇意外事变，想向东，东方有阻，想向西，西方有碍，力线转折不定，心中就呈慌乱之状。对于某种学说，如果承认他，自

必引而受之，如果否认他，自必推而去之，遇一种学说，好像有理，又好像无理，接受不可，拒绝不能，就成狐疑态度。

贪财好色的人，身临巨祸，旁人看得清清楚楚，而本人则茫然不知。因为他的思想感情，按照直线进行公例，直线在目的物上，两旁的事物，全不能见。譬如寒士想做官，做了官还嫌小，要做大官，做了大官，还是向前不止，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还想做皇帝。秦皇汉武，做了皇帝，在中国称尊，还嫌不足，要起兵征伐四夷，四夷平服了，又要想做神仙。这就是人类嗜欲按照直线进行的明证。

我们研究事理，依直线进行之例，一直前进，推至甲处，理不可通，就折向乙处。又不可通，就折向丙处，人心的曲折，与流水的迂回相似。水本是以直线进行的，虽是迂回百折，仍不外力学规律。我们的心，也是如此。此外尚有种种现象。细研究，终不外推之引之两种作用。有时潜心静坐，万缘寂灭，无推引者，亦无被推引者，如万顷深潭，水波不兴，就呈一种恬静空明的状态。这时的心，虽不

显何作用，其实千百种作用，都蕴藏在内。人的心理，与磁电相通，电气中和的时候，毫无作用，一作用起来，其变态就不可思议。我们明白磁电的理，人的心理，就可了然了。

水虽是按直线进行，但把他放在容器中，它就随容器变化形状，器方就方，器圆就圆，人的心理，也是如此。人有各种嗜欲，其所以不任意发露，实在是由于有一种拘束力，把他制住。拘束力各人不同，有的受法律的拘束，有的受清议的拘束，有的受金钱的拘束，有的受父兄师长朋友的拘束，有的受因果报应及圣贤学说的拘束，种种不同，只要把他心中的拘束力除去，他的嗜欲，立即呈露，如贮水的容器，有了罅漏，就向外流出一般。

贪财好色的人，身临巨祸，旁人看得清清楚楚，而本人则茫然不知。因为他的思想感情，按照直线进行公例，直线在目的物上，两旁的事物，全不能见。譬如寒士想做官，做了官还嫌小，要做大官，做了大官，还是向前不止；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还想做皇帝。秦皇汉武，做了皇帝，在中国称尊，还

嫌不足，要起兵征伐四夷，四夷平服了，又要想做神仙。这就是人类嗜欲按照直线进行的明证。

基督教志在救人，以博爱为主旨，其教条是："有人打我的左脸，就拿右脸献上。"但新旧教之争，酿成血战惨祸，处置异教徒，有焚烧酷刑，竟与教旨显然违背，请问这是什么道理?法国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相号召，乃竟杀人如麻，稍有反对的，或形迹可疑的，就加诛戮，与所标主旨全然违反，这又是什么道理?

我们要解释这个理由，只好求之力学规律。耶稣、卢梭的信徒，只知追求他心中的目的物，热情刚烈，犹如火车开足了马力向前奔走一般，途中人畜无不被其碾毙。凡信各种主义的人，都可本此公例求之。

凡事都有变例，如本书一、二两图，是指常例而言，是指静的现象而言，是指没有增加外力而言，如果从变例来看，那就有帮助外人攻击其兄的，就有爱花，爱石，爱山水，而忘其身命的。俗话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心中加了一个忠

字、烈字，往往自甘杀身而不悔。又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是动的现象，从容是静的现象。中日战争，我国许多无名战士，身怀炸弹，见日本坦克车来，就奔卧道上，己身与敌人同尽，他们既不为利，也不为名，而有此等举动，是什么原因?孟子曰：“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因在我之外，另有一物，为他的视线所关注。耶稣、卢梭信徒，求达目的，忘却信条，我国志士，求达目的，忘却己身，此其间确有一定的轨道。所以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目的可以随时转变，其表现出来者，遂有形形色色的不同，然而终离不开力学规律。我们认识到这个道理，才可以处理事变，才可以教育民众。

人的思想感情，本是按照直线进行，但表现出来，却有许多弯弯曲曲、奇奇怪怪的状态。其原因是人群众多，力线交互错综，相推相引，又加以境地时时变迁，各人立足点不同，观察点不同，所以明明是直线，转变成曲线。例如：我们取一块直线板，放在黑板上，用白墨顺着直线板画一线，这条

线当然是直线，假使画直线之时，黑板任意移动，结果所画的线，就成为曲线了。我们如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运用到人事上,就可把汶个道碑锶释明白。

人人有一颗心，就是人人有一条力线，各力线都向外发展，导致处处冲突，何以平常时，冲突的事不多见?因为力线有种种不同：有力与力不相交的，这个人做甲事，那个人做乙事，各不相涉。有力与力相消的，例如有人起心，想害某人，但又想他的本事也大，我怕敌他不过，因而中止。有力与力相合的，例如抬轿的人，举步快慢，自然一致。有力与力相需的，例如卖布的和缝衣匠，

王安石是新党。

有布无人缝，有人缝无布卖，都是不行，相需为用，自然彼此相安。又有大力制止了小力的，例如小孩玩得正高兴的时候，父母命他作某事，他心中虽是不愿，仍不能不作，是父母之力把他的反对力制服了。又如交情深厚的朋友，小有违忤，能够容忍，因为彼此间的凝结力很大。小小冲突之力，不能表现。诸如此类，我们仔细考察，就知人与人相接，力线交互错综，如网一般，有许多线，不但不冲突，反而相需相成，人类能够维系，以生存于世界，就是这个原因。

通常的人，彼此的力相等，个个独立，本事大的人，他的力大，能够把他前后左右几个人吸引来成一个团体，成为团体以后，由合力作用，其力更大，又向外面吸引，越吸引越大，其势力就遍于天下。东汉党人，明季党人，就是这种现象。如果同时有一人，力量也大，不受他的吸引，并且把自己前后左右几个人吸引成一团体，也是越吸引越大，就成为对峙的两党。宋朝王安石派的新党，司马光派的旧党，也是这种现象，现在各党的对峙，也是

这种现象。两党相遇，其力线的轨道，与两人相遇一样。凡当首领的人，关键在于把内部冲突之力取消，一致对外，如果不那样，他那团体，就会自行解散。有些团体，越受外界压迫，越是坚固，有些一受压迫，就立即解体，其原因就在那当首领的人，能否统一内部力线，不在于外力之大小。

有人说：群众心理，与个人心理不同，个人独居的时候，常有明了的意识，正当的情感，一遇群众动作，身入其中，此种意识情感，就完全消失，随众人的动作而动作。往往有平日温良谦让的人，一入群众之中，忽变而为犷厉嚣张，横竖不讲道理的暴徒。又有

司马光是旧党

平日柔懦卑鄙的人，一入群众之中，忽变而为热心公义，牺牲身命的志士。法国人黎朋著《群众心理》一书，历举事实，认为群众心理，不能用个人心理解释，其实不这样，我们如果应用力学的规律，就可把这个道理说明。

人人有一颗心，就是人人有一个力，一人的力，不敌众人之力，群众动作，身入其中，我一己的力，被众人的大力相推相荡，不知不觉，随同动作，以众人的意识为意识，众人的情感为情感，自己的脑筋，就完全失去自主的能力了。因为这个道理，所以当主帅的人，才能驱千千万万的平民效命疆场，当首领的人，才能指挥许多党徒作杀人放火的暴行。

个人独居的时候，以自己的脑筋为脑筋，群众动作，是以首领的脑筋为脑筋。当首领的人，只要意志坚强，就可指挥如意。史称：“李光弼入军，号令一施，旌旗变色。”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就是这个道理。

水的变化，按照力学规律而变化，我们心理的变化，也是按照力学规律而变化。每每会议场中，

平静无事，忽有一人登台演说，慷慨激昂，群情立即奋发，酿成重大事变，这个会议场中的众人，犹如深潭的水一般，堤岸一崩，水就汹涌而出，漂房舍，杀人畜，势所不免。所以我们应付群众暴行的方法，要取治水的方法，其法有三：(一)，如果是堰塘里的水，就登高以避之，等他流干了，自然无事；(二)，如果是有来源的水，就设法截堵，免其横流；(三)，或疏通下游，使之向下流去。水的动作，就是力的动作，我们取治水的方法，应付群众，断不会错。

两种力平衡，才能稳定，万事万物以平衡为归，水不平衡则流，物不平衡则鸣，资本家之对于劳工，帝国主义之对于弱小民族，不平等太厉害，可断定他终归失败。处顺利之境，心要想着危机，处忧危之境，又要有一种豪迈之气，使发散收缩二力保持平衡，才不失败。

发达而在上的人，态度要谦逊，穷困而在下的人，志气要高亢，不这样就不平衡。如果在上又高亢，我们一定说他骄傲，在下又谦逊，我们一定说

他卑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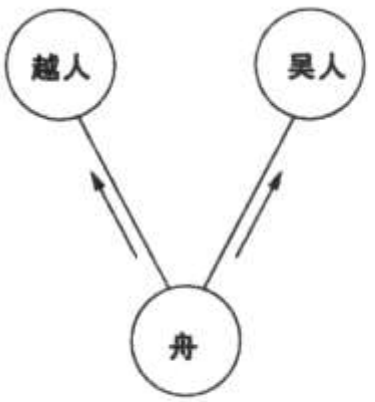
这是由于我们的心，是一种力结成的，力以平衡为归宿，所以我们的心中，藏得有一个平字，为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准,不过自己习惯而不察觉罢了。心中的力，与宇宙的力，是相通的，所以我的一颗心，可以衡量万物，王阳明的学说，就是从这个地方生出的。

# 人事兴衰成败的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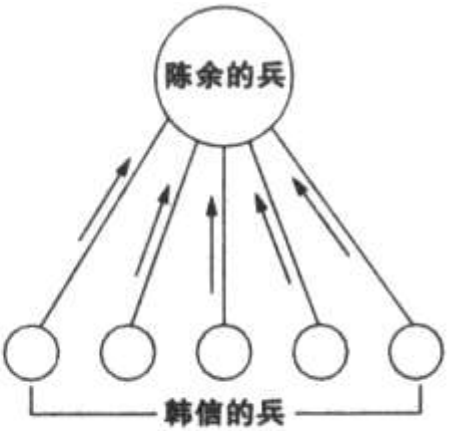
我们已经说过“心理按照力学规律而变化”，力的变化，可用数学来说明，所以心理的变化，也可用数学来说明。力的变化，可绘出图来，寻求它的轨道。一部二十五史，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我们取历史上的事，按照力学规律，把它绘出图来，就知人事纷纷扰扰，都有一定的轨道。作图的方法，例如心中念及某事，就把那作为一个物体。心中念及它，就是心中发出一根力线，与之连结。心中喜欢它，就是想把它引之使近，如不喜欢，就是想把它推之使远，从这相推相引之中，就可把轨道寻出来。

孔子说：“吴人和越人关系恶劣，但当他们同坐一条小船过河，遇到风浪时，他们共同想法求生，

关系处理得好像一个人的左右手。”这是因为小船将要沉没下去，吴人和越人都想把小船拖出来，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所以平时的仇人，都会变成患难相救的好友。凡是历史上的事，都可以本着这种方法，把它绘图研究。（如图六）




图六　吴人和越人共同渡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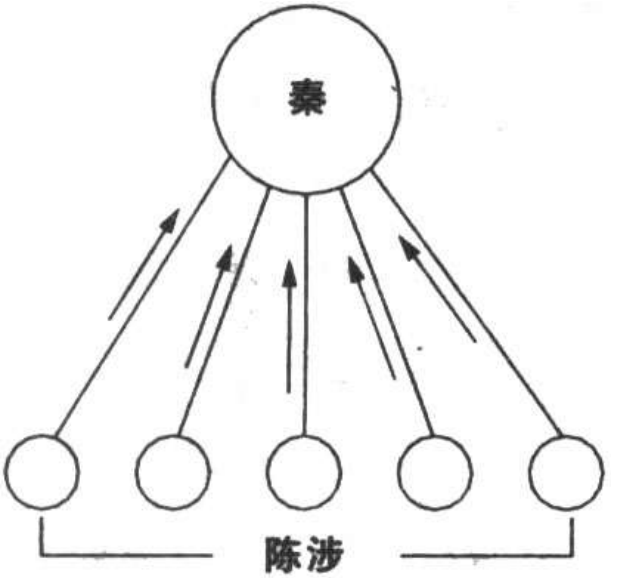

图七　韩信背水一战

韩信的背水布阵，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因为汉兵被陈余的兵所压迫，前面是大河，是死路，只有转身来，把陈余的兵推开，才有一条生路。人人都这样想，就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所以乌合之众可以团结为一个整体，它的合力线的方向与韩信相同，韩信就坐收成功了。（如图七）

**图八　陈余和张耳由刎颈之交变成仇敌**

张耳和陈余称为刎颈之交，可以算是最好的朋友。后来张耳被秦兵围困，向陈余求救，陈余害怕秦国，不肯援救，二人因此结下深仇。这时张耳将秦兵向陈余方面推去，陈余又将秦兵向张耳方面推来，力线方面相反，所以最好的朋友会变成仇敌。结果，张耳帮助韩信把陈余杀死在水上。（如图八）

秦朝末年，天下百姓忍受不了秦王朝的苛政。




**图九　陈涉起义豪杰响应**

陈胜振臂一呼，山东的英雄豪杰群起响应，陈胜并没有人从中联络，他们为什么会一齐响应呢?这是因为众人受到秦王朝的压迫久了，人人心中都想把他打倒，利害相同，心理相同，成为方向相同的合力线，不用去联合，自然就会联合。(如图九)

刘邦、项羽刚起事的时候，大家的志向都是消灭秦王朝，目的相同。成为合力线，所以异姓的人可以结为兄弟。后来把秦王朝消灭了，目的物已除掉!显现出了一座江山，刘邦想把它抢过来，项羽也想把它抢过来。力线相反，异姓兄弟就血战起来了。

再从刘邦与韩、彭等人的关系看。当项羽称霸的时候，刘邦心想：只要把项羽杀掉了。我就好了!韩信、彭越也想：只要把项羽杀死了，我就好了。他们思想相同，自然成了合力线，所以垓下会师，立刻把项羽扑灭了。项羽被消灭后，他们君臣便没有合力的必要了，彼此的心思就趋向到权力上去。但权力这个东西，你多占了，我就要少占，我多占了，你就要少占，力线是冲突的，所以汉高祖就杀起功臣来了。

唐太宗取代隋朝，明太祖取代元朝，在起事的初期，与汉朝一样，事成之后，唐朝就是兄弟相互残杀，明朝就是功臣整族的被杀死，都与汉朝没有什么两样。

大凡天下平定之后，君臣的力线就产生冲突，国君不消灭臣子，臣子就会消灭国君，看两个力的大小。决定彼此的存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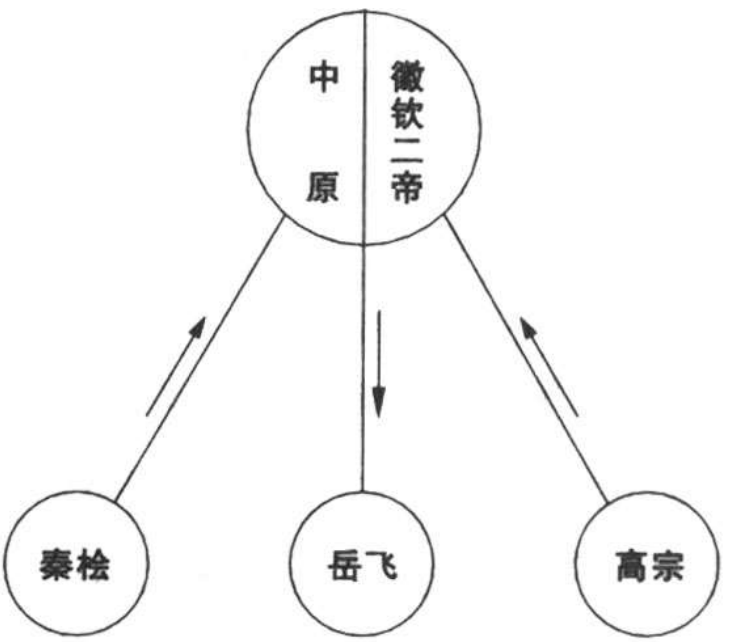
李嗣源辅佐唐庄宗消灭梁王和契丹，庄宗的力量控制不住他，他就把庄宗的天下夺去了。赵匡胤辅佐周世宗，攻破后汉和后唐，小皇帝的力量控制不住他，他也把周的天下夺去了。这是刘邦不杀韩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信、彭越等人的反面文字。

汉光武帝平定天下之后，邓禹、耿弇等人，把兵权交出，闭门读书，这是看清了光武的路线，自己先行让开。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这就是把自己要走的路线明白说出，叫他们自家走开。追究这个实质，汉光武帝和宋太祖的心理与汉高祖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汉高祖性情残忍，也不能说汉光武和宋太祖度量宽宏，只能说是一种力学公理。

岳飞想把中原沦陷地区解放过来，秦桧想把中原之地推给北方少数民族；岳飞想把被扣押的宋徽




图十　岳飞与秦桧等的冲突

宗、宋钦宗解救回南宋，宋高宗想把徽、钦二帝推给北方少数民族。这样一来，高宗与秦桧，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它的方向与岳飞的力线相反，岳飞一人的力量敌不过高宗、秦桧的合力，所以“莫须有”三字狱的祸害便酿成了，岳飞不得不死。(如图十)

历史上凡是阻碍路线的人，没有不遭祸害的。

刘备杀张裕，诸葛亮为张求情，刘备说：“芳草和兰草长在门口，把门堵住了，不得不清除!”芳草和兰草有什么罪?罪就在生长得不是地方。赵太祖(匡胤)讨伐南唐李煜，徐弦请求暂缓用兵，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酣睡有什么罪?罪在睡得不是地方。古代还有一件奇事：狂人的后代华士、昆弟二人，对上不向周天子称臣，对下不同诸侯结交来往，自己在原野上耕种，吃从它上面长出来的东西；自己在原野上凿了口井，喝从它里面拎上来的水，这明明是空谷幽兰，明明是酣睡在自家榻上,似乎可以免掉祸害了;但周太公来到营丘后，首先就把他们杀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太公在那

个时候，正想用官爵俸禄驱使豪杰，偏偏有两个不肯接受官爵俸禄的人横空拦阻在前面。这仍然是阻碍了路线，如何容得他们?

太公是圣人，华士兄弟二人是高级士人，高级士人阻碍了路线，圣人也容他不过，这可以说是普通公理了。

逢蒙杀死后羿，是先生阻碍了学生的路；吴起杀死妻子,是妻子阻碍了丈夫的路;汉高祖分杯羹，是父亲阻碍了儿子的路；乐羊子吃羹(儿子的肉做的)，是儿子阻碍了父亲的路；周公杀管叔鲜、蔡叔度，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是哥哥阻碍了弟弟的路。可见路线冲突了，即使是父子兄弟夫妇，都要起杀机的。

王猛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见了桓温，马上到苻秦那儿做官。殷浩不那么做就遭到失败。范蠡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在消灭了吴国后，立即买了条船去泛游五湖，文种不那么做，就被杀掉了。此外例如韩非在秦国囚禁、被杀，伍子胥自刎而死，稽康被杀，阮籍差点掉脑袋。我们试着把韩非等人

的事实言论研究一番，又把陷害韩非的李斯，杀害子胥的夫差，以及宽容阮籍，诛杀稽康的司马氏各人心中的注意点找出来，考察他们路线的经过，就知道有的冲突、有的不冲突，这里面确实有一定的不转移的公理。

王安石说：“自然界的灾变运行不必害怕；人们的流言蜚语不要理睬；祖宗的现成法规不值得效仿。”道理本来是对的，但他在当时，因为这三句话受到很重的诽谤。我们今天读了这三句话，也觉得他是盛气凌人，心中有些不舒服。假使我们生在当时。未必不与他发生冲突。陈宏谋说：“正确或错误可由自己来判断，毁谤或赞誉只好听任别人，面对得失，自己处之泰然。”这三句话的意思本来与王安石的一样，但我们读了，就觉得这个人和蔼可亲。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王安石仿佛是横空阻碍在路上，凡是有“天变”、“舆论”、“祖宗”，从路上经过，都被他拒绝而去。陈宏谋是把“自己”、“别人”、“泰然”等字列为三根平行线，彼此不互相冲突。我们听了王安石的话，不知不觉，置身到“人们的流言蜚语

不要理睬”的那个“人”字中；听了陈宏谋的话，不知不觉，置身到“毁谤或赞誉只好听任别人”的那个“人”字中。我们心中的力线，也是喜欢人家谦让，不喜欢人家阻拦，所以不知不觉。对于王陈二人的感情就不同了。如果领会到这个道理，那么待人接物，必定会有很大好处。

力学中有一种偶力，也值得研究。宋朝王安石维新，排斥旧党，司马光守旧，排斥新党，两党主张相反，其力又复相等。从力学角度看：“两力线平行，强度相等，方向相反，是为偶力作用。”磨子的旋转不已，就是这种力的表现。宋从神宗以来，新旧两党，迭掌政权，相争至数十年之久，宋室政局就如磨子一般，旋转不已，致令金人侵入，酿成南渡之祸。我国辛亥而后，各党各派，抗不相下，其力又不足相胜，成为偶力作用，政局也如磨子般旋转，日本也就之而入。

人世间的一切事变，都是人与人接触后产生的。可以把“人”与“我”假设为数学上的二元，一个Y，一个X，依解析几何，可得到五种线：

一、直线。

二、圆。

三、抛物线。

四、椭圆。

五、双曲线。

人事千变万化，总不外人与人互相接触，所以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这五种轨道。前面所举历史上的例子，都是属于“二直线”，由“我”为中心所绘的三个圆圈图，就是属于“圆”，此外还有抛物线、椭圆、双曲线三种。兹说明如下：

什么是抛物线呢?我们向外抛出一块石头，这是一种离心力；地心吸力吸引这块石头，这是一种向心力。石头的离心力冲不破地心吸引力。终于落下来。这块石头所走的路线，就是抛物线。弱小民族对于列强所走的路线，就是抛物线。例如印度人民想独立，这是对于英国产生出的一种离心力；而英国用强力把他压伏下去，印度冲不破英国的势力范围，这等于抛出的石头冲不破地心的吸引力，终于落下来一样。

作为地球环绕太阳运行的状态，这种路线，叫做椭圆，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二者结合而成的。从数学上说，由一点到两定点的距离，它们的和恒等，这一点的轨道名叫椭。所谓它们的和恒等，也就是它们的值恒等。例如买卖之间，顾客交出金钱，店主交出货物，二者的值相等，就可看作是一个事物。这是顾客抛一个物体，绕过店主，回到它的本位；在店主方面看，也是抛出一个物体，绕过顾客，回到它的本位；成为一个椭圆形，买卖二家就心满意足了。顾客手中的金钱，不必一定向某商店购买，这是离心力；但某商店的货物，足以引动顾客，又具有引力。店主有货物，不一定卖给顾客，这是离心力．但某顾客怀中的金钱足以引动店主，又具有引力。由引力离心力的结合，顾客出金钱，店主出货物，各人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交易就成功了。这就是椭圆状态。又如自由结婚，某女不必嫁某男，而某男的爱情，足以系引她，某男不必定娶某女，而某女之爱情，足以系引他，引力离力，保持其平衡，也是椭圆状态。

地球绕日，引力和离力，两相平衡，成为椭圆状态，所以宇宙万古如新。社会上一切组织，必须取法这种状态，才能永久无弊。我国婚姻旧制，由父母主持，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缺乏了离力，所以男女两方，就时常感觉痛苦。外国资本家专横，工作不入工厂作工。就会饿死，离不开工厂，缺乏了离力．所以要社会革命。至若有离力而无引力，更是不可，上古男女杂交，子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这是缺乏了引力。我国各种团体，有如散沙，也是缺乏了引力，所以政治家创一制度，不可不把离心向心二力配置均平。

由一点到两定点的距离，其差恒等，这种轨迹，名曰双曲线，其形状，有点像两张弓反背相向一般。凡两种学说，成两种方式，背道而驰，可称为走入双曲线轨道。例如性善说和性恶说，二者恰相反对，双方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越讲得精微，相差越远，犹如双曲线越引越长，相离越远一样，究其实，无非性善性恶之差，是谓其差恒等。又如入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二者是背道而驰的，利己主义，和利

人主义，二者也是背道而驰的，凡此种种，都属于双曲线。椭圆绘出图来，有两个心，以曲线绘出图来，也有两个心，椭圆的图，是两心相向，双曲线图，是两心相背，所以我与人走入椭圆轨道，彼此相需相成，若走入双曲线轨道，心理上就无处不背道而驰。

我们把各种力线详加考察，就知我与人相安无事的路线有四：(一)不相交的线。我与人目的物不同，路线不同，各人向着目的物进行，彼此不生关系。平行线，是永远不相交，有时虽然不平行，而尚未接触，也不生关系。(二)合力线。我与人利害相同，向着同一的目的进行，如前面所说吴越人同舟共济是也。(三)圆形。宇宙事事物物，天然是排得极有秩序的。凡事都有一定范围，我与人有一定的界限，倘能各守界线，你不侵我的范围，我不侵你的范围，彼此自然相安。(四)椭圆形。前面所说自由贸易、自由结婚等是也。凡属权利义务等等的事，皆属于此种。

四线中，第一、第三两条线的结果，是利己而

无损于人，或利人而无损于己。第二、第四两种线的结果，是人己两利。我们每遇一事，当熟察人己力线的经过，如走此四线，人与我绝不会生冲突。

我们把上述四种线求出，就可评判各家学说和各种政令之得失。我国古人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者，符合第一种线；有所谓“通力合作”者，符合第二种线；有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符合第三线；有所谓“通功易事”者，符合第四种线。西人说：人人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限，符合第三种线，都是对的。尼采的招人丰义，其病在损人，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其病在

关云长刮骨疗毒。

损己，从四种看，都不符合，所以都不可行。

二直线、圆、抛物线、椭圆、双曲线，这五条线，是人与人相遇的路线，而五线是变动不居的，只要心理一变。其线即变。例如：吴的孙权，蜀的刘备，各以荆州为目的物，孙权把荆州向东拖，刘备把荆州向西拖，力线相反，故郎舅决裂，夫妇生离，关羽被杀，七百里的连营被烧，吴蜀两国，俨然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后来诸葛亮提出魏为目的物，约定共同伐魏，就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两国感情，立即融洽，合作到底，后来司马昭伐蜀，吴还起兵相救，听说刘禅降了，方才罢兵。这就是心理改变，力线即改变的明证。

我国从前闭关自守，不与外国相通，是不相交的二直线，五口通商之后，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欲脱离其势力范围而不能，是走的抛物线，一旦起而抗战，与帝国主义成一反对形势，彼此背道而驰，就成为两心相背的双曲线。我们联合被侵略者，向之进攻，即成为合力线。帝国主义，经过一番重惩之后，翻然悔悟，工业国和农业国，通功易事，以

其所有，易其所无，就成为两心相向之椭圆状态。将来再进化，世界大同了，合全球而为一个国家，就成为一个圆心之圆形了。所以这几种线的轨道，是随时可以改易的，只看各人心理如何罢了。

性善说、性恶说，二者背道而驰。是双曲线状态，倘若知道人生是浑然一体，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就成为浑然的圆形了。入世法和出世法，背道而驰。利己主义和利人主义，背道而驰，这都是双曲线。倘能把他融会贯通。入世出世，原是一理，利己利人，原是一事，则又成为圆形了。

我们做一切事，与国家制定法令制度，定要把路线看看清楚，又要把引力离力二者支配均平，才不至发生窒碍。我们详考世人的行事和现行的法令制度，从力学规律去看，许多地方都不符合，无怪乎纷纷扰扰，大乱不止。

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第一句是对的，第二句就不对。我们执规来画圆，执矩来画方，聚五洲万国的人来观察。不能说不圆，不能说不方。但圣人就不那样，孔子、释迦、

耶稣、穆罕默德，都是所谓圣人，诸圣人定下规矩，各不相同，用这些圣人的规矩，衡量另一些信徒，立生冲突，原因在哪里?大概圣人的规矩，是尺、斗、秤，不是画圆的规，画方的矩；各位圣人的尺斗秤，长短大小轻重，各不相同，只在本铺适用。而今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一市之中，有了几种尺斗秤，这是世界文化冲突的原因。所以法令制度，如果根据圣人的学说制定出来，当然不能通行世界。力学规律，为五洲万国所公认，本章所述五种线，是从力学规律出来的，是规矩，不县尺斗秤，按照它制定法令制度，一定通行五洲万国。

# 世界通行的三个阶段

人世一切事变，是从人类行为生出来的，人类行为，是从心理生出来的，而人的心理，按照力学规律而变化，所以世界进化，逃不出力学规律。

世界进化，就是一种力在一个区域内动作，经过长时间所成的现象。其间共有三物，一曰力，二曰空间，三曰时间。我们可认为是数学上的三元，其中最显著的，是摆线式与螺旋式。古人说："天道循环无端，无往不复。"今人说："人类历史，永无重复。"我们把两说合并起来，就成为摆线式或螺旋式。

凡人无论思想方面或行为方面，都是依着力学规律，以直线进行，但他的结果，所表现出来的，乃是曲线，不是直线，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向前进

行之际，受有他力牵引，而两力又相等，就成为圆形。古人说：“循环无端。”环即圈子，就是说：宇宙一切事物的演进，始终是循着一个圈子，旋转不已。这个说法，可举例来说明：假如我们在地球上面，无论东西南北，任取一直线向前进行，无丝毫偏斜，结果仍回到原来的地点。因为我们站在地面，是被地心力吸着的，开步向前走，是摆脱地心吸力，而以离心力向前进行，然而仍被地心力吸着。由离心力向心力两相结合，其路线就成为圆形，而回到原来的地点，任走若干遍，都是这样，这就叫“循环无端”。然而世界的进化，就不是圆周形，而是摆线形或螺旋线形。

什么是摆线呢？我们拿一个铜元，在桌上滚起来，其圆周所成的线，就是摆线。铜元能滚的原因，是由于力，滚过的地方，成为空间，不断的滚，形成时间。铜元旋转不已，周而复始，叫做“循环无端”。其路线，一起一伏，对直前进，是谓“永无重复”。宇宙事物的演进，往往有这种现象，如日往月来，寒往暑来，周流不息，是为“循环无端”，然而日月

递更，寒暑代运，积累起来就是若干万万年，虽然循环不已，实际是前进不已，这算是摆线式的进化。

有人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但不知道：物质与意志，是互相支配的。欧洲机器发明以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类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

左宗棠是时势造出的英雄。

一样的。有了物理数学等科学，才能产生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学，又生大变化。有了咸丰、同治的时势，才造出曾国藩、左宗棠；有了曾同藩、左宗棠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势，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看起来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后来的蛋，不是前之蛋，后来的鸡，不是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时势造英雄，英雄又造时势，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鸡与蛋和心与物，都是一物体的两方面，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二者之进化，都等于一个铜元在桌上滚起走。有点像摆线式的进化。

我们细加研究，就知日往月来，寒往暑来，和鸡生蛋，蛋生鸡这类现象，是纯粹的摆线式进化，因为日月，寒暑，鸡与蛋，状态始终如一，等于一个铜元的状态始终如一，其画出的线，一起一伏，也始终如一。只有英雄造出的时势，比造英雄的时势，更为进步，物质与意志，辗转支配，也是后者较前者为进步。其现象则为历时愈久，社会文明愈

进步，而政治家和科学家的智能，也愈进步，其形式与摆线式微异，而成为螺旋线的进化。

什么是螺旋线呢?我们手拿一块直角三角板，以长边为轴，旋转一周，所成体积，就是圆锥体。假如用圆锥体的钻子去钻木头，这钻子所走的路线，就是螺旋线，竖的方面越深，横的方面越宽，世界就是以这种状态而进化的。我们拿一截竹子，用一根针在竹上横起画一圈，此针本是以直线进行，然而始终是在这个圈上旋转不已，这就叫“循环无端”。假设这根针讲行之际，有人暗中把竹子轻轻拖起走，则这根针画出的线，绝不能与经过的路线重合，是之谓“永无重复”。针的进行是力，画出的圈是空间，其拖起走，则属于时间，但世界进化，不是在竹子上画，乃是在笋子里画圈，乃是从尖笋画起走，有人持笋尖拖之，其线越画越长，圈子越画越大，因为笋子就是圆锥形。

大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时三千国，周武王时一千八百国，春秋时二百四十国，战国时，只有七国，到了秦始皇时，天下就统一了。

那现象是：历时越久，国的数目越少，其面积越大，这即是竖的方面越深，横的方面越宽，是为螺旋式进化。竖的方面是时间；横的方面是空间。现在五洲万国的形势，绝像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由进化趋势看去，终必至全球混一而后止。所不同的，从前是君主时代，秦朝统一，有一个皇帝高居其上，现在是民主时代，将来全球混一，是十八万万人共同做皇帝。

宇宙事事物物的演变，都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作用生出来的，有一力以直线进行。同时又有一相反的力牵制它，遂不得不作回旋状态，而又前进不已，就成为摆线状态或螺旋线状态，日月迭更，寒暑代运，鸡与蛋辗转相生，是未参有人类意志的，只是循着自然的轨道运行，故依摆线式进化，始终如一。机器与时势，是参有人类意志，而人类天性，是力求进步，故依螺旋式进化，历时越久。路线越扩大。国际的关系，全是人类的意志作用，所以依螺旋式进化，必至全球混一而后止。人卷是日求进步的，社会是日益文明的，全球混一，不过是文明

进步的—幕罢了。全球混一后，社会文明，又依螺旋式前进，而无有终止，其现象也像日月迭更，寒暑代运，依摆线式前进，而无有终止。

人事千变万化，都是由离心向心二力生出来的，离心是力的向外发展，向心是力的向内收敛，发展到极点，则收敛，收敛到极点又能发展。这就是古人所说，盈虚消长，循环无端。以虚为起点，由此而发展就是长，发展到极点就是盈，到了极点即收敛就是消，收敛到极点则变为虚，由虚而又为长，为盈，为消，为虚，是之谓“循环无端”。春夏秋冬，就是盈虚消长的现象。春者长也，夏者盈也，秋者消也，冬者虚也。一部《易经》和老子《道德经》，都是发明此理，所谓物极必反。所以宇宙间事事物物，都是正负二力，互为消长，这是古人治国，所以有一张一弛的说法。嬴秦苛虐，汉初则治之以黄老，刘璋暗弱，孔明则治之以申韩，都是顺应此种趋势的。

我们综合古今事变看，大约可分三个时期。以婚姻制度言之，上古时男女杂交，生出的子女，知

有母而不知有父，这个时候的婚制，离心力胜过向心力，是为第一时期。后来制定婚制，子女婚姻，由父母主持，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向心力胜过离心力，是为第二时期。现在已入第三时期了，某女不必定嫁某男，而某男的爱情，足以系引他，某男不必要娶某女，而某女的爱情，足以系引他，离心向心二力，保持平衡，就成第三时期的自由婚制。此种婚制，本带得有点回旋状态，许多青年，看不清此种趋势，以为应该回复到上古那种杂交状态，就未免大错了。

人民的自由，也可分三个时期。上古人民，穴居野外，纯是一盘散沙，是为第一时期。后来受君主的压制，言论思想，极不自由，是为第二时期。经过一番革命，政府干涉的力量与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是为第三时期。自力学方面说，第一时期，离心力胜过向心力，第二时期，向心力胜过离心力，第三时期。向心离心二力，保持平衡。第三时期中，参得有第一时期的自由，带得有点回旋状态。卢梭生在第二时期之末，看见这种回旋趋势，

中国从前以为周公的制度好到极点。

误以为应当回复第一时期，所以他的学说，完全取第一时期的制度以立论，以返于原始自然为第一要义。他说："自然之物皆善，一入人类之手，乃变而为恶。"他的学说，有一半合真理，一半不合真理。因其有一半合真理，所以当时备受一般人的欢迎。因其有一半不合真理，所以法国革命实行他的学说，酿成非常的骚乱，结果不得不由政府加以干涉，终于导致政府的干涉与人民的自由保持平衡，法国方能安定。

民主主义流行久了，法西斯主义的独裁，因而

出现，这都是正负二力互为消长的表现。自墨索里尼倡出法西斯主义后，希特勒和日本军阀，相继仿效，因而造成世界第一次大战，其独裁制度，已超过时势的需要，可以断言：此种独裁制，不久必将倒毙，另有一种制席取代它。这种制度，一定是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种结合而成的。

人类分配货财的方法，也分三个时期。上古时人民浑浑噩噩，好像初生小儿，不知欺诈，不知储蓄，只有公共的货财，并无个人的私财，这是有公而无私，是第一时期。再进化，人类知识进步，自私自利之心，日益发达，把公共的货财据为个人私有，这是有私而无公，是第二时期。再进化，人类知识更进步，公私界限，有明了认识，把公有的货财归之社会，私有的货财归之个人，公与私并行不悖，是第三时期。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第二时期之末，第三时期之始。关于经济方面，应该把公私界限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才能相安无事。

中国从前，自诩为声明文物之邦，以为周公的

制度和孔孟的学说好到极点，鄙视西欧，不值一提，这是第一时期。从甲午、庚子两个战役而后，突然失掉自信力，以为西洋的制度和学说，无一不好到极点，鄙视中国，不值一提，这是第二时期。至今则入第三时期了，既不高视西洋，也不鄙视中国，总是平心考察，是者是之，非者非之，这是折衷于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之间。

我国初与欧人格触，庞然自大，以为高出外国之上。自从两次战败，遂低首降心，屈处列强之下。到了第三时期，我国与列强立于平等线上，这也是折衷于第一时期和第一时期之间。

总之，世界进化，都是正负二力互为消长，处在某一时期，各种现象，都是一致，犹如天寒则处处皆寒，天热则处处皆热。现在帝国主义盛行，同时资本主义也盛行，而工商界也就有汽车大王、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银行大王等等出现，民族间就有自夸大和民族是最优秀民族，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民族，凡此种种都是第二时期残余之说。跟着进入第三时期。帝国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工商

界某某大王，和某某最优秀民族。这类名词也消灭，这是必然的趋势。

所以，主持国家大计的人，必须看清世界趋势，顺应潮流，如其不然，就会受天然的淘汰。

# 人性与兽性

## ——对达尔文学说的八点修正

我同友人谈到达尔文，友人规劝我说：“李宗吾，你讲你的厚黑学好了，切不可涉及科学范围。达尔文是生物学专家，他的种源论，是积数十年的实验，把昆虫草木，飞禽走兽，一一考察遍了，证明不错了，才发表出来，是有科学根据的。你不是科学家，最好不涉及他，免闹笑话。”我说道：“达尔文可称科学家，难道我李宗吾不可称科学家吗?二者相较，我的学力，还在达尔文之上，什么原因呢?他的种源论，是说明禽兽社会情形，我的厚黑学，是说明人类社会情形，他研究禽兽，只是从旁视察，自身并未变成禽兽，与之同处，对禽兽社会情形，未免隔膜，我不但居然变成人，而且与人同处了数十年，

难道我的学力,不远在达尔文之上?达尔文在禽兽社会中，寻出一种原则，如果用之于禽兽社会，我们尽可不管，而今公然用到人类社会来了。我们当然可以批驳他，人类社会中，寻得出达尔文这类科学家，禽兽社会中。寻不出达尔文这类科学家，足证两种社会截然不同，故达尔文的学说，不适用于人类社会。”

今人动辄提科学家三字，恐吓我们普通人，殊不知科学家聪明起来，比普通人聪明百倍，糊涂起来，也比普通人糊涂百倍。牛顿可称独一无二的科学家，他养有大小二猫，有一天他让匠人在门上开大小二洞，以便大猫出入大洞，小猫出入小洞。任何人都知道：只开一个大洞，大小二猫都可出入，而牛顿不醒悟,这不是比普通人糊涂百倍吗?牛顿说：地心有吸力，我们固然该信从，难道他说“大猫出入大洞，小猫出入小洞”，我们也相信吗?所以我们对于科学家的学说，不能不慎重选择，谨防他学说里面藏牛顿的猫洞。

因为科学家有时比普诵人糊涂百倍，所以专门

家的学说，往往不通。例如亚当．斯密难道不是经济家?而他的学说就不通。我们的话，不足为证，难道专家的批评,都不可信吗?……唉呀!诸君算了吧，举世纷纷扰扰，闹个不休都是达尔文、斯密……诸位科学家的恩赐啊!

达尔文讲竞争，一开口，就是豺狼、虎豹，鄙人讲厚黑，一开口，就是曹操、刘备、孙权。曹刘诸人，是千古人杰，其文明程度，不知高出豺狼虎豹若干倍。他且不论，单是我采用的标本，已比达尔文采用的标本高得多了。所以基于达尔文的学说造出的世界，是虎狼世界，基于鄙人的学说造出的世界，是极文明的世界。达尔文可称科学家，鄙人当然可称科学家，不过达尔文是生物的科学家，鄙人是厚黑的科学家罢了。

达尔文研究生物学数十年，把全世界的昆虫草木，飞禽走兽，都研究完了，唯独他实验室中有个高等动物，未曾研究，所以他的学说，就留下破绽。请问什么高等动物?答曰：就是达尔文本身，他把人类社会忽略了，把自己心理和行为忽略了，所以创

出的学说，不能不有破绽。

达尔文实验室中，有个高等动物，他既没有研究，我们不妨替他研究。达尔文一生下地，我们就用采集动物标本的法子，把他连儿带母活捉到中国来，用中国的白米饭把他喂大，我们用达尔文研究动物的法子，从旁视察，一直到他老死，就可发现他的学说是自相矛盾的。

达尔文一生下地，就拖着母亲之乳来吃，把母亲的膏血吸入腹中，如不给他吃，他就大哭不止，哭着要吃，这可说是生存竞争，从这个地方视察，达尔文的学说没有错；长大点能吃东西了，母亲手中拿一糕饼，他见了伸手来要，母亲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留半截在外，他立即伸手，把糕饼从母亲口中取出来，放在他的口中。母亲抱着他吃饭，他就伸手来拖母亲的碗，如不提防，就会坠地打烂，这种现象，也是生存竞争，达尔文的学说也没有错；若是再大点，自己能端碗吃饭了，他一上桌，就递一个空碗，请母亲给他盛饭，吃了又请母亲盛，母亲面前，现放着满满一碗饭，他再不去抢了，竞争

的现象，忽然减少，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再大点，他自己会往碗中盛饭，再不要母亲与他盛，有时碗中饭不够，他没吃饱，守着母亲哭，母亲把自己的饭分半碗给他吃，他才好了，母亲不分给他，他断不能去抢。更大点，饭不够吃，母亲把自己碗中的饭分与他吃。到了此时，竞争的现象，一点没有，岂不奇怪吗?这是小孩下地时，只看见母亲身上的乳，大点即看见母亲碗中之饭，再大点即看见甑中之饭，更大点即看见街上之食物；不只这些，达尔文长大成人，学问弄好了，当大学教授了，有穷亲友向他告贷，他就慨然给予，后来金钱充裕，还拿钱来做慈善事业，或谋种种公益，这种现象，与竞争完全相反，岂非奇之又奇?于是我们可以定出一条原则："同是一个人，知识越进步，眼光越远大，竞争就越减少。"达尔文著书立说，只把当小孩时抢食母亲之乳抢夺母亲口中糕饼这类事告诉众人，不把他当教授时施舍金钱、周济家人，做慈善事业这类事告诉众人，这是达尔文学说应该修正的第一条。

达尔文当小孩时抢夺食物，有一定的规律，就

是：“饿了就抢，饱了就不抢。”不但不抢，并且让他吃，他都不吃。但有一个例外，见了好吃的东西，母亲叫他不要多吃，他不肯听，结果多吃了不消化，得下一场大病。由此知道食物以饱为限，过饱就有弊害。我们可以定出第二条原则：“竞争以适合生存需要为准，超过需要以上，就有弊害。”达尔文只说当小孩时，会抢夺食物，因而长得很肥胖，并不说因为食物多了，反得下病，于是达尔文的竞争，成了无界域的竞争，欧人崇信他的说法，而世界于是纷纷大乱，这是达尔文学说之应该修正的第二点。

达尔文说：“万物都是互相竞争，异类则所需食物不同，竞争还不激烈，惟有同类之越相近者，竞争越激烈。虎与牛竞争，不如虎与虎竞争之激烈，狼与羊竞争，不如狼与狼竞争之激烈，欧洲人与他洲土人竞争，不如欧洲各国互相竞争之激烈。”他这个说法，证以第一次欧洲大战，诚然不错，但是达尔文创出这种学说，他自己就把他破坏了。达尔文的本传上说：“1858 年，他的好友荷理士，从南美洲寄来一篇论文，请他代为发表，达尔文读这篇论

文,恰与自己十年来苦力思索得出的结果完全相合，自己非常失望。落在别人，为争名誉起见一定起嫉妒心，或者会湮没他的稿子，但达尔文不这样，直把这篇论文交与黎埃儿和富伽二人发表。二人知道达尔文平日也有这样的研究，力劝他把平日研究所得写成论文，于 1858 年 7 月 1 日，与荷理士论文同时发表，于是全国学者，尽都耸动。”传记上是这样说，在替他作传的人，本是极力赞扬他，实际上是攻击他，无异于说：他的学说，根本不能成立。何以故呢?他与荷理士同是欧洲人,较之他洲人事相近，同是英国人，较之其他欧洲人更相近，他二人是相好的朋友，较之其他英人更相近，并且同是研究生物学的人，较之其他朋友更相近，荷理士的著作，宣布出来,足以夺去达尔文的名声,对他最有妨害，达尔文不压抑他，反替他宣布，岂不成了同类中越相近越不竞争吗?达尔文是英国人，对于同类，能够这样退让，何以欧战中，那些英国人，竞争那么激烈?我们可以定出第三条原则：“同是一国的人，道德低下者，对于同类，越近越竞争，道德高尚者，

对于同类，越近越退让。”达尔文不把自己让德可风的事指示众人，偏把他本国侵夺同洲同种的事指示众人，这是达尔文学说应该修正的第三点。

达尔文说：“竞争愈激烈，则最适者出焉。”这个说法，又是靠不住的。第一次欧战之激烈，为有史以来所未有，请问达尔文：此次大战结果，哪一国足以称得上最适二字?究其实战败者和战胜者,无一非创痛巨深。他这个说法，难道不是毫无征验?而再看达尔文不和荷理士竞争，反享千古大名，足当最适二字，他这个公例，又是他自己破坏了。他的论文，与荷理士同时发表后，他又继续研究，于1859 年发布《种源论》，从此名震全球。荷理士之名．几于无人知道，这是由于达尔文返而自奋，较荷理士用力更深之故。我们可以定出第四条原则：竞争的途径有二：进而攻人的，处处冲突，常遭失败；返而自奋的，不生冲突，常占优胜。达尔文不把自己战胜荷理土的秘诀教导众人，偏把英国掠夺印度的方法夸示天下，这是达尔文学说应修正的第四点。

有人问：我不与人竞争，别人要用强权竞争的策略，向我进攻，我将怎么办?答曰：这是有办法的，我们可以定出第五条原则：“凡事以人己两利为主，二者不可得兼，那就应当利人而无损于己，或者利己而无损于人。”有了这条原则，人与我双方兼顾，有人来侵夺，我抱定“不损己”三字做法，他能攻，我能守，他又其奈我何?这是达尔文学说应修正的第五点。

达尔文说：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争，我们从各方面考察，觉得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让。因为人类进化，是由于合力，彼此能够相让，这样每根力线，才能向前直进，世界才能进化。比如，我要赶路，在路上飞步而走，见有人对面撞来，我应当侧身让过，方不耽误行程。照达尔文的说法，见人对面撞来，就应该把他推翻在地，沿途有人撞来，沿途推翻，遇着行人挤做一圈，我就从中间打出一条路，向前而走。请问世间赶路的人，有这种办法吗?我们如果要讲“适者生存”，必须懂得这种相让的道理，才是适者，才能生存。由达尔文的眼

光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争的现象，由我们的眼光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让的现象。试入森林一看，就看见各树都是枝枝相让，叶叶相让，所有树枝树叶，都向空处发展，秩序井然。树木是无知之物，都能彼此相让，可见相让乃是生物界的天性，因为不相让，就不能发展，凡属生物都这样。深山禽鸟相鸣，百兽聚处，都是相安无事之时多，彼此斗争之时少。我们可以定出第六条原则："生物界相让者其常，相争者其变。"达尔文把变例认为常例，似乎不对。事实上，遇着两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就该取法树枝树叶，向空处发展。王猛见了桓温，就改而到前秦做官，恽寿平见了王石谷的山水，而改习花卉，都是所谓向空处发展。大宇宙之中，空处甚多，也就是生存的方法甚多，人与人无须相互争夺，这是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的第六点。

按照达尔文的说法，凡是强有力的，都该生存，我们从事实上看来，反是强有力者先消灭。洪荒之世，遍地是虎豹，它的力比人更大，似乎人类战它不过了，为什么虎豹反而面临绝迹?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前，德皇势力最大，似乎称雄世界，为什么反会失败?袁世凯在中国势力最大，似乎成功，为什么反会失败?有了这些事实，所以达尔文的学说，就发生疑点。我们细加推究，就知虎豹之被消灭，是由于全人类都想打它，德皇之失败，是由于全世界都想打他，袁世凯之失败，是由于全中国都想打他。思想相同。就成为方向相同之合力线，虎豹、德皇、袁世凯，都是被合力打败的。我们可以定出第七条原则："进化由于合力。"符合合力的就生存，违反合力的就消灭，懂得合力的就优胜，违反合力的就劣败。像这样的观察，则那些用强权欺凌人的，反在天然淘汰之列。这是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的第七点。

达尔文的误点，可再用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向人说道："生物进化，犹如小儿身体一天一天的长大。"有人问："小儿如何会长大?"我们答道："只要他不死，能够生存，自然会长大。"问"如何才能生存?"答："只要有饭吃，就能够生存。"问："如何才有饭吃?"我们还未回答，达尔文从旁答道："你

看见别人有饭，就去抢，自然就有饭吃，越吃得多，身体越长得快。”诸君试看：达尔文的答案，有没有错?我们这样的研究，就知达尔文说生物进化没有错，说进化由于生存没有错，说生存由于食物也没有错，只有最末一句，说食物由于竞争就错了。我们只把他最末一句修正一下，就对了。问“怎样修正？”就是通常所说的：“有饭大家吃。”平情而论，达尔文教人竞争，没有限度，固然有流弊，我们教人相让，没有限度，也有流弊。问：“怎样才能没有流弊？我们可以定出第八条原则：“对人相让，以让至不妨害我之生存为止，对人竞争，以争至我能够生存即止。”这是达尔文学说应修正的第八点。总而言之，人类由禽兽进化而来，达尔文以禽兽社会的公例施之于人类，则是把人类返回到禽兽，这自然违背进化之说，又何况禽兽相处，也未必完全是相互竞争。他的学说，可分两部分看。他说“生物进化”，这部分是指出事实。他说“生存竞争，弱肉强食”，这部分是解释进化的理由，事实没有错，理由错了。一般人因为事实不错，遂误以为理由也不错，殊不知：

进化的原因多端，相争能进化，相让能进化，不争不让，返而致力于内部，也能进化。又争又让，改而向空处发展，也能进化。其或具备他种条件，如克鲁泡特金所谓互助，我们所谓合力，也未尝不能进化。达尔文置诸种原因于不顾，单以竞争为进化的唯一原因，观察未免疏略。于是我说：达尔文发明“生物进化”，等于牛顿发明“地心吸力”，是学术界千古功臣，但是他说“生存竞争”，因而倡言“弱肉强食”流弊无穷，我们不得不加以修正。

袁世凯之失败，是由于全中国都想打他。

# 原始人与现代人

——对克鲁泡特金学说的修正

克鲁泡特金的缺点，和达尔文相同，达尔文是以禽兽社会的状况，来套人类社会，所以他的学说有流弊。克鲁泡特金，因为要指驳达尔文的错误，特别在满洲、西伯利亚一带，考察各种动物和原始人类状况，发明互助说，以反驳达尔文的互竞说。他能注意到人类，算是比达尔文更进步了。然而原始人的社会，与文明人的社会，毕竟不同，况且克鲁泡特金考察原始人，也是从旁观察，并未曾与之共同居处若干年，而我们则置身文明人社会中，与之共同居处若干年，所以我们能发现克鲁泡特金的误点，而指出他的流弊。

原始人类，没有组织，成为无政府状态，克鲁

泡特金的互助说，从原始社会得来，所以他提倡无政府主义。所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也可分两部分看，他主张互助不错，因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丰义就错了。

生物的进化，好比小儿一天一天的长大，由昆虫，而禽兽，而野蛮人，而文明人，好比我们，由婴孩，而少年，而壮年。达尔文研究生物，以动物为主，正如小孩抢夺母亲口中饭物时代，所以倡导互竟说。克鲁泡特金所研究的，以原始时代人类为主，较动物更进化了，是小孩更大了点，不抢母亲口中食物，只请母亲给他

汉景帝政尚宽大。

盛饭，所以倡导互助说。至于长大成人，独立生活的现象，他二人都未看见。

一个国家的进化，也好比小孩一天一天地长大。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弱肉强食，正是小孩抢夺食物时代。后来进化了，汉朝放弃珠崖，是母亲分饭给他吃，他都不要。再进化，到了明初，郑和下南洋，各国纷纷入贡，希望得到中国的赏赐，这是穷亲友来告贷，慨然给予。再进化，到了明季和清朝，把蛮夷之地改土归流，每年还要倒贴若干金钱，等于做慈善事业，把贫人子弟收来，给以衣食，延师训读一般。我国进化稗序，历历如绘。

西洋开化，比我国晚了二千多年，其进化才到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故其弱肉强食，与我国春秋战国很相似，而达尔文的互竞说，于是应运而生。要防小孩抢夺食物，不得不用专制手段，故墨索里尼统治意大利，希特勒统治德意志，与商鞅统治秦相象，而都收同样的效果，因其为同一时期的产物。秦始皇统一六国了，仍然厉行专制，二世而亡，这是世界更进化了。等于身体长大了，再穿小孩衣服，

不得不破裂；文景之世，政尚宽大，号称郅治，这是儿子长大了，父母不加干涉，他能独立成为好人。后来历代常有变乱，这是儿子长大成人，父母过于放纵，于是日流于非的原故。但因其日流于非，就想以待婴孩之法，待长大成人之儿子，则又不可。所以如今的治国者，如摹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正好是师法商鞅，返我国于春秋战国时代，是谓违反进化，是谓开倒车。

今人常说，我国没有三人以上的团体，很抱悲观，这未免误解。没有三人以上的团体，正是人人能独立的表现，此时如用达尔文互竞主义以治国，则是把人民当做怀中小儿，常常防他抢母亲口中食物，这是不可的。如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以治国，则是把人民当做才能吃饭的小儿，须母亲给他盛饭，这也是不可能的。现在既然已经长大成人了，没有三人以上的团体，人人能独立了，故此时治国者，当采用合力主义。譬如射箭，悬出一个箭垛，支支箭向同一个箭垛射去，这叫做合力。我国没有三人以上的团体，当采用这种方式，悬出一定的目

的，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根根独立，直向目的物射去，你不妨害我的路线，我也不求助于你，彼此不相冲突，不相倚赖，这种办法，才适合我国现情。不这样，崇信达尔文的互竞说，势必压制他人，使他人之力线郁而不伸，而冲突之事以起；崇信克鲁泡特金互助说，势必借助他人，养成依赖性，而自己不能独立，与我国现情都不符合。

达尔文说：互竞为人类天性，而他自己不与荷理士竞争，这条公例，算是他自己破坏了。克鲁泡特金说：互助为人类天性，这条公例也是克鲁泡特金自己破坏了的。请问：人类天性既是互助，为什么克鲁泡特金要讲无政府主义，想推翻现政府，而不与政府讲互助?为什么政府要处罚他，推之下狱，而不与克鲁泡特金讲互助?有了这种事实,所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也不能不加以修正。

古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考察事物，不置身局外，不能得其真相。我辈是人类，站在人类社会之中，去考察人类，想得到真理，不是不可能。达尔文用的方法，是因人是动

物之一，先把动物社会考察清楚了，把他的原则适用于人类社会，论理本是对的，但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毕竟不同，所以创出的学说，不能没有流弊。克鲁泡特金则更进步，从人类社会加以考察，他以为我辈处在现今的社会，不能见庐山真面，就考察原始人类社会，置身旁观地位，寻出一种原则，以适用于现今的社会，论理也县对的，但野蛮人的社会与文明人的社会毕竟不同，所以创出的学说，也有流弊。

婴儿在母胎，成形之初，其脑髓像鱼蛙之脑，再一二月则像禽鸟的脑，再一二月则像兔犬的脑，再一二月则像猿猴的脑，最后才成为人类的脑，而小儿的脑筋皱纹少，大人则皱纹多，野蛮人的脑筋皱纹少，文明人则皱纹多。小儿下地之初，脑筋与禽兽相去不远，故其抢夺食物，与禽兽相似，稍大点，脑筋的简单类于原始时代的人，故其天真烂漫，也与原始人类相似。然而禽兽的脑筋，与人类不同，所以达尔文的学说，不适于人类；原始人类的脑筋，与文明人不同，所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不适用于

文明社会。

禽兽进化为人类，所以人类有兽性，然既名之曰人，则兽性之外，还有一部分人性，达尔文只看见兽性这一部分，未免把人性汶一部分忽略了。原始人进化为文明人，所以文明人还带有原始人的状态，既然成为文明人，则原始状态之外，还有一部分文明状态，克鲁泡特金只看见原始状态这一部分，未免把文明状态这一部分忽略了。禽兽有竞争，无礼让，人类是有礼让的，达尔文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原始人类，浑浑噩噩，无有组织，成为无政府状态，文明人则有组织，有政府，克鲁泡特金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

我们生在文明社会中，要考察人类心理真相，有两个方法：(一)一部二十五史，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我们熟察历史事迹，就可发现人类心理真相，这是本书前面业已说明了的。(二)凡物体，每一分子的性质，与全物体的性质是相同的，社会是积人而成的，人身是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把身体的组织法运用到社会上，一定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

治国采用互竞主义有流弊，采用互助主义，也有流弊，必须采用合力主义。人身的组织，就是合力主义。身体是许多细胞构成，每一细胞都有知觉，等于国中的人民，大脑等于中央政府，全身神经，都可直达于脑，等于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人的力线，都可直达中央，成为合力的政府。目不与耳竞争，口不与鼻竞争，手不与足竞争，双方之间非常协调，所以达尔文的互竞主义是用不着；目不须耳的帮助而能视，口不须鼻的帮助而能言，手不须足的帮助而能执持，个个独立，自由表现其能力，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也甩不着。目尽其视的能力，耳尽其听的能力，口鼻手足，也各尽各的能力，把各种能力，集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健全的身体，是谓合力主义。我国古人有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已经发现了这个原则。

国家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人身也这样。我们的脚被蚊子咬了，脚政府报告脑政府，立派右手来，把蚊子打死。万一右手被蚊子咬，自己无法办理，报告脑政府，立派左手来，把蚊子打死。有

时睡着了，脑政府失其作用，额上被蚊子咬，请脊髓政府代行职务，电知手政府把蚊子打死，脑政府还不知道。耳鼻被寒气所侵，温度降低，各处本着救灾恤邻之道，输送血液来救济，于是耳鼻就呈红色。万一天气太寒冷，输送了许多血液，寒气仍进逼不已，各地方政府协商道："我们再输送血液去，仍无济于事，只好各守防地，把输送到耳的血液，与他截留了。"于是耳鼻就呈青白色。

我说到此处，一定有人起而质问道："你说的救灾恤邻之道，正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他的学说，何尝会错？"我说道：他讲的互助不错，错在无政府主义，必须有了政府，才能谈互助，无政府是不能互助的。举例来说：前清时，我们四川对于云贵各省有协饷，这可说是互助了，满清政府一倒，协饷即停止，这就是无政府就不能互助的明证。并且满清政府一倒，川滇黔就互相战争起来，由此知：在无政府之下，只能发生互竞的现象，断不会发生互助的现象。

人身有中央政府，有省区市区各种政府。脑中

记忆的事，都由各政府转报而来，各政府乃有档案可查。施催眠术的人，是蒙蔽了中央政府，在省县市区政府调阅旧卷，所以人在催眠中，能将平素所做的事说出，而醒来时又全不知道。疯人胡言乱语，这是脑政府生病，中央政府失去了作用，省县市区政府，乱发号令。所以疯人说的话，都是他平日的事，不过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统一指挥，所以话不连贯；夜间作梦，是中央政府休职，各处政府的人，跳上中央舞台来了，人一醒，中央政府复职，他们立即躲藏。有时中央政府也能察觉，所以梦中的事，也能略记一二。我们可以说：疯狂和做梦，都是无政府主义。

从古以来每当亡国之时，许多人说要死节，及到临头，忽然战栗退缩。因为想死节，是出于理智，从脑中发出，是中央政府发的命令；战栗退缩，是肌肉收缩，是全国人民不愿意。文天祥一流人，从容就死，是平日厉行军国民教育，人民与中央政府，业已行动一致了。许多人平日讲不好色，等到美色当前，又情不自禁，因为不好色是脑政府的主张，

情不自禁。是身体其他部分的主张。我们走路，心中想朝某方向走，最初一二步注意，以后就无须注意，自然会向前走去，这是中央政府发布号令后，人民依着命令做去。如果步步注意，等于地方上事事要劳中央政府，那就不胜其烦了。我们每日有许多无意识的动作，都是这个原因。古人作诗，无意中得佳句，疑有神助。大醉后写出的字，比醒时更好，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训练好了，遇有事来，不须中央指挥，人民自动作出的事，比中央指挥办理还要好些。心理学书上，有所谓“下意识”者，都是指除中央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

理智从脑而出，能辨别事理，情欲从五官百骸而出，是盲目的，所以目好色，耳好声，身体肌肤好愉快，往往与脑的主张相违反。古代哲学家，如希腊的柏拉图等，和中国的程朱等，都是崇奉理智，抑制情欲。例如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又把韩昌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二语，极力称赞，只要脑中自认为是真理，就可把五官百骸置于死地，与暴君的专制是一样。所以这种学说昌明时

代，也就是君权极盛时代。后来君主打倒了，民主主义出现，同时学说上也盛行情欲主义，纵肆耳目之欲，任意盲动，无所谓理智，等于政治上的暴民专制。

我们读历史，看出一种通例：君主时代，政府压制人民，同时哲学家就崇理智而抑情欲；民主时代，人民敌视政府，同时哲学家就重情欲而轻理智。

据上面的研究，可知身体的组织，与国家的组织是很相同的，我们反观自身，知道脑与五官百骸是很协调的，就知道：我们创设一种学说，必使理智与情欲相协调，不能凭着脑的空想，以虐苦五官百骸，也不能放纵五官百

我们读历史，看出一种通例：君主时代，政府压制人民，同时哲学家就崇理智而抑情欲；民主时代，人民敌视政府，同时哲学家就重情欲而轻理智。

骸，而不受理智的裁判。建设一个国家，必使政府与人民协调，不能凭着脑政府的威力压制人民；而当人民的，也不能对政府取敌视行为。我们身体的组织，每一神经都可直达于脑，所以脑是神经的总汇处，与五官百骸，不言协调而自然协调。因此每一人民的力线，必使之可以直达中央，中央为全国力线的总汇处，政府与人民，不用协调而自然协调。能这样的办理，就是合力主义，才可以救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两说的弊端，而与天然之理相符合。

# 第三部 厚黑丛话

张良替老人捡起鞋子，跪着替老人把鞋穿到脚上，这就是把忍用于自己。「晚关鸿沟」，背弃盟约，置人于死地，这就是把忍用于别人。由此看来厚和黑来自同一源泉，二者可以互相转变。假如有人在你面前脸扇谄笑，事事讨好，你必须谨防他转变成为黑心肝，你有朝一日忽然失势，首先向井里扔石头的就是这类人。又假如有人在你前面肆意侮辱，表现得极不近情理，你也不须怨恨，你有朝一日忽然得志，他自然会变成为厚脸皮，在你面前事事讨好。历史上这类事很多，诸位自己去考证。

# 自序一

我生平揭的标帜，是『思想独立』四字。因为思想独立，就觉得一部二十四史，和四书五经，与宋元明清学案，无处不是破绽。

1927 年，我将历年作品汇刊一册，名叫《宗吾臆谈》，内容包括：(一)厚黑学；(二)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三)，心理与力学；(四)考试制之商榷；(五)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1928 年，我把“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扩大为一单行本，题曰《社会问题之商榷》，其第六章说：“我讨论这个问题，自有我的根据，并未依傍孙中山，但所得结果，中山已先我而言之，真理所在，我也不敢强自立异。于是把我研究所得，作为阐发孙中山学说的资料”云云。此书流传到南京，石青阳和

刘公潜见到了，曾电致四川省政府刘自乾主席，叫我入京研究党义，我因事未去。本年我到重庆，伍心言对我说："你著的《社会问题之商榷》，曾揭登南京《民生报》，许多人说你对于孙中山学说，有独到之见。你可再整理一下，发表出来，大家讨论。"我于是把原作再加整理，名曰《改革中国之我见》。

《社会问题之商榷》，理论多而办法少，我认为现在所需要的，是办法，不是理论。就将原书大加删除，注重办法。原书偏于经济方面，就再加入政治和外交。基于经济的组织，生出政治的组织，基于经济政治的方式，生出外交的方式。换言之，就是由民生而民权，而民族，三者联为一贯，三民主义就成为整个的东西了。书成拿到省党部，请胡素民、颜伯通二君批评。二君道："此书精神上，对于三民主义完全吻合，但办法上，有许多地方，孙中山未曾这样说，如果发表出来，恐浅见者流生出误会，你可以不必发表。"我于是把原稿收藏起。我是发明厚黑学的人，还是回头转来讲我的厚黑学，因此才写《厚黑丛话》。

我生平揭的标帜，是“思想独立”四字。因为思想独立，就觉得一部二十四史，和四书五经，与宋元明清学案，无处不是破绽。

《厚黑学》一文，是揭穿一部二十四史的黑幕；《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一文，是揭穿一部宋元明清学案的黑幕。马克思的思想，是建筑在唯物史观上；我的思想，可说是建筑在厚黑史观上。

我的思想，既然以厚黑史观为基础，那么对于人性不能不这样的观察，对于人性既然这样观察，那么改革经济、政治、外交等等，不能不有这样的办法。现在研究三民主义的，是置身三民主义之中，一字一句研究。我是把中国的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和宋元明清学案，和外国的亚当·斯密、达尔文、卢梭、克鲁泡特金、孟德斯鸠等等，一齐扫荡了，另辟蹊径，独立研究，结果与三民主义精神相合，成了殊途同归，由此可以证明孙中山学说是符合真理的。

孙中山曾经说：“主义不能变更，政策可因时势而变更。”主义就是精神，政策就是办法，我们只求

精神上与三民主义相合，至于办法上，大家可提些出来，公开讨论。办法生于理论，我的理论，以厚黑史观为基础，故从厚黑学讲起来。

此次所写《厚黑丛话》，是把我旧日作品和新近的感想糅合写之。我最近还做有一本《中国学术之掐势》曾拿给友人舒君实、官梦兰二君看，二君都说可以发表，我也把它拆散写入，将所有作品冶为一炉，以见思想之一贯。中间许多说法，已越出厚黑学范围，而仍名之为《厚黑丛话》，因为种种说法，都是从厚黑学生出来，犹如树上的枝叶花果，是从树干生出来，题以厚黑二字，示不忘本。

我这《厚黑丛话》，从 1935 年 8 月 1 日起，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每日写一两段，每两个月合刊一册，请读者赐教。旧著《宗吾臆谈》和《社会问题之商榷》，我送有两本在成都图书馆，读者可便中取阅。有不合处，一经指出，即当遵照修改。

1935 年 10 月 18 日，于成都

# 自序二

我从 1935 年 8 月 1 日起，在成都《华西日报》，写《厚黑丛话》。每日写一二段，最初是想把平日一切作品，折散来，连同新感想，融合写之。写至 1936 年 4 月底为止，历时九月，印了三小册，觉得心中想写的文字，还没有写出好多。长此写去，读者未免讨厌，因变更计划，凡新旧作品，已经成了一个系统的，各印专册。

我以为，改革社会，等于修房子，应当先把图样绘出，然后才按照修造，如果财力不足，可先修一部分，陆续有款，陆续添修，最终就成为一个很完整的房子了。如果没有全部计划，随便修几间来住，随后人多了，又随便添修几间，再多添几间，结果杂乱无章。不改修，则人在里面，拥挤不通。

想改修，则须全行折掉，筹款另建，那就有种种困难了。东西各国，旧日经济的组织，漫无计划，就是犯了这种弊病。

东方儒释道三个教主，眼光之远大，岂是西洋斯密一类学者，所能梦见。有了西洋这类目光短浅的学者，才会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间接死了数千万人。大战过后，仍不能解决，跟着又要第二次大战，如不及早另寻途径，可判断跟着又要第三次大战、第四次大战。

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少壮军人，真是瞎子牵瞎子，一齐跳下悬崖。

大凡主持国家大计的人，眼光必须看到数百年后，断不能为区区目前计。斯密著《原富》，缺乏这种眼光，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的矛盾。达尔文缺乏这种眼光，倡导优胜劣败的学说，以强权为公理，把全世界造成一个虎狼社会。孟德斯鸠缺乏这种眼光，倡三权分立学说，互相牵制，因而激成反动，产出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专制魔王，为扰乱世界和平的罪魁，这是很可痛心的。

我辈改革社会，当悬出最远大的目标，使人知道前途无有止境，奋力做去，社会才能日益进化。

并且有了公共的目标，大家向之而趋，步骤一致，社会才不至纷乱。

《礼记》上有《礼运》一篇，本是儒家的书，又有人说是道家的思想，书中提出大同的说法，至今二千多年，并未实现。当日著书的人，明知道不容易实现，而必须这样说的原因，就是悬出最远大的目标。使数千年后的人，向之而趋。也就是绘出一个房子的样式，使后人依照这个样式修造，经过若干年，这个完整的房子，终于出现。著《礼运》的人，虽然提出这种目标，而实际上，则从小康下手，一步一步的做去。至于释迦牟尼所说的境界，更非历尽苦难不能到，然而有了这种目标，学佛的人，明知今生不能达到，仍不能不苦苦修习。

东方儒释道三个教主，眼光之远大，岂是西洋斯密一类学者，所能梦见。有了西洋这类目光短浅的学者，才会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间接死了数千万人。大战过后，仍不能解决，跟着又要第二次大战，如不及早另寻途径，可判断跟着又要第三次大战、第四次大战。

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少壮军人，真是瞎子牵瞎子，一齐跳下悬崖。

我国自辛亥革命，至今已二十五年，政治和经济，一切机构，完全打破，等于旧房子，全行拆掉，成了一片平地。我们应当斟酌国情，另寻一条路来走。如果盲目地摹仿西洋，未免大错特错。

房子是众人公共住的，我们要想改修，当多绘些样式，经众人细细研究，认为某种样式好，才着手修去。不能凭着一己的意见，把众人公住的房子，随便拆来乱修。我心中有了这种想法，就不揣冒昧，先绘个样式出来，请读者严加指驳，将不合适的地方指出。同时就说：“这个办法，应当如何修改”，另绘一个样式，我们大家斟酌。

1936 年 6 月 12 日，于成都

# 自序三

1936 年，我在成都写的《厚黑丛话》中有一段说：

“去年吴稚晖在重庆时，新闻记者、友人毛畅熙，约我一同去会见他。我说：我何必去会他，他虽然读遍中外奇书，独独没有读过《厚黑学》。他自称是大观园中的刘姥姥，这次由重庆到成都，登峨眉，游嘉定，大观园中的风景和人物，算是看遍了，独独对于大观园外面，有一个最清白的石狮子，他却没有看见。欢迎吴先生的大会，我也去过，他的演说，我也听过。石狮子看见刘姥姥在大观园进进出出，刘姥姥独不知道有石狮子。我不去会见他，特地给他留点憾事。”

后来毛畅熙拿《厚黑学》一册、《厚黑丛话》三

册，寄赠给吴稚晖老先生。稚老还复信给我并不认为我忤逆。毛君把稚老的信登在报纸上赠给我。

鄙人的意思是：西洋镜一经拆穿，就像牛渚燃犀一样。百怪毕现，遭受厚黑而牺牲的人一定少了，而实行厚黑的人，将没有便宜可占。读者认为怎么样呢？

1939 年 3 月，于成都

# 厚黑史观

作者于清朝末年发明厚黑学，大意是说一部二十四史中的英雄豪杰，其成功秘诀不外脸厚心黑四字，引历史事实为证。1912 年，首先刊登在成都《公论日报》。这本是写来开玩笑的，不料从此以后，厚黑学三字竟洋溢于四川，成为一普通名词，我也莫名其妙，每当遇着不相识的朋友，旁人替我介绍，必定说道："这就是发明厚黑学的李某。"几乎李宗吾三字，和厚黑学三字，合而为一。等于释迦牟尼与佛教合而为一，孔子与儒教合而为一。

有一次，在宴会席上，某君指着我向众人说道："此君姓李名宗吾，是厚黑学的先进分子。"我赶紧声明道："你这话错了，我是厚黑学祖师，你们才是厚黑学的先进分子。我的位置等于佛教中的释迦牟

尼，儒教中的孔子，当然称为祖师，你们亲列门墙，等于释迦牟尼门下的十二圆觉，孔子门下的四科十哲，对于其它普通人，当然称为先进分子。”

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我把它发明出来，可以说这功劳不在大禹之下。每到一处，就有人请我讲厚黑学，我身怀绝妙的学问，不忍心独自一人专有，只好勤勤恳恳地讲授，随即用笔记下来，起名叫《厚黑丛话》。

有人反驳我说：脸厚心黑的人，从古到今难道还少吗?这本是极普通的事,你凭什么盗窃发明家之名?我说：所谓发明家，等于煤矿工程师勘探出煤矿铁矿,并不是煤矿工程师拿出一些煤铁镶嵌入地中，根本是地底下原来就有煤和铁，工程师们把上面的土石除去，煤铁就自然出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发

明了。厚黑本是人所固有的，只因被四书五经、宋儒语录和感应篇、阴骘、觉世真经等等蒙蔽了，我把它们一扫而空，使厚与黑赤裸裸地显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发明。

牛顿发明万有引力，这种引力也不是牛顿带来的。自开天辟地以来，地心就有引力，经过了百千万亿年都无人知道，直到牛顿出世，才把它发现出来。厚黑这门学问，从古到今人人都能够做到，不过一般人们往往实际做了，却没有用文字把它写下来，还有的人习惯这样做，却往往并不察觉。直到李宗吾出世，才把它发明出来，牛顿可以称为万有引力的发明家，李宗吾当然可以称为厚黑学的发明家。

有人向我说道：我国连年内乱不止，正由于彼此施行厚黑学，才闹得这样糟。现在强邻压迫，亡国迫在眉睫，你怎么还在提倡厚黑学?我说：正因为迫在眉睫，更应该提倡厚黑学，能把这门学问研究好了，国内纷乱的状况才能平息，才能对外。厚黑学是办事上的技术，等于打人的拳术。大家知道：

凡是拳术家都要闭门练习几年，然后才敢出来与人交手。从辛亥至今，全国一片混乱，那是我的弟子们实地练习，他们师兄师弟，互相切磋。到现在二十四年，算是练习好了，开门出来，与人交手，真可以说："用这种方法去制服敌人，什么敌人不能摧垮?用这种方法去建功立业,什么样的大事业不能成就?"我从这种认识出发，特提出一句口号说："厚黑救国"。请问在今天这样的时候，要想抵抗列强，除了厚黑学还有什么法子?这就是厚黑丛话不得不发表的原因。

抵抗列强要有力量，国人精研厚黑学，能力算是有了的。例如射箭，箭是射得很好，从前是关着门，父子兄弟你射我，我射你，而今以列强为箭垛子，支支箭向同一垛子射去，我所说的厚黑救国，就是如此。

厚黑救国，古代有人这样做，越王勾践就是例子。会稽一仗失败后,勾践亲自请求做吴王的臣子，妻子讲入晕宫当妾，这是厚字的诀窍。后来勾践带兵攻破吴国，吴王夫差派人痛哭求情，甘愿自己当

臣子，妻子当妾，但勾践毫不松手，非把夫差置于死地不可。这是黑字的诀窍。由此可知：厚黑救国，其程序是先用厚，再用黑，勾践的往事很可供我们的参考。

项羽是拔山盖世的英雄，他失败的原因，韩信说了“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两句话就断定了。匹夫之勇是受不得气，它的病根在不厚。妇人之仁，是心里有所不忍；它的病根在不黑。所以我讲厚黑学，纯粹也以不厚不黑作为最大的警戒。但所谓不厚不黑，也不是说完全不厚黑，如果把厚黑用反了，应当厚却黑，应当黑却厚，那也是断然要失败的。拿明朝来说，不自量力，对满洲轻率作战，这就是匹夫之勇。对李白成不知道他们难以驯服，一意主张用平和的手段安抚，是妇人之仁。由此可知，明朝亡国，它的病根是把厚黑二字用反了。有志救国的人，不可不精心研究。

我国现在内忧外患，其情形与明朝很相类似，但所走的途径却与它相反。面对强邻压境，经过深思熟虑，不轻率贸然地同它斗力，以匹夫之勇作为

警戒。对于国中忧患，毫不姑息，力反妇人之仁。明朝外患愈急迫，内部党争愈激烈。崇祯皇帝已经在煤山上吊死了，福王在南京就位，那些所谓的志士们还在闹党争。福王被清朝活捉去了，那些辅佐唐王、桂王、鲁王的志士们还在闹党争。我国近来却不是这样，外患越急迫，内部党争越消灭，许多兵戎相见的人，而今欢聚一堂。明朝的党人忍不得气,现在的党人忍得气,所走的途径又与明朝相反。厚黑先生说:“能够了解明朝灭亡的原因，就可以了解民国兴旺的原因了。”我希望有志救国的人，把我发明的“厚黑史观”下一番功夫仔细研究。

昨天我回到寓所，见客厅中坐着一个相熟的朋友，一见面就说道:“你怎么又在报上讲厚黑学?现在人心险诈，大乱不止，正应该提倡讲道德。你发出这些怪议论，岂不是把人心越弄越坏吗?”我说:“你也太过虑了。”于是把我的全部思想源源本本说给他听，直谈到二更时分，他高高兴兴地离开，说:“像这样说来，你简直是孔子信徒，厚黑学简直是救济世道人心的妙药。从今以后，我在你这个厚黑

教主的名下当一个信徒就是了。”

不料他五十岁就死了，学术界的损失真是不少。古来的学者，如程明道、陆象山是五十四岁死的。韩昌黎、周濂溪、王阳明都是五十七岁死的。鄙人在厚黑界的地位自信不在梁程陆韩周王之下。讲到年龄，已经有韩周王三人的高寿，要喊梁程陆为老弟。我所忧虑的是万一我一命呜呼，那么曹操、刘备诸位圣人互相流传下来的法宝，就要从我这里断绝，那么厚黑学界受的损失，还可以计算吗？所以我急急忙忙地写文字——我哪里是偏爱讲厚黑啊，我实在是

梁启超曾说：“假如我不幸而死，是学界的一种损失。”

不得已啊!

马克思发明了唯物史观，我发明了厚黑史观。用厚黑史观去读二十四史，那么成败兴衰，了如指掌，用厚黑史观去考察社会，那就像牛渚燃犀，百怪毕现。

我们用厚黑史观攻击达尔文强权竞争的说法，使迷信武力的人失去理论上的立场。我希望读者耐心地读下去，不可先存在一个主观看法，说:“马克思、达尔文是西洋圣人，李宗吾是中国坏人，从古到今，绝对没有中国人的说法胜过西洋人的。”如果你心中这样想，就请你每天读华西副刊的时候，看见“厚黑从话”一栏，就闭目不看，免得把你引诱坏了。

有天我去会一个朋友。他是讲宋学的先生，一见我，就说我不该讲厚黑学。我因为他是个迂腐的书生，不与他深辩，婉言表示谦意，哪知他越说越高兴，简直带出训斥的口吻来了。我气他不过，说道:“你自称是孔子的信徒，据我看来，只能算是孔子的奴隶，够不上称为孔子的信徒。为什么这样说

呢？你们讲宋学的人，供奉的是“天地君亲师之位”，你既然尊孔子为师，那么师徒像父子，也可说像君臣。古人说“侍奉父母要经常劝谏”，又说“侍奉国君要随时指出他的缺点而无所隐瞒”，你为什么不以侍奉国君父母之礼去侍奉孔子？明知孔子的学说有许多地方对于现在不适用，不敢去修正它，这真是献媚讨好的小人的所作所为，不是孔子的家奴又是什么？古今能够称得上孔子信徒的仅有孟子一人罢了。孔子说“我打仗能攻克对方”，孟子就说“喜欢打仗的人应判处最严厉的刑罚。”依孟子的说法，孔子是该判处枪毙的。孟子说：“孔子的学生们没有谈到齐桓公的事情。”又把管仲说得极其不堪，说“管仲的功绩是那样的卑小。”而《论语》上明明记载孔子说：“齐桓公作风正派，不搞诡诈，不耍手段。”又说：“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间的盟会，停止了战争，都是管仲的力量，管仲多么的仁义啊！”又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使天下一切得到匡正，人民到今天还受到他的好处。假如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沦为披着头发、穿着左开襟的衣服的人”。孟子的

那些话，难道不是显然与孔子冲突吗?孔子修订《春秋》，尊奉周天子为王，称周王为“天王”。孟子游说诸侯，有一次说：“只要有纵横各一百里的小国就可以行仁政而称王于天下。”又有一次说：“大国需要五年，小国需要七年，就一定可以在天下施行仁政。”说这些话不知他把周王放在什么地位，难道不是孔子学说的叛徒?但是孟子自己宣称：“我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孟子对于孔子，是脱离奴性的，所以可称他为孔子的信徒。汉朝和宋朝的那些儒生们都是孔子的家奴。至于你嘛，满口程朱理学，对于宋代的儒生，明明知道他们的错误不敢有所纠正，反而还要婉转地为之庇护，真是家奴的家奴，称为“孔子的家奴”尚且是过誉了。说到这里，彼此不欢而散。读者须知：世间主人好说话，家奴不好说话，家奴的家奴更不好说话，中国动乱不停，就正是孔子的家奴搞成这样的，也是达尔文的家奴搞成这样的，与主人又有何相干!

我不知有孔子学说，更不知有马克思学说和达尔文学说，我只知有厚黑学罢了。问厚黑学有什么

用?答曰：用来抵抗列强。我敢以厚黑教主的资格，向四亿人宣布:“勾践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凡是我的同志，快快的厚黑起来!什么样的人是同志?心思才力用于抵抗列强的就是同志;谁是异党?心思才力用于倾轧陷害本国人民的，就是异党。”从前张献忠祭梓潼文昌帝君说:“你姓张，咱老子也姓张，咱与你联宗吧。”我想,孔子在天如有灵,见于我的宣言，一定会说:“我‘对内都是华夏人，共同对付外族的夷人狄人’，你讲‘对内都是中国人，共同对付外部的列强’，咱与你联合罢。”

梁启超说:“读《春秋》应当像读《楚辞》，表面的文词是说美人香草，它的本义其实是指君王的仁义；表面的文辞是说齐桓公、晋文公，它的本义其实是指远古帝王的制度。”唉呀!了解这层意思的人就可以读厚黑学了!厚黑学的文辞是说曹操、刘备，它的本义其实是指学习十年向吴王昭雪的勾践，和经过八年血战的华盛顿。学习并效法曹操、刘备，学习的是厚黑学的技术，至于曹操、刘备的目的是什么不必深问。它的本义，我恨不得让梁启超从九

泉之下活转过来，能一一与他讨论讨论。

我写作厚黑学，纯粹用的是春秋笔法，对那些好的或坏的不怕用同一个词语，反正根据事实客观地直接书写出来，好坏就自然显现出来。同样是一个厚黑，用它来图谋自己个人的私利，是极端卑劣的行为，用它去谋划大众的公利，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所以不懂春秋笔法的人，不可以读厚黑学。

1917 年，成都《国民公报》社把厚黑学印成单行本，宜宾唐倜风作序，中江谢绥青作跋。绥青的跋文中说：“厚黑学像尖利的刀子，用它去诛杀叛逆就是善，用它去屠杀良民就是恶。善与恶，同刀子有什么相干?所以用厚黑去做善事，就是善人，用厚黑去做恶事，就是恶人。”绥青这种说法，是很对的。与前面所说的春秋笔法同是一个意思。

庄子说：“防冻疮药能够使手不龟裂，效果是一样的，有的人靠它受到封赏，有的人却不能免于漂洗棉絮。”（庄子《逍遥游》中的寓言，说宋国有个世世代代漂洗棉絮的人，善于做预防手上生冻疮的药，另一个人将此药的处方买去游说吴王。吴王让

这个人统率军队在冬天与越人打水仗，由于士兵都擦了防冻药，手不龟裂，所以大败越人，受到封地之赏。)啊，像庄子这样的人，才可以同他谈厚黑！古代的几次禅让都是同一回事，舜与禹这样做就成为圣人，曹丞相和刘裕这样做就成为叛逆的臣子。宗吾说:舜与禹的事情,如果用厚黑的标准来衡量，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对此都感到迷惑不解。倜风披阅《庄子》可以做到手不释卷，但对于厚黑学，还只做到非常接近却没有通晓，可惜啊！倜风晚年跟随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讲授唯识学，回到成都后在贫病交加的境遇中去世。

像庄子这样的人才可以同他谈厚黑。

夏斧私写了幅挽联道：“有钱买书，无钱买米。”假使倜风只买《厚黑学》一部，而拿剩余的钱买米，那么即使到现在一定还活着，然而倜风始终没有醒悟。厚黑救国的人中，损失了一员健将，可悲啊！可悲啊！

我宣传厚黑学，有两种意思：甲、就是倜风所说：“把千古的大奸大诈聚集于一堂，来一一议定他们的罪状。”1912 年发布的《厚黑传习录》中所说：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和办事二妙法等等，都属于甲种。

乙、就是绶青所说：“用厚黑来做善事。”这次所讲的厚黑救国等语就是属于乙种。

读者诸君对于我的学问，如果精研有得，以后如有人对你行使厚黑学，你一入眼就明白。可以直接告诉他：“你是李宗吾的甲班学生，我与你同班毕业，你那些把戏，少拿出来耍些。”于是同学与同学开诚相见，而天下从此就太平了，这就是厚黑学的功劳。有人说，“老子说过：‘治理国家的秘诀，不可以随便让人知道。’你把厚黑学公开讲说，万一国

内的汉奸把他翻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外国文，传播到世界上，列强得到这种秘诀，用科学方法整理出来。再反过来加害于我们，这等于把我国发明的火药加以改良再反过来轰我们一样，如何得了？”我说，就是怕他们不翻译，越翻译得多越好。

宋朝用司马光为宰相，辽国人听到这件事，告诫他们守边的将吏说：“宋朝任命司马光当宰相，不要再惹事。”列强听见了中国出了个厚黑教主，还不闻风丧胆吗?孔子说：“说话讲信用，行为很忠诚。这样，即使是野蛮之邦也可以施行仁政。”我国对外政策，历来建筑在一个诚字上。现在可以明白明白告诉他：“我国现在遍设厚黑学校，校中供奉的是‘大成至圣先师越王勾践之神位。’厚黑教主开了一个函授学校，每天在报上发讲稿，定下了十年向吴王报仇雪恨的计划。这十年中，你要求什么条件，我国就答应什么条件，等到十年后算帐就是了。”我们口中如何说，实际上就如此做，决不欺哄他。但要警告翻译的汉奸先生，译厚黑学时一定要附译一段，说：“勾践最初对于吴王，自己当臣子，妻子做妾，

后来吴王请求照样的自己当臣子，妻子做妾，但勾践不允许，非把吴王置于死地，加了几倍的利钱。这是我们先师遗传下来的教条，请列强在头钱之外多预备点利钱就是了。”

从前王德用驻守边境，契丹遣派人员来侦探。将士们请求准许逮捕他，王德用说：“用不着。”第二天有意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简直把军中实情全部拿给他看。契丹侦探回去报告，契丹马上派人来商议和谈。假如外国人知道我国朝野上下，一致研究厚黑学，自己估量不是敌手，因而收敛他们的野心，十年后不开杀戒，这样，厚黑学造福于人类难道有超过它的吗?这就是汉奸先生翻译的功劳。那些高谈仁义的人，哪里能了解其中的道理。经传上说：“大火熊熊，老百姓望见火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在火中；水性柔弱，老百姓都喜欢在里面嬉戏，所以有很多人淹死在水中，”厚黑先生，其实就是如来佛的化身汇集聚成的。

友人雷民心，发明了一种最精粹的学说，他说道：“世间的事分两种，一种是做得说不得，一种是

说得做不得。例如夫妇居室里的事。尽管做，如拿到大庭广众下说，就成为笑话，这是做得说不得。又如两个朋友，拿不庄重的话互相开玩笑，或者骂人的妈和姊妹，听到的人并不怎么以此为怪，如果认真地把这话加以实现，就大以为怪了，这是说得做不得。”民心这种学说，凡是政治界学术界的人，不可以不当作座右铭，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读者不可不知。

做得说不得这句话，是《论语》说的“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的注脚，说得做不得这句话，是《孟子·井田章》和《周礼》两书的注脚。假使王莽、王安石聘请雷民心去当高等顾问，决不会把天下的事闹得那么坏。

1911 年 10 月 18 日成都兵变，全城秩序非常的乱。杨莘友出来任巡警总监，捉到扰乱治安的人，就地正法，出的告示模仿张献忠七杀碑的笔调，连写斩斩斩，深得一般人的欢迎。全城男女老幼提到杨总监的名字便歌颂不已。后来秩序稍微安定，他

发表了一篇《杨维(莘友名)之宣言》说:“今后实行开明专制”,于是百姓议论纷纷,报纸上指责他,省议会也批评举报他,说:“现今是共和时代,哪能再用专制手段。”完全不知杨莘友从前的手段纯粹是蛮横的专制,后来改为推行开明的专制,对莘友来说是进化了。只因为把专制二字明白说出,所以遭到大众的批评,民心说:“天下事有做得说不得的。”莘友的事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看看莘友的事,孔子所说“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的话就算得到了注解。

我定有一条公理:“用厚黑学去谋求自己的私利,是极其卑劣的行为;用厚黑学去谋划大众的公利,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杨莘友实行野蛮专制时,他蜘心是黑的,人们反而歌颂不止,为什么呢,就是他谋划公利的缘故。

厚黑救国这句话,做也做得,说也说得,不过学识太劣等的人,不能对他说罢了,我这次把厚黑学公开讲演,就是想把他变成“做得说得”的科学。

胡林翼曾说：只要有利于国家，就是顽钝无耻的事我都干。相传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官文是总督。有天总督夫人生日，藩台去拜寿，手本已经拿上去了，才知道是如夫人(妾的别称)生日，立即又将手本索回，折身转去。其它各位官员也随之而离去。不久胡林翼来了，有人将此情况告诉他，他听后伸出大姆指说道："好藩台!好藩台!"说完，取出了手本递上去，自己红顶花翎去拜寿。众官员听说巡抚都来了，又纷纷转来。第二天官文的如夫人来巡抚衙门道谢，胡林翼请他的母亲很好地接待她，她就拜在胡母膝下为义女，认林翼为干哥哥。

胡林翼的脸皮也很厚。

大奸臣严嵩的书法有一定功力。

此后胡林翼军事上有应该同总督会商的事，就请干妹妹从中疏通。官文稍有迟疑，他的如夫人便在耳旁鼓吹道：“你的本事哪一点比得上我们胡大哥，你依着他的话做就是了。”因此林翼办事非常顺手。官文和胡林翼结为知己，与清朝由衰弱到复兴的关系很大。胡林翼做此事，他的脸皮可说是厚了，大家不仅不说他卑鄙，反引为美谈，这是什么缘故?心在国家的缘故。

严世藩是明朝的大奸臣，这是众人知道的。后

来皇上把他拿下，丢在狱中，众臣合在一起打算写一个奏折，写下他历年的罪状，如杀杨椒山、沈炼之类，把稿子拿给宰相徐阶看。徐阶看了说道："你们是想杀他?想放他?"众人说："当然想杀他。"徐阶说："这奏折一上去，皇上立即把他放出来，什么缘故呢?严世藩杀这些人,都是巧妙地迎合皇上的意思，使皇上自动的要杀他，这个折子奏上去，皇上就会说：'杀这些人明明是我的意思，怎么诬到严世藩身上?'岂不立刻把他放出来吗?"众人请教如何办,徐阶说:"皇上最恨倭寇,说他私通倭寇就是了。"徐阶关着门把奏折改了递上去。严世藩在狱中探听得众人奏折内容，对亲信们说道：

"你们不必担忧，不几天我就出来了。"后来奏折发下，说他私通倭寇，他大惊道："完了!完了!"果然把他杀了。严世藩罪大恶极，本来该杀，但独独没有私通倭寇，可以说并不是死在他真正的罪责上。徐阶设下这个毒计，他的心不能算不黑，然而后来人们都称赞他有智谋，不说他的阴毒，这是什么缘故?替国家除了害的缘故。

李次青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兵败靖港、祁门等处，次青和他患难与共。后来次青兵败失地，曾国藩想学孔明挥泪斩马谡，叫幕僚写奏折严办他。众人不肯写。叫李鸿章写。鸿章说道："老师要办次青，门生情愿以被赶走的处分来替他求情。"曾国藩说："你要离开，很可以，奏折我自己写就是了！"第二天曾国藩叫人给李鸿章送去四百两银子，"请李大人搬铺。"李鸿章在幕府中有多年的功劳，仅为此事就被赶出。曾国藩的奏折上去，李次青受重大处分。李鸿章出来后，无所事事，只得托人在曾国藩面前疏通，

曾国藩手段狠辣。逃不脱一个黑字。

仍旧回到曾的幕府。曾国藩在此等地方手段狠辣，逃不脱一个黑字，然而李次青仍然是感恩知遇，曾国藩死时，李次青写诗哭吊，非常恳挚。李鸿章晚年封爵拜相，谈到曾国藩，感激钦佩不已。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的缘故。

上述胡、徐、曾三件事，如果目的是谋取私利，难道不是很卑鄙的行为吗?如果转移用到谋取公利，就成为最高尚的道德。像这样的观察，就可以把大人物的秘诀找出来，也可以说是把救国的策略找出来。现今天下大乱，一般人都说将来收拾大局一定是曾国藩、胡林翼一流人，但是要学曾胡，从何下手?难道把曾胡全集字字读旬旬学吗?这也不必，有个最简单的法子:把全副精神集中在抵抗列强上面，目不旁视，耳不旁听，抱定厚黑两字放手做去，得到的效果包管与曾胡一般无二。如果嫌厚黑二字不好听，你在表面上换两个好听的字眼就是。切切不要学杨莘友把专制二字说明。你如有胆量，就学胡林翼赤裸裸地说道:“我是顽钝无耻，”列强把你无可奈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厚黑救国。

李鸿章对曾国藩钦佩不已。

我把世界外交史研究了多年，竟然把列强对外的秘诀发现出来。其方式不外两种：一种叫劫贼式，一种叫娼妓式。时而横不讲理，用武力掠夺，等于劫贼的明火抢劫，这就是所谓劫贼式的外交。时而甜言密语，说些奉承话来讨你的欢心，等于娼妓讨好客人。缔结的盟约，全不生效，等于娼妓的海誓山盟，这就是所谓的娼妓式的外交。

人们问：列强凭什么立国?答案是：“凭厚黑立国。”娼妓的脸皮最厚，劫贼的心最黑，大概军阀的

举动是劫贼式，外交官的言论是娼妓式。劫贼式之后，继以娼妓式，娼妓式之后，继以劫贼式，二者循环互用，而我国就吃亏不小了。娼妓的脸皮是厚的，毁弃盟誓，则厚之中有黑。劫贼的心是黑的，不怕唾骂，则黑之中有厚。日本一面用武力掠夺我国土地，一面高谈中日亲善，娼妓与劫贼融合为一，这就是所谓“大和魂”。

人们问：我国应当用什么救国?答案是：“用厚黑救国。”日本以厚字攻来，我们以黑字对付它，日本以黑字攻来，我们用厚字对付它。娼妓穿着艳服送上门来，我们开门接纳她，但一切费用丝毫不出。如果服侍得不周到，把衣服剥了，赶她出门，这就是用黑字破她的厚。如果日本蛮横不讲理，用武力压迫，我们就用张良的法子对付他。张良在圯上受书，老人种种作用，无非教他脸皮厚罢了。苏东坡说：汉高祖百战百胜而能忍耐下来，是张良教他的。我们用刘邦对付项羽的方法对付日本，这就是用厚字攻破他的黑。厚黑与救国融合为一，这就是所谓中国魂。

《史记》记载：项羽对刘邦说：“天下纷纷扰扰多年，仅仅因为我们两人罢了，我希望与你决一死战来分胜败。”汉王笑着道歉说：“我宁可斗智不斗力。”这笑着道歉几个字，不是厚又县什么?后来鸿沟划定了，楚汉讲和了，项羽把作为人质的汉王的父亲妻子送还，率兵东归，汉王忽然撕毁盟约，派大兵跟随其后，把项羽逼死在乌江边，这不是黑又是什么?我国现在对于列强,正适用笑着道歉几个字，如与他们斗武力，就违反了刘邦的策略。俗话说：安不忘危。厚黑经说：厚不忘黑。问：怎能厚而不忘黑?答说：这有越王勾践的先例在。也有刘邦的先例在。

我在 1912 年,就把厚黑学发表出来,苦口婆心，谆谆讲说，无奈没有一人研究这种学问，把一个国家闹成这样。今年石青阳死了，重庆开追悼会，正值外交紧急,我挽以联云:“哲人其萎乎,呜呼青阳，吾将安仰；斯道已穷矣，呈嗟黑厚，予欲无言。”袁随园拜谒岳王墓诗云:“岁岁君臣拜诏书，南朝可谓有人无,看烧石勒求和币,司马家儿是丈夫。”唉呀!

黑厚学!我想说却说不出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凡我同志，快快的厚黑起来，一致对外。

作者住在四川自流井。我曾经说我们自流井的人，目光不出峡子口；四川的人，目光不出夔门口；中国的人，目光不出吴淞口。阿比西尼亚，是非洲弹丸大一个国家，阿国的皇帝敢于对意大利作战，对法西斯怪杰墨索里尼作战，其人格较之华盛顿，有过之无不及，真古今第一流人杰哉!将来战争结果，无论阿国或胜或败，抑或败而至于亡国，均是世界史上最光荣的事。我们应当把阿皇的谈话，当如清朝皇帝颁发的“圣谕广训”，楷书一通，每晨起来，恭读一遍这就算目光看出吴淞口去了。

有人问我道：你的厚黑学，怎么我拿去实行，处处失败?我问：我写的《厚黑丛话》，你看过没有?答：没有，我只听见别人说：做事离不了脸皮厚，心肝黑，我就照这话去实行。我说：你的胆子真大，听见厚黑学三个字，就拿去实行，仅仅失败，尚且能保全生命回来，还算你的造化。我写厚黑学，是用厚黑二字把一部二十四史，用一条线索贯穿它，

这线索就是《厚黑史观》。我写《心理与力学》，定出一条公理："心理变化，遵循力学公例而行，这就是厚黑哲理，用厚黑哲理为基础来改良政治经济外交和那学制等等，这就是厚黑哲理的应用。"你连这些书的边边都未看见，就去实行，真算胆大。

厚黑学这门学问，等于学拳术，要学就得学精，否则不如不学，安分守己，还免得挨打。假若仅仅学得_两手，甚至拳师们的门也没拜过，一两手都没学到，远远望见有人在学拳术，自己就出手伸脚的打人，哪能不被别人痛打?你想：项羽坑杀降兵二十万，他的心可说是黑了，而我的书上，还说他对黑字欠研究，该他失败。吕后与人私通，刘邦仍装不知道。后人写诗道："果然公大度，容得辟阻侯。"脸皮厚到这样，而对于厚字还欠缺研究。韩信求封齐王时，若不是张良从旁边指点，刘邦几乎失败。厚黑学有这样的精深，仅仅听见这个名词就去实行，我可以说越厚黑越失败。

有人问：要如何才不失败?我说你必须先把厚黑史观、厚黑哲理、与那厚黑哲理的应用，彻底了解

后，出去应付事情，才可以免于失败。兵法说：“要先立于不败之地。”又说：“从前会打仗的人，先要造成不会被敌人战胜的条件，来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厚黑学也是像这样的。

孙子说：“作战总是用‘正’兵挡敌，用‘奇’兵取胜，作战的形式不过‘奇’和‘正’，可是‘奇’和‘正’的变化就无穷无尽。”处世之道不外是厚黑，厚黑的变化也不可穷尽。用兵是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和正互相补充，如此循环没有终结。处世是厚中有黑，黑中有厚，厚和黑互相促进，如此循环没有终结。《厚黑学>与《孙子》十三篇，看上去两回事实际上一回事，实际上一回事看上去两回事。不了解用兵之道而用兵，必将招致兵败国亡。不懂厚黑哲理而去实行厚黑，必将招致家破身亡。听者问：你这门学问太精深了，还有简单法子没有?我答道：“有。我定有两条公理，你照着实行，不须研究厚黑史观和厚黑哲理也就可以成为英雄成为圣贤。当然，如果想得到厚黑博士的头衔，还是非把我所有的作品穷年累月的研究不可。”

就人格来说，我们可以定下一条公理："用厚黑来谋求一己的私利，越厚黑。人格越卑污；用厚黑去谋求众人的公利，越厚黑，人格越高尚。"什么缘故呢?人都是以自我为本位的,为我之心来源于人的天性。如果你用厚黑去谋取一己的私利，势必妨碍他人的私利，这样越厚黑那么妨碍别人就越多，以个人与千万人为敌，哪能不失败；既然人人都是以私利为重，我用厚黑去谋取公利，也就是替千万人谋取私利，替他们行使厚黑，当然得到千万人的赞助，当然能够成功。我是众人中的一分子，众人得利，我当然也得利，不说私利而私利自然而然地在其中了。

例如曾国藩、胡林翼二人，用厚黑去谋取国家的公利，他们心中没有存在丝毫的私利，后来成功了，享受大名，得到厚赏，难道私人所得的利还小吗?所以用厚黑去谋取国家的利益,成功了当然能得到重报，失败也能享受大名。可惜目光短浅如豆的人看不见这一点。

从道德方面说，掠夺他人的私利占为我有，这

是盗窃行为，所以越厚黑人格越卑污。用厚黑谋取众人的公利，那就是牺牲我的脸，牺牲我的心去救济世人。看见别凡椽饿，就像自己挨饿；看见别人淹在水里，就像自己淹在水里，这是所谓“我不进地狱，谁进地狱”，这样越厚黑，人格搬高尚。

有人问：世间很多人用厚黑去谋取私利，居然成功，是什么道理？我说就是所谓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与他相敌对的人，不外两种：一种是谋取公利而不懂厚黑技术的人，一种是谋取私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高祖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據譙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沛

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陵大梁移在豐居

中陽里孟康曰後沛爲郡豐爲縣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媼孟康曰長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媼愛燕后賢長安君媼解別名也音烏老反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

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

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

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隆鼻骨也顏額頯也眞人頯上骨隆高也準如竹筒

宋版《史记》。

利而厚黑技术不如他的人，所以他能取胜。万一遇着一个谋取公利的人，厚黑的技术与他相仿，那么必败无疑。古人说：“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因为妨害了千万人的私利，这千万人中只要有一个见到他的破绽，就会乘机打他。

例如《史记》中项羽对刘邦说：“天下纷纷扰扰多年，仅仅因为有我们两人存在罢了。”其实当时的百姓，个个都希望他们两人中死去一人，所以项羽迷失方向，向田父问路，田父骗他说向左，结果往左边走，陷进了大片沼泽中，最后被汉兵追上不得不自杀而死。如果项羽率领的是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部队，那么田父保护项羽都来不及，哪里会去骗他呢?我们提倡厚黑救国,这是用厚黑去保卫四万万五千万人的私利，当然得到四万万多人的赞助，当然会成功。

以前有人说：“文章报国。”文章不是我所了解的，我所了解的。只是厚黑罢了。从今以后，请允许我用厚黑报国。《厚黑学》说：“不是厚黑的道理，我就不敢在别人面前说什么，所以众人没有比得上

我爱国的。”叫我不讲厚黑，等于叫孔孟不讲仁义。试问：能不能这样做?我自问：自己对世道人心有所功劳，就在于发明了厚黑学，怀抱这绝佳的学说而不向世人公布，这是怀藏宝贝而使国家受到损害，难道不是太不仁义了吗?

李宗吾说：鄙人乃厚黑学的圣人，那老天爷不想使中国复兴便罢，如想使中国复兴，当今的世界上，除了我还能是谁?我有什么理由不讲厚黑学呢?

古人有诗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众人都说饭好吃，哪个知道种田人的艰难，众人都说厚黑适用，哪个知道发明人的艰难，我那部《厚黑学》，可说字字皆辛苦。

我这门学问，将来一定要成为专科，或许还要设专门大学来研究。我打算把发明的经过，以及同我一起研究过厚黑的人写出来，后人如果仿照《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做一部厚黑学案，才寻找得出材料。或者给我建一个厚黑庙，可以有配享人物。

老朋友黄敬临，在成都街上遇着我说道：“多年不见了，听说你要建厚黑庙，我是十多年以前就拜

了门的，请把我写一段卜去，将来也好配享。”我说：“不必再写，你看《论语》上的林放，见了孔子，只问了“礼之本”三个字，直到如今，还高坐孔庙中吃冷猪肉。你既然有志于厚黑，仅此一席谈话，已经足够配享还有多的。”敬临又说：“我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因为钦佩你的学问，不惜拜在门下。”我说：“难道我的岁数比你小，就够不上给你当先生吗?我把你收为门徒，就是你莫大的幸运，将来在你自己撰写的年谱上。写一笔‘我的老师李宗吾先生’，也就比‘前清诰封某某大夫’光荣多了。”

往年同县罗伯康，在致我的信中说道：“许多人说你讲厚黑学，我逢人辩白，说你不厚不黑。”我回信说：“我发明厚黑学，私淑弟子遍天下，都尊称我为‘厚黑先生’,给我写信作为信中上款对我的称呼，我写回信把它作为下款的署名，自己觉得这个称呼同文成公、文正公之类作比较光荣得多。纵观千古历史，我常常以‘厚黑先生’的称号感到自豪。不料您竟逢人便说我不厚不黑,我是在哪里得罪了您，而使您竟用这办法来报复我?唉呀!伯康啊，我们相

好也有好多年了，您为什么竟然像原壤一样，希望你留心您尊贵的小腿，免得受到孔仲尼的拐杖的敲打。”（原壤是孔子的老朋友，据说是一位立意反对孔子的人，孔子曾骂过他，并用拐杖敲过他的小腿。）近来有许多人劝我不必讲厚黑学，唉呀！滔滔天下，倾向于原壤的人太多了啊！

从前发表的《厚黑学传习录》是记载我与众人的谈话，这次的丛话，是把传习录加以扩大。我从前的各种文字，许多人都没有看到过，现在把它们全部拆散开来，与现在的新感想混合在一起写出来。这次的丛话，是随笔体裁，内容包含五种：(1)厚黑史观；(2)厚黑哲理；(3)厚黑学之应用；(4)厚黑学辩证法；(5)厚黑学发明史。我只随意写去。不过没有分类罢了。

有人问：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分类写，何必这样杂乱无章地写？我说，著书的体裁分两种：一种是教科书体，一种是语录体。闩屉其一种专门学问发生，最初是语录体，例如孔子的《论语》，释迦牟尼的佛经、六祖的坛经、宋代明代那些儒生的语录，

都是学生们根据他们老师口中所说的用笔记下来。老子的《道德经》，可以说是自己写的语录，后人研究他们的学问，才整理出来，分成门类，成为教科书的方式，厚黑学是新发明的专门学问，当然用语录体写出。

宋代儒生自称“满腔是恻隐”，而我则是“满腔是厚黑”。要我讲，不知从何讲起，只要随着机缘说法，想什么，就说什么，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或谈古事、或谈时局、或谈学术、或追述生平琐事，高兴时就写，不高兴就不写。或长长的写一篇，或短短的写几句，或概括的说，或具体的说，总是随着那兴趣去写，不受任何约束。才能把我的整个思想写出来。

我们用厚黑史观去看社会，社会就成为透明体，既把社会真相看出，就可想出改良社会的办法。我对于经济、政治、外交和大学制度等等，都有一种主张，而这种主张都是以我所说的厚黑哲理为基础。我这个丛话可说是相当拉杂，仿佛是一个大山，满山的昆虫鸟兽、草木土石等等，是极不规则的。也

只因为它们不规则，才会是天然的状态。如果把它们整理得井然有序，极有规则，就成为公园的形式，好固然是好，然而掺进了人工，不再是这座山的本来面目。我把我胸中的见解好好歹歹和盘托出，就像使山的全部表现出来，让有志于厚黑之道的人加以整理，不足的地方补充它，多余的地方删削它。错误的地方改正它，开辟成公园也好，在山卜采取木头石头另建一个房子也好，或者捉几个雀子、采集些花草拿回家中赏玩也好，如果能大规模的开采矿物就更好。再不然，在山上挖点药去医病，拣点牛粪狗粪去肥田也未尝不好。

我发明厚黑学，就好像瓦特发明蒸汽机，后人拿去纺纱织布也好，行驶轮船火车也好，开办任何工业都好。我讲的厚黑哲理没有什么地方不可施行，学问深的可见到深，学问浅的可见到浅。只要能学得我学问的一种，加以引申，就可以独自成为一派。孔教分成许多派，佛教分成许多派，将来我这厚黑教，也要分成许多派。

写文字全是兴趣，兴趣来了，正如兔子跃起，

鹞鹰冲下，稍微一放松就消失了。我写文字的时候引用某事，或某种学说，而桌上正好没有这方面的书可查阅，就效法苏东坡“想当然耳”的办法，依稀恍惚的写去，免得打断兴趣。写这类文章与讲究考据不同，是心中有一种见解，凭空无从说起，只好借点事物来说，引用某事某说，好像使用工具一样，把别人的偶尔借来用用，要是没有典故可用，就杜撰一个来用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庄子的寓言是他胸中有一种见解，特意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来写它，只要求将脑中所藏的见解表达出来。至于鲲鹏、野马是否真有此物，渔父、盗跖是否有此人，都不是需要加以细问的。脑中的见解是主要的，鲲鹏、野马、渔父、盗跖都是一种寄托。孟子说：“解说诗的人，不要拘泥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泥于词句而误解原意。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就对了。”

读《诗》应当这样，读《庄子》应当这样，读《厚黑学》也应当这样。

从前有人说：“文王、周公，共同演绎了《易》，

在象辞和爻辞，选取了象，这也是偶然接触到卦象，假如他们在一天内将《易》演算出来，它们的变化少些，那么象辞的变化也少了。”这阐述的真是通达的道理!战国策士，如苏秦那些人，平日里把人情世故揣摸得相当纯熟，他们游说国君时，随便引一个故事，或说一个比喻，机趣横生，头头是道，他们的途径与《庄子》的寓言，《周易》的选取象辞没有两样。宋代儒生起初读儒学，接着在佛学和老庄学说中进进出出，精心研究，有所收获，自己的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然后注解孔子的书，来阐明他们胸中的道理，于是孔子的那些书都成为宋代儒生的鲲鹏、野马、渔父、盗跖。而清代的考据家，就根据训诂本，字字讥讽他们，当然这些考据家解释的字义是对的，但宋代儒生所说的道理也未尝不对。九方皋相马在牝牡骊黄之外，了解这种道理后，才可以读朱熹的《四书集注》，不像毛西河那些人不能醒悟，还要喋喋不休。唉呀!厚黑界中，九方皋这样的人太少了，而毛西河那样的人太多了。

研究宋学的人，离不开宋代儒生的语录。不过

语录出自学生所记，有许多靠不住，前人已说过这种情况。明朝王阳明的学说号称极盛，但王阳明亲手写的书不多，想学习王氏的学说，只有学习传习录和他的学生龙溪诸子所记下来的那些书，但天泉证道的一夕话，成为王氏学说的极大争论的焦点。我曾说：“四有四无”的说法，假使王阳明能够亲手写出来，岂不少去了许多纠葛?《大学》中，“格物致知”四个字，作为解释的有几十种说法。假使曾子当时记录孔子的话，在这四个字的下面加一二句解释，不但这几十种说法不会有，而且朱学王学的争执也无从而起。

我在重庆有个姓王的朋友，对我说道：“先生你谈话很有妙趣，我改天邀几个朋友来谈谈，把你的话用笔记下来。”我听了，很是害怕，这样一来，岂不成了宋代、明代那些儒生的语录吗?万一我的门下出了一个曾子，摹仿《大学》那种笔法。简简单单地写出来，将来厚黑学案中，岂不又要发生许多争执吗?于是我赶紧仿照我家“聃大公”(即老子)的办法，亲手写语录，起名叫《厚黑丛话》，谢绝私人谈

话，以表示大道无私的意思。将来如果有人说“我亲耳听到厚黑教主如何说”，你们万不可听信。经我这样的声明，绝不会再有天泉证道这样的疑案了。我每谈一个谱理，总是反反复复地解释，宁肯重复，也不简略，后人再不会像“格物致知”四字生出许多奇异的解释。

我对于厚黑学可以说是费尽心力了啊！唉呀！我的厚黑学的衣钵，传给谁呢？

（原载成都《华西日报》1935年8月1日—8月3日）

# 厚黑学发明史

有人问道：“你这丛话，你说内容包括：厚黑史观、厚黑哲理、厚黑学之应用、厚黑学辩证法及厚黑学发明史几部分，你不把它分类写出，那么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岂不要目迷五色，纷乱无章吗?岂不是故意使他们多费些精神吗?”我说：“要想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当然要专心研究，中国的十三经和二十四史，泛泛读去，难道不是目迷五色，纷乱无章吗?而真正的学者，就从这纷乱无章之中，寻找出头绪来。如果害怕用心，就不要操心这门学问。

我只揭示出原则和大纲，有志于厚黑的人，第一步加以阐发，第二步加以编纂。使它成为教科书，这个厚黑道就可以大行于天下了。所以，分门别类，挨一挨二的讲，那是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的任务，不是我的任务。”

我心中有种种见解，不知究竟对与不对，特地写出来，请读者指点驳正，指点驳正愈严，我愈是欢迎。我重在解释我心中的疑团，并不是想独创异说。诸位有指点驳正的文字，如在报上发表，我总是细细地研究，认为指点驳正得对的，自己修改它，认为不对，我也不回辩。免得发展成为打笔墨官司，有失研究学问的态度。

我是主张思想独立的人，我的心坎上，决不受任何人的压制，同时我也尊重他人思想的独立，所以驳诘我的文字，不能回辩。

我提倡的厚黑史观和厚黑哲理，倘若被人推翻，我就把这厚黑教主让他充当，拜在他门下称弟子，什么缘故?服从直理的缘故。

宇宙真理，明明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可

以直接去研究，无须请人替我们研究。古今的哲学家，乃是我和真理的介绍人，他们所介绍的，这中间是否有错误，不可得知，应该离开了他们的说法，直接去研究一番。有个朋友，读了我所写的文字，说道："这些问题，东西洋哲学家讨论的很多，未见你引用，并且学术上的专用名词你也少用，可见你平时对于这些学说少有研究。"我听了这些话，反而把我所作的文章翻出来，凡引有哲学家的名字及学术上的专用名词尽量删去。如果名词不够用，就自己造一个来用，直抒胸臆，完全不要依傍。偶尔引用古今人士的学说，那也是用我的头秤，去衡量他的学说，不是以他的头秤来衡量我的学说。换句话说，是我去审判古今哲学家，不是古今哲学家审判我。

中国从前的读书人，开口就是诗云书云、孔子曰、孟子曰。戊戌政变以后，一开口就是达尔文曰、卢梭曰；后来又添些杜威曰、罗素曰，纯粹是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究竟宇宙真理是怎样，自己也不伸头去窥视一下，未免过于懒惰了！

假如驳斥我的人，引用了一句孔子曰，就是以孔子为审判官，以四书五经为新刑律，让李宗吾来候审。引了一句达尔文诸人曰，就是以达尔文诸人为审判官，以他们的作品为新的刑法条律，叫李宗吾来案候审。像这样的审判，我是绝对不到案的。有人间："要谁才能审判你呢?"我说："你就可以审判我，以你自家的心为审判官，以眼前的事实为新的刑法条律。"例如说道："李宗吾，据你这样说，为什么我昨天看见一个人做的事不是这样?今天看见一只狗，也不是这样?可见你说的道理不确实。"如果能够这样地判断，我不论是输到何种地步，都要给你竖立一个铁面无私的德政碑。

牛顿和爱因斯坦学说，任人怀疑，任人攻击，未曾勉强别人信服，结果反而没有哪一个不是他的信徒。注解《太上感应篇》的人说道："有人如不相信此书，必将受到种种的恶报。"关圣帝君的《觉世真经》说道："不信吾教，请试吾力"。这是由于这两部书所包含的道理，经不得研究，无可奈何才采用威吓的途径。我在厚黑界的位置，等于科学界的

牛顿和爱因斯坦，假如不许人怀疑，不许人攻击，那就等于说：我发明的厚黑学，等于太上老君的《感应篇》和关圣帝君的《觉世真经》，岂不是我自己诋毁自己吗?

有人说：假如人人思想独立，各人创建一种学说，思想界不成为纷乱状态吗?我说，这不会的，世间的真理，只有一个，如果有两种或数种学说，互相违反，你也不必抑制一种，只管叫他彻底研究下去，自然会把真理发现出来。真理所在，任何人都不能反对的。例如吃饭穿衣的事，人人独立地研究，得的结果，都是饿了要吃，冷了要穿，同归一致。凡是所谓的冲突，都是互相抑制生出来的。假如各种学说，个个独立，就像林中的树木，根根独立，有什么冲突?树木生长在森林里，是否采用，那是由木匠师傅决定的，我把我的说法，宣布出来，是否采用，那是由众人来决定的，我哪有闲心同别人打笔墨官司?如果务必要勉强天下的人完全顺从自己的学说，那真可是自寻烦恼，那冲突也于是乎兴起了。程伊川、苏东坡，他们的见解没有达到这个境

地，以致朱陆分派，一部《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形成打不完的笔墨官司。而我却不是这样，读者要学厚黑学，我自然不会舍不得教授，如果他们学了后反对我，那是甘心情愿地自己误自己，我也就只好自己叹口气算了。

拙著《宗吾臆谈》，流传到北平，去年有人把厚黑学抽出来翻印，向我的侄儿征求意见，并说道："你的伯父是八股出身，而今凡事都谈欧化，他老人家那套笔墨实在不合时宜。等我们给他改过来，意思不变更他的，只改为新式笔法就是了。"我听说后，立即发了封航空信说道："孔子亲手写的《春秋》，旁人可以改动一个字吗？他只知道我的笔墨像八股，却不知我那部《厚黑学》，思想的途径，内容的安排，完全是八股的方式。只是对八股没有考究的人看不出来。宋朝整个一代讲理学，出了文天祥、陆秀夫等人来收拾残局，一般人都说他们可为理学生色。明清两代以八股为标准取用人士。出了一个厚黑教主来收拾残局，也可替八股生色。我的厚黑哲理，完全从八股中生出来，可算是真正的国粹。我还希

望保存国粹的先生，由厚黑学而向上追溯八股，仅仅笔墨上带有八股气味，你们都容不过吗?要翻印，就照原文一字不改，否则不必翻印。”哪知后来书印出来，还是给我改了些。特此声明，北平出版的《厚黑学》是赝本，以免贻误后来学习的人们。

大凡有一种专门学问，就有一种专门文体。所以《论语》的文体与《春秋》不同。《老子》的文体与《论语》不同。佛经的文体与《老子》又不同。在心里成为思想，在纸上成为文章，专门学问的发明者，他的思想与众人不同，所以他的文字也与别人不同。厚黑学是专门学问，当然另有一种文体。闻者说道：“李宗吾不要自夸!你那种文字，任何人都写得出来”。我说：“不错!不错!这是由于我的厚黑学任何人都做得出来的缘故”。

我写文章，定下三个必要条件：“见得到，写得出．看得懂。”只求能得到这三个必要条件就够了。我执笔时，只把我胸中的意见写出，我不知文法，更不知有文言、白话之分，之字的字，乎字吗字，任其随意使用。1927 年出版的《宗吾臆谈》，1929

年出版的《社会问题的商榷》都是这样。有人问我："是什么文体?"我说："是厚黑式的文体"。近年许多名人的文章，都带点厚黑式，看来中国大概将要兴旺起来了吧!

有人说："我替你把《厚黑学》译为西洋文，你可把曹操、刘备这些典故改为西洋典故，外国人才看得懂。"我说："我的厚黑学，绝不能译为西洋文，也不能改为西洋典故。西洋人要学这门学问，非来读一下中国书，研究一下中国历史不可。等于我国要学西洋科学，非学英文、德文不可"。

北平赝本《厚黑学》，有几处把我的八股式的笔调改为了欧化式笔调，倒也无关紧要，只是有两点，把原文精神改丢了，不得不声明：

一、我发明厚黑学，是把古今中外的事逐一印证过，觉得道理不错了。才就人人所知的曹操、刘备、孙权几个人举出来作为例子。又追溯上去，再举刘邦、项羽为例，意在使读者举一反三。根据三国和楚汉两代的原则，以贯通一部二十四史。原文有段话："楚汉之际，有一个人脸厚但心不黑，最后

终于失败，这个人就是韩信……楚汉之际，有一个人心黑但脸不厚，最后也归于失败，这个人就是范增……”这些原是楚汉人物，现在指点评论尚且更觉亲切。北平赝本，把这几句删去，直说韩信因不黑而失败，范增因不厚而失败。大家细想：一部二十四史中的人物，因不厚不黑而失败的人还少吗？我何至于单举韩、范两人。北平赝本未免把我的本意失掉了。

二、《厚黑学传习录》中，求官六字真言，先总写一笔说：“空、贡、冲、捧、恐、送”，注明这六个字都是仄声。做官六字真言，总写一笔说：“空、恭、绷、凶、聋、弄”，注明这六个字都是平声，以下逐字加以分析注解。每六字都是叠韵。念起来音韵铿锵，原本想让官宦场中的人早晚拿着念诵，用来代替佛书上嘛呢叭畔六个字，也就是所谓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倘若能虔诚地拿着念诵，立刻可以到极乐世界。不比念诵经咒成佛，还须要等到来世才能成佛。这原本是我的一种救世苦心，但北平赝本把总写之笔删去了，直接从逐字分析注解说起，

那么读者只知道埋头下工夫，不能把六字作为咒语或佛号来虔诚地念诵，收效必定微小，这就是北平赝本不能不负这个责任的原因。

厚黑学，共分三步工夫。

第一步："厚如城墙，黑如煤炭。"人的面皮，最初薄如纸一般，我们把纸叠起来，由分而寸，而尺，而丈，就厚如城墙了。人心最初作乳白状，由乳色而灰色，而青蓝色，再进就黑如煤炭了。到了这个境界，只能算初步。何以故呢?城墙虽厚，轰炸得破，即使城墙之外再筑几十层城墙，仍还轰炸得破，仍为初步。煤炭虽黑，但颜色讨厌，众人不敢挨近他，即使煤炭之上再灌以几垆缸墨水，众人仍不敢挨近他，仍为初步。

第二步："厚而硬，黑而亮。"深于厚学的人，任你如何攻打，丝毫不能动。刘备就是这样的人，虽以曹操之绝世奸雄，都把他莫奈何，真可谓硬之极了。深于黑学的人，如退光漆招牌，越是黑，买主越是多，曹操就是这类人。他是著名的黑心肝，然而天下豪杰，奔集其门，真可谓黑得透亮了。人

能造到第二步，较之第一步，自然有天渊之别。但还着了迹象，有形有色，所以曹刘的本事，我们一着眼就看得出来。

第三步：“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天下后世皆以为不厚不黑，此种人只好于古之大圣大贤中求之。

曹操是著名的黑心肝。

有人问：你讲厚黑学，何必讲得这样精深？我说：这门学问，本来有这样精深。儒家的中庸，要讲到“无

声无嗅”才能终止。学佛的人要到“菩提无树，明镜非台”，才能证果。何况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当然要到“无形无色”才算止境。

厚黑学是一种大学问，当然也要分南北两派。门人问厚黑怎样分南北？宗吾说：拚死拚活而不顾一切，是北方厚黑的特点，以卖国军人占多数；革命以后不遵循原定的轨道，是南方厚黑的特点，以投机分子占多数。

这三步工夫，也可以说是上中下三乘。第一步是下乘，第二步是中乘，第三步是上乘。我随缘说法，时而说下乘，时而说中乘、上乘，时而三乘会通在一起来说，听的人往往觉得我的话互相矛盾，其实始终是一贯的，只要知道我的厚黑道分上中下三乘，自然就不矛盾了。我讲厚黑学虽然是五花八门，东拉西扯，但字字句句没有离开根源，就像树上千枝万叶，千花百果，都是从一颗树上生出来的，枝叶花果之外，还有树的生命存在。《金刚经》说：“假若用颜色来见我，假若用声音来求我，那是人在推行邪道，不能

见到如来佛。”诸位如果要学厚黑学，必须在佛门中探究领会有了心得，再来听讲。

我在 1912 年发表厚黑学，勤勤恳恳，谈得非常详细，但领悟的人还是很少。后来我阅读《五灯会元》和《论语》、《孟子》等书，见到禅宗教人以说破为大戒，又读到：孔子说过“教给某人东方这个概念，他却不能由此推知西南北三个方向，便不再教他了。”孟子说过“教导别人正如射手一样，张满了弓，却不发箭，作出跃跃欲试的样子。”读过这些话才知道禅学和孔孟的学说盛行，实在不是没有原因的。我自己后悔从前教授的方法有错误，所以 1927 年出版的《宗吾臆谈》，厚黑学仅仅简略地登载大意。不料写出来的文章愈简约，厚黑学就愈是惹人注目。啊!再没有比这更深的微妙法了，百千万年难得遭遇到一次。释迦牟尼说法用了四十九年，厚黑学是对内作圣人对外要行王道的学说，我说了二十四年，打算再说二十六年，凑足五十年，比释迦牟尼多说一年。

有人劝我说：“你的怪话少说些，外面许多人指

责你，你也应该爱惜名誉。”我说道：我有一句自己警戒自己的话，“我爱名誉，我更爱真理。”话说得说不得，我在内心作判断，没有下笔之前反复谨慎地思考过。一旦已经写到纸上发表出来，听任旁人攻击，我不回答辩解。但攻击者说的话，我仍然细细体会，如果能令我心服，就自动的加以修正。

中国幅员广大，南北气候不同，物产不同，因此人民的性质也就不同。于是文化学术也有南北之分。例如：北有孔孟、南有老庄，两派截然不同；曲分南曲北曲；字分南方之帖、北方之碑；拳术分南北两派；禅宗分南宗慧能、北宗神秀。凡此等等，都是这样。

厚黑学是一种大学问，当然也要分南北两派。门人问厚黑怎样分南北?宗吾说:拚死拚活而不顾一切，是北方厚黑的特点，以卖国军人占多数；革命以后不遵循原定的轨道，是南方厚黑的特点，以投机分子占多数。

有人问：究竟是学南派好还是学北派好?我说：你怎么这样糊涂?当讲南派时就讲南派;当讲北派时

就讲北派。口头上是南派而实际上是北派，是可以的，口头上是北派而实际上是南派，也是可以的。纯粹是观察时机，见机而行，哪里能把南北之间的成见横亘在胸中?民国以来的人物，有由南向北的，有由北向南的，又再由南向北，由北向南，来回往返已不知多少次，你还在岔路口徘徊，向别人问是南派好?还是北派好?我实在不知该怎么回答你。

世间许多学问我不讲，偏偏要讲厚黑学，许多人都很诧异，我可以把原因说明。我本来是孔子信徒，小的时候，父亲给我起的名，我嫌它不好。再说《礼记》上记载孔子说:“儒生有今天这样的美誉，是古人做出了典范，今世我们做了，后世就会作为典范。”就自己改名叫世楷，字宗儒，表示作孔子信徒的意思。

光绪癸卯年冬天，四川省高等学堂开学，我从自流井赴成都,与友人雷皆同路,每天步行一百里，途中无事，纵谈时事，并想些经书史书上的问题来讨论。雷皆有他的感想，就改字叫铁崖。我觉得儒教不能满足我的心意，心想与其宗孔子，不如宗我

自己，因此改字宗吾。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独立的旗帜，今年是乙亥年，至今不觉已整整的三十二年了，自从改字宗吾后，读一切经史书籍，觉得破绽百出，这是发明厚黑的起点。

等到了高等学堂，第一次上讲堂，日本教师池永先生演说道：“掌握学问全靠自己，不能靠教师。教育二字，在英文中是 Eduction，照字义是‘引出’的意思。世间一切学问，都是我头脑中本来就有的，教师不过‘引导它使它出来’罢了。并不是拿一种学问来，按入学生的脑筋内。如果学问是教师给学生的，那就是等于这桶水倒进那桶水，只有愈倒愈少的，学生只有不如先生的。而学生每每有胜过先生的，就是由于学问是各人头脑中固有的缘故。头脑如一个袋子，中间贮藏着许多东西，教师把袋子口打开，学生自己伸手去拿就是了。”

他这种演说，恰好与宗吾二字暗暗相吻合，给我印象很深，觉得这种演说，比朱熹所说的“学习要讲效果”的话精深得多。后来我学英文，把字根一查，果然不错。池永先生这个演说，对我发明厚

黑学有很大的影响。我近来读报纸，看见日本二字，就刺眼，凡是日本人的名字，都觉得讨厌，只有池永先生，我始终是敬佩的，他那种和蔼可亲的样子至今还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在学堂时，把教师口授的写在一个副本上，书面上大书“固囊”这二字，许多同学不理解，问我：是什么意义?我说：并没有什么意义，是随便写的。这固囊二字我自己不说明，恐怕后来的考古学家考它个一百年，也考证不出来。“所谓固囊，头脑是一个囊（袋子），副本上所写的，都是头脑中固有的东西。”题这固囊二字，姑且当作座右铭。

池永先生教理化数学，开始就讲水素和酸素，我就用“引而出之”的法子，在头脑中搜索，走路吃饭睡觉都在想，看还可以不可以引出点新鲜的东西。以后凡是遇到池永先生所讲的，我都这样做。哪知这样真是等于王阳明的研究竹子，看了许久许久，丝毫没有收获。于是泄气了，想退回原路，长叹一声说道：“今生已过得差不多了，来生再结缘。”

我从前被八股文束缚久了，一听见废科举，兴

学堂，欢喜极了，把家中所有的四书五经与那些诗文集等，一把火烧了。等到在学堂内住了许久，便感到大失所望。有一次星期天，在成都学道街买了一部《庄子》。雷民心见了很感诧异地说："你买这些东西来作什么?"我说："雷民心，科学这门东西，你我今生还有希望吗?它是茫茫大海，就是自己心中想出许多道理，也得不到器械来试验，还不是等于空想罢了。在学堂中，充其量不过在书本上得点人云亦云的知识，有什么益处?只好等儿子孙子再来研究，你我今生算了。因此我打算仍然在中国古书中寻找一条路来走。"他听了这话，也同声叹息。

我在高等学堂的时候，许多同之同学的朋友，都加入同盟会。有个朋友名叫张列五曾对我说："将来我们起事，一定要派你带一支部队。"我听了非常高兴，心想自古以来当英雄豪杰，一定有个秘诀，因此把历史上的事汇集拢来，用归纳法搜求其中的秘诀。经过很长时间，茫茫然没有什么收获。

宣统二年，我当富顺中学堂的校长，有一天晚上睡在校长室里，偶然想到曹操、刘备、孙权几个

人，禁不住捶着床爬起来说："想出来了!想出来了!古代的所谓英雄豪杰，不外是脸皮厚心肝黑罢了!"这样一通百通，评论起来头头是道，一部二十四史，都可以用厚黑来贯穿它。那一天晚上，我整夜睡不着，心中非常愉快，简直像王阳明在龙场驿大彻大悟发明格物致知的道理的模样。

我把厚黑学发明了，自己还不知道这个道理对与不对。我的同乡同学中，讲到办事的才能，以王简恒为第一，雷民心曾经叫他是"大办事家"。正好遇到王简恒进富顺城来，我把发明厚黑的道理说给他听，请仲．枞平。他听罢说道："李宗吾，你说的道理一点不错。但我要忠告你，这些话，切不可拿到口头说，更不可写成文字，你尽管照你发明的道理埋头做去，包你干许多事，成为一个伟大人物。你如果在口头或文字上发表了，不但终身一事无成，反有种种不利。"我不听好朋友的话，竟然自作主张地把它发表了，结果不出简恒所料。诸位!诸位!一面读《厚黑学》，一面必须切记王简恒所说的劝戒的话。

厚黑学一书，有些人读了，感慨兴叹，因此少出了许多英雄豪杰。有些人读了，感奋兴起，因此又多出了许多英雄豪杰。我发明厚黑学，究竟是功是罪？只好交给阎王殿阎王去裁判。

我从前意气很豪爽，自从发明了厚黑学，就心灰意冷，再不想当英雄豪杰了。跟着我又发明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及办事二妙法。这些都是 1912 年的文字。反正后来许多朋友，见我这副颓废的样子，与从前大不一样，很感诧异，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假使我不讲厚黑学，埋头做去，我的世界或许不像现在这个样子，不知是厚黑学误我，还是我误厚黑学。

厚黑学一书，有些人读了，感慨兴叹，因此少出了许多英雄豪杰。有些人读了，感奋兴起，因此又多出了许多英雄豪杰。我发明厚黑学，究竟是功是罪?只好交给阎王殿阎王去裁判。

我发明厚黑学的时候，想到王简恒的话，迟疑了许久。后来想到朱竹垞所说:“宁可不吃你的猪腿，

风怀这首诗，断然不能删去。”我也奋然说道：“英雄豪杰可以不当，这篇文字不能不发表。”就毅然决然提笔写出，而我的英雄豪杰的希望，从此就断送了。读者只知道厚黑学适用，哪里知道我是牺牲一个英雄豪杰调换来的，其代价不为不大。

其实朱竹垞删去风怀那首诗，也未必能吃到猪腿，我把厚黑学秘藏起来作为独得的宝物，也未必能成为英雄豪杰。从哪里可以证明这点呢?就拿王简恒来说，他对于我的学说算是完全领会了，凭他那样的才干，应该有所成就了，谁知却不是这样。辛亥革命时，他到成都，张列五委任他当某县的知事，他不干，回到自流井。1914 年讨袁之后，熊扬在重庆独立，富顺县响应，自流井推选王简恒做行政长官。事败，富顺廖秋华、郭集成、刁广孚被捕到泸州，廖被杀头，郭刁两人用尽家产，得免一死。王简恒东躲西藏，昼伏夜行。受了雨淋，得病，拖到第二年死去，身后非常萧条。凭简恒的才干和他对我的学说的领会，还是这样应得的结果，所以读我厚黑学的人，切不可以自命为得了发明人的指点就

要自满。

1912 年，我到成都，住童子街《公论日报》社内，与廖绪初、谢绶青、杨仔耘等人同住一起，他们一再怂恿我把《厚黑学》写出来。绪初还说道："如果写出来我给你做篇序言。"我想："绪初是讲究程朱理学的人，一向循规蹈矩，朋友们称呼他是'廖大圣人'。他都说可以发表，当然可以发表。"我就一天天写去。我用的别号，是"独尊"二字，取"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意思。绪初用淡然的别号作了一篇序文。哪知《厚黑学》一发表出来，读者哗然。说也奇怪，我与绪初都是用别号，他用的是廖大圣人的称呼，同以前一样，我就博得了李厚黑的徽号。

绪初办事，很有毅力，完全不计较毁谤和赞誉。1919 年，他当省长公署教育科科长，当时校长和县教育局局长的任命之权，掌握在省署教育科手里。杨省长对于绪初很是信赖，绪初呈报的任免报告，没有不原样批准；有时省长下张条子任免某人，绪初认为不恰当的，将原条退还，杨省长也不认为这

是忤逆自己，反而更加信任他。更令人奇怪的是，当时我任副科长，凡是得了好处的人都称颂说："这是廖大圣人给的好事"；如果有被丢掉饭碗的、被记过的、要求未得到满足的、呈报上来的预算被核减的，往往对别人说道："这是李厚黑干的。"成了个"好事就归廖绪初，坏事就归李宗吾。"绪初虽然现在已去世，但旧日教育科的诸位同事，如侯克明、黄治畋、杜小威等人尚在，请他们当着天说，究竟这些事是不是我干的?究竟绪初办事能不能受旁边人支配?

我今天说这些话，并不是把责任推卸给死去的朋友，而是举出我经历过的事实，证明简恒的话的确天经地义："厚黑学三字,千万不可以拿在口中讲。"我深爱读者诸君,所以斗胆地拿出诚意来告诉大家。

难道绪初把得罪人的事向我推卸吗?当然不是这样，有人向他说到我，绪初立刻说道："某某事是我干的，某人怪李宗吾，你可叫某人来，我当面对他说，与宗吾无关。"无奈绪初愈是解释，众人愈是说绪初是圣人，李宗吾干的事，他还要代他受过，

不是圣人又是什么?李宗吾能使绪初这样做,不是极大的厚黑又县什么?雷民心说:“厚黑学做得说不得。”真是绝世的名言啊!后来我也挣得个圣人的徽号,不过是在圣人之下加上厚黑二字罢了。

圣人也罢,厚黑也罢,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罢了。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与大盗的真相,庄子是看清楚了的。

盗趾的门徒问他:“我们盗也有‘道’吗?”盗趾回答说:“当然有道。做大盗的人,能预先猜想出房间里的财产在哪里,叫做‘圣’;偷东西的时候,一马当先,叫做‘勇’;偷完以后,最后才出来,叫做‘义’;判断情况,能不能下手,叫做‘智’;把偷来的东西,分得很公平,叫做‘仁’。如果不具备这五种道德,而想成为一个大盗,天下没有!”

圣勇义智仁五种品质,本来是圣人所做的,盗跖能用尽它们,就成为大盗。反过来说,厚黑二字本来是大奸大诈的人所做的,一般人很好地利用它,就可彻底的成为大圣大贤的人。举例来说,胡林翼曾说:“只要对公家有利,哪怕是顽顿无耻的事,我

都要干。”又说：“办事要包揽把持。”所谓顽钝无耻也好，所谓包揽把持也好，难道不正是厚黑家所用的技术吗?林翼能很好地利用它，就成为名臣了。

王简恒和廖绪初，都是我很佩眼的人。绪初举办旅省叙属中学堂和担当省议会议员，只知道办公二字，什么气都受得，有点像胡林翼的顽钝无耻；简恒办事，独行独断，有点像胡林翼的包揽把持。

有一天我当着他们二人面说道：“绪初得到了厚字诀窍，简恒得到了黑字诀窍，可以称得上是厚黑党的勇健之人。”我又一件件地将上述事情数落出来证明这句话。他们二人欣然说道：“照这样说来，我们二人可说是各得圣人的一部分。”我说道：“百年后有人给我建厚黑庙，你们二人都是有配享希望的。”

1912 年，我在成都《公论日报》内写厚黑学，有天绪初到我房间中，见桌上写有一段文字：“楚汉之时，有一个人除厚而心不黑，最终归于失败，这个就是韩信。钻人裤裆这样的侮辱，韩信能忍受下来，脸面的厚可说是到了极点了。等到做了齐王，如果听从蒯通的劝说，也是贵不可言。无奈韩信怎

么也不忘刘邦解衣推食的私情，贸然说，穿别人的衣服，就得替人分忧，吃别人的东西，就得冒死给人家办事。终于导致被刘邦杀头，还祸及三族，那不是咎由自取吗!楚汉的时候,有一个人,黑而不厚,也终归失败，那是范增……”

绪初把我的稿子读了一遍，又反复读了韩信这一段，一句话不说，长叹一声而去。我心想：这就奇怪了，韩信厚有余而黑不足，范增黑有余而厚不足，我原是二者双举，他怎么唯独注意韩信这一段?我仔细一想，才知道绪初正是厚有余而黑不足的人。他是

韩信厚有余而黑不足。

盛德夫子，叫他忍气，是做得来，叫他做狠心的事，他做不来。患寒病的人，喝热水很舒服，患热病的人，喝凉水很舒服。绪初缺乏的，就是一个黑字。韩信这一段，是他对症良药，所以他不知不觉地很受感触。

中江谢绶青，光绪三十三年在四川高等学堂和我同班毕业。那时王简恒任富顺中学校长，聘绶青和我当老师。三十四年下学期，结初当富顺中学的视学，主张下一年续聘我，那时薪水以两计，他向简恒说：宗吾是本县人，应减一百两，绶青是外县人，薪水仍旧。他是知道我绝不会反对他，所以才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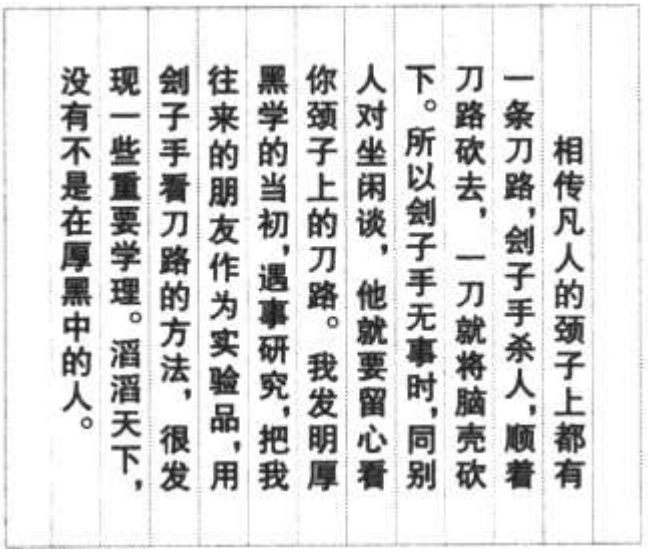
我经常对人讲，绪初这个人万万不可相交，和他相交，银钱上就要吃亏，我是前车之鉴。有一件事更可笑，那时县立高小校长姜选臣因事辞职，县长王琰备文请简恒兼任。有一天简恒笑着向我说：我最近穷得要当衣服了，高小校长的薪水，我很想支来用。照理说这不成问题，怕的是廖圣人酸溜溜地说：这笔钱似乎可以不支吧！你叫我这个除放在何

处?只好仍当衣服算了。我曾经对人说：这虽然是偶尔的谈笑，但绪初的令人敬畏，简恒的勇于克己，却可见一斑。

后来，我发明了《厚黑学》，才知道简恒这个谈话是厚黑学上最重要的公案。我曾经和雷民心说：朋友们当中，天分偏向于厚字的人很多，其中以绪初为第一。够得上讲黑字的人只有简恒一人。

近日常常有人说："你叫我脸皮厚，我还做得出来，叫我黑，我实在做不出来，该应我做事不能成功。"我说："就怕你厚得不彻底，只要彻底了，没有前进而不成功的。你看绪初的厚，居然能把简恒的黑打败，世间天分偏向于厚字的人，千万不可自暴自弃。"

相传凡人的颈子上都有一条刀路，刽子手杀人，顺着刀路砍去，一刀就将脑壳砍下。所以刽子手无事时，同别人对坐闲谈，他就要留心看你颈子上的刀路。我发明厚黑学的当初，遇事研究，把我往来的朋友作为实验品，用刽子手看刀路的方法，很发现一些重要学理。滔滔天下，没有不是在厚黑中的


相传凡人的颈子上都有一条刀路，刽子手杀人，顺着刀路砍去，一刀就将脑壳砍下。所以刽子手无事时，同别人对坐闲谈，他就要留心看你颈子上的刀路。我发明厚黑学的当初，遇事研究，把我往来的朋友作为实验品，用刽子手看刀路的方法，很发现一些重要学理。滔滔天下，没有不是在厚黑中的人。

人。

诸位在同朋友们交往的时候，根据我说的法子去研究，包管生发出无限的趣味，比读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受益更多。老子说：“统治国家的秘密，不可以轻易地将其中的奥妙传示给别人。”我已经老了，不想再有什么大的造化了。否则，这些法子，我是不能传授人的。

我遇到一人在我名下行使厚黑学，叨叨絮絮，说个不休。我睁着眼睛看着他，一言不发。他忽然脸一红，扑一声笑道：“实在不瞒先生，当学生的实在没法子，只有在老师名下，行使点厚黑学。”我说道：“可以！可以！我成全你就是了！”俗语说：“内行不发货。”奸商最会欺骗人，独独在同行面前不敢卖假货。我苦口婆心，劝人研究厚黑学，意在使大家都变成内行。假如有人要使点厚黑学，硬是先说明

了再来干，施者受者，大家心里安顺。

我把厚黑学发明过后，凡人情冷暖，与那一切恩怨。我都坦然地处置它们。有人对我说："某人对你不起，他如何如何。"我说："我这个朋友，他当然这样做，如果他不这样做，我的厚黑学还讲得过去吗?我所发明的是人类大原则，我这个朋友，当然不能逃出这个原则。"

1911 年 10 月，张列五在重庆独立，任蜀军政府都督，成渝合并任四川副都督，又改任民政厅长。他设了一个审计院，打算任命绪初当院长，绪初再三推辞，最后让尹仲锡当院长，绪初当副院长，我当第三科科长。当时民国刚成立，我认为事事革新，应该有一个新学说出现，就把我发明的厚黑学发表出来。等我当了科长，一般人都说："厚黑学果然实用，你看李宗吾公然做起科长来了。"相好的朋友劝我不必再登，我就停止不登。于是众人又说道："你看李宗吾，一做了科长，厚黑学就不登了。"我气不过，向众人说道："你们只羡慕我做官，须知奔走官场，是有秘诀的。"我就发明了求官六字真言、做官

六字真言，每次遇着相好的朋友，就尽心指示传授。无奈那些朋友，天资太迟钝，拿来运用不灵，一个个官运都不亨通，反是旁观察听的和间接听到的，倒还很出些人才。

在审计院时，绪初的寝室与我的相连。有一天下午，听见绪初在房内拍桌大骂，声震屋瓦。我走出房门来看，只见某人仓皇奔出，绪初一边追一边骂那人："你这狗东西！混帐！……"直追到大门才停下来。（此人在绪初办旅省叙属中学时，曾当教职员。）绪初转来，看是我，随我进入房中坐下，气忿忿地说道："某人，真正岂有此理！"我问什么事？绪初道："他起初向我说，某人可当知事，请我向列五介绍。我很客气地答应了他。他说：'事情如果成功了，愿送先生四百两银子。'我在桌上拍了一巴掌说道：'胡说，这些话都可拿来向我说吗？'他站起来就走，说道：'算了！算了！不说算了。'我气他不过，追出去骂了一顿。"我说："你不替他说就是了，何必为此生这么大的气。"绪初说道："这种人，你不伤他的脸，将来不定还要干些什么事，我非对列五说不可，

免得用这种人出去害人。”

这虽属寻常小事，在厚黑学上，却含有很深的哲理。我批评绪初“厚有余而黑不足，叫他忍气是做得来，叫他做猒心的事做不来。”为什么这种事忍不得气?他对待某君，未免太狠，竟然不自禁地侵入黑字范围，这是什么道理呢?我反复研究，就发现一条公理。公理是什么呢?厚黑二者，是一个物体的两个方面，凡黑到极点的，没有不厚的。厚到极点的，没有不黑的。举例来说，曹操的心是最黑的，而陈琳作了篇声讨他的檄文，他居然能宽容陈琳，这不能不说是脸厚。刘备的脸是最厚的，刘璋竭诚对待他，他却忽然率兵消灭了刘璋，这也不能不说是心黑。我们这些人中讲到厚字，既然都推举绪初为第一厚，所以他也逃不出这个公理。

古人说：“所谓道是一以贯之的。”厚黑二者，根本上是互相贯通的。厚字翻过来，就是黑；黑字翻过来，就是厚。

从前有个权臣，得罪国君后出逃，随从人员说道：“某人是您的好朋友，他平日对你十分要好，为

厚黑二者，是一个物体的两个方面，凡黑到极点的，没有不厚的。厚到极点的，没有不黑的。

什么不去投靠他?”他回答道：“这个人对我的确很好。我喜欢音乐，他就把鸣琴送给我；我喜欢玉，他就把玉环送给我。他平日既然能拿出心爱之物讨好于我，今天必定会把我拿去讨好别人。我如果去见他，他必定捆住我拿去献给国君。”果然这个人从后面追来，把随从的人提了几个去请赏。这就是厚脸皮变为黑心肝的明证。有人问：“世间有黑心肝变为厚脸皮的没有?”我答道：“有！《聊斋志异》马介甫那一段，所说的那位太太，她就是由黑心肝一变而成为厚脸皮的。”

绪初辱骂某君一事，询问其他人，都说没有听见过，除我一个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后来同他相处十多年，也没有听他重提。我曾经说：“绪初辱骂某君，这体现了他为人刚正。尽管在暗室中，也不做利己的亏心事，并且事后闭口不提，不大肆声张别人的恶行，这又体现了他的美德。”但这种评论，

是站在儒家立场来说。假若从厚黑学上研究，又可得出一条公理。“有黑字专长的人，黑是他常有的品质，厚是他暂时的品质。有厚字专长的人，厚是他常有的品质，黑是他暂时的品质。”绪初是有厚字专长的人，他以黑字对付某君，是暂时的现象。事过之后，又回复到厚字的常轨。所以事情过后十多年，放在心里而不说。我估摸他做了这种狠心的事，一定在心里感到不安，所以后来见到面，不便向他重提此事。他办叙属学校时，业师王某，来校当学生，因某事违犯校规，绪初悬挂牌子把他斥退。后来我曾提到此事，他说：“这件事我很痛心。”这都是做了狠心的事，要恢复到常轨的明证。因此知道他辱骂某君一定会在心里感到歉疚，所以不便向他重提。

绪初已经去世十几年，生平品行，美好而无疵点。凡是他的朋友和学生，至今谈到他，没有人不钦佩的。去年我写了一篇《廖张轶事》，叙述绪初、列五二人的事迹，曾刊登在《华西日报》。绪初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即使是不同党的人，只能说他党派成见太深，但对于他的私人品德，仍称赞不已。

我那篇《廖张轶事》，曾列举那些事，将来我这厚黑丛话写完了，没得说的时候，再把它们写出来，充塞篇幅。一般人称呼绪初为廖大圣人，我看他，得力全在一个厘字。我曾说："用厚黑学来图谋公利，越厚黑人格越高尚。"绪初人格的高尚，是我们这些朋友公认的，他的朋友和学生活着的还很多，可以证明我的话不错，当然也就证明我定的公理不错。

世间的事，有理解困难实践容易的，有理解容易实践困难的。只有厚黑学最特别，理解也困难，实践也困难。这厚黑学的玄妙，等于修仙悟道的口诀，古来原是秘密传授，黄石老人，因张良有仙骨，半夜三更传授，张良听后顿时领悟，老人期待他有朝一日当皇帝的军师。无奈这门学问太精深了，所以《史记》上说："张良对别人讲兵法，那些人都不能领会，只有刘邦能很好地对待他，张良感叹地说：沛公大概是天意昭示可以传授于人啊。"

可见这门学问，不但高明的老师难遇，就是遇着了，也难以领悟。苏东坡说："项羽百战百胜，但轻易地使用他的锐气。刘邦能忍耐，养精蓄锐来等

待项羽的锐气衰败下来，这是张良教他这样做的。”嫡系继承，明明白白，可考可证。我打算写一部《厚黑学师承记》，说明授受之间的关系，使人知道这门学问，要黄石公这类人，才能传授，要张良、刘邦这类人，才能领悟。我近来提倡厚黑救国的说法，许多人说我不通，这也不怪他们要这样说，这就是所谓的理解困难。

刘邦为了分一杯羹，能够推孝惠鲁元下车，他心肝的黑不得了吧？只是到了韩信要求封为代齐王时，他忍不得气，差一点破口大骂，若不是张良从旁眼色指点，几乎误大事。还不得吧？沼吴之战，夫差痛哭求情，勾

苏东坡深刺地揭示了厚黑之道。

践心中不忍，心里想答应他的请求。全亏谋臣范蠡坚决不同意，才把夫差置于死地。像刘邦、勾践这类人，事到临头，还须要军师临场指挥督阵，才能成功，这就是所谓的实践困难。

苏东坡的《留侯论》，全篇是以一个厚字立论。他的文章中有篇论及沼吴之战的文章，完全赞同范蠡的办法。他的这篇文字，是以一个黑字立论。诸位试着拿这二篇文字细细研读，当知鄙人不错。人称东坡为坡仙，他是天上神仙下凡，才能揭示出这种绝妙的真言。诸位今天听我讲说，可说是有神仙缘份吧。唉!民族外患紧迫万分,来日大难即将临头，我难道就是黄石老人吗?愿诸位以张良自命。

(原载成都《华西日报》1935 年 9 月 1 日—9 月 30 日)

# 厚黑哲理

有人读《厚黑学》，读到“那些想学厚黑学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反过来向自身寻求并且有收获，去掉外界仁义的引诱，而扩充自身本来就具有的厚黑。”发生疑问说道：“李宗吾，你这话恐怕说错了。孟子说：‘这仁义礼智，不是由外人给与我的，是我本来就具有的。’可见仁义是人本来具有的，你怎么把厚黑说成是人本来具有的，把仁义说成是外界的引诱？”

我说：“我倒没有错，只怕孟子错了。”孟子说：“人在孩童的时候，没有不知道爱他们的亲人的；等到他们成年了，没有不知道敬重兄长的。”他这个话，究竟对不对，我们要实地试验。就叫孟子的夫人，把他亲生小孩抱出来，由我当着孟子试验。母亲抱着小孩吃饭，小孩伸手来拖，如果不提防，碗

就会落地打破。请问孟子，这种现象，是不是爱亲人?母亲手中拿一块糕饼，小孩伸出手来要，母亲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小孩就会伸手，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他口中，请问孟子，这种现象是不是亲爱的表现?小孩在母亲怀中，吃奶、吃糕饼，哥哥走近前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请问孟子，这种现象是不是尊敬兄长?只要全世界寻找，得到一个小孩，没有这种现象。我的厚黑学，立即不讲。既然是全世界的小孩无一不是这样，可见厚黑是人天性中固有的东西，我的厚黑学，当然能成立。

孟子说:“人不经过学习就可以会的，那是最好的本领,不经过动脑筋就知道的,那是最好的知识。”小孩见母亲口中有糕饼，就伸手去夺，在母亲怀中吃奶吃糕饼，哥哥近前，就推他打他，这都是不经过学习就会的，不经过动脑筋就能知道的，依孟子所下的定义，都应该成为良知良能。孟子教人把良知良能扩大、充实,现在许多官吏刮取人民的金钱，就是把小孩时夺取母亲口中糕饼的那种良知良能扩充出来。许多志士，对于忠实的同志，排挤倾轧，

各种手段都使尽了，就是把小孩吃奶吃糕饼时，推哥哥、打哥哥的那种良知良能扩充出来。孟子说：“大人物，就是没有失掉赤子之心的人。”现在的伟人，小孩那种心理丝毫没有失掉，可见中国闹到这么糟，完全是孟子的信徒干的，不是我的信徒干的。

我 1912 年发表《厚黑学》，指定曹操、刘备、孙权、刘邦几个人是模范人物。到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并没有一个人学得到。如果有一个人像刘备，那过去的四川，何至于成为魔窟一样?有一个人像孙权，过去的广西广东，何至于会有裂痕?有一个像曹操，伪满敢于独立吗?有一个人像刘邦，中国会四分五裂吗?我曾经说：刘邦我不能见到了，见到曹操也可以了。曹操我见不到了，见到刘备、孙权也可以。所以说中国闹得这么糟，不是我的信徒干的。

汉高祖分杯羹，是把小孩夺母亲口中糕饼的那种良知良能扩充出来了。唐太宗杀建成、元吉，是把小孩吃奶吃糕饼时，推哥哥、打哥哥的那种良知良能扩充出来了。这就是厚黑经说的“扩充他本身具有的厚黑。”

从前有人咏叹汉高祖说："砧板上的肉，饭碗中的羹，黄袍加身看重，亲身父亲性命轻。羹嫂，羹颉侯，一饭之仇报不休……"君不见汉家开基四百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乃如此，汉高祖把通常所谓三伦，与那礼义廉耻，扫荡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厚黑经中所说的"去掉那外界的仁义的诱惑。"

唐太宗扩充了本身固有的厚黑本能。

有人问我道，"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据你这样说，岂不是应该改为'恻隐之心人皆无之'吗？"我说："这个道理，不能这样讲。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明明提出怵惕

恻隐四字。下文忽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平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请问是何道理?再者孟子所说：‘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这是孺子对于井发生了死生存亡的关系，我是立在旁观地位。偶今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请问孟子，此心作何状态?此时发出来的第一念，究竟是怵惕?是恻隐?不消说，这刹那间只有怵惕而无恻隐，只能顾我死，无暇顾及孺子之死。不是不爱孺子，事变仓卒，顾不上啊。一定要我心安定，始能顾及孺子，恻隐心乃能出现。我们这样的研究，就可把人性真相看出。怵惕是为我的念头，恻隐是为人的念头。孟子曰:“测隐之心，仁之端也。’李宗吾曰：‘怵惕之心，厚黑之端也；’孟子讲仁义，以恻隐为出发点。我讲厚黑，以怵惕为出发点。先有怵惕，后有恻隐，孟子的学说是第二义，我的学说才是第一义。”

成都某县，有个姓曾的人，平日讲程朱之学，品端学粹，道貌岸然，人呼为曾大圣人，年已七八十岁，当县中高小学校校长。我查学到校，问：“老先生近日还看书否?”答：“现正纂集宋儒语录。”我

问：“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何以下文只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把怵惕二字置之不论，其意安在?”他听了沉吟思索。我问：“见孺子将入于井，发出来的第一个念头，究竟是怵惕?是恻隐?”他信口答道：“是恻隐。”我听了默然不语，他也默然不语。

我本来想说：第一念即是恻隐，何以孟子不言“恻隐怵惕”而言“怵惕恻隐”?因为他是老先生，不便深问，只问道：“宋儒之书，我读得很少，只见他们极力发挥恻隐二字，未知对于怵惕二字，也会加以发挥否?”他说：“没有。”我不便往下再问，就谈别的事去了。

《孟子》书上，孩提爱亲那章，孺子将入井那章，是性善说

最根本的证据。宋儒的学说，就是从这两个证据推阐出来的。我对于这两个证据，根本怀疑，所以每谈厚黑学，就把宋儒任意抨击。但我生平最喜欢怀疑，不但怀疑古今人的说法，并且自己的也常常怀疑。我讲厚黑学，虽能自圆其说，而孟子的说法也不能说他没有理由。究竟人性的真相是怎样?孟子所说：孩提知爱和恻隐之心，又从何处生出来呢?我于是又继续研究下去。

中国谈论人性者五家：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告子说人性无善无恶，扬雄说人性善恶混杂，韩昌黎说人性有三品。这五种，同时并存，竟未能折衷一是。

现在的政治家，连人性都未研究清楚，等于医生连药性都未研究清楚。医生不了解药性断不能治病；政治家不了解人性，怎能治国?现在天下之乱，实由政治家措施失当所致。其措施之所以失当者，实由对于人性欠了精密的观察。

中国学者，对于人性欠精密的观察，西洋学者，观察人性更欠精密。现在的青年，只知宋儒所说“妇

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道理讲不通……这都是对于人性欠了研究，才有这类不通的学说。学说既不通，基于这类学说生出来的措施，遂无一可通，世界哪能不大乱？

从前我在报章杂志上，常见有人说：“中国的礼教，是吃人的东西。”殊不知西洋学说，更是吃人的东西。阿比西尼亚被墨索里尼摧残蹂躏，是受达尔文学说之赐，将来算总帐，还不知要牺牲多少人的生命。我们要想维持世界和平，非把这类学说一律肃清不可。要肃清这类学说，非把人性彻底研究清楚不可。我们把人性研究清楚了，政治上的设施，国际上的举动，才能适合人类通性，世界和平才能维持。

我主张把人性研究清楚，常常同友人谈及。友人说：“近来西洋出了许多心理学的书，你虽不懂外国文，也无妨买些译本来看。”我说：“你这个话太奇了！我说个笑话你听：从前有个管教育的官视察某校，对校长说，‘你这个学校，光线不足’。校长道，‘我已派人到上海购买去了。’人人有一个心，自己

就可直接研究，本身就是一副仪器标本，随时随地都可以试验，朝夕与我往来的人，就是我的试验品，你叫我看外国人著的心理学书，岂不等于到上海买光线吗?”听者无话可说。

我 1912 年著的《厚黑学》，原是一种游戏文字，不料发表出来，竟受一般人的欢迎，厚黑学三字，在四川几乎成一普通名词。我以为此种说法能受人欢迎，必定于人性上有关系，因继续研究。到 1921 年，我想出一种说法似乎可以把人性问题解决了，因著《心理与力学》一文，载入《宗吾臆谈》内。我这种说法，未必合真理，但为研究学术起见，也不妨提出来讨论。

西洋人研究物理学研究得很透彻，得出来的结论，五洲万国都同意，独于，心理学却未研究透彻。所以得出来的结论，受到攻击。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研究物理，乃是以人研究物，置身局外，冷眼旁观，把真相看得很清楚，毫无成见，故所下判断最为正确。至于研究心理学，则研究者是人，被研究者也是人，不知不觉就参入成见，下的判断就不

公平。并且我是众人中之一人，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使此心放得至公至平，仍得不到真相。因此我主张：研究心理学，应当另辟一个途径来研究。科学家研究物理学之时，毫无成见，等他研究完毕了，我们才起而言曰：“人为万物之一，物理与人事息息相通，物理上的公例也适用于人事。”据物理的公理，以判断人事，而人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声光磁电的公理，五洲万国都同意。人的情感，有类磁电，研究磁电，离不开力学公理，我们就可以用力学公理来考察人的心理。

1921 年，我在家一年，专干这种工作，用力学上的公理去研究心理学，觉得许多问题都涣然冰释。因创一公坪曰：“心理的变化，按照力学公理而行。”从古人事迹上，现今政治上，日用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中国古书上，西洋学说上，四面八方印证起来，似觉处处可通。有了这条公理，不但关于人事上一切学说有了纲领，有条不紊，就是改革经济政治等等，也有一定的轨道可循，而我心中的疑团，就算打破，人性问题就算解决了。但

我要声明：所谓疑者，是我心中自疑，不是说人人都这样疑。所谓解决者，是我自认为解决，不是说这个问题果然被我解决。此乃我自述经过，聊备一说而已。

本来心理学是很博大精深的，我是个讲厚黑学的，怎能谈这门学问?我说“心理变化，按照力学公理而行”，等于说“水之波动，按照力学公理而行。”据科学家眼光看来，水的性质和现象，可供研究的东西很多，波动不过是现象中的一小部分。所以我谈心理，只谈很小很小一部分，其余的我不知道，就不敢妄谈。

我的厚黑学，本来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有对等的价值，为什么王阳明受一般人的推崇，我受一般人的非议?因为从古至今，社会上有一种公共的黑幕，这种黑幕，只许彼此心心相知，不许揭穿了，揭穿了就要受到社会的制裁，这也是一种公理。

我向别人讲厚黑学，只消连讲两三个钟头，听的人大都津津有味，说道：“我平时也这样想，不过没有拿出来讲。”请问：心中既然是这样想，为什么

不拿出来讲呢?这是暗中受了这种公理支配的缘故，我赤裸裸的揭穿出来，是违反了公理，当然社会不许可。

社会上为什么会生出这种公理呢?俗语有这样两句："逢人短命，遇货添钱。"诸位想来都知道，假如你遇着一个人，你问他多大年龄了?他答："今年五十岁了。"你说："看你先生的面貌，只像三十岁的人，最多不过四十岁罢了。"他听了一定喜欢，这就是所谓的"逢人短命。"又如走到朋友家中，看见一张桌子，问他花多少钱买的，他答道："花了四元。"你说："这张桌子，一般价值八元，再买得好，也要六元，你真是会买。"他听了一定也很喜欢。这就是所谓的"遇货添钱"。人们的习性既是这样，所以自然而然的就生出这种公理。主张性善说者，无异于说："世间尽是好人，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说这话的人，怎么不受欢迎?主张性恶者，等于说："世间尽是坏人，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说这话的人，怎么不受排斥?荀子本来是入了孔庙的，后来因为他说性恶，把他从孔庙请了出来，打脱了冷猪

肉，就是受了这种公理的制裁，于是乎程朱理学派的人端坐在孔庙中，大吃那冷猪肉。

孟子书上有“八面玲珑，四方讨好”一句话，可说是孟子给宋明那些儒生定的罪案，也就是孟子自己给自己定的罪案。为什么呢?性恶说是劝戒世人的，性善说是讨好世人的，持性善说的人说：“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这是小老婆们讨好的话。持性恶说的人说：“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这是志士们劝戒的话。眼下小老婆多而志士少，劝戒的话被所有的世人厌恶。不想听，荀子的请出孔庙也是应该的啊!唉呀!李厚黑，你真是儒家道德观念的罪人啦。

近人蒋维乔著《中国近一百年哲学史》说，荀子在周朝末年，提倡性恶说，后代儒生非议他的人有很多，绝对没有一个人偏袒他。经历了一千九百多年,俞曲园独自一人毅然决然地赞同荀子的观点。我国主张性恶说的人,古今只有荀子和俞曲园二人。俞曲园是经学大师，一般人只研究他的经学，他著的性说上下两篇，似乎存在又似乎消亡，可以说中

国谈性恶的书，除了荀子以外，几乎没有了。劝戒的话被所有的世人厌恶，不想听，所以敢于直说的人，绝无仅有。

滔滔天下，都是讳疾忌医的人，所以敢于说性恶的人，不是天下特别勇敢的人做不到，非舍得牺牲不可。荀子牺牲了孔庙中的冷猪肉不吃，才敢于说性恶。李宗吾牺牲英雄豪杰不当，才敢于讲厚黑学，将来建厚黑庙时，一定要在后面，给荀子修一个启圣殿，使他老人家借着厚黑教主的余荫，每年春秋两次祭祀，也吃吃冷猪肉。

常常有人向我说道："你的说法未免太偏激。"我说："的确如此，正是因为它偏激，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它们的药性最偏激，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的都有这类药。药里面最不偏激的，莫过于泡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甘草医治好了的有几个?自从孟子以后，性善说充塞于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的打几针、烧艾蒿不可。医治寒病用热药，医治热病用寒药。所以听我讲厚黑学的人，常常说道："你的讲论

很痛快。”因为害了麻木不仁的病，对他施加针灸，才觉得痛，经过针灸治疗后，整个身体感到舒畅，才觉得痛快。

有人读了《厚黑丛话》，说道：“你何必说这些鬼话?”我说：“我逢着人说人话，逢着鬼说鬼话，请问当今之世，不说鬼话，说什么?我这部《厚黑丛话》，人见到它就是人话，鬼见到它就是鬼话。”

我不知道这一生中，与孔子有什么冤孽。他讲他的仁义，偏偏遇着一个讲厚黑的我，我讲我的厚黑偏偏遇着一个讲仁义的他，我们两人各自的学说极端相反，永世是冲突的。我想：“冤家宜解不宜结”，我和孔子讲和好了。我想了个折衷调和的法子，提出两句口号：“厚黑为里，仁义为表，”换句话说，就是枕头上放一部《厚黑学》，案头上放一部四书五经；心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神位，”壁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从此以后，我的信徒就是孔子信徒，孔子的信徒就是我的信徒。我们两家学说，永世不会冲突了。几百年后，有人出来做一篇《仲尼宗吾合传》，一定说道：“仁

近于厚，义近于黑，宗吾引入新标准，判断事情，仁义的毛病，最终演变成麻木不仁，还是宗吾的见解深远些。”

讳疾忌医，是病人通例，因而就成了医学界的公理。荀子向病人略略扎了一针，药铺给他关了。李宗吾出来，大讲厚黑学，要别人把衣服脱了，赤条条的施用手术刀和针剂，这是自从荀子以后二千多年，都没有这种医法，这就是李厚黑之所以又叫作李疯子的原因。

昨天有位友人来访，见我桌上堆些《宋元学案》、《明儒学要述》一类的书，诧异地说道：“你怎么看这类书?”我说我怎么不看这类书?相传某国有一口井，汲取井中水喝了的人立刻便发狂，全国的人都喝这口井的水，全国的人都发了狂，只有一个人，独自开凿了另外一口井，喝这口井里的水，只有他没有发狂，但全国的人都说他得了狂病，抓他来打针灸，施加种种治疗，此人忍受不了这个痛苦，只得同大家一样喝那令人发狂的井中的水，于是全国的人都欢欣鼓舞地说道：“我们国家从此没有一个狂

人了。”我怕有人替我医治疯病，对我打针灸，只好在桌上堆满宋明那些儒生的书，自己治疗。

人性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仿佛是一个大城市，王阳明从东门攻入，我从西门攻入，攻进去之后，看见城中的真相，彼此都是一样。人性按告子所说的，没有善也没有什么不善，这话最是千真万确。王阳明提倡致良知的学说，是主张性善的，而他教人，提出“无所谓善恶是心的本体，有所谓善恶是思想活动。”请问这种说法，与告子所说的有什么不同?我 1912 年发表《厚黑学》，是性恶说这一面的说法，1920 年，我创立一条公理：“心理变化遵循力学公理而运行。”这种说法就是告子的说法。告子说：“人性就像湍急的水流。”这九个字换句话说就是“心理变化遵遁力学公理而运行。”

有人责问道：“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一个说件，一个说体，怎么能混为一谈?至于你说的‘心理变化’，则是就用上说的，更不能牵涉到体上。”我说：我的话不足为凭，请看阳明的。阳明说：“心统性情，心，体也，

情，心用也，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矣。”心体就是性，这是阳明自己下的定义。我说：“阳明的说法，就是告子的说法。”难道我冤诬了阳明吗?

告子说：“性犹湍水也。”放到东则东流，放到西方则西流，请问东流西流，是不是就用上说的?请问水的流东流西，能否逃出力学公理?我说“性犹湍水也”五个字，换言之，就是“心理变化，循力学公理而行。”似乎不是穿凿附会。

阳明说：“性，心体也，情，心用也。”世上谈心论性的人，因为体不可见，所以只就用上说它，因为性不可见，所以只就情上说它。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又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都是就情上说的。也即是就用上说的。由此知：孟子所谓性善者，乃是根据情的善，来断定性的善。试问人与人的感情，是否纯有善而无恶?所以孟子的话，就会发生问题，所以阳明换个说法：“有善有恶意之动。”意之动就是用情。阳明的力学，比孟子更深，故其说较孟子

更圆满。

王阳明从性善说悟入，我从性恶说悟入，同到无善无恶而止。我同人讲厚黑学，等于用手指月，人能循着手看去，就可以看见天上的月亮，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下去，就可以窥见人性的真相。常有人执着厚黑二字，同我刺刺不休，等于在我手上寻月亮，真可谓天下第一笨人。我的厚黑学，拿与此等人读，真是罪过。

（原载成都《华西日报》1935 年 10 月）

# 厚黑学辩证法

恐惧与恻隐，都是一样的东西，天理和人欲也是一样的东西，好像煮饭的是火，烧房子的也是火。宋明的儒生，不明白这个道理，把天理和人欲看成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制造出消灭人欲的说法，它的弊害恰恰在于伤害了天理。王阳明的《传习录》说："没有事的时候，把好色、好货、好名等私心，挨个追究搜寻出来，一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再生，这才痛快。经常像猫抓老鼠，一眼看到，一耳听到，刚有一念萌发，立即克制下去，斩钉截铁，决不姑息纵容，或给他方便。不能窝藏，不给出路，才是真的用功，才能扫除清理人情中的恶欲。"

王阳明的这个说法仿佛是说，见了火会烧房子，就让人以后看到一星之火，立即扑灭断绝火种，才

感到痛快。

孟子和荀子二人，都是在整个人性之中各自截取一半来立论，所以把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合一，理论上就圆满了，二种学说相结合，就成为告子性没有善也没有不善的学说。

有人问:“孟子的学说,哪能与荀子学说相结合?”我说，孟子说：“人在小的时候，就怀恋父母；懂得喜欢女子时，就想念年轻女子。”荀子说：“有了妻子后对双亲的孝情就要衰减了。”请问二人的说法难道不是一样吗?孟子说：“只有最孝顺的人才终身怀恋父母。到了五十岁还怀念父母的，我在伟大的舜身上见到了。”据孟子所说，满了五十的人还爱慕父母，他眼中只看见舜一人，请问人性的真相究竟怎样?难道孟子、荀子的学说不能相结合吗?

性善说与性恶说既然可以合而为一，那么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李宗吾的厚黑学也就可以合而为一。有人问：怎么可以合而为一?我说，孟子认为：“最孝顺的人终身怀恋父母。”厚黑经说：“最好色的人终身思念年轻女子。”孟子说：“到了五十岁的年纪

还怀恋父母的，我在伟大的舜身上见到了。”厚黑经说：“到了八百岁的年纪还想念年轻而漂亮的女子，我终于在彭祖身上见到了。”眷念亲人是不经过学习就会的，不通过思索便会了解的，好色也是这样。不经过学习就会，不经过动脑筋就知道，用致良知的方法，能把孩提时爱亲人的天性招致出来，做到终身怀恋父母，同时就可以把少壮好色的天性招致出来，做到终身怀恋年轻漂亮的女子。过去有人说：王阳明学说发展到末流时的弊端，竟可以达到让人放荡、偷鸡摸狗的地步，这就是用致良知的方法，把厚黑学招致出来的缘故。

按照宋代儒生的意思，孩提时爱亲人，是性命的正道，少壮时好色，是形气的一种类别。这种说法真是穿凿附会。其小孩爱亲人，并非真是爱亲人，是爱亲人给他喝给他吃，如果孩子一下地，马上交给奶妈抚养，那么他只会爱奶妈不会爱生母，这就是明证。爱奶妈，与想念年轻的女子，想念妻子，它们心理活动原本是一样的，无非是为“我”罢了。

为“我”是人类天然的现象，不能说他是善，

也不能说他是恶，所以告子的性无所谓善与不善的观点最为合理。

告子说：“吃东西和爱美色是人的本性。”孩子爱他们的亲人是要吃东西，想念年轻漂亮的女子是爱美色。食物和美色是人类生存而必需的东西，求生存是人类的天性，所以告子又说：“生存就是人的本性。”

告子既然这样观察人性，那对于人性的处置又怎样呢?于是告子用比喻说：“人性像急流的水，挖开东方向东流，挖开西方就向西流。”又说：“人性犹如杞柳(注：一种柳树)，仁义犹如(注：一种木编的容器)，把人性说成仁义，就像把杞柳当成一样。”

告子的这种主张是很对的，人性无害无恶。比如深潭里的水，平时水波不兴，看不出有什么作用。从东边挖一个口子可以浇田地，或有利于行船；从西边挖一个口子，就可以冲坏房舍，淹死人畜。又比如一块木头，可制成棍棒打人，也可制成碗盏装食物。这个说法，真可以说孟子荀子合一了。

孟子书载告子谈论性有五种说法：人性如杞柳，

人性如急水，说生存是人性，食色是性，说人性没有善或不善，这五点本是一贯的。

朱子注释食色一节说：“告子的辩论常失败，所以经常变化以求胜。”从现在看，告子的说法，始终没变，而孟子也终于没能说服他。

朱子注释杞柳一节，认为告子说的仁义，一定要等矫揉(意即改变)以后。这个说法不对。因为朱子注上都子一节就说：“气质所具有的，虽有不善，但并不伤害人性的本来是善。人性虽然本来是善，也不能不体察矫揉的作用。”这里忽然又提出“矫揉”二字，难道不是改变自己的说法吗?

朱子注“生之谓性”一节说：“杞柳湍水的比喻，食色无善或不善的说法，纵横变化，错误很多。”殊不知告子谈人性的五点，是一贯而下，并无所谓纵横变化和很多错误。“生之谓性”的“生”字，做“生存”二字讲。生存是人类的重心，是世界学者公认的。告子谈人性，以生存为出发点，由此而有“食色性也”的说法，有“性无善或不善”的说法，又用杞柳和急水为比喻，这种说法最合理。宋儒反而

认为根本错误，一切说法，离开生{辱之论，所以才有“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怪话。但朱子能看出“生之谓性”一句是告子学说的根本所在，也不能不说是很特别的见识。

宋儒崇奉儒家，极力排斥释道二家的说法，在《尚书》上找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久执厥中”四句话，作为虞廷十六字心传，于是自己称生于一千四百年以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后经清朝阎百诗考证出，这四句出自于伪古文尚书，作伪者是采自荀子，荀子又是引用道经的话。阎氏的说法，在经学界中，算是已定了的铁案。这十六字是宋儒学说的出发点，根本上就杂有道家和荀学的元素，反而想借孔子以排道家，借孟子以排斥荀子，于是到处支离穿凿。朱子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又要顾事实，又要回护孟子，真可以说是“纵横变化，错误很多”，看看告子专用生存二字立论，明白简易，何啻天渊之别。

告子不知是什么人，王龙溪说是孔门之徒，我

看不错。孔子称赞《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告子以生字谈人性，可说是孔门嫡传。孟子学说，虽与告子少有差异，而处处仍离不开生字。如说：“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有也，”又说：“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于王何有?”仍以食色二字立论。我认为孟子与告子论性之异同，等于子夏、子张论交往之异同，其大意离不开孔氏家法。孟子与告子的交谊，当如子夏与子张的交谊，平日辨疑析难，互相质证。孟子说：“告子先我不动心。”心地隐微之际说得很明白，交谊之深可想而知。宋儒有道统二字横亘在胸，偏袒孟子，贬斥告子为异端，而其自家之学说，则截去生字立论，叫妇人饿死，以殉其所谓节，叫臣子无罪受死，以殉其所谓忠。孟子有知，当必引告子为同调，而斥程朱为叛徒也。

孟子说：“人在幼小的时候，就怀恋父母；懂得喜欢女子便想念年轻漂亮的女子；有了妻子，便迷恋妻子；做了官，便讨好君主。”需要就是目的，也就是所谓的目标，目标一旦确定，那就只管向着那目标奔去，别的事物是不去顾及的。目标在功名，

那么吴起可以杀他的妻，汉高祖可以分父亲的肉做的羹，乐羊子可以吃儿子的肉做的羹。目标在父母，那么郭巨可以埋儿子，姜诗可以驱逐妻子，伍子胥可鞭打楚平王的尸体。目标在色欲，那么齐襄公可以奸淫自己的妹妹，卫宣公可以娶他的儿媳妇，晋献公可以接纳他父亲的小老婆。

作者认为：人的天性，既然是这样，所以性善性恶的问题，我们无须多加争辩，负有领导全国人民的责任的人，只须确定目标，纠正全国人民的目标就是了。我国现在的最大忧患，在于列强的压迫，所以当提出列强为目标，手有指，指列强；目有视，视列强；口有道，道列强；心有思，思列强，使全国人民力量的视线，集中在这一点。于是乎吴起也罢，汉高祖也罢，乐羊子也罢，郭巨也罢，姜诗也罢，伍子胥也罢，齐襄公也罢，卫宣公也罢，晋献公也罢，一一向着目标而奔去，救国的方法，如此而已。全国四万万人，有四万万根力线，根根力线直达列强，根根力线挺然特立。这种方法的含义，可以称它为“合力主义”。而它的要点，则从思想独

立开始。

有人问我说：你既然自称厚黑教主，当然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据你说，你不懂外文，有人劝你看西洋心理学的翻译本，你也不看，像这样的孤陋寡闻，怎够称得上教主?我回答说，我试问：你们的孔夫子不仅西洋翻译本没有读过，连西洋这个名词都没有听过，怎么会称至圣先师?你进文庙去把他的牌位拿来烧了，那么我这厚黑教主的名称立即登报取消。我再问：西洋的古代希腊三位圣人，不仅连他们西洋现代人哲学家康德等人的书一本都没有读过，并且恐怕对现在英法德美等国的文字，一个也认不得，怎么会称西洋圣人?

更有令人奇怪的，释迦牟尼，对中国字、西洋字一个都认不得，对中国人的姓名、西洋人的姓名一个都不知道，他的孤陋寡闻，万倍于我这个厚黑教主，但居然成为五洲万国第一个大圣人，这又是什么道理?(此是无知者，无畏也。编者按）唉，你们这些君子算了吧!主张不同我就不替你们打算了，我正在划出厚黑区域，建立厚黑哲学，我行我素，

本来就没有空闲工夫与你们这些人争辩不休。

我是八股学校的学生，生平所知道的只有八股罢了。常常有人向我说道："可惜你不懂科学，所以你种种说法，不合科学规律。"我说："我讲八股，你怎么同我讲起科学来了，我正深恨西洋的科学家不懂八股，一切著作完全不合八股义法，我把达尔文的《物种源论》，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用评八股的方法评论它们，每本书上面，大批二字："不通。"有人问："究竟不通的地方在哪里？你怎么信口空说？"我说：你把我的厚黑丛话读完了，自然会明白。

天下文章的不通，到八股时可说是发展到极点了，蔑视的人太多了，可以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而不说西洋科学家的不通，更百倍于中国的八股文。现在全世界纷纷扰扰，就是几部死不通的文章酝酿出来的。因为达尔文和斯密的文章不通，世界才会有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因为孟德斯鸠的文章不通，我国过去二十四年才会四分五裂，中央政府才会组织不健全。有人问："这部书也不通，那部书

也不通，要什么书才通?”我说，只有厚黑学，大通而特通。

真是幸运啊!我只懂八股而不懂科学!如果我懂了科学，恐怕今天还在政府里天天叫喊：达尔文是圣人，斯密是圣人，孟德斯鸠是圣人，墨索里尼、希特勒没有一个不是圣人，怎么会写《厚黑丛话》呢?如果要想全世界太平,除非以我的厚黑丛话作为新的刑律，把古代的达尔文、斯密、孟德斯鸠，今天的墨索里尼、希特勘，一一处以枪毙，这之后国际上、经济上、政治上才有曙光可言。

中国的八股研究好了，不过变成迂腐不堪的穷骨头，如李宗吾一类的ˆ就县这样。如果把西洋科学家达尔文、斯密等人的学说研究好了，立刻就要尸骨成山，血水成河。等我把关于中国圣人的话说完了，再来怀疑西洋的圣人。

我之所以成为厚黑教主，得力之处全在于不肯读书。西洋翻译本不喜欢读，就是中国书也不认真读。凡是与我相熟的朋友都晓得我的脾气，无论什么书，抓着就看，先把序看了，或只看开头几页，

或从末尾倒着看，或随便在中间乱翻来看，或跳几页看，吃透书中大意就算了。如果认为有趣味的几个句子，我就细细地反复咀嚼，于是一而二，二而三，就想到别的地方去了。无论什么高深的哲学书，和最粗浅的戏曲小说，我心目中都是一样看待，都是一样的读法。

我认为世间的书有三类，一是宇宙自然的书，二是我头脑中固有的书，三是古今所著的书。我们这些人当然把第一种和第二种融合耗来读，至于第三种，不过借来引起我头脑中蕴藏的道理罢了，或者供我印证罢了。我对第三种书的需求不过如此。中国的书，已足以供我之用并且还有余，哪里还会用疲蔽的精神，去读西洋课本呢？

我读书的秘诀，是“跑马观花”四个字，甚至有时跑马而不观花。中国的范围，马儿都跑不完，怎么说到外国？有人问：“你读书既然是跑马观花，为什么你这《厚黑丛话》中，有时把书缝缝里的细微事情，说得津津有味？”我说：“说了奇怪，这些细微事，目光一接触便觉得刺眼，我在打马飞跑时，

看见一朵鲜艳的花，就下马细细赏玩，有时觉得芥子大的花儿，反而比斗大的牡丹更有趣味，所以书缝缝里的细微事，也会跳入厚黑丛话来。”

我是懒人，懒就不肯苦心读书，然而我有我的懒人哲学。古今善用兵者没有超过项羽的。项羽身经七十多战，战无不胜，到了乌江，身边只有二十八骑，还三战三胜。然而他学兵法，不过略知其意就算了。古今政治家，当推诸葛亮为第一，他读书也是只看大概。陶渊明在诗界中可算第一

南宋版《荀子》插图。

流，他却是一个喜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的人。反过来，熟读兵书的没有比得上赵括的，但长平一战，一败涂地。读书最多的人没有多过刘歆的，辅佐王莽，用周礼治天下，闹得天怒人怨。注《昭明文选》的李善，号称书簏（书箱子），而作出的文章就不通。

书这个东西，等于食物一般，食物是用来医治饥饿的，书也是用来医治精神上的饥饿的，食物吃多了不消化，会生病，书读多了不消化，也会作怪。读得越多，人就越蠢。古今所说的书呆子就是这样。王安石读书不消化，新法才行不通，程伊川读书不消化，才有洛蜀之争，

陶渊明喜好读书而不求甚解。

朱元晦读书不消化，才有庆元党案，才有朱陆之争。我国闹得这样糟，全被西洋呆子所误。

世界是进化的，从前的读书人是埋头苦读，进化到项羽和诸葛亮，发明了读书略观大意的法子。那所谓略观大意，就是必定能了解大意。进化到了陶渊明，喜欢读书而不求甚解，那么可能大意也未必了解。再进化到厚黑教主，不甚解并且不喜欢读书。将来再进化，必定发展到一本书不去读，一个字不认识，并且也谈不上了解，唉呀！世上没有顿悟，这句话从哪里去印证呢？

我写《厚黑丛话》，遇着典故不够用，就编造一个来用。有人问：何必这样干？我说：自从有宇宙以来，就应该有这种典故，但竟然没有这种典故出现，这是宇宙的罪责，我编制一个，用来补充它的穷乏。有人说：这类典故古书中原来就有，你书读少了，当然就找不出来。我说：这是典故的罪过，并不是我的罪过，典故里面最古老的，没有比得上天上的太阳月亮，夜晚将书摆在面前，睁眼就可以看见，既然是好典故，那么我写《厚黑丛话》时，为什么

躲在书堆里，不会跳出来?既然不会跳出来，就是死东西，这种死典故，要他有什么用?

最近，有人对我说：你主张思想独立，讲来讲去，始终逃不出孔子的范围?我说：哪里只是孔子，我发明厚黑学，还没有逃出荀子性恶说的范围，我说过“心理变化遵循力学原理进行”的话，没有逃出告子“人性好像湍急的流水”的范围。我写有一本《中国学术的趋势》,没有逃出我家聃大公的范围。另外还有一位说法四十九年的先生，更逃不出他的范围。

宇宙真理，明明摆在我们面前，任何人只要能够细心观察，得出的结果都是相同的。我主张思想独立，揭出宗吾二字作为标记和旗帜，一切道理经过我细心考虑。认为对的就说出来，不管别人是否说过。如果自己已经认为是对的了，因为古人曾经说过，我就另外创立不同的说法，来求得逃出古人的范围。这就是：并非对古人标新立异，而是对我自己标新立异，这是拿我自己背叛我自己，不能说它是宗吾。孔子啦、荀子啦、告子啦、释迦牟尼啦、

孟子啦，甚至村言俗语，与那些其他的等等，全部融合在一炉冶炼，没有门户之见，一一用我的心来衡量它们，这就是宗吾。

宗吾就是有主见。我认为是对的就肯定它，我认为是错的就否定它。前日的我认为对，今日的我认为错，那就以今日的我为主。如果回过头去遮掩前日的我，那么今日的我就成为前日的我的奴仆，这就变成奴仆的见解，不是主见，仍然不能称为宗吾。

老子说“上等士人领会‘道’的意义，能努力实行；中等士人领会‘道’的意义，觉得似有似无；下等士人领会‘道’的意义，哈哈大笑。如果他不嘲笑，那么，‘道’就不值得称为‘道’了。”滔滔天下，都是周程朱张的信徒，都是达尔文的信徒，一听见厚黑学三字，就破口大骂，我因此就接着老子的话来凑合一句：“‘下下士’听说道，就破口大骂它，如果他们不骂，厚黑学也就不成为道了。”

前几天，我同某君谈话，引用了几句孔子的话。某君说：“你是讲厚黑学的，怎么讲起孔子的学说来

了?”我说：“从前孔子出游，马吃了农民的禾苗，农民把马捉住，孔子命子贡去说，把话说尽了，农民还是不肯把马退还。子贡回见孔子，孔子命令马车夫去说，车夫去后几句说得农民大喜，立即退还了马。你想：孔门之中，子贡是第一个会讲话的。当初齐国讨伐鲁国，孔子命令子贡去游说，子贡去后一席话，便化干戈为玉帛。这样会说话的人，独独对农民无可奈何。其原因是子贡的才智和见识太高，说的话农民听得不入耳，马车夫的才智和见识与农民相等，所以一说就合拍。观世音说：凡是以官员身份来求得超度的，我就显现官员的形象来说法，凡是以印度教的身份来求得超度的，我就显现印度教中天神的形象来说法。你当过厅长，我就显现厅长的形象来说法，你口诵孔子的话，我就显现孔子的形象来说法。一般人都说：今天的人远远不如三代以前的人。这话确实不错，鄙人虽不才，自问可以当孔子的马车夫，而民国时代的厅长，不如孔子时代的农民。”

有一次我同友人某君谈话，旁边有另一人警告

他说："你少同李宗吾谈些!谨防把你写进《厚黑丛话》。"我说："你们放心，我这《厚黑丛话》中的人物，是准备将来在厚黑庙配享的，你们自问有什么功德可以配享?你们怕我把你们写进《厚黑丛话》，我正怕你们将来混入厚黑庙。"因此我写这段文字，记下这件事而隐去了他们的名字。

我生怕我的厚黑庙中，五花八门的人钻些进来，闹得像孔庙一样。我撰写有《敬临食谱序》一篇，就是表明这个意思，把它找来抄录如下：

我有位六十二岁的老学生黄敬临，他要求进入厚黑庙配享，我已经允许。读《厚黑丛话》读者想来还记得，他在成都百花潭的一侧开了一家姑姑筵饮食店，准备了极其精美的肴馔，招徕顾客，读者可能光顾过。昨天到他公馆，见他正在凝神静气，用楷书体抄《资治通鉴》。我诧异地问道："你怎么干这个事?"他说："我从四十八岁以后，就决心抄写书，已手抄十三经一遍，补抄《新旧唐书合钞》、《李善注文选》、《相台礼记》和《坡门唱和集》各

一遍，现在打算再抄一遍《资治通鉴》，以完成我以前定下的志愿，垂示子孙。”我说：你这种主意就错了。你从前历任谢洪、巫溪、荣经等县的知事，我旅差路过那里并询问当地的一些人，都赞颂你的政绩，他们以为你一定会在官场努力，干一番惊人的事业。我回来询问后才知道，你已从官场退下来搞厨师工作，自食其力，我听后不禁大加赞扬说：“真是我的学生啊，特许进入厚黑庙配享。”不料眼下你在干这种事情。须知古今做这一类事情的人车载斗量,有你插足的余地吗?讲授烹饪学是你特别的专长，放弃自己所擅长的而去同别人争胜负，这又是何苦呢?鄙人所擅长的是厚黑学，所以专门讲厚黑学，你所擅长的是庖厨，不如把所抄写的十三经与那《资治通鉴》等等，举一把火烧了它，撰写一部食谱，那倒还是不朽的盛业。

敬临听了我的话，认为很对，说道：“往年在成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充任烹饪老师，曾分‘薰、蒸、烤、烘、爆、酱、炸、卤、煎、糟’十门，教授学生，现在打算就这十门，条分缕析，撰

写成一本教科书，但这件事工程浩大，苦于没有大块的时间，怎么办?”我说:“你这又太拘泥了，何必一做就想做完善。我为你打算，每天高兴时，随便写一二段，用随笔体裁写出来，积少成多，有空再把它们分出门类，如果没有空既然有了底本，以后也有人替你整理，倘若不及早写出来，将来年老疾病缠身，即使想写也力不从心，后悔莫及!”敬临深感我说的话是对的，就着手去写。

敬临的烹饪学，可以称得上是家学渊源。他的祖父由江西到四川来做官，精于饮食，替他儿子聘娶媳妇，不是精于烹饪的女孩子就不聘娶。听说陈家有一位姑娘正待嫁，能制作三百多种咸菜，于是就聘娶了这位姑娘，她就是敬临的母亲。于是把黄陈两家的烹饪融为一炉。清朝末年，敬临在北京做事，慈禧太后赏赐他四品的官衔，在光禄寺供职三年，又把天府之国的川味，融合进南北的风味。敬临对于烹饪，真可以说是集大成者，有此种绝世手艺，自己却不很重视，不把它公布于世人并传留给后代，不也是太可惜了吗?希望敬临好自为之啊!

古代对老百姓有功德的人就可受到后人的祭祀，我曾经笑着说，孔庙中七十二个门徒，其中除一、二十人有言论事迹可记述外，其他大多数人的姓名也在若有若无之间,哪有什么功德?只不过依附孔子的余光，高高地坐在孔庙中吃冷猪肉，这也可说是超越本分冒用孔子的物品。敬临撰写食谱施恩惠于后人，有此种功德，当然可以在庙中永远受人供食祭祀，生前制作美味佳肴让别人吃，死后人们制作各种美味佳肴来祭祀他。这本来是回报他施恩于人的最公平的做法，根本不必依附厚黑教主就可以永垂不朽的。人可宝贵的就在于能自立于世，希望敬临好自为之啊!

孔子平日的饭菜饮食，后人因为他在这方面没有论述，所以至今用冷猪肉祭祀他，腥臭之味令人不敢靠近。以后厚黑庙中，有敬临在，后人不敢不用美味佳肴供奉，我可以傲然地对众人说：我厚黑学门徒中有敬临在此，冷猪肉可以不进入口中了!

特此作序。

1935 年 12 月 6 日，李宗吾于成都。

最近，某君发行一种月刊，要我写一篇文章。我说：我写就写，但有一个条件，我是来讲厚黑学的，三句话不离本行，文章写成后写我的名字，你非刊不可。他很惶恐地婉言谢绝了。我一定替他写不可，他没办法，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

读者只知我会讲厚黑学，殊不知我还会作各种散文。诸位如果想表彰祖先的恩德，有墓志铭之类的文章，请我来写，包管九泉下的祖先们安心，我也绝不会有韩愈写墓志铭专讲好话的嫌疑。至于写祝寿的文章，尤其是拿手好戏，寿星老人读后，必将多活若干年。诸位如果不相信，有谢慧生的寿文为证，寿文说：

谢慧生兄，六十大庆，自己撰写征文启事说：“朋友们对我有所赠言的话，如能纠正我过去六十年的过失，那是我希望接受的，如多是赞颂之辞，那就会令我感到惭愧得不能抬起头来。”慧生与我是同乡，他以前的过失，只有我能纠正，假若他希望

延年益寿，我也有妙法。所以特地撰写下面的文章献给他。

1912 年二、三月，我在成都报上，发表厚黑学。当时张列五任四川副总督，有天见到我说道："你疯了吗?什么厚黑天天在报上登载，成都附近有一位疯子，巡警总督杨萃友、成都府知事但怒刚，其他像庐锡卿、方琢章等，一天到晚跑来同我吵闹，我将要修建一所疯人院，把这些疯子一齐关起来。你这个乱说大仙，也非关在疯人院不可。"我说："唉呀！我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你把我认为是疯子，我很替你的饭碗担忧。"后来张列五改任民政厅长，袁世凯调他进京，他把官印交了。第二天他见到我说："昨晚谢慧生说：'细想起来，李宗吾的说法，真是用得着。"我拍案叫道："奴才!我哪里能忘记!疯子的话，都听得吗?好倒是好，只是饭碗已经丢了。今当临别赠言，我告诉你两句：过去的事已不可劝戒了，将来的事倒可以安排好。"哪知他信仰学说不虔诚，后来在天津反对帝制，被袁世凯捉到北京枪毙。他在京城大牢内坐了几个月，不知在五更梦醒之时，

曾想到四川李疯子的学说没有。据说宣布死刑时，列五神色泰然，背着手在一旁站立，作出微笑的样子。同时判死刑的某君喊冤怒骂，列五对他嚷道："某君！不要说了！今日之事，你还在梦中。"大约列五在此时，大梦已醒，知道今日之死，实在是因为违反李疯子的学说才招致的。

同学雷铁崖，留学日本，卖文为生，满肚皮的不合时宜，清朝末年跑到西湖白云寺去做了个和尚。革命时，任孙总统的秘书，不久辞职。作了一首诗说道，"一笑飘然去，霜风透骨寒。八年革命党，半月秘书官。稷下竿方滥，邯郸梦已残。西湖山色好，莫让老僧看。"他对时事非常愤懑，在上海，曾对某君说："你回去告诉李宗吾，叫他少讲点厚黑学。"他不久得了疯癫病，整天抱一瓶酒，逢人就乱说，常常独自一人，倒地睡在街当中，人事不醒。警察看见把他弄回来，就这样时好时发，到 1920 年终于死了。我这种学说，正是医治他那种病的妙药，他不仅不照着方子服药，反而痛骂医生，他的死也是应该的。

列五和铁崖，都是慧生兄的好朋友，他们二人反对我的学说，结果落得这个下场。只有慧生知道，疯子的学说用得着，居然活了六十岁。倘若循着这条路走去，就是再活六十岁也是很可能的。我发明厚黑学二十多年，私塾弟子遍天下，尽都轰轰烈烈，做出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业，偏偏同我讲学的几个朋友，列五和铁崖除外，例如廖绪初、杨泽博、王简恒、谢绶青、张荔丹等人，对于我的学说，都茫茫然无所收获，先后憔悴忧伤地死去。慧生对于我的学说，似乎有明了的认识了，只是不理解为什么隐居江湖，默然无闻，莫非是对于我的学说没有升堂入室，没有掌握真正的奥秘？不过他仅仅因为对我的学说有那么一点认识，便能享受到如此的高寿，这也足以证明我的学说的伟大，其效用的绝妙，进则可以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退也可以使人延年益寿。

眼下我们之间远隔数千里，不能登堂拜寿，谨献上此文，为慧生兄庆寿，也兼为我们党庆功。想必慧生兄读了此文，一定会掀开胡子大笑，满满地痛饮数杯吧！

1935 年 1 月，弟李宗吾恭敬撰写。

后来我在重庆，遇到慧生的侄儿又华，他刚从上海归来，说道：“我叔叔见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说道，‘李先生说我还要再活六十岁，那个时候，你们都八九十岁了，恐怕还活不赢我。”子章的骰骸，不过治愈虐疾罢了，陈琳的檄文，不过治愈头痛罢了。我写的学说，简直能延年益寿。诸位试买一本读读，比吃红色药丸，参茸卫生丸，功效何止万倍。

1913 年，讨袁失败，我在成都见到一人，长得又瘦又长，问他的姓名，是隆峨县的黄容九。他问了我的姓名，脸上现出惊愕的神色，说道：“你是不是讲厚黑学的那个李某?”我说：“是的，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在北京听到列五说过。”我想：列五能在北京宣传我的学说，一定研究后有心得，我深深地大致庆幸。

1914 年下半年，我在中坝省立第二中学，列五从天津寄给我一封信，一一叙说近况，以及反帝制的情形，并说当局如何与他为难。我读了，大惊失

色道："唉呀!列五死期临头了，了解我的厚黑学不去实行，怎么办!怎么办!"不久，说他已被逮捕送到北京。这封信我已裱作手卷，请名人题了序言，把它作为信仰学说不虔诚的人的警戒。

列五是 1915 年 1 月 7 日在天津被捕的，3 月 4 日，在北京枪毙，如今整整的死了二十一年。我这疯子的徽号，起初是他喊起来的。诸位旁观者清，请评论一下，"究竟我是疯子，还是他是疯子?"

宋朝米芾，人们称他为"米癫"，一天苏东坡请客,酒喝到酣畅时,米芾站起来;"众人都喊我米癫，请子瞻(苏东坡的字)判我究竟是不是癫?"苏东坡笑着说:"我赞成众人的看法。"如果我请诸位来评判，我到底是不是疯子?诸位一定会说："我们赞成众人的看法。"果真像这样，我替你们感到危险啊!我并且替中华民国感到危险啊!为什么缘故?答案是：有张列五的先例在，有民国过去二十四年的历史在。

(原载成都《华西日报》1935 年 11 月—12 月)

# 厚黑学的应用

1935 年元旦，《华西报》的元旦增刊上，我作有一篇文字，题目是《元旦预言》。我的预言是“中国必兴，日本必败”八个字，这是我从厚黑史观推论出来的必然结果，不过文中没有提明厚黑学三字罢了。今年《华西报》发表元旦增刊，在这前几天总编辑请我做篇文字，我说，做是必定要做的，但我要是做了，你就非登载不可。题目是“厚黑年”三个字。他听了沉默不语。所以 1935 年《华西报》元旦增刊，诸位名流都有文章，独独没有厚黑教主的文字，就是这个原因。我认为 1936 年是中国的厚黑年，也就是说 1936 年是全世界的厚黑年，诸位如果不相信请详细地考察事实。

从前有人说“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

万年”,我 1912 年发表厚黑学,至今已是二十五年,我在四川一省内,遗臭万年的工作,算是做了四百分之一,回顾历史,常常以此自豪。所以 1936 年,在我个人方面,也可说是厚黑年,是应该开庆祝大会的。我想:我的信徒,将来一定会仿照耶稣纪年的方法,以厚黑纪年,使厚黑学三字与国家共荣耀,每二十五年开一次庆祝大会,自今以后,再开三百九十九次,那就是民国万年了。我写到这里,不禁高呼道:厚黑学万岁!

有人听见厚黑学三个字,就骂道:“李宗吾是坏人。”我立即回骂他道:“你是宋代儒生。”要说坏,李宗吾与宋代儒生同是坏人;要说是好,李宗吾与宋代儒生同是好人。就宋学来说,宋代儒生是圣人,李宗吾是坏人。就厚黑学来说,李宗吾是圣人,宋代儒生是坏人。所以骂我是坏人的,他就是坏人,为什么?因为他是宋代的儒生。

我所最不理解的,是宋代儒生们去私的说法。程伊川身为洛党首领,造成洛派蜀派互相攻击,种下南渡的祸根,我不知他的私字去掉了没有?宋代儒

生讲究性善，末流成为洛党，在他们眼中看来，人性都是善良的，我们洛党，都是好人，只有苏东坡，他的本性与一般不同，是一个坏人。王阳明提倡致良知，满街都是圣人，一变而成为东林党，我党都是好人，只有奋力抗清的熊廷弼是坏人，是应该拿来杀头的。清朝的皇帝披阅熊廷弼生前上疏皇帝的奏章，认为如果他的计划实行了，满洲人就定然不能入关，怜悯他忠贞而被杀害，下诏书寻找到他的后人，加以优惠的抚恤。但当日排挤熊廷弼最卖力、并且想杀他的，不是别人，正是至今被公认为忠臣义士的杨涟和左光斗等。这个道理怎么讲?可悲啊洛党!可悲啊东林党!我不知老天爷当日何苦造下一个党字，拿给程伊川、杨涟、左光斗一伙贤人君子这样支用!奉劝读者诸君，与其研究宋学、研究王学，不如切切实实的，研究厚黑学好了。研究厚黑学，还可做些利国利民的事。

厚黑二字，是从一个私字生出来的，不能说他是好，也不能说他是坏，这就是我那个同学朋友谢绥青跋《厚黑学》所说的：“如利刃然，用以诛盗贼

我发明厚黑学，一般人不免拿来用反了，对列强用厚字，摇尾乞怜，无论什么手段都用尽了。对本国人民用黑字，排挤倾轧，无论什么手段都用尽了，以致把中国闹得这样糟。

则善，用以屠良民则恶，善与恶何关于刃，故而用厚黑以为善则为善人，用厚黑以为恶，则为恶人……”我发明厚黑等于瓦特发明蒸汽，无施不可。利用蒸汽，造成火车，驾驶得法，可以日行千里，驾驶不得法，就会跌下岩去。我提出“厚黑救国”的口号，就是希望司机驾驶火车，向列强冲去，不要向前朝岩下开，也不要在街上横冲直撞，碾死行人。

我国有四万万人，只要能够联成一气，就等于联合了欧洲十几个国家，我们现在受日本的压迫，与其哭哭啼啼，跪求国联援助，跪求英美诸国援助，不如哭哭啼啼，跪求国人，化解并消除意见，先把日本驱逐了，再说下文。有人问：国内意见怎样才能化解并消除?我说，你把厚黑学广为宣传，使一般

人了解厚黑精义及厚黑学使用法，自然就办得到了。

我发明厚黑学，一般人不免拿来用反了，对列强用厚字，摇尾乞怜，无论什么手段都用尽了。对本国人民用黑字，排挤倾轧，无论什么手段都用尽了。以致把中国闹得这样糟。

我主张翻过来用，对本国人民用厚字，事事让步，任何气都能忍受，任何旧帐都不算。对列强用黑字，凡是可以破坏帝国主义的，无论什么手段都可用到极点，一点都不让步，一点气都不忍受，一切旧帐，非算清不可。但这些并非说空话所能办得到的，那下手的方法，就在调整内部，把四万万根磁力线排顺，根根力线，直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我说的“厚黑救国”。

有人问我：对外的主张如何?我说：我无所谓主张，日本是入室的狼，俄国是当门的虎，欧美诸强国，是宅左宅右的狮豹，请问诸君，处此环境，室内人当如何主张?

世界第二次大战，迫在眉睫，有主张联英美以抗日本的，有主张联合日本以抗俄国的，又有主张

如何如何的，如果以我的厚黑哲学推论，都未免错误。我写的《厚黑丛话》第二卷里面，曾有“厚黑国”这个名词，近来外交紧急，我主张将“厚黑国”从速建立起来，即以厚黑教主兼充厚黑国的国王，将来还要钦颁厚黑宪法。此时东邻日本，有什么水鸟外交、啄木外交，我先把我的厚黑外交提出来，同我的厚黑弟子讨论一下：

我们学物理化学，可先在讲室中试验。只有国家这个东西，不能在讲室中试验。据我看来，还是可以试验，现在五洲之中，各国林立，那些强国，互相竞争，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五洲万国，是春秋战国的放大形，当日的春秋战国，就是我们的试验品。

春秋战国，贤人才士最多，他们研究出来的政策，很可供我们的参考。那个时候，共计发生两大政策，第一是春秋时代，管仲“尊周攘夷”的政策。第二是战国时代，苏秦“联六国以抗强秦”的政策。自从管仲定下“尊周攘夷”的政策，齐国于是崛起为五霸之首；后来晋文公称霸，也沿袭他的政策；

就是孔子修春秋，也不外“尊周攘夷”的主张。这个政策，很值得我们研究。战国时，苏秦倡导“联六国以抗强秦”的主张，他的纵约成功，秦人不敢出关长达十五年，这政策，更值得研究。我国现在情形，既与春秋战国相似，我主张把管仲、苏秦的两个法子融合为一，定为厚黑国的外交政策。管仲的政策，是完全成功的，苏秦的政策，是始而成功，终而失败。究竟成功之点在哪里?失败之点在哪里?我们可以细细讨论。

管仲是大厚黑家。

春秋时，周天子失了统驭能力，诸侯互相攻伐，外族军队乘机侵入，弱小国家容易受到蹂躏，与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楚国把汉水南面那些姬姓小国消灭了，还要称霸中原，与日

本消灭了朝鲜，进而占据东北四省，再进而想并吞中国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一般人正找不到出路，忽然跳出一个大厚黑家，名叫管仲，霹雳一声，竖起“尊重周王，攘除外族”的旗帜，用周天子的名义驱逐外族入侵，保全弱小民族的领土，大受一般人的欢迎。他的办法是纠合诸侯，把弱小民族的力量集中起来，向来犯的外族攻打，讨伐山戎来救燕国，讨伐狄人来救卫国，这是用一种合力政策，把外族各个击破。以那时国际情形而论，楚国是第一强国，齐国虽然是泱泱大国，但经过襄公的荒淫之后，国内大乱，桓公刚就位时，在长勺之战中，连鲁国这种弱国都战不过，那衰弱情形可想而知。召陵之战，竟然把楚国都降伏住了。这完全是由于管仲制定的政策适应当时现实的缘故。我国在世界弱小民族中，弱倒是很弱，但国家并不小，很有点像春秋时期的齐国，天然是盟主资格。当今之世，如果“管厚黑”再生，那么他的政策一定是：“拥护中央政策，把全国力量集中起来，然后进一步联合弱小民族，把全世界的力量集中起来，向帝国主义攻

打。”基于这种研究，我国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早就该使用厚黑学，退出国联，另外组织一个“世界弱小民族联盟”，与那个分脏集团的国联，成为一个对抗形势，由我国首先站出来，当一个齐桓公，领导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争斗。

到了战国，国际形势又变了，齐楚燕赵韩魏秦，七雄并立，周天子已经扶不起来，纸老虎成了无用之物，尊周二字说不上了。秦国楚国在春秋时期，是外民族的国家，到了这时，攘除外夷这几个字更不适用。七国之中秦最强，虎视耽耽，有并吞六国的气势。于是第二个大厚黑家苏秦挺身出来，提倡联合六国，来抵抗秦国，就是联合众多的弱国，攻打一个强国，也还是一种合力政策，可说是“管仲厚黑政策的变形。”基于这种研究，我们可以把世界帝国主义合看成为一个强秦，把全世界弱小民族看作六国，理所当然地组织一个“弱小民族联盟”，来与帝国主义周旋。

诸位不要把苏秦的法子小看了，他是经过悬梁刺股的学习工夫，体会许多年才研究出来的。他这

种法子含有很深的道理。他读的是太公阴符，阴符是道家的书，古阴符没有流传下来，现行的阴符是伪书。我们既然知道是道家的书，就可以用老子的《道德经》来说明。《老子》一书，包藏很深的厚黑原理，战国时厚黑大家文种和范蠡，汉初厚黑大家张良和陈平等，都是从道家一派出来的。管子的书，《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道家，所以管仲的内政外交，暗中以厚黑二字为根据。鄙人发明厚黑学，进一步研究，创造一条“心理变化遵循力学公理运行”的定理，去攻读老子的书，就觉得处处可以用力学公理来解释，将来我讲“中国学术”时，再来逐一说明。此时谈厚黑外交，谈到苏秦，我只能说，苏大厚黑的政策，与老子学说相合，与力学公理相合。

老子说：“天道不就像拉弓瞄准一样吗?高了，就压低些；低了，就升高些，对多余的要减少它，对不足的要补充它。”这明明是归结到一个平字。力学公理，两个力平衡才能稳定，水不平就要流动，人不平就要鸣放。苏秦看出了这个道理，游说六国，

抱定一个平字去立论，与近年孙中山的学说相似。他游说六国，经常用“宁可做鸡的嘴巴，不愿做牛的肛门”和“称霸东方，建筑帝王宫殿，接受帝王的帽子和腰带，主持春秋的祭祀”一类的话，来激动人们的不平之气。孙中山说，中国人连高丽、安南等亡国的人都不如，位置在“殖民地”之下，当称“次殖民地”。这论调是一样的，无非是激动人们不平罢了。

苏秦对付秦国的法子，是“把六国联合起来，秦国攻打某一国，其他五国便出兵相救，”这种办法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之说是相合的。秦国虽然强大，但六国联合起来力量就比他大，这与达尔文“强权竞争”之说是相合的。苏秦把他的政策定名为“合纵”，更可寻味。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发出六根力线，采取纵的方向，向强大的秦国攻打，这明明是力学上的合力方式。他这个法子，比起管仲的政策，含义更深，所以必须体会许多年，才研究得出来。他一研究出来，自己深信不疑地说道：“这的确可以拿去游说当今的国君了。”果然一游说便成功，

六国的国君都听他的话。《战国策》说：“在那个时候，普天之下，众多的百姓，八面威风的王侯将相，掌握实权的谋臣，都服从苏秦的政策。”又说：“苏秦游说诸侯国君，堵塞国君手下人的口，天下没有谁能与他相对抗。”你想：战国时候，百家争鸣，是学术最发达的时代，而苏厚黑的政策能够风靡天下，没有真理能做得到吗？

管苏两位大厚黑家定下的外交政策，形式虽然不同，骨子里是一样的。都是联合众多的弱国去攻打强国，都是合力政策。然而管仲的政策取得成功，苏秦的政策最终归于失败，合纵的约定终于解散了。这原因在哪里呢？管仲和苏秦用的都是联合军队，凡是联军总要有负责的首领。唐朝九节度相州之战，尽管有郭子仪、李光弼等著名将领，最终归于失败，就是由于没有负责的首领。齐国是联军中的中坚分子，战争责任一肩挑起，其他诸侯国，处于协助的地位。六个诸侯国彼此处于对等的地位，不能互相统辖，缺乏重心，苏秦当纵约长，本来应该是六国的重心，无奈他这个人没有事业心，当初只因为受

不了“妻子不下机杼，嫂子不做饭”的气，才发愤读书，等到佩戴了六国相印，可以傲视父母妻嫂，就志满意得，不再努力。你想，当首领的人都像；文个样子,合纵怎能成功?假若让管大厚黑来当六国的纵约长，是绝对成功的。

苏秦的政策，确实是从学理上研究出来的，但后人反而鄙视他,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只怪他早生了二千多年，未能领教李宗吾的学说。他书房里陈列的书有几十箱，中间缺少了一部《厚黑丛话》，不知道“厚黑作为核心，仁义作为外表”的法子。他游说六国，纯粹从利害关系上立论，赤裸裸地把厚黑表现出来，忘记在上面糊一层仁义道德，所以他的学说就成为邪说，没有人去研究，这是很可惜的。我们用厚黑史观的眼光看去，他这个人学识有余，实行不足。他平生的事迹可分两截来看：从悬梁刺股起到当纵约长为止,这是一截,是学理上的成功；当了纵约长以后又是一截，是实行上的失败，前一截我们应当奉以为师，后一截应当引以为戒。

我们把春秋战国的外交政策研究清楚了，再来

研究魏蜀吴三国的外交政策。三国中，魏国最强，吴国蜀国都弱。诸葛亮在隆中同刘备定的大政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攻曹魏，联合两个弱国攻打一个强国，仍然是苏大厚黑的法子。史书上记载：孔明曾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我请问读者一下，孔明治蜀国，大体上类似管仲治理齐国，他把自己比作管仲还说得过去，只是他生平政绩，没有一点与乐毅相似，把自己与乐毅相比，这是什么道理?这就很值得研究了。

从《战国策》来考证：燕昭王讨伐齐国，是联合五国的部队，任命乐毅当上将军，他是联军的统帅，与管仲辅佐桓公，统帅诸侯的部队去攻打楚国是一样的。燕王想讨伐齐国，乐毅献计策说：“那齐国曾经称霸诸侯，也曾经很快的取得过胜利，兵士们武艺娴熟，习惯于打仗攻击。大王您假着想攻打齐国，那必须拿整个天下的力量去对付他。”因此主张联合赵楚魏宋四国一起去攻打齐国。孔明在隆中对先帝说道：“曹操已拥有一百多万人马，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确实不可和他争锋。”因此主张：在西边

和戎氏这些少数民族结好，在南面就对夷人越人采取抚慰政策，对东边就联合孙权，这样安顿好后再向北讨伐曹魏。这个政镱与乐毅完全一样。乐毅曾奉燕昭王的舌分令，亲身赴赵国同赵国联盟和好，再联合楚魏宋等国的军队，才把齐国打败。孔明奉命入吴游说并联合孙权，共同在赤壁击破曹操，这举动也是一样，这就是孔明把自己比作乐毅的原因。至于管仲纠合众多的弱国，去讨伐最强大的楚国，与孔明政策相同就更不用说了。由此可知孔明联合伐魏白句主张，不外是管仲、乐毅留下来的政策。

东汉末年，天子失去统治驾驭天下的能力，群雄并起，与春秋战国相似。孔明隐居南阳时，与那些名士们讨论天下大事。大家认定：曹操势力最强，不联合天下的力量就不能把他消灭，希望有春秋时的管仲和战国时的乐毅这类人出现。于是孔明就自认为有管仲、乐毅的本事，能够联合群雄攻打曹魏。这就是所谓“自比管仲、乐毅”了。不过古代史书很简略，只记载“自比管仲、乐毅”一句，把他和那些名士的议论一概删去了。等到刘先帝三顾草庐

时，所有袁绍、袁术、吕布、刘表等，一一被消灭，仅剩一个孙权。所以隆中定的政策，是东联孙吴，北攻曹魏。这种政策是同诸位名士仔细讨论过的，所以孔明终身照这政策去实行。

“联合众多的弱国攻打强国”的政策，是苏秦琢磨多年，研究出来的，是孔明隐居南阳同诸位名士讨论出来的，中间含有绝大的道理。人们称赞孔明是王佐之才，却不知：

孔明生平读的是两部厚黑教科书。

孔明淡泊宁静，颇接近道家，他生平所读的，是最粗浅的两部厚黑教科书，第一部是《韩非子》，他的治国之术，纯粹是学习申韩，曾经亲笔写下申韩教授后主，申子的书失传了，等我谈厚黑政治时再谈。第二部是《战国策》，他的外交政策，纯粹是学习苏秦。

据《战国策》记载：苏秦游说韩王：“我听说有句粗鄙的彦语说：‘宁可做鸡的嘴巴，不做牛的肛门’，眼下大王您同西面的秦国交好而建立臣子一样的事业，这同牛的肛门又有什么不同呢？”韩王愤然变色，振臂

关羽也被眼前的小利害迷惑。

握剑，仰天大怒道："我即使去死，也一定不能侍奉秦国。"《三国志》记载：孔明游说孙权，叫他让部下收拾兵器和铁甲，面对北边向曹操投降称臣，孙权勃然大怒道："我不能拿整个东吴的土地，十万多人马，受别人控制。"我们对照看看，孔明的策略，难道不是与苏厚黑一样吗？

"联合弱国，攻打强国"的政策，不是统筹全局，从大处着眼，是看不出来的。这种政策，在蜀国只有孔明一个人能了解，在吴国只有鲁肃一个人能了解。鲁肃主张舍去荆州，以便与刘备联合，他眼光的远大，差不多超过了孔明。蜀国的关羽、东吴的周瑜、吕蒙和陆逊，号称英杰，但都只看见眼前的小的利害关系，对于这种大政策，全然不了解。刘备和孙权，有相当的了解，无奈认识不那么清楚，有时拿不定主意，时而联合，时而破裂，破裂之后又再联合。最了解的人没有比得上曹操，他听见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二人实行联合了，当时他正在写字，听后手中的笔都落到地上了。其实孙权、刘备联合，不过是抄写苏厚黑的旧文章，曹操是千古

奸雄，听了都要心惊胆战，这个法子的厉害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上面的研究，可得出一个结论："当今之世，诸葛亮如果再生，他的政策是退出国联，组织世界弱小民族的联盟，向帝国主义的国家进攻。"

我们提倡"弱小民族联盟"的议论，有些人听到后必定会非常害怕，以为帝国主义这样大，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难道不会触怒列强而立刻招致灭亡?这种疑惑是一般人所具有的。当时六国的国君，也有这样的疑惑。张仪知道六国君主内心胆怯，就乘势恐吓他们。说道："你们如果这样干，秦国必定会如何如何的攻打你，我劝你还是面向西边事奉秦国，将来有如何如何的好处。"六国听他的话，就连结在一起去事奉秦国，于是一个一个被秦国消灭掉。历史事实俱在，诸位试拿《战国策》仔细读一遍，就可以知道张仪对六国说的话，绝对像现在帝国主义恐吓弱小民族一样。六国相信张仪的话灭亡，那么为弱小民族考虑，何去何从，不言自明。

孔子、孟子谈道德，战国的策士却谈利和害。

普通人只知有利害不知有道德，所以孔子、孟子终身没有被君王重用，策士一席游说便能立刻取得封侯拜相的荣耀。苏秦游说六国结成联盟，是从利害关系立论，说得娓娓动听，六国的君主言听计从。张仪瓦解六国的联盟。也是从利害关系立论，说得娓娓动听，六国的君主又是言听计从。请问同样是就利害立论，为什么极端相反的两种游说，都能打动人?它的不同之处是：苏秦说的利害，是就大而远的而言，张仪是就小而近的而言。常人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的利害，即使关羽、周瑜、吕蒙和陆逊这样有才智的将领们，尚且不免被眼前小的利害所迷惑，何况是六国昏庸的国君，所以张仪的话，一说就见成效。由以后的事实证明，听从张仪的说法就是亡国，而苏秦的主张是对的。现在的论者，怕触怒列强，不能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恰恰走上张仪的道路。愿读者认真考虑!认真考虑!

苏秦与张仪是同学，自认为不如张仪，后来回到家中，悬梁刺股，琢磨多年，加上一番自修的苦功,他的学力于是超过张仪,说出的话确实有道理。

孟子对齐宣王说:“现在中国,土地方园千里的国家有九个,齐国全部土地不过其中之一。以九分之一的力量跟其余的九分之八为敌,这和邹国跟楚国为敌有什么分别呢?”这种说法同苏秦的合纵幸张是一样的腔调。孟子讥讽公孙衍、张仪把顺从作为正确方法的主张是妾妇的学说,独独没有用这话讥讽苏秦。我们仔细加以研究,公孙衍、张仪教六国侍奉秦国,完全像小妾侍奉丈夫,以顺从作为正确方法,像苏秦那样反抗强暴的秦国,正是孟子所讲的威武不能屈的那种大丈夫。

孟子的学说,最富于独立性。我们读孟子答滕文公“事齐事楚”之问,答“齐人筑薛”之问,答“事大国则不得免焉”之问,独立精神,洋溢于纸上,假使让孟子生活在今世,绝对不会看列强的脸色行事,绝不会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

宇宙真理,只要能够彻底研究,得出的结果,彼此是相同的,所以管仲“尊重周天子攘除外族侵入”的政策,用孔子的《春秋》案衡量是对的。苏秦“联合众多的弱国来抵抗一个强国”的政策,用

孟子的学说来衡量也是对的。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也说到合纵帚六国之利，证明苏秦的政策是对的。

我讲厚黑学有两句秘诀："厚黑作为核心，仁义作为外表。"假如让我们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说："我学习苏秦联合六国的方法，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一般人必定会诧异地说："苏秦是讲厚黑的，是李疯子一流人物，他的话都信得吗?信了立刻会亡国。"我们改口说道："这是孔子、孟子遗留下来的志愿。这是诸葛亮的政策，这是司马光的主张。"听众必定欣然接受。

大丈夫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国是四万万民众的大国，在国联中求一个理事的席位都不能得到，事事都得看列强的脸色，亡国的患害在眉睫，与其坐着等待灭亡，不如奋起而去进攻。与其在国联中看列强的脸色，受列强的宰割，不如退出国联成为弱小民族的盟主，与列强作对等的周旋。按春秋战国的观点来看，即使打败了，也是光荣的，更何况绝对不会失败。

晋代李特来到四川，浏览了一遍山川形势，感

叹道:“刘禅有如此江山,却投降别人,难道是庸才?”我国有这样的土地人民，却受到小小日本的钳制，千秋万岁之后,读史的人该会怎样议论我们?我哪里是喜欢讲厚黑啊，我是不得已罢了。我国四万万同胞，快快地厚黑起来，一致对外，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快快地厚黑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

孙中山演说集，载有一段故事：日俄战争的时候，俄国把波罗的海的舰队调来，绕过非洲，走入日本对马岛，被日本打得全军覆没。这个消息传出来，孙中山正好从苏彝士河经过，有许多土人，看见孙中山是黄种人，现出很欢喜的样子来问道:“你是不是日本人啊?”孙中山说道:“我是中国人。你们为什么这样的高兴呢?”他们答道:“我们东方民族，总是被西方民族压迫，总是受痛苦，以为没有出头的日子。这次日本打败俄国，就如自己打胜仗一样，这是应该欢喜的，所以我们便这样高兴。”

我们试想：日本打败俄国，与苏彝士河边的土人何关?日本又从没说过要替他们解除痛苦的话。他们这种样子,世界弱小民族心理,也就可以想见了。

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大受欢迎。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于“民族自决”之外，再加以“弱小民族互助”的口号，对内自决，对外互助，当然更受欢迎。且威尔逊不过徒呼口号而已。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有特设的机关来率领，更容易成功。

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所以不能成功，由于本身上是矛盾的。弱小民族，是被压迫者，威尔逊代表美国，美国是列强之一，是站在压迫者方面。威尔逊个人虽有这种主张，无奈美国人的立场不同。我国与弱小民族是站在一个寺场，出来提倡民族自决，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彼此互助，是绝对成功的。

至于和会上威尔逊所以失败，那是由于威尔逊是教授出身，不脱书生本色，未曾研究过厚黑学。美国参战之初，提出十四条原则，主张民族自决。巴黎和会初开，全世界弱小民族，把威尔逊当如救世主一般，以为他们的痛苦可以在和会上解除了。哪知英国的路易-乔治，法国的克里孟梭，都是精研

厚黑学的人，其中克里孟梭，绰号“母大虫”，尤为凶悍，初闻威尔逊鼎鼎大名，见面之后，才知黔驴无技，时时奚落他，甚至说道：“上帝十诫，你提出十四条，比上帝还多了四条，只好拿在天国去行使。”威尔逊只好忍受。后来意大利全权代表下旗归国，日本全权代表也要下旗归国，就把威尔逊吓慌了，俯首贴耳，接受他们的要求，而民族自决四字遂成泡影。

假令我这个厚黑教主是威尔逊，我就装痴卖果，听凭他们奚落，坐在和会席上，一言不发，直到意大利下旗归国，日本下旗归国，已经出了国门，突然站起来，在席上拍一巴掌说道：“你们要这样干吗？我当初提出十四条原则，主张民族自决，你们认了可，我美国才参战，而今你们这样干，使我失信于美国人民，失信于全世界弱小民族，而今只好率领全世界弱小民族，向你们英法意日四国决一死战，才可见谅于天下后世。你母大虫说我这十四条应拿在天国行使，你看我在一个星期内，用鲜血将这个地球染红。就从这鲜血中现出一个天国，给你母大

虫看!”说完，退出和会，应用我的补锅法，把锅敲破了再说，三十分钟内，通电全世界，叫所有弱小民族一致起来,对列强反戈相向,由美国指挥作战。这样一来，请问英法敢开战吗?

当时的事实都明摆着，我们不妨研究一下：德国战斗力并未损失，最感痛苦的，不过是食料被列强封锁，只要救济他的粮食，单是一个德国，已够英法对付。大战之初，英国、法国给殖民地许多权利，弱小民族才抛弃旧日的嫌怨，一致赞助。印度的甘地同他的党徒帮助英国原想战胜之后可以抬头，哪知和会上列强食言，弱小民族正愤而含血喷天，有了威尔逊这样的主张,还有不立即倒戈的吗?加上美国是生力军，国家又富，英法精疲力竭，如果实行开战，可以断定：一个星期必定可以把英法打得落花流水，这个战火，请问英法敢打吗?如果要我美国不打，除十四条原则条条实行，并须加点利息，格外增加两条,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英法等国平素不讲信义，明明白白承认了的条件都要翻悔；所以十四条之外，非要增加两条来作为保障不可。

威尔逊如果真是这样干，难道民族自决主张还不能实现吗?无奈威尔逊一见意大利和日本的使臣下旗归国，就手忙脚乱，用“锯箭法”了事，竟把千载一时的机会失去，可惜啊!可惜啊!不久箭头在里面陆续发作，我国东北四省无端的失去，阿尔及利亚无端受到意大利的摧残，世界第二次大战行将爆发，凡此种种，都因为威尔逊在和会席上少拍了一巴掌的缘故。可见厚黑学不可以不讲啊!

上述的办法，凭威尔逊的学识难道他不懂吗?即使说威尔逊是书呆子，不懂厚黑学，同威尔逊一起到和会的，有那么多专门人才，那么多外交家，一个个都是在厚黑场中来来往往的人，难道这种粗浅的厚黑技术都不懂得,还要等李疯子来吗?他们懂是懂的，只是不肯这样干，其原因就是弱小民族是被压迫者，美国是压迫者之一，根本上有了这种大矛盾，美国怎能这样干呢?

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四个字，与他本国的立场是矛盾的。日本是精研厚黑学的，看穿威尔逊有这个弱点,就在和会上提出“人种平等”的提案，

朝着他的弱点攻击，那意思分明是“你会唱高调，等我唱个高调比你更高。”这本是厚黑的妙用，果然把威尔逊制一阵。然而威尔逊毕竟是天生聪明，他并没有读过厚黑学译本，居然懂得厚黑哲理。他明明知道民族自决的主张被本国所不允许，竟然大吹大擂起来，闹得举世震憾，这就是鄙人“办事二妙法”中的“敲锅法。”把锅的裂缝敲得长长的，乘势大出风头。直到意大利和日本全权代表要下旗归国，他就马马虎虎了事，这是办事“二妙法”中的“锯箭法。”威尔逊也就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世界，说：“民族自决的主张之所以不能得以贯彻，不是我不尽力，无奈环境不允许！无奈英法意日不允许！”这如同外科医生对别人说：“我之所以只锯掉箭杆而不取出箭头，不是我这个外科医生不尽力，而是内科医生袖手旁观，我无可奈何！”唉呀！威尔逊真是厚黑界的圣人！

中国八股先生有句话：“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这个心是相同的，这个理也是相同的。”鄙人发明敲锅法、锯箭法，这是先知先觉的东方圣人。威

尔逊实行敲锅法、锯箭法，在不自觉之中与我不谋而合，虽然不想被称作西方圣人，那是不可能的了。

我当时深深怀疑：威尔逊是个老教书匠出身，是一个书果子，凭什么懂得敲锅法、锯箭法?后来我多方考察，才得知他背后有一个军师——豪斯大佐，是著名的阴谋家，是威尔逊的脑筋。威尔逊当选总统，他出力最多。威尔逊的内阁成员大半是他推荐的，所以美国绝交参战啦，山东问题啦，都是此公的主张。他专门唱后台戏，威尔逊不过是登场的傀儡罢了。威尔逊听信此公的话，等于刘邦听信张良的话。我们既然承认刘邦是厚黑圣人，那么称呼威尔逊是厚黑圣人也并非过誉。

一般人都以为巴黎和会，威尔逊厚黑学失败了，却不知道威尔逊的失败，就是威尔逊的成功。他是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试问：从前二十七位总统，读者诸君记得几个人姓名?我想除了华盛顿、林肯二人居大名以外，第三恐怕要数威尔逊了。不论别人如何评价，他总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要问他从什么地方学到的，无非是善于运用敲锅法、锯箭法罢

了。假使他不懂厚黑学，那只不过是从前二十七位总统中，姓名若有若无，威尔逊三个字哪能显赫地摆在人们眼前，灌输进人们的耳朵里?由此可知：厚黑的功用大得很啊!成功了就可建树千古不朽的盛业，失败了也可以在宇宙中留下大名。读者诸君快快给我拜门，只要把脸皮弄得厚厚的，心弄得黑黑的，跳上国际舞台，包管你名垂宇宙，包管你把帝国主义打得弃甲丢兵而逃。

巴黎和会上集世界厚黑家于_堂，他们彼此勾心斗角，仿佛一群拳术家，在擂台上较量。我们站在台下，把他们的拳法看得清清楚楚。应当用哪种拳法才能破他，台下的人一目了然，台上的人反漠然不觉。当初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的主张，大受弱小民族欢迎，深为英法意日所不喜，可知“民族自决”四个字可以击中列强的要害。等以后日本提出“人种平等”的提案，威尔逊就哑口无言，而“民族自决案”就无形中打消了。可知“人种平等”四个字可以击中欧美人的要害。我国如果出来提倡“弱小民族联盟”，把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提案，和日

本人的“人种平等”提案，融合成一炉来冶炼，难道不更足以击中他们的要害吗?

美国和日本，是站在压迫方面的，威尔逊主张的“民族自决”，日本主张的“人种平等”，不过口头拿来说说，并没有实行的决心，就已经闹得举世震惊，列强大骇；我国是站在被压迫方面，循着这个路子做去，口头上这样说，实际上也就这样做，并且猛力地去做，当然会收到很大的效果。

陆逊是厚黑界的后起之秀。

例如打仗，先要侦探一下。才知道敌人某处虚，某处实，已经把虚实明了了，然后才向他的弱点猛攻。陆逊大

破刘先帝就是用的这种法子。刘先帝史证之：秦朝末年，天下苦于秦朝的苛政，陈涉振臂一呼，山东豪俊，群起响应，立刻把秦灭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人人积恨秦朝已久，人人都想推倒他，心中发出的力线，成为方向相同的合力线，所以陈涉起事之初，并未派人去联络山东豪俊，而山东豪俊，自然与之行动一致。现在列强压迫弱小民族，苛刻暴虐的情形，比之秦朝，有过之无不及，秦朝亡国的条件，列强是具备了的。我国出来，当一个陈涉，振臂一呼，世界当然闻风响应。

我国连年内乱，其原因是由于国人的目光注射在国内之某一点，彼此的力线，成了横的方向，当然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师法诸葛武侯，另提目标，使力线成纵的方向，国内冲突，立即消灭。问："提什么目标？"答曰：提出组织弱小民族联翻乡丰张，全国人一致去干这种工作。如同射箭，以列强为箭垛，四万万人，有四万万支箭，支支箭向同一个箭垛射去，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每支箭是不生冲突的。安内也好，攘外也好。就成为二而一、一而

二了。奉劝读者诸君，如果有志救国，非研究我的厚黑学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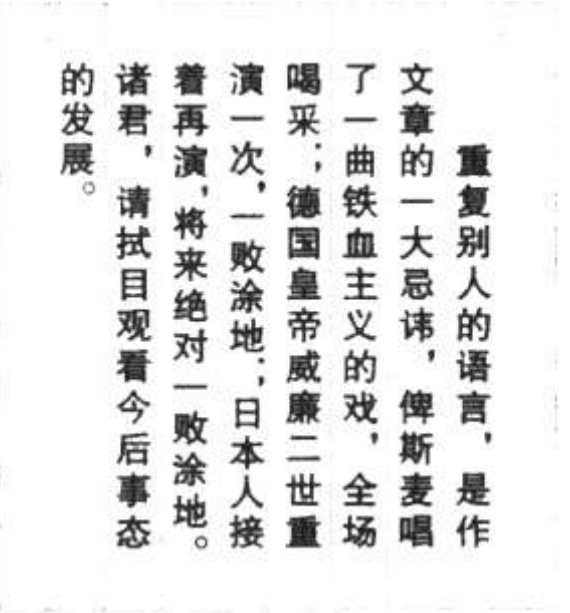
日本的厚黑家，可以反向我说：据你说，吴蜀二国结下不解的深仇，诸葛武侯提出伐魏的说法，以魏为目标，二国立即和好。而今你们中国人仇视日本，我日本提出“中日联合，抵抗苏俄”的主张，以苏俄为目标，岂不与诸葛武侯联吴伐魏的政策一样吗?怎么你这个厚黑教主，还说要攻打日本呢?我说:你这话可以说不通之极!荆州本是孙权借与刘备的，孙权取得荆州，物归原主，吴蜀二国，立于对等地位，故能说联合伐魏的话。日本占据东四省，进窃平津，纯是盗贼行为，世间哪有同盗贼联合的道理?必须恢复了“九·一八”以前的状况，荆州归还了孙权，才能说联合对俄的话。日本县入室的恶狼，俄国是卧门的猛虎，欧美列强，是宅左宅右的狮豹，必须把室中之狼驱逐出去了，才能说及门前的虎，才能说及宅左宅右的狮豹。

（原载成都《华西日报》1936 年 1 月--2 月）

# 厚黑学再研究

我是八股学校的学生，中国的八股博大精深，真所谓具有宗庙的壮美，百官的富有。我废寝忘食地学习几十年,只能说是还在学习,不敢说是毕业。我作八股有两个秘诀：一是抄袭古本，二是作翻案文字。先生出了一道题，找一篇类似题目的文章，略略改换几个字，恭恭敬敬地写去，这就是抄袭古本。我主张弱小民族结合联盟。这是抄袭管仲、苏秦和诸葛亮三位的古本。人们说冬瓜做不得甑子(蒸饭用的器物)，我说：冬瓜能够做甑子，并且冬瓜做的甑子比世界上任何甑子还要好些。为什么呢?世界上的甑子只有里面的东西吃得，甑子吃不得，但冬瓜做的甑子，连甑子都可以当饭吃，这种说法，就是所谓翻案文字。我说：厚黑可以救国，等于说冬

瓜可以做甑子，所以我的学说是切合实际能当饭吃的。


重复别人的语言，是作文章的一大忌讳，俾斯麦唱了一曲铁血主义的戏，全场喝采；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重演一次，一败涂地；日本人接着再演，将来绝对一败涂地。诸君，请拭目观看今后事态的发展。

重复别人的语言，是作文章的一大忌讳，俾斯麦唱了一曲铁向丰义的戏，全场喝采；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重演一次，一败涂地；日本人接着再演，将来绝对一败涂地。诸君，请拭目观看今后事态的发展。

抄袭古本总要来得高明，诸葛亮治国学习申不害和韩非中子，外交学习苏秦，明明他的思想里纵横家、杂家和法家的学派都兼而有之，但后人反说他有儒家的气象；他明明具备的是辅佐称霸、行霸道的才能，但后人反而说他具备的是辅佐称王、行王道的才能，诸葛亮可以算得上是抄袭古本的圣手。

撰写文章的人，经常喜欢写中试的文章，殊不

知应当撰写落卷。铁血主义四个字，是俾斯麦的中试文章，我们千万不可撰写。民族自决四个字，是威尔逊的落第之卷，人种平等四个字，是日本的落第之卷，如果亲手恭敬地书写出来，一定会高高中试。“九—一八”这类事与其向国联投诉，不如向非洲、澳洲那些落后民族投诉，向朝鲜、印度和缅甸那些亡了国的民众投诉。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做翻案文章，其实是抄袭威尔逊的落第之卷，抄袭日本的落第之卷。

四川省没有修马路以前，我每次走路，见到推车的、抬轿的、挑担的，来来往往如蚂蚁一般，遇到宽坦的地方就安然过去，一到狭窄的马路就彼此大骂，你怪我走得不对，我怪你走得不对。我心中暗暗想道：何尝是走得不对，无非是路窄了的关系。

我国的行政组织，政府集中在上面，无论你有哪种抱负，不掌握政权就施展不出来。于是你说我不对，我说你不对，其实不是不对，政治舞台地位有限，容不了许多人，等于走进窄路一般，无怪乎全国的志士之间吵闹不休。

拿外交来说，我们应当开辟一条极宽的路来走，不能把责任给与当局的几个人。什么是宽路呢?提出组织弱小民族联盟的主张，文个足髯子就极宽了，舞台就极大了，任你有多少人都容纳得下。在国外的商人、留学生和旅行家，都可以直接向弱小民族发起运动。在国内的，无论在朝在野，无论哪一界，都可以负担起种种工作。四万万人的目标，集中在弱小联盟这一点上，根根力线不互相冲突，汶样一来，即使不谈合作，而合作自然地就在其中了。如果这种宽坦的大路可走，那政治舞台只算一小部分，不须取得政权，那救国的工作也可表现出来。在野党，在朝的政党也就不用吵吵闹闹的了。

民主国家的人民是皇帝，无奈我国四万万人不想当英明的皇帝，大家都以阿斗自居，希望出一个诸葛亮，把日本打倒，把帝国主义打倒，四万万阿斗好坐享其成。我不禁大呼道，陛下错了，NA-是亡国之君，有阿斗就有黄皓，诸葛亮千载难出一个，并且必须三顾以后才能出山，黄皓遍地都是。不请自来。

我们国家之所以濒临危亡，正是由于全国的民众都以阿斗自居所至。

我只好照抄一句《出师表》里的话：“陛下不应该过分地看轻自己。”我们何不自己就当一个诸葛亮，自己当一个刘先帝。我这个厚黑教主不揣冒昧，自己就当起诸葛亮来。我写的《厚黑丛话》，就是我的“隆中对”。我希望读者诸君，大家都来充当诸葛亮，各人提出一种主张，四万万人就有四万万篇“隆中对”。同时我们又化身为刘先帝，成了四万万个刘先帝，把四万万篇《隆中对》加以选择。假使把李厚黑的“弱小民族联盟”选上了，我们四万万个刘先帝就亲动圣驾，做联吴伐魏的工作，想出种种法子去把非洲、澳洲那些落后国，与那朝鲜、印度和缅甸的亡国民众联成一气，向世界列强进攻。

想求得我国的独立，必须先求得四万万人的独立，四万万根力线，挺然直立，根根力线，直射列强。在这种情况下，想让国家不独立，那也办不到了。问：四万万根力线怎样才能独立?答：先求思想独立。能独立才能合作，我国四万万人不能合作，

是由于四万万人不能独立的缘故，不能独立就成为奴隶，奴隶只能受驱使罢了，有什么独立?有什么合作?

野心家办事，总是包揽把持，把众人看成是奴隶，他所谓的抗日，是率领奴隶来抗日。日本在东亚，包揽把持，把中国人当奴隶，他们所谓抗俄，是带领奴隶抗俄。既然没有独立的能力，哪有抵抗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想抵抗日本，抵抗帝国主义者，就应当培植人民的独立性,不应当加重他们的奴隶性。我写这部《厚黑从话》，千言万语，不过是教人思想独立罢了。

所以厚黑国的外交是独立的外交，厚黑国的政策是合力政策，军商政学各界的厚黑家把平日的本事直接向日本行使。这就是我所说的厚黑救国。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去做个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去做小人式的儒者。”我教弟子们说:“你要做大厚黑，不要做小厚黑。”请问大小厚黑如何分别?张仪教唆六国互相攻打，这是小厚黑。孙权和刘备互

争荆州，这是小厚黑。要管仲和苏秦的法子才算是大厚黑。日本侵占东北四省，占据平津，是小厚黑。欧美列强掠夺殖民地，是小厚黑。鄙人主张动员全世界弱小民族反抗日本和帝国主义，才算大厚黑。孟子说："小国本来就不可跟大国为敌。"我们的大厚黑成功，日本和帝国主义的小厚黑当然就失败。

我国只要把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定为外交政策，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全国总动员，一致去做这工作，全国目光一致注视国外，组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不但内部纷争消灭了，并且抵抗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也就绰绰有余了。开战也行，不开战也行。可惜诸葛亮已经死了，恨不得把这位名士从地下请出来，与他细细地商榷。

我们一谈到弱小民族联盟，反抗列强，听者一定怀疑道：列强有那样的武力，弱小民族如何敌得过?殊不知战争的方式最多，武力只占很小一部分。以战争的进化说，最初只是戈矛弓矢，后来进化，才有枪弹，这是旧式战争。再进化有飞机炸弹，这是日本在淞沪之役用以取胜的，是墨索里尼在阿比

西尼亚用以取胜的。再进化则为化学战争，有毒瓦斯、毒菌、死光等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般人所凛凛畏惧的。再进化就县经济战争，英国对意制裁。就是用这种战术。人问：经济战争之上，还有战术没有?我答道:还有，再进化则为心理战争。三国时马谡曾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就是心理战争。心理战争的学说我国发明最早。战国时，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心理战的说法。又说：“……那么邻国的人民，敬他像父母一样，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

马谡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

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此心理战争之说也。我们从表面上看去，这种说法，难道不是极其迂腐的怪话吗？而不知道这是战术中最精深的学说，一船人想不到罢了。

现在列强并立的情形，很像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为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贤人才士最多。一般学者所倡导的学说，都是适应环境生出来的，都是经过苦心研究，想实际的解决时局，并不是徒托空谈，所以他们的学说很可供我们今日作参考。就以兵争一端而论，春秋时战争剧烈，于是孙子的学说应运而生，他手著的十三篇，所谈的是军事上最高深的学理。这是中外军事家所公认的。到了战国时代，竞争更激烈，孙子的学说已经成了普通常识。于是孟子的学说，又应运而生，发明了心理战争的原则，说道：“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无奈这种理论太高深了，一般人都不了解，以为世间哪有这类的事！哪知孟子死后，未及百年，陈涉揭竿而起，立把强秦推倒，孟子的说法居然实现，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现在全世界兵争不已，有识之士都认为非到世界大同，人民是不能安定的。战国时情形也是这样，所以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也就是认为：非统一是不能安定的。但是用何种方法来统一呢?现张良时厚黑学深有研究。今的人，总是主张武力统一，而孟子的学说则恰恰相反。梁襄王问："怎么能统一?"孟子说："不嗜杀人的人能统一。"主张武力统一的，正是用杀字来统一，孟子的学说，难道不又是极迂腐的怪话吗?后来秦始皇并吞六国，算是用武力把天下统一了，等到汉高祖入关，除掉秦的苛政，约法三章，从"不嗜杀"三字做去，竟把秦的天下夺了。孟子的学说，又居然实现，难道不更奇怪吗?楚项羽坑秦降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又屠戮咸阳，烧毁秦国宫室，大火三个月不绝，其手段的残酷，岂不等于淞沪之役，日本用飞机炸弹任意轰炸，岂不等于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种种暴行吗?然而项羽武力统一的迷梦，终归失败，败在汉高祖手里。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高祖的谋臣，是张良、陈平，他二人是精研厚黑学的，懂得心理

战争的学理，应用最高等战术，故把项羽杀死。这是历史上的事实，很可供我们的研究。

秦始皇和楚项羽，纯依恃武力，是用一个杀字来统一；汉高祖不嗜杀人，是用一个生字来统一。生与杀二者，极端极反，然而都有统一之可能，这是什么道理呢?困为凡人都怕死，你不服从我，我就杀死你，所以杀字可以统一；凡人都贪生，你如果拥护我,我可以替你谋生路,所以生字也可以统一。孟子说的：“不嗜杀的人能统一，”完全是从利害二字立论，从我的厚黑学看是行得通的，所以他的学说，能够生效。

当举世战云密布的时候，各弱小国的人民，正在走投无路,不知死在什么地方,忽然有一个国家，定出一种大政方针，循着这个方针走去，是唯一的活路，这个国家，岂不等于父母替子弟谋生路吗?难道不受弱小国的人民热烈拥戴吗?孟子说：“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就是基于这种原则生出来的。不过我这种说法，道学先生不承认的，他们认为：

“孟子的学说，纯是道德化人，若参有利害二字，未免有损孟子学说的价值。”这种说法，我也不敢深辩，只好同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研究研究！

秦始皇、楚项羽，用杀字镇慑人民，汉高祖用生字感动人民，人的天性，好生而恶死，故秦皇、项羽为人民所厌弃，汉高祖为人民所拥戴。秦项败，而汉唯独成功，都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由此知道杀字政策，敌不过生字政策。日本及列强，极力扩充军备，用武力镇压殖民地，是走的秦皇、项羽的途径。大战爆发在即，全世界弱小民族，正在走投无路，我们趁此时机，提倡弱小民族联盟，向他们说道：“这是惟一的生路，所谓民族自决，人种平等，就是扫灭帝国主义，惟有走这条路，才能实现，你们如果跟着列强走，将来大战爆发，还不是第一次大战一样，只有越是增加你们的痛苦。”我们倡出这种论调，弱小民族还有不欢迎的吗？我们获得弱小民族的同情，把弱联会组织起来，以后的办法就很多很多，外交方面。赢眺退自如了。

楚汉相争，项羽百战百胜，其力最强，高祖百

战百败，其力最弱，而高祖终于把项羽打败，他有句名言：“吾宁斗智不斗力。”这就是楚汉成败的关键。汉高祖是厚黑界的圣人，他的圣训，我们应该细细研究。

日本和欧美列强，极力扩张军备，是为斗力，我们组织世界弱小民族联盟，采用经济战争和心理战争，是为斗智。我们也不是废去武力不用，只是专门研究经济和心理两种战争的方法，辅之以微弱的武力，就足以打倒帝国主义而有余了。

请问：汉高祖斗智，究竟用的什么法子呢?他在彭城大败而回，问群臣有什么策略，张良劝他把关以东之地捐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韩信为齐王，彭越为梁王，黥布为九江王。高祖联合他们，仍是一种联军方式。高祖用主力兵。在荥阳城，与项羽相持，而使韩信、彭越等三人，从他方面进攻，项羽于是陷入重围。鸿沟议和后，项羽引兵东还，高祖追他，项羽还击，高祖大败，乃用张良之计，把睢阳以北之地划归彭越，陈以东之地划归韩信，于是诸侯之师，会于垓下，才把项羽杀死。由此知道：

汉高相隔胃斗智者，还不是袭用管厚黑、苏厚黑的故智，起一种联军罢了。

我们从历史上研究，得出一种公例：“凡是列国纷争之际，弱国惟一的方法，是纠合众弱国，攻打强国。”任是第一流政治家，如管仲、诸葛武侯诸人，第一流谋臣策士，如张良、陈平诸人，都只有走这一条路，已成了历史上的定例。然而同是用这种法子，其结果则有成有败，其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可再加研究。

我们在前面，曾举出五个实例：(一)管仲纠合诸侯，以伐狄、伐戎、伐楚，这是成了功的。(二)乐毅合五国之兵以伐齐。这是成了功的。(三)苏秦联合六国以攻秦，结果六国为秦所灭，这是失败了的。(四)汉高祖合诸侯之兵以攻项羽，这是成了功的。(五)诸葛亮倡吴蜀联明乡簧，诸葛亮和孙权在时，尚能对抗曹魏，他二人死后，后人没有秉承遗策做去，而吴蜀二国。终为司马氏所灭，这也算是失败了的。我们就这五种实例推求成败的原因，又可得出一种公例：“各国联盟，中有一国为主干，其

余各国为协助者，就成功；各国立于对等地位，不相统属者，就失败。”齐之称霸，是齐为主干，其他诸侯则为协助；燕之伐齐，燕为主干，其他四国则为协助；汉之灭楚，汉高祖为主干，众诸侯为协助，所以都能成功。六国联盟，六国不能统属；吴蜀联盟，二国也不相统属，所以都被敌人所灭。我国组织弱联会，我国当然是主干，当然成功。

现在国际的情形，既然与春秋战国相似，我们就应该把春秋时管厚黑的方法和战国时苏厚黑的方法，融合为一而用之。管仲的政策，

张良对厚黑学深有研究。

是尊周攘夷，先揭出尊周的旗帜，一致拥护周天子，把全国力量集中起来，然后才向外夷攻打，伐狄、伐戎、伐楚，各个击破。苏秦的政策，是合六个弱国，攻打一个强秦。我们可把全世界弱小民族，看作战国时的六国，把英法德美意俄日诸强国，合看为一个强秦，先用管仲的法子，把全国力量集中起来，拥护中央政府，以整个的中国与全世界弱小民族联合，组织一个联盟会；等到这种联盟组织成功，就用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向列强一致进攻，他们赤白两色帝国主义，自然崩溃。

有人问：中国内部这样的涣散，全国力量，怎能集中起来?我说：我所谓集中者，是思想集中，全国人的心理，走在一条线上，不必定要有何种形式。例如：我李疯子提出“弱小民族联盟”的主张，有人说：这种办法是对的，又有人说不对，大家写些文字，在报章杂志上讨论，结果一致认为不对，则不用说，如一般人认为对，政府也认为对，我们就实行下去。如此，则不说拥护中央政府，自然是拥护中央政策，不说全国力量集中，自然是全国力量

集中。所以我们要想统一全国，当先统一全国思想。所谓统一思想者，不是强迫全国人之思想必须幸）、某一条路，乃是使人人思想独立，从学理上、事势上彻底研究，大家公认为某一条路可以走，才称之为思想统一。

有人责问我道：你会讲厚黑学，联合弱小民族，向列强进攻，难道列强不能讲厚黑学，一齐联合耗来，向弱小民族进攻吗?我说：这是不足忧虑的，证以过去的历史，他们这种联合，是不能成功的。

战国时，六国联盟，有人批评说："连鸡不能俱飞。"六国的失败，就是这个原因。如果列强想联合起来，对付弱小民族，恰犯了连鸡不能俱飞的弊病。俗话说："蛇无头而不行。"列强不相统属，寻不出首领，叫做无头之蛇。我们出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我国是天然的首领，是谓有头之蛇。列强与列强，利害冲突，矛盾之点太多，步调断不能一致，要联合，是联合不起来的。弱小民族，利害共同，彼此之间，寻不出丝毫冲突之点，一经联合，团体一定很坚固。

世界列强，大讲其厚黑学，看这个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断不能避免的。

上次大战，列强许殖民地许多权利，战后食言，不但所许利益不能得，反而增加许多痛苦。殖民地含恨在心，如果大战重开，断难得殖民地的赞助，且或乘机独立，这是列强所担心的。日本精研厚黑学，看破此点，所以“九一八”之役，悍然不顾，硬以第二次大战相威胁，列强相顾失色。其中英国殖民地更宽，怕得更厉害，因此国联只好牺牲我国的满洲，任凭日本为所欲为。德国窥破此点，乘机撕毁和约，英法也无可奈何。墨索里尼窥破此点，以武力压迫阿比西尼亚，英国也无可奈何。其惟一的方法无非是以第二次大战相威胁而已，无非是厚黑学而已。

世界列强，大讲其厚黑学，看这个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断不能避免的。

战争结果，无论谁胜谁负，弱小民族总是供他们牺牲的。我们应该应用厚黑哲理，趁大战将发未

发之际，赶紧把弱小民族联盟组织好，乘机给列强一种威胁，这个大战，与其由列强造成，弱小民族居于被动地位，毋宁由弱小民族造成，使列强居于被动地位。明明白白告诉列强道："你不接受我们弱小民族的要求，我们就把第二次大战与你们造起来。"请问世界弱小民族，哪个敢谈这个话呢?这恐怕除了我中华民国，再没有第二个。请问我中国怎敢谈这类强硬话呢?那就非联合世界弱小民族为后盾不可。

从前陈涉起事，曾经说过："逃走是死，起事也是死，同是一死，不如起事好了。"弱小民族今日所处地位，与陈涉相同，大战所以迟迟未发的原因，由于列强内部尚未准备完好。与其坐受宰割，毋宁先发制人，约集全世界弱小民族死中求生。不然他们准备好了，大战一开，弱小民族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全世界已划为两大战线，一是压迫者，一是被压迫者。孙中山讲民族主义，已断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作战，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对二万万五千万人作战。所以我们应当秉承孙中山

遗教，纠集被压迫的十万万四千万人，向赤白两色帝国主义四万万六千万人作战，才算顺应进化的趋势。现在这伙强盗，互相火并，乃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同时起事的好机会，我们平日练习的厚黑本事，正好拿出来行使，以大厚黑破他的小厚黑。不然，第二次大战仍是列强与列强作战，弱小民族，牵入漩涡，受无谓的牺牲。岂不违反中山遗训吗?岂不违反进化公例吗?

我讲厚黑学，分三步工夫，诸君想还记得。第一步：面皮之厚，厚如城墙；心肝之黑，黑如煤炭。第二步：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厚而无形。黑而无色。日本对于我国，时而用劫贼式，武力侵夺，时而用娼妓式，大谈亲善，狼的狠毒，狐的骚媚，二者都具备。所谓厚如城墙，黑如煤炭，他是做到了的，厚而硬，也是做到了的，惟有黑而亮的工夫，他却毫未梦见。曹操是著名的黑心肝，但招牌透亮，天下豪俊奔集到他门下，他是绝世奸雄，却处处觉得可爱，令人佩服。日本则“心肝与招牌同黑”，成了世界公敌，如蛇蝎一般，任何人看见，都喊“打！

打!”所以日本人的厚黑学越讲得好，将来失败越厉害。什么原因?黑而不亮的缘故。它只懂得厚黑学的下乘法，不懂上乘法，他同不懂厚黑学的人交手，自然处处获胜，若遇着名手，当然一败涂地。

我讲厚黑学，不是有锯箭法和敲锅法吗?我们把弱小民族组织好了，就应用敲锅法，手拿铁锤，向那些国家说道：“信不信，我这一锤敲下去，叫你这锅立即破裂，再想补也补不起。”口中这样说，但手中的铁锤是想敲下来，又不敲下去，这当中有无限的妙用。如果列强不理睬，就略略敲一下，使锅上的裂痕增长一点，再不理睬，就再敲一下。如果日本和其他列强要倒行逆施，宰割弱小民族来满足他们的欲望，我们就一锤敲下去，把裂痕增加到无限长，集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一齐行动起来，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者，对二万万五千万压迫者作战，那么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于是得以实施。但我们首先应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把“弱联”组织好，然后铁锤在手，操纵自如，在国际上才能平等自由。

敲锅要有艺术，轻不得，重不得：敲轻了锅上

裂痕不能增长，是无益的，敲重了裂痕太长，补不起，要想轻重适宜，非精研厚黑学不可。戏剧中有“补缸”一出戏，一锤子下去，把缸子打得粉碎。这种敲法，未免太不高明。我们在国际上如果这样干，真是疯子外交，哪里能够谈厚黑学？

外交上，原本是锯箭法和敲锅法二者互用，如车的两只轮子，飞鸟的两双翅膀，不可偏废。我国外交的失败，那病根在于专门用锯箭法。自从五口通商以来，所有的外交无一不是锯箭杆了事。“九—‘八”以后尤其显著，应该添一个补锅法才合外交方式。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就是应用补锅法的学理产生出来的。

现在日本人的花样层出不穷，杀得我国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并且想招架还不能。我们应该还他一手，竖起“弱小民族联盟”的旗帜。你会讲“大亚细亚主义”，想把中国吞下去，进而侵略亚洲各国，进而窥视全世界，我们就讲“弱小民族联盟”，以中国为主干，联合马来西亚、朝鲜、缅甸、泰国、印度、澳洲和非洲等一切弱小民族。日本把

一个大亚细亚主义，大吹大擂，我们也把一个弱小民族联盟，大吹大擂。这才是旗鼓相当，才足以帮助把补锅法运用到极点。

1913 年，我在某机关任职，后来该机关裁减员工，我向同乡陈建人借五十元钱，做回家的打算。他回信说道："我眼下无钱，好在为数不多，特向某人转借，凑足五十元给你送来。"信末附一首诗："五十块钱不为多，借了一坡又一坡，我今专人送与你，格外再送一首歌。"

我读了，诗兴勃发，不可遏止，立即回复一封信说："捧读佳作，做回!家的打算，令我大发诗兴，奉和一首，按您的原韵去写。只要求表达意思罢了，并不顾及作诗的工夫。您若不信，有诗为证。诗中说道：'厚黑先生手艺多，哪怕饭碗滚下坡。讨饭就打莲花落，放牛我会唱山歌。'诗写成后。余兴未完，又作一首：'大风飞扬啊饭碗滚下坡，收拾行李啊回老窝，哪里能找到猛士啊守住砂锅。'我走出东门，来到石桥赶船，望见江水滔滔，诗兴又来了，又作一首诗：'风萧萧兮江水寒，饭碗一去兮不复还。"'

古今丢了饭碗的人，听到这些歌，一定会同我一起放声痛哭。

近来军政各机关，常常起大风，饭碗一批一批的向坡下滚去。许多朋友向我叹息道："哪里能找到猛士啊守住砂锅。"我说道：我的学问现在长进了，砂锅不需要守，也不需要请猛士，只要把你的手杖向对方的砂锅一敲，他的砂锅被打破，你的砂锅于是崭然独存。你如果没有敲破对方砂锅的本事，自己的砂锅也就断然不能保存。

东北四省及其他地方被日本占去，国人都有"饭碗一去不复还"的感觉，看见日本在华北华南疯狂的侵略，又同声说道："哪里能找到猛士啊守住砂锅。"这都是我前些年的见解，应当纠正。饭碗与砂锅是一个事物的二个名字。日本人想把我国的饭碗打破，把里面的饭倒进他的砂锅内，国人只知道用双手掩护住饭碗，真是干的笨事。我国四万万人，各人拿一根打狗棒，向日本的砂锅敲去，包管发生奇效。问："打狗棒怎样敲法？"答："组织弱小民族联盟。"

我们对于日本应采取攻势，不应该采取守势。

对于列强应采取威胁式，不采取乞怜式。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就是对日本采取攻势，对列强采取威胁式。日本侵略我国，列强抱不平，对我国表示同情，难道是怀有好意吗？难道是真的站在公理的立场上吗？日本希望是独占，列强希望是共管，方式虽然不同，但他们都是厚黑却是一样的。为我国前途考虑，应该极力联合世界弱小民族，促成世界大战，被压迫者对压迫者作战，全世界弱小民族共同作战，把列

曾国藩是八股的英雄。

强的帝国主义打破，就是把列强的砂锅打破，弱小民族的砂锅才能保存。

我是害了两种病的，一日疯病，二日八股病。而我之疯病，是从八股病生出来的。八股家遇着长题目，头绪纷繁，或者合几章为一题，其作法，往往取题中一字，或一句，或一章作主，用以贯穿全题，其论作文的方法说："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这句话，通于治国，适用于厚黑学。我国内政外交，处处棘手，财政军政，纷如乱丝，这就像八股家遇着了合数章书的长题目，头绪纷繁，无从着笔。如果枝枝节节而为之，势必费力不讨好，所以我们解决时局，就该应用八股，寻出问题的中心点，埋头干去，纷乱的时局，自必井然就绪。我们做这篇八股，应该提出抗日二字为中心点，基于抗日的主张，生出内政外交的办法。内政外交的方针既定了，一切措施，都与这个方针适应。我以后所写文字，就本此主张写去，但我从满清末年，就奔走宦场，发明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八股一道，荒废已久，写出的文字，难免

不通，希望八股老同志纠正纠正。

科举时代的规则，作八股必尊朱注，试场中片纸不准夹带，应考的人，只好把朱子的《四书集注》读来背得，所以朱子可称为八股界的老祖宗。而他解决时局的办法，是很合八股义法的。

他生在南宋，第一次见宋孝宗就说道："当今之世，要首先认定：金人是我不共戴天之敌，断绝和议，召还使臣，这层决定了，一切事才有办法。一般怀疑的人，都说根本未固，设备未周，进不能图谋恢复，退不能谋划防御，故不得已而暂时与金人讲和。以便从容准备，殊不知这话大错了。其所以根本不固，设备不周，进不能攻，退不能守的原因，正由于有讲和的缘故。一有讲和之说，则进无决死之心，退有讦硅之计，其气先馁，而人心遂涣然离散。故讲和之说不罢，天下事无一可成。为今之计，必须闭门绝和，才可激发忠勇之气，才可言恢复。"

这是朱子在隆兴元年对孝宗所说的话。他这篇文字，很合现在的题目，我们可以全部抄用。首先认定日本是仇国，使全国人有了公共的目标，然后

康有为的文章是八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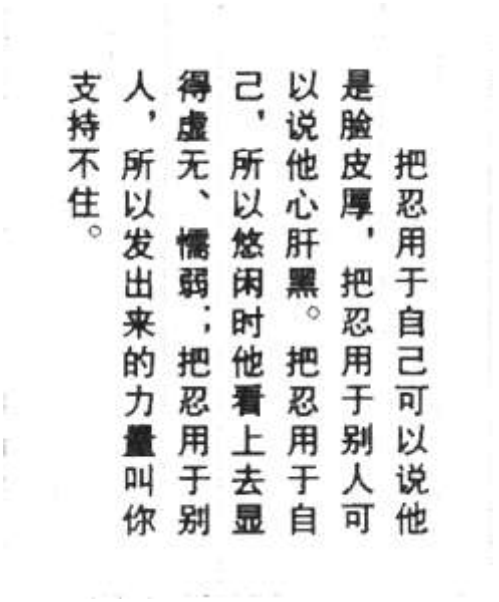
蔡元培是进士翰林。

才能说“对内团结，对外抵抗”的话。我国一般人，对于抗日，本下了最大决心，不过循着外交常轨，口头不能不说说亲善和调整这类话，不知亲善和调整这类名词，是西洋的八股话，对于中国全不适用，它的弊害，朱子说得很明白。

国人见国势日危，主张保存国粹，主张读经，这算是从根本上治疗了。八股是国粹的结晶体，我的厚黑学，是从八股出来的，算是根本的根本。我希望各校国文先生，把朱子对孝

宗说的这段文字选给学生读，培养点中国八股知识，以便打倒西洋八股。

中国的八股有很深的历史，中国的文人包涵浸润在里面如鱼得水，所以今天人们的文章，用鼻子闻闻，大都发出八股气味，酸溜酸溜的。章太炎的文章是韩慕庐一类的八股；严复的文章是管韬山一类的八股；康有为的文章是“十八科闱墨”一类的八股；梁启超的文章是“江汉炳灵”一类的八股；鄙人的文章是小社交场中截答题一类的八股。当代文豪们则是《聊斋》上的贾奉雉，得了仙人的指点，高中经魁一类的八股。“诸君莫笑八股酸，八股越酸越革命”，黄兴、蔡松坡是秀才；吴稚晖、于右任是举人；谭延恺、蔡元培是进士翰林！我所知道的同乡同学，几个革命专家，廖绪初是举人，雷铁崖、张列五、谢慧生是秀才。唉呀！真是盛大啊！八股的功用真是大啊！清朝末年，一伙八股先生起来排满革命，我非常希望今天的爱国志士，放一把火把西洋八股烧掉，转过头来研究中国的八股，才好与我们的仇敌日本战斗到底。




唐宋八大家中，我最喜欢三苏，因为苏氏父子都懂得厚黑学。老泉(洵的号)的学说出自于申不害和韩非子，申不害的书没有流传下来。老泉的《嘉佑集》中的一切议论，极其类似韩非子，文笔的犀利深刻，也很相似。老泉很擅长谈论兵法，他对于孙子也很有研究。东坡的学说属于战国纵横家之类，熟悉人情世故，明白利害关系，所以无疑是位辩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写文章诙谐诡谲，汪洋恣肆，也与《战国策》的文章相似。子由(苏辙的字)对老子有很深的研究，著有《老子解》，明朝李卓吾有这样一句话："注解《老子》的人有很多，但子由的成就最高。"子由的文章汪洋淡泊，在八大家中最为平易。对于老庄的著作钻研得深，他们的文章当然就有这样大的成就。

《孙子》、《韩非子》和《战国策》可说是古代厚黑学的三部教科书。《老子》一书包含的厚黑哲理尤其宏大丰富。诸君如果想研究孔子的学说，那么孔子所研习的《诗经》、《书经》、《易经》不可不熟读。万一想研究厚黑学，只读我的作品，不过等于读孔子的《论语》。必须往上读《老子》、《孙子》、《韩非子》和《战国策》诸书，就像儒家的读《诗经》、《书经》和《易经》。把这些书读熟了，再参考着读些廿四史和现今东西洋事变，融会贯通，那就有得厚黑博士的希望了。

有人问我：厚黑学三字适宜用哪几个字作叉寸子?我说:用道德经三字来相对。李老子的《道德经》和李疯子的《厚黑学》，不但字面可以相对，实质上原本是相通的。从哪里可以证明呢?有朱子的话可作证,《朱子全书》中说:“老子的学说最讲一个忍字。”他悠闲时看上去似乎是个虚无、卑微、柔弱的人，但到紧要关头爆发出来，便叫你支持不住，像张总就是这样的人。张良学的都是老子的一套，例如蛲关一战,与秦联合了,但忽然乘秦军松懈袭击他们。

鸿沟的约定，与项羽讲和了，但忽然率领部队转过头来杀项羽的军队。这就是从卑微、柔弱中爆发出来的力量，可怕!可怕!他的计策不必多，只消这样的两三处,高祖的帝业就可建成了。依朱子这样说，老子的一部《道德经》，岂不明明是一部《厚黑学》吗?我在《厚黑丛话》卷二的末尾曾说：“苏东坡的《留侯论》，全篇以一个厚字立论。”朱子就直接将张良的黑字揭示出来，并探本求源，说是根源出自于老子，这个论断特别精辟周全。朱子认为“蛲关鸿沟”这些狠心事，是卑微、柔弱的人的爆发处，足以知道厚黑二者，原来是一贯的事。

厚与黑是一个物体的二个方面，脸厚的人可以变成黑心肝的人,黑心肝的人也可变成脸皮厚的人。朱子说：“老子的学说最讲一个忍字。”他以一个忍字总起来概括厚黑二者。

把忍用于自己可以说他是脸皮厚，把忍用于别人可以说他心肝黑。把忍用于自己，所以悠闲时他看上去显得虚无、懦弱；把忍用于别人，所以发出来的力量叫你支持不住。

张良替老人捡起鞋子，跪着替老人把鞋穿到脚上，这就是把忍用于自己。“蛲关鸿沟”，背弃盟约，置人于死地，这就是把忍用于别人。由此看来厚和黑来自同一源泉，二者可以互相转变。

我特别告诉读者，假如有人在你面前胁肩谄笑，事事讨好，你必须谨防他转变成为黑心肝，你有朝一日忽然失势，首先向井里扔石头的就是这类人。又假如有人在你前面肆意侮辱，表现得极不近情理，你也不须怨恨，你有朝一日忽然得志，他自然会变成为厚脸皮，在你面前事事讨好。历史上这类事很多，诸位自己去考证。

我发明厚黑学，进一步研究得出一条定理：心理变化遵循力学公理而运行。有了这条定理，厚黑学就有哲学上的根据了。水的变化纯粹是依照力学公理，而发生变化，有时缓慢地流，有东西挡在前面，总是绕过它流过去，总是向低处流，可以说世界卑微柔弱的东西没有比得过水的。有时发狂似的奔流。那排山倒海的气势，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挡它，阻挡它就会立刻被摧毁，又可以说世间最凶悍的东

西没有比得过水的。老子的学说原本就是从这种学理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他曾经说过:“天下的物体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了，但能摧毁坚固的物体的，没有能超过水的。”诸君如果能把这个道理融会贯通，就可以知道原来老子的《道德经》和鄙人的《厚黑学》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把忍用于自己就叫做脸皮厚，把忍用于别人就叫做心肝黑,对人来说是这样,对水来说也是这样。缓慢地向前流，绕开物体向前流，这就是把忍用于自己的说法。发怒似的向前奔流，人或别的物体阻挡它，立刻会被它摧毁，这就是把忍用于别人的说法。绕开物体向前流和摧毁人与物体，现象虽然不一样,道理实际上是一样的。人事与物理可以相通，心理与力学可以相通。明白这些道理，然后就可以读李老子的《道德经》，然后就可以读李疯子的《厚黑学》。

老子的学说，纯粹是从水效法来的,《道德经》中谈到水的地方不止一处。例如他说:“最善的人像水一样。水善于使万物得到利益而不与它相争，它

处于众人厌恶的地方，所以能接近于‘道’。”又说：“江海能够成为百川之王的原因，是它善于处在低下的地位，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水的变化遵循力学公理而运行，老子对水深有感受，所以他的学说用力学公理去衡量，没有不一一吻合的。正因为如此，宇宙万事万物，于是逃不出老子学说的范围，也原本是逃不出厚黑学范围的。

老子说：“我的话很容易懂，也很容易照着去实行，但天下没有谁能懂，没有谁能实行。”这几句话，简直是他老人家替厚黑学做的赞语。脸厚心黑哪个不知道?哪个不能做?i 文觥县所谓的“很容易懂，很容易实行。”然而厚黑学三个字，书籍中从未见到过，必定要等待李疯子出来才发明，这难道不是“天下的人们都不懂”的明证吗?我国受日本和列强的欺凌，管厚黑、苏厚黑的法子都在，不敢拿来实行。厚黑圣人勾践和刘邦对付敌人的先例都在，也不——加以研究，这难道不是“天下的人们都不能实行”的明证吗?

我发明的厚黑学是一种独立的科学，与诸子百

家的学说绝不相同，但是从融会贯通的角度来看，又可以说诸子百家的学说无一不与厚黑学相通。我所讲的一切道理，无一不是别人说过，我也没有新发明。我在厚黑界的位置，只好等于你们儒家的孔子。孔子师法尧舜，把他们的观点加以陈述，效法周文王和周武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也没有什么新的发明。但严格的来说，儒家学说与诸子百家又绝对不相同。我的厚黑学，也是如此。孔子说："了解我的那只是因为有《春秋》啊，责难我，那也是因为《春秋》啊。"鄙人也说："了解我的，那只是因为《厚黑学》啊，责难我，那也是因为《厚黑学》啊。"

老子也是一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他书中如"建言有之"，如"用兵有言"，如"古所谓"等一类的话，都是明明白白的引用古书。依照朱熹的说法，《老子》一书，确实是一部《厚黑学》。而老子的说法，又是古人遗传下来的。可见我发明的厚黑学，真是贯通古今，可以在鬼神面前受到质问也提不出什么疑点。百年以后圣人出来也不困惑。

根据学者的考证，周秦诸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渊源于老子。因此周秦诸子，没有一个不带点厚黑学的气味。我国诸子百家的学说，应当以老子为总代表，老子之前，如伊尹，如太公，如管子等人，《汉书·艺文志》都把他们列入道家，所以在老子之前的和在老子之后的，都脱离不了老子的范围。周秦诸子中，最末的一个人是韩非子。与韩非同时代，虽然有《吕览》一书，但此书是吕不韦的食客纂写的，是一部文摘性质的书，找不出作者的姓名。所以周秦诸子应当以韩非为最末一个人。韩非的书中有《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话一句句的解释，称呼老子为圣人。他的学问是直接继承阐述老子的。所以说："刑家和名家来源于老子的《道德经》。"由此可知，周秦诸子从始到终，都是在研究厚黑学这种原理，不过没有发明厚黑这名词罢了。老子一书谈的都是厚黑这名词罢了。

韩非的书，对于各家学说都有评价，足以知道他对于各家学说，都一一研究过，然后才独创自成一派的学说。商鞅谈变法，申不害谈权术，韩非就

把变法和权术两者合而为一，成为周秦时代法家一派中集大成者。据我看来，他实在是周秦时代集中了厚黑学之大成者，不过那个时候没有厚黑这个名词，一般评论者，只好说他残酷，刻薄少恩罢了。

老子一书谈的都是厚黑的法则。

老子在周秦诸子中，像昆仑山一样，一切山脉都从此生出。韩非就像东海，是许多河流的总汇处。老子谈的是厚黑的法则，韩非谈的是厚黑的运用。其他诸子中的每一个人，

就分别是一支支山脉，或一条条河流，对于厚黑哲理都有所发明。

道法两家的学说，原来根本上是相通的。收敛时就成为老子的清静无为，爆发时就成为韩非子的刻薄少恩。其中的关键，许多人都看不出来。

朱熹是好学深思的人，他一人看破这点。他指出张良的令人可怕之处，恰恰正是张良卑微柔弱之处，这真算是一针见血的评语。卑微柔弱，是收敛时的表现形式，也就是我所说的脸厚；令人可怕，是爆发时的表现形式，也就是我所说的心黑。厚与黑，原本就不能分开成为两种东西。

道法两家，原本就是有一个原则贯穿着的。所以司马迁撰写《史记》，把老子、庄子、申不害和韩非子合到一个传记中来写。后代执一孔之见的儒生们，只知道有一个孔子，对于诸子百家的学术源流茫然而不了解。甚至有的儒生说，把李耳(即老子)与韩非子放在同一个传中来写是不伦不类，竭力诋毁辱骂司马迁失实，真是说梦话。司马迁同他父亲司马谈，是道家一派的学者，所撰写的《六家指要》，

字字是内行话。他们议论大道理时把老子放在前面，老子是司马迁最崇拜的人。他把老子和韩非子安排在一个传记中来写，难道是没有道理吗?还需要留待后人去替老子打抱不平吗?这些人连老子和韩非子的关系都不了解，哪能谈得上看懂厚黑学，难怪李厚黑又被人称作李疯子!

厚黑这个名词，古代没有，但这种道理古今中外人人都见得到。有看见全体的，有看见一部分的，有看得清清楚楚的，有看得依稀恍惚的。因为所见到的形式千差万别，所以拟定的名词也就千差万别。老子见到了，给它起名叫“道德”；孔子见到了，给它起名叫“仁义”；孙子见到了，给它起名叫“庙算”；韩非子见到了，给它起名叫“法术”；达尔文见到了，给它起名叫“竞争”；俾斯麦见到了，给它起名叫“铁血”。其他哲学家，各有自己的见解，各有自己起的名字，真可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周秦诸子没有一个不是研究厚黑学的，只有老子的见解最深，所以他说的话最为玄妙。如果不是

朱子(即朱熹)这类好学深思的人，看不出老子的学问。不是张子房(即张良)这类有仙骨又得到仙人指点的人，就不能把老子的学问运用得圆转自如。

周秦诸子，表面上是百鸟争鸣，骨子里是都在研究厚黑哲理。它们各家的学说能不能适用，凭所包含厚黑成分的多少来断定。《老子》和《韩非子》二书，完全是谈厚黑学，所以汉文帝推行老子的学说，国泰民安，成为三代(夏、商、周)以来天下第一的政绩；诸葛亮用申不害、韩非子的法家原理治理国家，他的丞相事业被古今人们所称赞；孙武、吴起、苏秦和张仪对于厚黑哲理都精心研究并各有心得收获，所以孙武、吴起率领的军队，战必胜，攻必取；苏秦、张仪出面游说，天下风靡。

由此可知：凡是一种学说包含有厚黑哲理的，一旦实施，社会上立即发生重大影响，儒家高谈仁义，仁接近于脸厚，义接近于心黑，他们所学到并掌握的厚黑与真正的厚黑相比只不过近似罢了。所以用儒家学说治理国家，不痒不痛，社会上养成一种大肿病。儒家勉强地自我解释说："推行王道不能

期望收到短期的功效。”请问汉文帝在位不过二三十年，诸葛亮治理蜀国也仅二十年，都在短期内收到大的功效，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汉文帝是用的霸术吗?诸葛亮难道不正是后代儒生称赞为具有辅佐国君推行王道的才能的人吗?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请问儒家们有什么根据尽管对我来说清楚。厚黑是人的天性中本来就有的东西，周秦诸子没有一个人看不到这一点。我也不能说儒家没有看到，可惜看到的太少。这也是儒家学说“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缘故了；也就是儒家学说“太迂腐，对于解决人情世故起不了作用”的缘故。

老子、申不害和韩非子，是厚黑学的嫡派，孔子、孟子是反对派。我国二千多年来，除了汉文帝、汉景帝、蜀国的诸葛亮和明朝的张江陵以外，都是厚黑学的反对派执政，无怪乎安定的日子少而动乱的日子多。

我最恨的是厚黑学没有发扬光大，以致把好好的一个中国闹得这样糟。所以奋然而起，大声疾呼，期待唤醒众人。每天在报纸上把厚黑丛话写上一二

段，等于开办了一个厚黑学的函授学校。经过我这样的努力，果然生了点效。许多人向我说道："我把你所说的道理，用亲身经历的事情来验证，果然不错。"又有几个朋友说："我用你发明的原则去读《资治通鉴》，读了几本，觉得处处都符合。"我听见这类话，知道一些人已经有了厚黑常识，程度渐渐增高，我讲的学理不能不加深点，所以才谈到周秦诸子的学说，以此体现我发明的厚黑学不但用一部二十四史来验证处处符合，就是用周秦诸子的学说来验证也没有一处不相合。读者诸君如果有志于这个学说的，请细细研究。

教导学生，要用启发式、自修式，最坏的是注入式。我 1912 年发表《厚黑学》，只举了曹操、刘备、孙权、刘邦、司马懿几个人为例，其余的，让读者自己去搜寻。我的《厚黑经》和《厚黑传习录》，也只简简单单的举出纲要，没有一一详说，恐怕变成注入式，致使读者减低了自修能力。这次我说周秦诸子的学说都包含有厚黑哲理，也只能说个大概，让读者自己去进一步研究。

《诗经》、《书经》、《易经》、《周礼》、《仪礼》等书，是儒家的经典
，凡想研究儒学的，这些书不能不熟读。周秦诸子的书，是厚黑学的经典，如果不能全部读，那可以先读《老子》、《韩非》二书。知道了厚黑学的本体和作用，再读诸子的书，自然就头头是道。凡是研究儒家学说的人，开口就是“诗曰、书曰”；鄙人讲厚黑哲理，不时也要说几句“老子曰、韩非曰。”

四书五经，虽说是本学说以外的书，但如果能用合乎本学说的正确的眼光去读它们，也能从中寻找到很多厚黑哲理。即使像孟子书上的“孩提爱亲”那一章，“孺子将入井”那章，难道不是儒家学说的基础吗?鄙人就根据这两章的文字，仔细加以研究，给出一、二两图，反而成了厚黑学的哲学基础。这是鄙人研究厚黑学的秘诀。诸君如果有志于这个学说，不妨作这样的研究。

（原载成都《华西日报》1936 年 3 月一 4 月）

# 第四部

# 我对于圣人的怀疑

后人见到圣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就千方百计替他开脱，到了证据确凿无法开脱的时候，就说书上的事迹出于后人的附会。这个先例是孟子开的。子贡说：『商纣王的恶，不像现在传说的这么厉害。所以君子憎恨处在下流的地位，一处在下流的地位，天下的什么坏名声都会集中在他身上了。』我也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好，不像现在传说的这样尽善尽美，所以君子喜欢处在上流的地位，一处在上流的地位，天下的所有好名声都会集中在他身上。』假若把下流二字改作失败，把上流二字改为成功，更会令人觉得确切。

# 自 序

我原来是孔子的信徒，小的时候父亲给我命的名，我嫌他不好，见《礼记》上孔子说，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就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表示信从儒教之意。光绪癸卯年，我从富顺到成都读书，与友人雷皆同路，每天步行百里，途中无事，纵谈时局，并寻些经艾，彼此讨论。他对于时事，非常愤慨，心想铁肩担宇宙，就改字铁崖。我觉得儒家学说，有许多缺点，心想与其宗孔子，不如宗自己，因改字宗吾。从此之后，我的思想，也就改变，每读古人的书，就有点怀疑，对于孔子，虽未宣布独立，却是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独立的旗帜，二十多年前，已经树立了。

我见二十四史上一切是非都是颠倒错乱的，曾

做了一本《厚黑学》，说古来成功的人，不过面厚心黑罢了，1912 年，曾在成都报纸上发表。我对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十分怀疑，做了一篇《我对于圣人的怀疑》。这篇文字，我从前未曾发表。

我做了这两种文字之后，心中把一部二十四史，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扫除干净，另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研究心理学，觉得人心的变化，处处是跟着力学轨道走的，从古人事迹上、现今政治上、日用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中国古书上、西洋学说上，四面八方，印证耗来，似觉处处可通。我于是创设了一条臆说：心理的变化，循力学规律而行。这是我一人的谨慎之见，是否合理，不得而知，特著《心理与力学》一篇，请读者赐教。

我从癸卯年，发下一个疑问道：孔孟的道理，已经不对，真正的道理，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个疑团，积累在心中，迟至二十四年，才勉强寻出一个答案，真可谓笨极了。我重在解释这个疑问，很希望读者指示迷途，我绝对不敢自以为是，指驳越严，我越是感激。如果我说错了。他人说得有理，我就抛弃

我的主张，改从他人之说，也未尝不可。

我从前做的《厚黑学》及《我对于圣人的怀疑》，两种文字的底稿，早已不知抛往何处去了，我把大意写出来，附在后面，表明我思想的过程。凡事有破坏，才有建设，这两篇文字，算是一种破坏，目的在使我自己的思想独立。所以文中多偏流眨论。我们重在寻求真理，无须乎同已死的古人争闹不休，况且我们每研究一个道理，全靠古人供给许多材料，我们对于古人，只有感谢的，更不该吹毛求疵。这两篇文字的缺点，我自己也知道，诸君不加以指正也使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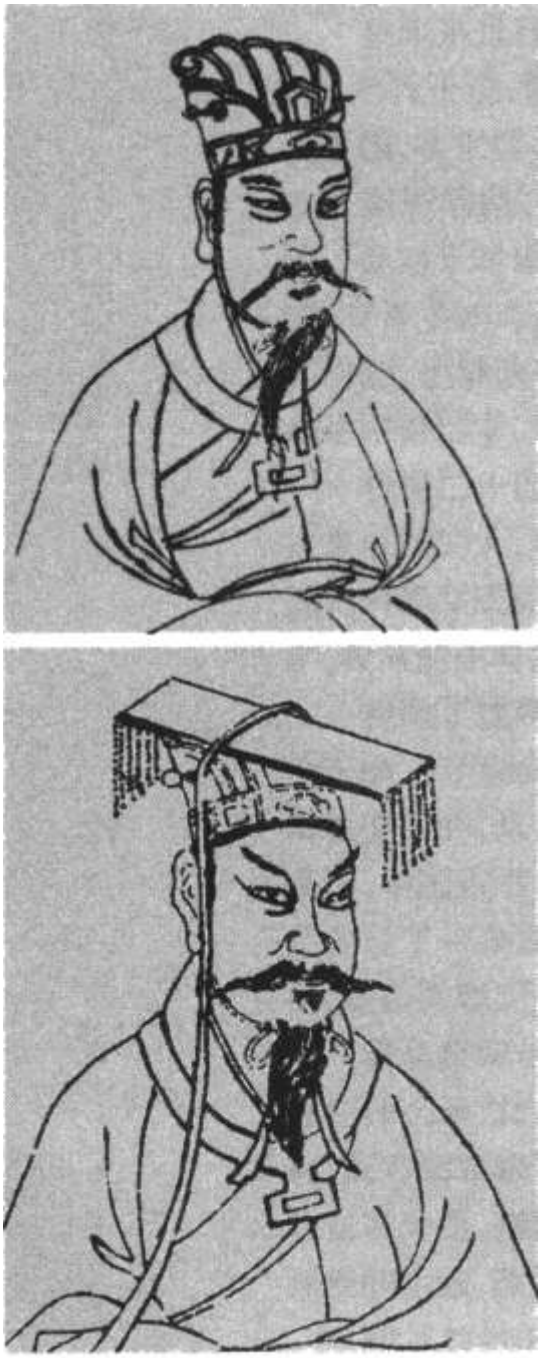
1927 年 1 月 15 日，于成都

# 我对于圣人的怀疑

我先前对于圣人，很是怀疑，细加研究，觉得圣人里面有种种黑幕，曾做了一篇《圣人的黑幕》。1912 年本想与《厚黑学》同时发表，因为《厚黑学》还未登载完，已经众议哗然，说我破坏道德，煽感人心，这篇文字，更不敢发表了，只好藉以解放自己的思想。现在国内学者，已经把圣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中国的圣人，已是日暮途穷。我幼年曾受过他们的教育，本不该乘圣人之危，坠井下石，但是我要表明我的思想的过程，不妨把我当日怀疑之点，略说一下。

世间顶怪的东西要算圣人。三代以上产生最多，层见叠出，同时可以产生出许多圣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没有产生一个。秦汉以后，争先恐后学习

圣人的，不知有几千百万，结果没有一个成为圣人，最高的不过到了贤人地位就终止了。请问圣人这个东西，究竟学不学得到？如果说学得到，秦汉以后那么多人学，至少也该再出一个圣人。如果说学不到，我们又何苦每天早晚读他的书，拚命地学？



尧和舜都是圣人。

三代以上有圣人，三代以下没有圣人，这是从古以来最大的怪事。

我们通常所说

的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们把他们分析一下，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圣人尽是开国之君，并且是后代学派的始祖，他的破绽就显现出来了。

原来周秦诸子，各人拿着自己创制的一种学说，自认为找到真理了，自信如果这种学说一实行，立刻就可以救国救民。无奈自己地位轻微，说出的话份量太轻，无人相信追随。他们心想，人类的通性都是敬畏并崇拜权势的，凡是有权势的人说的话，人人都肯听从。世间权势最大的，没有比得上国君的，尤其是开国之君。再加上那个时候的书，是竹简做的，能读书的人不多，所以新创立一种学说的人，都说道：我这种主张是从书上看到的，是某个开国之君遗传下来的。于是道家依托于黄帝，墨家依托于大禹，提倡耕地的依托于神农氏，撰写药草书的也依托于神农氏，撰写医学书的和撰写兵书的都依托于黄帝。此外百家杂技与那各种发明，没有不依托于开国之君的。孔子生长在这些人当中，当然也不能违背这个公理。他所依托的人更多，除了

尧舜禹汤文武以外，还把鲁国开国的周公加进去了，所以说Ｉ孑Ｌ子是集大成之人。周秦诸子个个都是这个办法，拿些美言德行给古代帝王加上去，古代帝王坐享大名，没有一个不成为后世学派的鼻祖。

周秦诸子，各人把各人的学说发布出来，聚集门徒讲授，各人的门徒都说我们的先生是个圣人，原来圣人二字在古代并不高贵。依庄子《天下篇》所说，圣人之上还有天人、神人和至人的名称，圣人排列在第四等，圣字的意义，不过是“听到声音使可以了解内情，没有什么事情不通晓”罢了。本来是聪明通达的人都可以称他为圣人，就好像古代的朕字一样，人人都称得，后来把朕字收归皇帝专用，不许凡人冒称，朕字圣字才高贵起来。

周秦诸子的门徒尊称自己的先生是圣人，也没有超越本份。孔子的门徒说孔子是圣人，孟子的门徒说孟子是圣人，老子庄子杨子墨子这些人，当然也有人喊他们是圣人。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表彰六经，罢拙百家，从厨秦诸子中把孔子挑选出来，只承认他一个是圣人，其他诸子的圣人名号一齐削掉，

孔子就成为皇帝御赐的圣人了。孔子既然成为圣人，他所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当然也成为圣人。所以中国的圣人，只有孔子一个是平民，其余的都是开国之君。

周秦诸子的学说，要依托古代的国君，也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这可举例证明：南北朝时有个张士简，把他的文章拿给虞讷看，虞讷痛加训斥，随后张士简把文章改动了一下，托名是沈约（南朝梁朝大臣、文学家、史学家）写的，再拿给虞讷看，他就读一句，称赞一句。清朝陈修园撰写了一本《医学三字经》，他开始托名是叶天士写的，等到这本书流行了，才改写自己的名字，这有修园的自序文章可以证明。从上列两件事看来，假使周秦诸子不依托开国之君，恐怕他们的学说早已消灭，哪能流传到今天？周秦诸子的志向在于救世，用了这种办法，他们的学说才能推行，后人受到的益处不少。我们对于他们是应该感谢的，但是为研究真理起见，他们的内幕是不能不揭穿的。

孔子之后，平民之中也出了一个圣人，此人就

是人人知道的关羽!凡人死了事业也就完毕,只有关羽死了之后还干了许多事业，竟然替自己挣得个圣人的名号。还著有《桃园经》、《觉世真经》等书流传于世。孔子以前，那些圣人的事业与典籍恐怕也与关羽差不多。

现在的穷乡僻壤地区，偶然有一人享受到 dvJ,富贵，讲因果的就说他阴功积得多，讲风水的就说他坟地葬得好，看相的、看命的就说他的面貌生辰八字与别人不同。我想古时的人心与现在差不多，可能也有讲因果的人看见那些开基立国的帝王，一是说他品行如何好，二是说他道德如何好，这些说法流传下来，就

夏禹简直是厚黑学中的重要人物。

成为周秦诸子著书的材料了。再说，凡是人都有成见，心中有了成见，眼中所见的东西就改变形象，带绿色眼镜的人见到所有的事物都变成绿色，带黄色眼镜的人见到所有的事物都变成黄色。周秦诸子创立了一种学说，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古人，古人自然会改变形象，变成恰好与他的学说相符合的事物。

我们权且把圣人中的大禹提出来研究一下。他为治水长期泡在泥水中，腿上的汗毛都掉光了，他替受水灾的老百姓担忧，整天价在太阳下晒得黝黑，的确是个磨练自己、为老百姓服务的兼爱家。《韩非子》中说："大禹召集西方诸侯在会稽聚会，防风氏(某部落首领)来晚了，大禹把他斩了。"大禹又成了执法如山的大法家。孔子说："禹，我对他没有批评了。他自己吃得很坏，却把祭品办得极丰盛；穿得很坏，却把祭服做得极华美；住得很坏，却把力量完全用于修渠水利。"这段话中大禹又像是个小心谨慎的儒者。又带点惶惶不安的气象。读魏晋以后写禅让的文章，大禹的行径，又和曹丕、刘裕等人差

不多了。宋儒说大禹得了危微精一的心传，他又成了分析义理极透澈的理学家。杂书上说大禹娶涂山氏的女儿为妻，这个女子是狐狸精，他又好像是《聊斋》里的公子书生。又传说大禹替妻子制造搽脸的扑粉，他又好像是替妻子画眉毛的张敞。又传说大禹治水时把神怪都驱逐走了，又有点像《西游记》里的孙行者、《封神榜》里的姜子牙。

根据宗吾的眼光看来，他开始不顾父亲被舜杀死而去侍奉舜，后来又夺走舜的天下，最终把舜逼死在苍梧的野外，简直是厚黑学中的重要人物。他；文个人光怪陆离，真是莫名其妙。其余的圣人，他们的神妙也与大禹差不多，我们略加思索，圣人的内幕也就很清楚了。因为圣人是后人的幻想结成的人物，各人的幻想不同，所以圣人的形状也有种种不同。

我做了一本《厚黑学》，现在逆推到秦汉是相符合的，又逆推到春秋战国也是相符合的。可见从春秋—直到今天，一般人的心理是相同的。再追溯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觉得他们的心理神妙莫测，

尽都是些天理流行、玄妙难言的东西，这对厚黑学是不适用的。大家都说夏商周三代以下人心不古，仿佛三代以上的人心与三代以下的人心截然两样，这岂不是很奇怪吗?其实并不奇怪，假如汉文帝、汉景帝的时候，也采用汉武帝的办法，把百家罢黜了，单单留下老子一人，说他是圣人，那么老子推崇的皇帝当然也是圣人。于是乎平民之中只有老子一人是圣人，开国之君也只有黄帝一人是圣人。老子的心幽微奥妙，深远而通达，深邃不测，黄帝的心也是幽微奥妙，深远而通达，深邃得难以

黄帝的心也是幽微奥妙。

认识。黄帝统治时，由于政治宽大，人民就淳厚，黄帝以后人心就不古了。尧夺哥哥的天下，舜夺妇翁的天下，禹夺仇人的天下，成汤文武是臣子背叛国君，周公以弟弟的身分杀死哥哥，我那本《厚黑学》一直可以逆推到尧舜为止。三代以上的人心、三代以下的人心就融合成一片了。无奈再追溯上去，黄帝时代的人心与尧舜以后的人心还是要成为两截的。

假如老子果然像孔子那样的际遇，成了皇帝御赐的圣人，我想孟子那个亚圣的名号一定会被庄子夺去。我们读的四子书一定是《老子》、《庄子》、《列子》和《关尹子》，所读的经书一定会是《灵枢素问》。孔孟的书和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的书一齐成为异端邪说，不过遇到好奇的人，偶尔翻来看看。《大学》、《中庸》在《礼记》内，与有关帝王制度、节气月令等文章并列，人心险恶等十几个字，也混在考察古代社会的文章中，也就没有什么精微奥妙了。后代讲道学的人，一定向《道德经》中深而又微妙的牝(雌性)(雄性)中，埋头钻研，一定又会造

出些天玄人玄，理牝欲牝等名词讨论。依我想，圣人的真相不过如此。

儒家的学说以仁义为立足点，定下一条公理："推行仁义就昌盛，不推行仁义就灭亡。"古往今来，成功失败，能合乎汶个公理的就引来做证据，不合乎这个公理的就放在一边不谈。

举个例子来说：太史公《殷本记》说："西伯（周文王腋纣王放回后暗地里锤炼品德，多为百姓做好事。"《周本记》说："西伯暗地里做好事。"连用两个暗字，这作用就可以想见了。《齐世家》覃盲截了当地说："西伯从羲里逃回

黄帝的心也是幽微奥妙。

后，与姜子牙暗中密谋施德于百姓，打算推翻商纣王的统治，商定了打仗方面的一些奇计。”可见周文王推行仁义，明明是一种权术，哪里是真心实意为百姓?儒家看见文王成功了,就把他推崇尊敬得不得了。徐偃王推行仁义,使三十六个小诸侯国来朝拜，荆文王厌恶他侵害了自己的利益，率领军队消灭了他。这是推行仁义失败了的，儒家就绝口不提。儒家的论调完全与乡下讲因果报应的一样，看见别人富贵，就说他积累有阴德，看见别人触电死了，就说他不孝顺父母。只是从本心来说，儒家当然是劝人为善，其实真正的道理并不是那样。

古代的圣人，真是怪极了。虞、芮二小国的国君为解决领土纠纷去找周文王评理、裁决，他们一踏上圣人(周文王)的土地，受到好的风气的教化，立刻都彻底悔改，洗心革面，都不要那块土地了。圣人感化人，有如此的神妙，我不理解管叔鲜、蔡叔度(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的父亲是圣人，母亲是圣人，哥哥弟弟是圣人，四面八方被圣人围住了，为什么中间却会产生鸱?(管叔鲜和蔡叔度在

文王死后谋反，周公奉成王的命令率军平定叛乱，杀死了管叔鲜，流放了蔡叔度。意为在圣人的教化之下仍出了坏人。）

李自成是个流贼，他进了北京，找到崇祯皇帝夫妇的尸体，放在宫殿的门板上抬回，用柳木棺材装殓，停放在东华门，让人们祭奠。周武王是圣人，他走到商纣王死的地方，射他三箭，取黄金装饰的斧子将头砍下来，悬挂在太白旗上，他与周文王爷儿俩还在商纣王名下做过臣子，做出这种举动，他的品行，连流贼都不如，公然也成了精心一意的圣人，真是妙极了!假使没有陈圆圆的那场公案，吴三桂投降了，李自成岂不成了太祖高皇帝吗?他自然地会成为圣人，他那闯太祖本记里所记载的高尚行为，恐怕比周本记还要高上几倍。

周太王(即周文王祖父)最早从事推翻商纣的事业，王季、文王继续做这件事。(王季是周太王的儿子、周文王的父亲。)孔子称赞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政绩，这其实与司马炎称赞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的政绩没有什么不同的，唯一不同的是，

一个生在孔子之前，得了个世世圣人的美名，一个生在孔子之后，就得了个世世叛逆之臣的恶名。

后人见到圣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就千方百计替他开脱，到了证据确凿无法开脱的时候，就说书上的事迹出于后人的附会。这个先例是孟子开的。

他说“凭着大仁义去讨伐那不仁义的国家，绝对不会有流血的事，”就断定楚成王血流得可以漂浮起洗衣棒的那句话是假的。我们从《尚书·在诰篇》中的殷民三叛，多方大浩那些文字看来，镇压殷代民众的判乱和讨伐殷(商)纣王时，血流得可以漂浮起洗衣棒不假，只怕“凭着大仁义去讨伐不讲仁义的国家”这句话有点假。

子贡说：“商纣王的恶，不像现在传说的这么厉害。所以君子憎恨处在下流的地位，一处在下流的地位，天下的什么坏名声都会集中在他身上了。”

我也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好，不像现在传说的这样尽善尽美，所以君子喜欢处在上流的地位，一处在上流的地位，天下的所有好名声都会集中在他身上。”假若把下流二字改作失败，把上流二字改

为成功，更会令人觉得确切。

古人神道设教，祭祀的时候，让一个人充当神像，指着他对众人说："这就是所要祭祀的神。"众人就朝着他磕头礼拜。同时又以圣道设教，对众人说："我的学说是圣人遗传下来的。"有人问："哪个是圣人?"他洲 1 颐手指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说道："这就是圣人。"众人也就把他当作神像一样，朝着他磕头礼拜。后来进化了，人民醒悟了，祭祀的时候就把神像撤销，只有圣人的迷梦数千年未醒，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竟受了数千年的崇拜。

讲因果的人，说有个阎王，问阎王在哪里?他说："在地下。"讲耶稣教的人，说有个上帝，问上帝在何处?他说在天上。讲理学的人说有许多圣人，问圣人在哪里?他说："在古代。"这三种怪物都只可在意念中想像，不能亲眼看到，不能得到证实。正因为他得不到证实，他的道理就越是玄妙，信从的人就越多。

对于创造这些理论的人来说，本是劝人为善，他的主观想法倒是值得嘉奖，不过事实不真实确切，

就会产生出流弊。因果的弊病，后来演变成拳匪、圣人的弊病，使真理不能出现。

汉武帝把孔子尊奉为圣人以后，天下的言论都调整到孔子一人的门下，谁也不敢违背。孔融对于父亲问题略略讨论了一下，曹操就把他杀了。嵇康瞧不起汤武，司马昭把他杀了。儒教能够推行，完全是曹操、司马昭一些人维持的力量。后来开科举考试取用士人，读书人要是不读儒家的书，就没有进身的路径。一个死去多年的孔子，他会左手拿着官爵，右手拿着钢刀，哪能不成为万世师表?宋元明清学案中人，都是孔圣人马蹄脚下的人物，他们的心坎上，受了圣人的摧残蹂躏，他们的议论怎会不支离破碎、穿凿附会?怎会不迂腐曲折、深奥难通?

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没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就说他是异端邪说，就要攻击他。

朱熹发明了一种学说，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只好说是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这样之后才有人信从。王阳明发明

了一种学说，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然后来附合自己的学说，说朱熹讲错了，他的学说才是孔子嫡传。本来朱王二人的学说都可以独树一帜，没有必要依附孔子。无奈处于孔子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依附孔子，他们的学说万万不能推行。他们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当时的人还说是伪学，遭受重大的攻击。圣人专横到了这种地步，人们怎么能把真理研究传播出来?

韩非子说过一个笑话:“楚国郢地有个人给燕国的相国写信,写的时候天黑了。他便喊:‘举蜡烛来。’一边喊一边就不经意地在信上也顺手写上‘举烛’二字。信送到燕相国手中，他想了许久,说道:‘举烛是崇尚光明的意思，

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王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王的威力，圣人就不会那么尊崇；君王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王也没有那么猖獗。于是君王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王，君王就称起圣来了。君王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

崇尚光明是任用贤人的意思。’于是他根据这个想法去劝谏燕王，燕王采用他的话，国家治理得安定富强。虽然治理国家是收了效，但这并非是原信的本意。”所以韩非子说：“古代帝王有‘郢地的信’，后代人们多有‘燕相的说法’。”究竟格物致知四个字是怎样解释，恐怕只有亲手撰写《大学》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有一人免不脱“郢地的书信、燕相的说法”的批评。哪里只是格物致知四个字，恐怕《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宋元明清学案里面许多妙论，也逃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

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王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王的威力，圣人就不会那么尊崇；君王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王也没有那么猖獗。于是君王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王，君王就称起圣来了。君王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

君王任意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

意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议圣人，目无法纪，为舆论所不容。

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王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错，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王的命该革，圣人的命尤其该革。

我不敢说孔子的人格不高，也不敢说孔子的学术不好，我只说除了孔子，也还有人格，也还有学说。孔子并没有压制我们，也没有禁止我们另外创造不同的学说。无奈后来的人偏要抬出孔子，压倒一切，使学者的思想不敢超出孔子的范围之外。学者心坎上被孔子盘据久了，理应把他推开，思想才能独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来。前几年，有人把孔子推开了，同时杜威、罗素等人就闯进来，盘据学者心坎上，天下的言论又热衷于杜威、罗素等人，杜威、罗素这些人成为一个变形的孔子，执行圣人的任务。有人违反他们的学说，又算是大逆不道，就要被报刊杂志骂个不休。如果杜威、罗素等人去

了，又会有人出来执行器人的任务，他的学说也是不允许别人讳反的。

依我想：学术是天下的公物，应该让人们批评。如果自己说错了，改从他人的学说，对于自己也没有什么伤害，何必采取军阀态度，禁止人们批评？

凡事以公平为根本。君主对于人民不平等，所以政治上产生纠葛；圣人对于学者不平等，所以学术上产生纠葛。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时代的那些诸子百家并列。我与读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平坐一排，把杜威、罗素等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地发表意见，大家互相磋商，不许孔子、杜威、罗素等人高踞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孔子、杜威、罗素之上，人人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

我对于圣人既然已怀疑，所以每每读圣人的书，没有不怀疑的，于是定下三条读书要诀，作为自己攻读的步骤。特附录在下面：

第一步，以古为敌。读古人的书，就把这个人看作是我的劲敌，有了他，就没有我，非与他血战

一番不可，到处寻找他的缝隙，一有缝隙就乘便攻入；又在主观意念上代替古人设法抗拒，这样越战越激烈，越攻越深入。一定要这样，读书才能看到真正的道理。

第二步，以古为友。我假若读书有见地，就提出一种主张与古人的主张对抗，把古人当成良友，相互切磋。如果自己的主张错了，不妨改从古人；如果古人的主张错了，就依着我的主张向前研究。

第三步，以古为徒。著书的古人，学识肤浅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学力在那些古人之上，就不妨把他们的书拿出来评阅，只当像是评阅学生作文一样，说得对的，给他加几个密圈，说得不对的，给他划几根红杠子。世间俗语村言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何况古人的书，自然有许多好的道理存在其中。批评越多，知识水平自然越高，这是普通所说的教学相长了。如果遇到一个古人，知识与我相等，我就把他请出来，当作老朋友相待，如朱晦庵和蔡元定一样。如果遇有知识在我之下的，我又把他认为劲敌，找他的缝隙，看能不能攻得进去。

我虽然定了三步功夫，其实并没有做到，自己很觉得抱愧。我现在正做第一步功夫，想进到第二步，还没有达到，至于第三步，自己估量终身没有达到的那一天。就像走路，虽然把路径找出来了，无奈路太长了。脚力有限，只好努力前进，走一截，算一截。

# 第五部

# 中国学术的趋势

我们研究学理，当力求其深，深则洞见本源，任他事变纷乘，我都可以对付，不致错误。至于实践方面，当力求其浅，浅则愚夫愚妇能知能行，才实行得起来。西人崇奉斯密而国富，崇奉达尔文的学说而国强，但世界大战之机，即伏于其中。德皇威廉第二，崇奉尼采的学说，所以大战之前德国最为昌盛，但失败也很快。现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正沿着威廉覆辙走去，终必收同一之结果，所以知斯密等三人的学说，收效极大，其弊害也极大。

# 自序

我生平喜欢研究心理学。于 1920 年，作一文曰：《心理与力学》。创出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有了这条臆说，觉得经济、政治、外交，与人世一切事变，都有一定轨道，于是陆陆续续，写了些文字，曾经先后发表。

后来我又研究诸子百家的学说，觉得学术上的演变，也有轨道可循。我们如果知道，从前的学术是如何演变，就可推测将来的学术，当向何种途径走去，因成一文曰：《中国学术的趋势》。自觉此种观察，恐怕不确，存在箧中，久未发表。去年在重庆，曾将原稿交《济川公报》登载，现在把他印为单行本，让读者指正。

我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听到的人曾

经驳我道:“我的思想,行动自由,哪里有什么规律?”殊不知我们受了规律的支配，自己还不觉得。譬如书房里，有一鸟笼，鸟在笼中，跳来跳去，自以为活动自由了，而我们在旁观之，任他如何跳，终不出笼子的范围。假使把笼打破，鸟在此室中，更是活动自由了，殊不知仍有一个书房，把他范围着。汉唐以后的儒者,任他如何说,终不出孔子的范围。周秦诸子和东西洋哲学家,可说是打破了孔子范围，而他们的思想，仍有轨道可循，既有轨道可循，就是有规律。

自开辟以来，人类在地球上，行行幸幸，自以为自由极了。三百年前，出了一个牛顿，发明地心引力，才知道：任你如何走，终要受地心引力的支配，这是业已成了定论的。人类的思想，自以为自由极了，我们试把牛顿的学说，扩大之，把他应用到心理学上，就知道：任你思想如何自由，终有轨道可循，人世上，一切事变，无不有力学规律，运行于其间，不过一般人，习而不察，等于牛顿以前的人，不知有地心引力一样。

我写文字，有一种习惯：心中有一种感想，就写一段，零零碎碎，积了许多段，才把他补缀起来，成了一篇文字。这次所发表的，是把许多小段，就其意义相连贯的，放在一处，再视其内容，冠以篇名。因此成了四篇文字：（一）老子与程明道；（二）宋学与蜀学；（三）宋儒的道统；（四）中西文化的融合。总题之日：《中国学术的趋势》。

写文字是发表心中感想，心中如何想，就应当如何写，如果立出题目，来做文字，等于入场应试，心中受了题之拘束，所有感想，不能尽情写出，又因题义未尽，不得不勉强凑补，于是写出来的，乃是题中之文，不是心中之文。我发表这本书，本想出以随笔体裁，许多朋友说不对，才标出大题目，小题目。我觉得做题目，比做文章更难，文章是我心中所有，题目是我心中所无，此书虽名《中国学术的趋势》，而内容却非常的简陋，对于题义，发挥不到十分之一，这是很抱歉的。

我写文字，只求把心中感想表达出来，就算完事。许多应当参考的书，也未参考，许多议论，自

知是一偏之见，仍把他写出来。是心中有了这种疑团，特发表出来请读者赐教。如蒙指驳，自当敬谨受教，不敢答辩，指驳越严，我越是感谢。

1936 年 7 月 2 日，于成都

# 老子与各学派的关系

## (一)中国学术分三大时期

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的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的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的学术而加以研究,都缺乏创造性。周秦是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是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周秦诸子,一般人都认孔子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为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赵宋诸儒,一般人都认朱子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为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

《老子》一书,当分两部分看,他说致虚守静,

归根复命一类话，是出世法，庄、列、关尹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是世间法。孔子以仁治国，墨子以爱治国，申韩以法治国等等，皆是以正治国。孙、吴、司马稷苴，是以奇用兵，这都是走的世间法这条路。《老子》一书，是把世间法和出世法，一以贯之，两无偏重。所以，提出老子，可以总括周秦学术的全体。

汉明帝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愈传愈盛，与中国固有的学术成为两大门派，相推相荡，到了程明道出来，把二者融合为一，是为宋明的理学，名为儒家，实是中国和印度两方学术融合而成的新学说。程明道的学说出来后，跟着就分为两大派：一大派是程伊川和朱子，一派是陆象山和王阳明。所以，宋学要以程明道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

从周秦至今，可分为三个时期。周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诸儒，为中国学术印度学术融合时期；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说，相推

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这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故第三时期，为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时期。学术的进化，其轨道历历可循，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是以某种方式，就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的大趋势看出来。

## （二）《老子》一书是周秦学派的总纲

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个绝大的荒山，无人开采，后来偶有人在山上拾得点珍宝归来，人人惊异，大家都去开采，有得金的，有得银的，有得铜铁锡的。虽是所得不同，总是各有所得。周秦诸子，都是上山开采的人，这伙人中，所得的东西，要以老子为最多。

老子是道家，道家出于史官，我国有史以来，零零碎碎的，留下许多学说，直到老子出来，才笵它整理成一个系统。他生于春秋时代，事变纷繁，他年纪又高，眼见的事又多。身为周朝的柱下史，

是国立图书馆馆长，读的书又多。他自隐无名，不问外事，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所以能把宇宙真理发现出来。

老子把古今事变融汇贯通，寻出了它变化的规律，定名日道。道者路也。就是说，宇宙万事万物，非走这条路不可，把这种规律，笔之于书，即名之日:《道德经》。德者有得于心也，根据以往的事变，就可以推测将来的事变，所以说:“掌握了以往的规律，能驾驭今天的现实。”

他见到了真理的全体，讲出来的道理，颠扑不破，后人要研究，只好按着他的道理，分头去研究。他在周秦诸子中，真是开山之祖。诸子取他学说中的一部分，引而申之，扩而大之，就独成一派。

在老子之前的，如黄帝、如太公、如鬻子、管子等，《汉书·艺文志》均列入道家，算是老子的前驱。周秦诸子中最末的一人，是韩非，韩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话，一句一句的解释，呼老子为圣人，可见韩非之学也出于老子。到了吕不韦的门客，所辑的《吕氏春秋》。也是推尊

黄老。所以周秦时代的学说，彻始彻终，可用老子贯通之。老子的学说是总纲，诸子是细目，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详详细细的研究，只能说研究得精细，却不能出老子的范围。

至于老子年代问题，有人说：孔子问礼的那个老子，是春秋时人，著《道德经》的老子是战国时人，是两人，不是一人。这层不必深问，我们只说：《道德经》一书，可以总括周秦学术之全体。其书出现于周秦诸子之前，是诸子渊源于老子，出现于周秦诸子中间，或在其后。我们可说：《道德经》可以贯通诸

孔子向老子问礼。

子，而集周秦学术之大成，无论他生在春秋时，生在战国时，甚或生在秦时，周秦学术之总代表是一样的。

关于老子姓名问题，有种种说法，甚至有说老子姓老的。我想不必这样讲，古人的名字，有点像字学中的反切法，用两个字，切出一个字，举出其人的两个特点，即知其为某人，名字之上，不必一定冠以姓，如祝蛇是名之上冠以官；行人子羽，是字之上冠以官；东里子产，是字之上冠以地；叔梁纥，是名之上冠以字；司马迁是史官，故称史迁，曾受腐刑，又称腐迁。他如髯参军、短主簿，是官职之上，冠以形貌。只要举出两个特点，即可确定其为某人。大约老子耳朵有异状，故姓李名耳；他是自隐无名的人，埋头研究学问，世人得见他时，年已老矣，人人惊其学问之高深，因其须发皓然，又是一个大耳朵，因乎之为老聃。聃是生前的绰号，不是死后的谥号，他不是生来就白头发，乃是世人得见他时，业已是自发了。一般学者，闻老子之名，都来请教。孔子也去问礼。各人取其学说之一部分，

发挥光大之，就成为一家之言，发表出来，尽是新奇之说，人人都去研究。老子自隐无名，其出处存亡，世人也就不怎么注意了。犹如四川廖平和康有为说一席话，康有为按照他的说法。跟着写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震惊一世，而廖平的书尚未出来，其人也不怎么为世人注意。老子年龄，大约比孔子大--、三十岁，孔子是七十几岁死的，老子修神养身，享年最高，或许活到二百多岁，著道德经时，已入了战国时代，这也是可能的事。

### (三)无为思想的实践意义

老子的“无为”，许多人都误解了。《老子》一书，是有为，不是无为。

他以为：要想有为，当从无为下手，所以说“无为则无不为。”他的书，大概每句中，上半句是无为，下半旬是有为。例如“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要想勇，当从慈做起。要想广，当从俭做起。要想成大器，当从不敢为天下

先做起。慈与俭，不敢为天下先，是无为；能勇，能广，能成大器，就是有为。老子洞明盈虚消长之理，阴阳动静，互相为用，凡事当从相反方面下手，如作文欲抑先扬，欲扬先抑，写字欲左先右。欲右先左一般。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我无欲、我无为，能使民化民正，能使民富民朴，是有为。"弱胜强，柔胜刚，"弱柔是无为，胜强胜刚，是有为。老子书中，这类话很多，都是"无为则无不为"的实证。

老子所说的无为，是顺其自然，我不加主观愿望的意思。当为的就为，当不为的就不为，如果当为的不为，这是有心和自然反抗，这叫做有为，算不得无为。

王弼注《老子》，就是这种见解。他注《老子》二十七章说道："须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注二十九章说道："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固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可算得了老子的真谛。

老子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就是《阴符经》所说:“圣人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制之。”也就是《易经》所说:“裁成天地之体，辅相天地之宜。”

曹参作宰相，每天喝酒，什么事也不干，只可称之为“不辅万物之自然”,“不裁成天地之道，不辅相天地之宜”,“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制之。”黄老之谱，难道是这样吗?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把宇宙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路,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未发动，或才发动，就把他弄好了。犹如船上掌舵的人，把水路看得十分清楚，只须轻轻的把舵一搬，那船便平平稳稳的下去了，这叫做无为。就是所谓,“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怎么是曹参那种办法呢?

汉朝文景帝行黄老之术,只是得点皮毛,在“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等工作方面，未免缺乏,所以不无流弊。但政治的修明,已成为三代下第一,黄老之道的伟大，也可以想见了。

## (四)“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意义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字作流字解。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道德仁义礼五者，是联贯而下的。

天地化生万物，有一定规律，如道路一般，是之谓道。我们懂得这个规律，而有得于心，就是德，本着天地生物之道，施之于人就是仁。仁是浑然的，必须制裁它，使它合宜，归结为义。但所谓合宜，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把合宜之事，制为法式，就是饰文，就是礼。万一遇着不守礼的人，怎么办呢?于是威之以刑。万一有悖礼之人，刑罚也不怕，又将奈何?于是动用武力。我们可续两句日：“失礼而后刑，失刑而后兵。”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由道德以至于兵，原是一贯罢了。

老子洞明万事万物变化的轨道，有得于心，故老子谈论道德。孔子见老子后，明白此理，就用以

研究人，故孔子谈论仁。孟子继孔子之后，故谈论仁必带一义字。荀子继孟子之后，注重礼学。韩非学于荀卿，知礼字不足以范围人，故专讲刑名。这都是时会所趋，不得不然。世人见道德流为刑名，就归咎于老子，说申韩之刻薄寡思，来源于老子。殊不知中间还有道德流为仁义一层，由仁义才流为刑名的。谈论仁义的无罪，谈论道德的有罪，我真要为老子叫屈。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都剧顷着次序说的。韩昌黎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存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把道德放在仁义之下，就算弄颠倒了。

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句话很受世人的痛骂，这也是误解老子。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这是天然的趋势，等于人由小孩而少年，而壮，而老，而死一般。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于说："失孩而后少，失少而后壮，失壮而后老。"

他看见由道德流而为礼，知道继续下去，就是为刑为兵，所以警告人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等于说："夫老者少壮之终而死之始也。"这本是自然的现象，说这些话的人，有何罪过?

要救死只有"复归于婴儿。"要救乱只有"复归于无为。"我们身体发育最快，要算婴儿时代。婴儿无知无欲，随时都是半睡眠状态，现在的修养家，叫人静坐，却用种种方法，无非叫人达到无知无欲，成一种半睡眠状态罢了。婴儿的半睡眠状态，是天然的，修养家的半睡眠状态，是人工作成的，只要此心常如婴儿，这样的小孩，也就可以长生久存了。我们知道复归于婴儿可以救死，就知道复归于无为可以救乱。

国家到了非用礼不可的时候，跟着就有不讲礼的人，非用刑不可；跟着就有刑罚也不畏惧的人，非用兵不可。所以到了用礼的时候，混乱的苗头已经出现了，所以说："乱之首"。但怎么办呢?老子说："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乱机虽动，用无为二字，就可把他镇压下去。老子用的方法，是：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汶个话不是空谈，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

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到了秦朝，人心险诈，盗贼纵横，和现在的时局是一样的。始皇二世，用严刑峻罚，乱得更厉害。到了汉初，刘邦的谋臣张良、陈平，是讲黄老的入，曹参辅佐惠帝用黄老，文景帝也用黄老,而民风忽然浑朴,俨然三代遗风，这就是实行“镇之以无名之朴。”人民就居然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了。足知老子所说：“复古于无为，”是治乱的妙法。“复归于婴儿”，可以常壮不老；“复归于无为”，可以常治不乱。

由道流而为德，为仁，为义，为礼，为刑，为兵。道是本源，兵是末流。老子多次谈兵，他连兵都不废，何至于会废礼?他说：“以道佐人主者，可以兵强天下。”又说：“夫慈以战则胜。”慈就是仁，他用兵之际，顾及道字仁字，就县顾及本源之意。

用兵顾及仁字，才不至穷兵黩武，用刑顾及仁字，才能哀矜勿喜，行礼顾及仁字，才有深情行乎

其间，不至徒事虚文，行仁义顾及道德，才台色达到熙熙攘攘的盛世，不是相响以湿，相濡以沫。我们读《老子》一书，当作如是解。老子用兵之际，都顾及本源，即知他无处不顾及本源。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主。"他对于兵是这种主张；即知他对于礼的主张，是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不得已而用之，道德为主。"老子明知"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到了不得
已之时，还是要用兵，即知他明知礼之后，必有兵刑，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礼。所以我说，老子不废礼。只是因为他不废礼，才知道用礼来守护。礼知名于世，所以孔子才去问礼。老子知道兵之弊，故善言兵，知道礼之弊，故善言礼。

用刑用兵，只要以道佐之，以慈行之，民风也可复归于朴。庄子说："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于消谣夕虑，……逍遥无为也"。由此知用刑用兵，也是假道于刑，托宿于兵，以达到无为的境界。我们知谱汶个意思，就知老子说："失义而后礼"，说：

“礼仁忠信之薄”，与孔子所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同是一意。

### (五)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本意

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又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等语很受世人的非议，这也未免误解。

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到了无知无欲的境界，才能窥见宇宙自然之理。一切事，当顺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果不绝圣弃智，本着个人的意见做去，得出来的结果，往往违反自然之理。宋儒就害了此病，并且害得很深。例如：“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话，就是害的；支价病。洛蜀分党也是害的这个病。他们的所谓理，完全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戴东原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做为圣贤立言之意，……其于天下之事也，也即所谓

理，强断行之。”又说“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东原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假使宋儒能像老子绝圣弃智，必不会有这种弊病。

苏子由对老子的解释，深得本旨。

凡人只要能够洞明自然之理，一切事顺天而动，如四时的运行，百物的诞生，不言仁义而仁义自在其中。《庄子》一书，全是发挥此理。苏子由解《老子》说道：“大道之隆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废而后仁义见矣。世不知谱之早以赡足万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伪报之矣。六亲万和，孰非教慈，国家方治，孰非忠臣，

尧非不孝而独称舜，无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独称龙逢比干，无桀纣也。涸泽之鱼，相以沫，相濡以湿，不如相忘于江湖。”

子由这种解释，深得老子本旨。韩昌黎说老子看小了仁义，读了子由这段文字，仁义怎能说小。暴秦时代，李斯、赵高挟智术以统治天下，叛者四起，就是“智慧出有大伪”的实证。汉初行黄老之术，民风浑朴，几于三代，就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实证。

老子绝圣弃智，此心浑浑穆穆，与造化相通，此等造诣极高。孔子心知之，也曾身体力行之，但只能在心里理解，而不能说出来，只可自己去做，而不能要求于人。孔子不谈性与天道，不是不想说，实在是不能说，就是谈了别人也未必了解。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等处可见孔、老学术，原是一贯。两次说“天何言哉”，反复赞叹，与老子所说：“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言绝对象。苏子由说：“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

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子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明朝李卓吾称赞地说：“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最高。”

要窥见造化流行的奥妙，非此心与宇宙融合不可，正常人自然做不到。我们既然做不到，而做出的事，如果违反了造化流行之理，又是要不得的，这拿来怎样办呢?于是孔门传下一个最简单最适用的法子，这个法子，就是孔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孔门教人，每发一念，就用自己的良心裁判一下，良心以为对的就是善，认为不对的就是恶。恶的念头，立即除去，善的念头，就把他存留下，这就是大学上的诚意工夫。这种念头，与宇宙自然之理是相合的，为什么呢?人是宇宙一分子，我们最初发出之念，并未参有我的私意私见，可说是直接从宇宙本体发出来的。我把这个念头加以考察，就与亲自见到宇宙本体没什么两样。把这种念头推行出来的，就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法子，岂不简单极了吗?有了这个法子，我们所做的事，求与自然之理相合，就不困难了。困难的是，什么是善念，什么是恶念，

不容易分别，于是孔子又传下了一个最简单的法子，叫人闲居无事的时候，把眼前所见的事，仔细研究一下，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把他分别清楚，随着我心每动一念，我自己才能分别善恶，这就是格物致知了。孔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本是非常简单，愚夫愚妇，都做得到，不料宋明诸儒，把他解释得玄之又玄。朱子无端补入格致一章，并且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乡表单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真是禅门的顿悟，岂不与中庸所说"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相悖吗?我们把正心诚意，改作良心裁判四字，或改作问心无愧四字，就任何人都可做到了。

## (六)盈虚消长循环的轨道

老子的学说，是本着盈虚消长立论的，什么是盈虚消长呢?试作图说明之：如图十一，由虚而长，而盈，而消，循环不已，宇宙万事万物，都不出这个轨道。从天道来说，春夏秋冬，是按着这个轨道

走的，从人事来说，国家之兴衰成败，和通常所谓“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佚，淫佚又生贫贱”，都是按着汶个轨-潜孛的。老子之学，纯是自处于虚，以盈为大戒，虚是收缩到了极点，盈是发展到了极点。人能以虚字为立足点，不动则已，一动则只有发展的，这就是长了。如果到了盈字地位，那么消字即随之而来，这是一定不移之理。他书中所谓：“弱胜强，柔胜刚”、“高以下为基”、“功成身退天之道”、“强梁者不得其死”。“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多藏必厚亡”、“高

图十一　老子虚盈循环图

者抑之，下者举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种种说法，都是本着这个原则立论。这个原则，人世上一切事都适用，等于瓦特发明蒸汽，各种工业都适用。

### (七)老子的兵法

老子把盈虚消长的原理，用到军事上，就成了绝妙兵法。试把他言兵的话，汇齐来研究，就知他的妙用了。他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善者果而已。”又说：“夫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说：“以奇用兵。”又说：“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与之，以慈卫之。”又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又说：“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又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又说：“坚强者砥之待，柔弱者生

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

可知老子用兵，是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以慈为主。慈有两种含义：一是恐怕我的人民被敌人所杀；二是恐怕敌人的人民被我所杀，所以我不敢为造事之主。如果敌人实在要来攻我，我才起而战之，即所谓“不敢为主而为客”。虽是起而应之，却不敢轻于开战，“轻敌几丧吾宝”。这个宝字，就是“我有三宝”的宝字，慈为三宝之一，轻于开战，即是不慈，就算失去一宝了。我虽然不开战，而敌人必来攻，我怎么办?老子的法子就是守。所以说：“以守则固。”万一敌人猛攻，实在守不住了，又怎么办?老子就向后退，宁可退一尺，不可进一寸，万一退到无可退的地方,敌人怀要进攻,如再不开战，坐视我的军士，束手待毙，这可谓不慈之极了。到了此刻，是不得已了，也就不得不战了，从前步步

退让，极力收敛，收敛到了极点，爆发出来，等于炸弹爆裂。这个时候，我的军士，处处是死路，只有向敌人冲杀，才是生路，人人悲愤，其锋不可挡，所以说“哀者胜矣。”敌人的军士，遇着这种拼命死战的人，向前冲是必死的路，向后转是生路，有了这种情形，我军当然胜，所以说“以战则胜”。敌人的兵，恃强已极，“坚强者死之徒”，他当然败。这真是极妙兵法，所以说：“以奇用兵。”韩信背水阵，即是应用；这个原理。

孙子把老子所说的原理，推演出来，成书十三篇，就成为千古言兵之祖。孙子说：“卑而骄之”，又说：“少则逃之，不若则避之。”又说：胜者守也。”又说：“善守者藏于九帅之下。”又说：“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又说：“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又说：“投之无所往，剧之勇也。”又说：“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将军之事也。”又说：“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又说：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又说：“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放拒。”

凡此种种，我们拿来与老子所说的对照参观，其方法完全是相同的，都是初时收敛，后来爆发。孙子说:“将军之事静以幽。”静字是老子书所常用，幽字是老子书上玄字杳字冥字，合并而成的，足知孙子之学，渊源于老子。所不同的：老子用兵，以慈为主，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被敌人逼迫，不得不战，战则必胜；孙子则出于权谋，故意把兵士陷之死地，以激战胜之功，把老子“以奇用兵”的奇字，发挥尽致。凡是一种学说，发生出来的支派，都有这种现象，即是把最初之说，引而申之，扩而大之，惟其如此，所以独成一派。

老子的清静无为，连兵事上都用得着，世间何事用不着?因为老子窥见了宇宙的真理,所以他的学说，无施不可。

## （八）《史记》老、庄、申、韩同传的原因

韩非《主道》篇说："虚静以待令。"又说："明君无为于上。"这虚静无为四字，是老子根本学说，韩非明明白白提出，足见他渊源所自。

其书说："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无穷之令。"又说："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于道德，而不出于爱恶。"可见他制定的法律，总是本于自然之理，从天理人情中斟酌而出，并不强人以所难。

他说："明主设立可以得到的奖励，只要能够努力，人人都可获得，所定的刑罚，只要能够注意，人人都可避免。"又说："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若雷霆，神圣不能解也，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嬖而必诛。"事事顺法律而行，无一毫私见。他用法的结果是："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淡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上下交顺，以道为舍。"还是归于无为而止。

老子讲虚静，讲无为；韩非也是讲虚静，讲无为。黄老之术，发展出来，就是申韩。申韩之术，收敛起来，就是黄老。二者原是一贯。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同列一传，就是这个道理。后人不知此理，反骂司马迁，以为韩非与李耳同传，不伦不类。试想司马迁父子，都是深通黄老的人，他论大道则先谈黄老，难道对于老氏学派，还会谈外行话吗?不过韩非之学，虽是渊源于老子，也是引而申之，扩而大之，独成一派。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韩非说：“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同是无为二字，在老子口中，何等平淡，一出韩非之口，而凛然可畏，惟其如此，所以才独寺成派。

庄子与韩非，同是崇奉老子，一出世，一入世，途径绝对相反，而都是根据于无为。庄子事事放任，还可以说是无为，韩非事事干涉，怎么可说是无为呢?庄子是顺应自然做去，毫不参加自己的意见，所以说是无为。韩非是顺应自然，制出一个法律，我即依着法律实行，丝毫不出入，也是不参加自己的意见，故韩非之学说归于无为。因为他执行法律时，

没有丝毫通融，不像儒家有议亲议贵这类办法，所以得了刻薄寡恩之名了。

韩非说："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可见他立法是从大局着眼，并不苛细。汉高祖用讲黄老的张良为谋臣，入关之初，"除秦苛法，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苛法"是捕鼠之物，把他除去，自是黄老举动；"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设柙服虎，用的是申韩手段。我们从此等地方考察，黄老与申韩，有何冲突？

## （九）老子与其他诸子

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孙子言兵，韩非言刑，而其源者出于老子。我们如果知道：兵、刑与道德相通，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

老子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孔子温良恭俭让，俭字与老子同，让即老子之不敢为天下先，孔子曾经言仁就是老子之慈，足见儒家与老子相通。墨子的兼爱就是老子的慈，墨子的节用就是老子的俭。老子说："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说："以守则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见其与老子相通。

战国的纵横家，首推苏秦，他读的书，是《阴符》，揣摩数年，然后才出而游说，古阴符不传，它是道家之书，大约与老子相似。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老子此语，是以一个平字立论。苏秦游说六国，每用"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一类话，激动人不平之气，暗中藏得有天道张弓的原理，与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苏秦的说法，能够披靡一世。老子所说："欲取姑予"等语，为后世阴谋家所效法。其它如杨、朱、庄、列、关、尹诸人，直接承继老子之学，更不用说。周秦诸子之学，即使不尽出于老子，也可说老子之学，与诸子不相抵触，既不抵触，也就可以相通。后世讲神仙，讲符等等，都托始于老子，更足知老子与百家

相通。

汉朝的汲黯，性情刚直，其统治人民应该用严刑峻法了，却用黄老之术，专尚清静。诸葛武侯，淡泊宁静，极像道家，但治蜀却用申韩。这都是由于黄老与申韩，根本上共通的缘故。孔孟主张仁义治国，申韩主张法律治国，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其实是一贯的。诸葛武侯说："法行则知恩，"这句话真是好极了，足补四书五经所未及。要施恩先必从法做起，行法即是施恩，法律就是仁义。

子产治理郑很严酷，国人要想杀他，说道："谁杀了子产，我就赞扬他。"后来感他的恩，又生怕他死了，说道："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呢?"难道子产改变了政策吗?他临死前还说为政要用猛，可见猛的宗旨，至死不变，而所收的效果，却是惠字。《论衡》说："子谓子产……其养民也惠。"又讲："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猛的效果是惠，此中关键，只有诸葛武侯懂得。所以他治蜀崇尚严格，与子产收同一之效果。

一般人说申韩刻薄寡恩，其实最慈惠的人，没

有比得上申韩。申子的书失传了，试取韩非子与诸葛武侯本传，对照读之，当知鄙人说的不谬。

韩非的学说，出于荀子，是主张性恶的。荀子以为人性恶，当用礼去裁制他。韩非以为礼的裁制力弱，法律的裁制力强，故变而论刑名。由此可知：黄、老、申、韩、孟、荀，原是一贯。害何种病，服何种药。害了暴秦那种病，
故汉初用黄老之术医治，害了刘璋那种病，故孔明用申韩医治。儒者见秦尚刑名，至于亡国，以为申韩之学，万不可行，此乃不知通变之论。商鞅变法，秦于是盛强，终于到始皇，统一中国，可见刑名之学，生了大效。继续用下去，犹之病到垂危，有良医开一剂芒硝大黄，服之立愈，病已好了，医生去了，把芒硝大黄作为常服之药，怎能不病?怎能不死?这和芒硝大黄有什么关系?这和医生有什么关系?

## (十)孔子不谈性与天道的原因

《礼记》上，孔子多次说:“我从老子那里听说。”

可见他的学问，渊源于老子。最大限度，只能与老子对抗，断不能驾老子而上之。

《史记》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

这种惊讶佩服的情形，很像虬髯客见了李世民，默然心死一样。

《虬髯客传》记载：道士对虬髯客说：“这个世界不是你的世界，到别的地方去吧。”虬髯客也就离开中国，到海外扶余，另觅生活。孔子一见老子，正是这种情形。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已被老子讲得透透彻彻，没有孔子说的，孔子只好从仁字讲起了。老子学说，虽包含有治世法，但是略而不详，他专言道德，于仁义礼三者，不加深论。孔子窥破这个意图，就终身致力于仁义礼，把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条分缕析

的列出来。

于是老子谈道德，孔子谈仁义礼，结果孔子与老子，成了对等地位。孔子是北方人，带得有点强横的性质，虽是佩服老子，却不愿居他之下。这就像清朝恽寿平，善于画山水，见了王岩谷的山水，自认为不能超出其上，再画得好，也是第二手，就改习花卉，后来竟得齐名。孔子对于老子，也是这样。他二人一谈道德，一谈仁义，可以说是分工的工作。

《论语》载：子贡说，“先生的文章能够见到，但听不到先生谈性和天道的话。”孔子为什么不谈性与天道呢?因为性与天道，老子已经说尽，没有孔子说的了。什么缘故呢?言性言天道，离不得自然二字，老子提出自然二字，业已探骊得珠，孔子再说，也不能别有新理，所以就不说了。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请问致的是什么?守的是什么?这明明是言心言性，一部宋元明学案，虚字静字，满纸都是，说来说去，终不出“致虚守静”的范围，不过比较说得详细罢了。

老子书中谈天道的地方很多，如说：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长久，而况于人乎。”“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这一类话，就把天地化生万物，天人感应，天道福善祸淫，种种道理，都包括在内，从天长地久，说到天地不能长久。就叫孔子再谈天道，也不能超出这个范围，所以只好不说了。老子所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孔子也是见到了的，他称赞周易，称这个东西叫太极，曾极力发挥，只是道理太玄虚，对门人则浑而不言，所以《大学》教人，才从诚意做起。

性与天道，离了自然二字，都是不能讲的，为什么呢？一般人说宋儒是得了孔子真传的，朱子是集宋学大成的。朱子毕生精力，用在四书集注上。试拿集注来研究：“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一章，朱子注说：“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这不是明明白白的提出自然二

字吗?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注：“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难道不是又提出自然二字吗?

孟子说：“天下人谈论人性，只要找到根本原因就可以了。那根本原因在可以顺应自然为本。我们厌恶卖弄智慧，因为它容易穿凿附会。如果聪明人像大禹治水那样疏导洪水那就不必讨厌智慧了。禹的治水。是顺应自然。如果聪明人也按自然规律办事，就是最大的智慧。天那么高，星辰也很远，但如果找到运行的规律，就是一千年以后的冬至日，也可以坐着算出来。”

朱子注说：“利用就是顺应自然，根本原因也是自然，把水弄到山上就不是自然的原因了……大禹治水是按自然之势疏导的……程子说，孟子的这一章专门谈论智慧。我认为事物的道理无非是自然，顺应而遵循自然，就是大智慧。”

朱子的注五次提到自然二字，可见性与天道，离开了自然二字是讲不清楚的。老子既然已经把这

个说尽了，孔子就不再说了。

## (十一)儒、释、道三教异同之点

春秋战国时，列国并争，同时学术界，也有百家争鸣，自秦以后，天下统一，于是学说按照君主的旨意，也归于统一。秦时崇奉法家的学说，此外的学说。都被排斥。汉初改而信奉黄老。到了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从此以后，专尊奉孔子的学说。而老子的学说，势力也很大。孔老二教，在中国成为两大河流。随后佛教传入中国，越传越盛，成了三大河流，同在一个区域内，相推相荡，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天然有合并的趋势，于是宋儒的学说，应运而生。

我们要谈宋儒的学说，须先把三教异同，研究一下：三教异同古人说的很多，不用我们再说，但我们可补充一下：三教均以返回本源为要旨。孟子说："天下的本源在国，国的本源在家，家的本源在身。"但返回到身体，还不能终止。孟子又说：小孩

子没有不爱父母亲的，长大了，没有不知道尊敬哥哥的。可知儒家返回本源，以返到孩提为止。《老子》一书，多次谈到婴儿，请问孟子谈的孩提，与老子谈的婴儿相同还是不同?答曰：不同。为什么呢?孟子所说的孩提能爱亲敬兄，大约是二三岁或一岁半岁。老子曰："如婴儿之未孩。"说文：孩，小儿笑也。婴儿还未能笑，当然是指才生下地的而言。老子又说："骨弱筋柔而握固。"初生小孩，手是握得很紧的。可见老子所说的婴儿，确指才生下地的而言。孟子所说的孩提知爱知敬，是有知识的。老子说："常使民无知无欲。"是没有知识的。可知老子返回根本更进一步，以返至才下地的婴儿为止。

但老子所说的虽是无知无欲，还是有心；所以说："圣人当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释迦牟尼则连心都没了，以证入涅，无人无我为止，禅宗常教人"看父母未生前面目。"竟是透过娘胎，较老子的婴儿，更进一步。

他们三家都是在一条线上，我们可作图表示，如图十二：儒家由庚返至丁，再由丁返至丙。老子

由丁返至乙。佛家由丁返至甲。我们可呼此线为“返本线”。由此可看出三家的异同。要说他们不同，他三家都沿着返本线向后面走，这是相同的。要说他们相同，则儒家返至丙点而止，老子返至乙点而止，释迦牟尼直返至甲点方止，又可说是不同。所以三教同与不同都说得过去。总看如何看法。

《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从身字追进两层，直至意字，从诚意做起。但是有意就有我，老子以为有了我即有人，

图十二　三教“返回本源”的线索图

人我对立，就生出许多纷纷扰扰的事，闹个不休。

有我就是有身体，所以说：“我所以有大祸患，是因为有身体。”倘若没有身体，则人与我浑而为一，就成了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再不会有纷纷扰扰的事。所以说：“等到没有身体了，还有什么祸患呢？”庄子书上种种讥诮孔子的话，以及老子对孔子说的：“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等语，都是根据这个原理。试问如老子所说。是个什么境界呢？这就是所说：“恍恍惚惚，深远莫测了，”也就是“婴儿没变成小孩”的状态，自佛学言之，此等境界是为第八识，释迦牟尼更进一步，打破此识，而为大圆镜智，再进而连大圆镜智也打破，即是心经所说“无智亦无碍”了。

据上面所说，似乎佛家的境界，非老子所能到，老子的境界，非孔子所能到。但又不然，佛家说妙说常，老子说：“恢复本性叫常。”又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佛氏的妙常境界，老子何尝不能到呢？孔子毋意毋必，又说：“无可无不可。”佛氏所谓法执我执，孔子何尝没有破呢？

但三教虽同在一根线上，终是个个独立。他们

立教的宗旨，各有不同。佛氏要想出世，故须追寻到父母未生前，连心字都打破，方能出世。说．是要出世，所以世间的礼乐刑政等等，也就不详加研究了。孔子要想治世，是在人事上工作，人事的发生，以意念为起点，而意念最纯粹的，莫如孩提之童，所以从孩提之童研究起，以诚意为下手工夫，由此而正心修身，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的宗旨，既是想治世，所以关于涅灭度的学理，也就不加深究了。老子重在窥探自然造化的本源，所以绝圣弃智，无知无欲，于至虚至静之中，领会那寂然不动，虚而逍遥器之妙，故而像初生的婴儿。向后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间法。他说道："多说只会穷困，不如保持中庸。"这个中字，即指乙点而言，是介于入世出世之中。佛家三藏十二部，孔子诗书易礼春秋，可算说得很多了。老子却不愿意多说，只简简单单五千多字，扼着乙点立论，含有"引而不发，跃跃欲试"的意思。他的意思，只重在把入世出世，打通为一，揭出原理，等人自去研究，不愿多说，所以讲出世法没有释家那么精，讲世间法没有孔子

那么详。

综而言之，释家专言出世法，孔子专言世间法，老子则把出世法和世间法，打通为一，这就是他三人立教不同的地方。

老子说："让心灵达到空寂的状态，守住这份安静。万物一齐生长，我由此观察到了循环往复的规律。万物茂盛，最终都回归到起点。回到起点叫'静'，'静'就是复归本性。"他是用致虚守静的工夫，步步向内收敛，到了归根复命，跟着又步步向外发展。所以他说："修德于自身，道德就纯真。修德于家，道德就光大。修德于乡，道德就伸长。修德于国，道德就广大。修德于天下，道德就会普遍。"孔子之学，得之于老子。其步骤是一样的。《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是步步向内收敛。"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又是步步向外发展。老子归根复命的工作，与佛家相同；从"修之

于身”，以至“修之于天下”，与孔子相同，所以老子之学，可贯通儒释两家。

北方人喜吃面，南方人喜吃饭，孔子开店卖面，释迦牟尼开店卖饭，老子店中，面和饭都有。我们喜欢吃某种，进某家店子就是了。不能叫人一律吃面，把卖饭的店子封了，也不能叫人一律吃饭，把卖面的店子封了。卖面的未尝不能做饭，卖饭的也未尝不能做面，不过开店的目的，各有不同罢了。儒释道立教，各有各的宗旨，三教之徒，互相攻击，真算多事。

## (十二)宋学是融合儒释道三家学说而成

最初孔老二教，几经盛衰，互相排斥。所以，太史公说：“世人学老子的贬低儒学，儒学也看不起老子。”到了曹魏时，王弼出来，把孔老沟通为一。王弼曾注《易经》和《老子》，《易经》是儒家的书，《老子》是道家的书，他注这两部书，就是做的融合孔老的工作，这是学术上一种大著作，算是一种

新学说，大受一般人的欢迎，所以开晋朝清谈一派。

人情是喜新厌旧的，清谈太久，一般人都有点厌烦了。恰好这时佛教陆续传入中国，越传越盛。在学术上另开一新世界，朝野上下，群起欢迎。到了唐朝时，佛经遍天下，寺庙遍天下，天台、华严、净土各宗大行，禅宗有南能北秀，更有新兴的唯识宗。可算是佛学极盛时代。唐朝自称是老子之后，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道教因此很兴盛。孔子是历代崇奉之教，当然也最盛行。三教相荡，天然有合并的趋势。那个时候的儒者，多半研究佛老之学，可说他们都在做三教合一的工作，却不曾把此融合为一，直到宋儒，才把这种工作完成了。

戴东原说："宋以前孔孟是孔孟，老子是老子，谈老子的自认为很高明，不依附孔孟。宋以后孔孟的书不好解释了，儒家就用老子和佛家来解释。"这本是诋斥宋儒的话，但我们从这个地方，反可看出宋儒的真本事来。最当注意的是："宋以前，孔孟是孔孟，老子是老子"二语，老子、佛家和孔孟，大家认为是截然不同的两派，宋时就把他融合为一，

创作力何等伟大。

在宋儒尽管自称是孔门嫡派，与佛老无关，实际是融合三教而成，他们学说俱在，何能掩饰。其实能把三教融合为一，这是学术上最大的成功，他们有了这样的建树，尽可自豪，反而放弃了不肯承认，自认孔门嫡派。这其实是为门户二字所误。虽然是这样，我们反把进化的趋势看出来了。儒释道三教，到了宋朝天然该合并，宋儒顺着这个趋势做去，自家还不觉得，犹如河内撑船一般，宋儒极力欲逆流而上，自以为撑到上流了，殊不知反被卷入大海。假如程朱诸人，立意要做三教合一的工作，还看不出天然的趋势。恰恰因为极力反对三教合一，实际上反而完成了三教合一的工作，这才见天然趋势的伟大。宋儒学说，所以不能磨灭掉，在于完成三教合一的工作，其所以为人诟病的原因，在于里子是三教合一，面子务必说是孔门嫡派，成了表里不一致。我们对于宋儒，只要他的里子，不问他的面子，他们既建树了这样的大功，就应替他表彰。

宋儒融合三教，在实质上，不在字面上。若以

字面而论，宋儒口口声声，诋斥佛老，所用的名词，都是出在四书五经上，然而实质上却是三教合一。现在说三教合一的人，满纸是儒释道书上的名词，我们却不能承认他把三教融合了。_这是什么缘故呢？比如饮食，宋儒把鸡鱼羊肉，米饭菜蔬，吃下肚去，变为血气。看不出鸡鱼羊肉，米饭菜蔬的形状，实质上却是这些东西融合而成。他人县把这些东西吃下去，吐在地上，满地是鸡鱼羊肉米饭菜蔬的细颗，并未融化。我们把融合三教的功劳，归之于宋儒，就是；文个谱理。世间的道理，根本上是共通的，宋儒好学深思，凡事要研究彻底，本无意搜求共通点，自然把共通点寻出，所以能够把毅融合。

由晋朝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而至于宋，都是三教并行。名公巨卿，大都研究佛老之学，其中以禅宗最兴盛。我们试翻《五灯会元》一看，就知道禅宗自达摩东来，源远流长，其发达的情形，较之宋元学案所载的道学，还要兴盛些。王安石曾问张文（方平）：“孔子去世百年，生孟轲亚圣，以后就后继无人了，为什么呢？”文定说：“难道没有吗？

只有超过孟子以上的人。”王安石问是谁?文定说：“江南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雷峰、岩头、丹霞、云门都是。儒门淡泊，收拾不住，都归到释迦牟尼罢了。”王安石欣然叹服。佛教越传越盛，几把孔子地盘完全夺去，宋儒生在这个时候，受儒道的薰陶孕育，所以能够创出一种新学说。

周敦颐的学问，得力于佛家的寿涯和尚和道家陈抟的太极图，这是大家知道的。程伊川说：“程明道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宋史》说：范仲淹命张横渠读中庸，读了犹似未足，又求之于老释。这都是“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缘故。程明道和张横渠，都是“回到六经然后才得到真传。”试问：他二人初读孔子书，为什么得不到真传，必研究老释多年，然后返回到六经,才把他寻出来?为什么二人都会如此?这明明是初读儒书，接着读佛老书。浸润已久，融会贯通，心中恍若有得，然后才向六经搜求。见所说的话，有与自己心中相合者，就把他提出来组织成一个系统，这就是所谓宋学了。因为天下的真理是一样的，所以二人得着的结果相同。

作者往年著《心理与力学》一文，创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曾说：“地心有引力，把泥土沙石，有形有状之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地球，人心也有引力，把耳濡目染，无形无体之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心。”宋儒研究儒释道三教多年，他的心，已经成了儒释道的化合物，自己还不觉得，所以宋学表面上是孔学，里子是儒释道融合而成的东西。从此以后，儒门就不淡泊了，就把人收拾得住，于是宋学风靡天下，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传诵不衰。他们有了这种伟大工作，尽可独立成派，不必依附孔子，但他们以为只有依附孔子，其道理才尊贵，不知依附孔子，反而把宋儒的价值看小了。

## (十三)宋学含老学成分最多

宋学是融合三教而成，所以处处含有佛老意味。其含有佛学的地方，前人指出很多，不必再加讨论。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宋学卢斤含老氏成分，特别浓厚。宋儒所做的工夫，不外“人欲净尽，天理流

行”八字。天理就是天然之理，也就是自然之理。人欲就是个人的私意。宋儒教人把自己的私意除掉，顺着自然的道理做去，这种说法，与老子有何区别？所不同的，以天字代替自然二字，不过字面不同罢了。

但是他们后来注重理学，忽略了天字，就是忽略了自然二字，而理学就成一管之见，这就是戴东原所以说宋儒以理杀人的原因。

周敦颐说：无极就是太极。

周敦颐著《太极图说》：“无极就是太极。”这无极二字。就是引自《道德经》。张横渠的《易说》，开卷诠乾四德，就引老子“迎之不见其首”

二语。中间又引老子“谷神，刍狗，三十辐共一毂，高以下为基”等语，更是太明显不过了。

程伊川门人尹焞说：“先生(指伊川)平生用意，只在《易传》，探求先生之学。看这个足够了，语录之类，都是学者所记，所见有深浅，所记有工拙，不能没有缺失。”可见易学是程伊川根本学问，伊川常令学者看王弼注《四库提要》说：“从汉以来，用老庄解释易，始于魏王弼。”伊川教人看这本书，即知：伊川之学根本上参有老学。

朱子号称是集宋学大成的人。《论语》开卷说：“学而时习之。”朱子注日：“后觉者必效先觉者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戴东原说：“复其初出庄子。”明善复初，是宋儒根本学说，庄子是老氏之徒，这也是参有老学的证明。

《大学》开卷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朱子注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其众理而应万事者也。”这个说法，即是老子的说法。我们可把这几句话，移注老子。老子说：“谷神不死”，谷者虚也，神者灵也，不死者不昧也，“谷神不死”，

就是说：虚灵不昧也。“具众理而应万事”，就是老子“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之意。“虚”则冲漠无朕，“不屈”则万象森然，所以说“具众理”。“动”则感而遂通，“愈出”则顺应不穷，所以说：“应万事”。这难道不是老子的绝妙注脚？

《中庸》开卷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注提出自然二字。《论语》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朱注又提出自然二字。《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朱注五提自然二字，这是前面已经说了的。

又老子有“致虚极，守静笃”二语，宋儒言心性，满纸是虚静二字，静字还可说《大学》中就有，这虚字明明是从老子得来。

宋学发源于孙明复、胡安定、石守道三人，极盛于周、程、张、朱诸人。程氏弟兄幼年曾受业于周敦颐，其学是从周敦颐传下来的。但程伊川作明道行状时说：“先生生于 1400 年之后，从遗留下来的经书上得到不传之学。”又说：“先生为学，从十五、六岁时听汝南周敦颐论道，于是厌恶科举，慨

然树立求道之志。但不得要领，学习各派的学问，出入于老、释几十年，又返回到六经，然后才得到真正的学问。”

可见宋学是程明道的独创，在这以前，只算宋学的萌芽，到了明道，才组织成一个系统，成为宋学。

周敦颐不过是启发了他求道的志向罢了。所以我们研究宋学，应当从程明道开始。

明道是宋学之祖，等于老子是周秦诸子之祖。而明道之学，就很像老子。老子说：“圣人没有常心，以百姓之心为自己的心。”明道说：“自然的规律是真心普照万物而无心，圣人的常理，是以真情顺应万物而无情。所以君子之学，不如大公而无私，顺应事物的规律。”这些说法，与老子的学说有什么区别？

二程《遗书》记载，明道说：“天地万物的原理，没有单独，都是对立的，都是自然而然，不是有意安排的。”明道体悟到的，就是老子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

相随”的道理。老子书中。常用雌雄、荣辱、祸福、静躁、轻重、歙张、枉直、生死、多少、刚柔、强弱等字，两两相对，都是说明“无独岿有对”的现象。明道提出自然二字，俨然老子的学说。

其他谈自然者不一而足，如《遗书》中，明道说:“天的自然叫做天道。”又说“一阴一阳叫做道，是自然之道，”都是。所以，近人章太炎说：“明道离佛家远，而离老子更近。”

宋学是明道开创的，明道之学，既近于老子，所以赵宋诸儒，均含老氏意味。宋儒之学，何以会含老氏意味呢?因为释迦牟尼是出世法,孔子是世间法，老子是出世法世间法，一以贯之。宋儒用释氏之法研究心，用孔子之学研究社会，二者都是顺其自然之理而行，把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是走入老子的途径。宋儒本没有居心要幸入老氏途径，只因宇宙真理，确实是这样，不知不觉，就走入这个途径,由此知:老子之学,不独可以贯通周秦诸子，而且可以贯通宋明诸儒。换言之：就是老子之学，可以贯通中国全部学说。

伊川说："回到六经然后得之。"究竟他们在六经中得着些什么呢?他们在《礼记》中搜出《大学》、《中庸》两篇，提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并研究。在《尚书》中搜出"人心惟危，遗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又在《乐记》中搜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数语，创出天理人欲等名词，互相研究，这就是所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了。

宋儒搜出这些东西，从学理上说，固然是对的，但一定说这些东西是孔门"不传之学"，就未免靠不住。"人生而静"数语，据后人考证，是文子引老子之语，河间献王把他采入《乐记》的。而文子一书，又有人说是伪书，观其全书。自是道家之书，确非孔门之书。

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说："虞廷十六字，纯粹是袭用荀子，而世人不知道罢了。"

根据以上所述，宋儒在遗经中，搜出来的东西，根本上发生疑问。所以宋儒的学问，绝不是孔孟的真传，乃是孔老孟荀混合而成的，宋儒此种工作，

不能说是他们的过失，反是他们的最大功绩，他们极力尊崇孔孟，反对老子和荀子，实质上反替老荀宣传。由此知：老荀所说的是合理的，宋儒所说的也是合理的。我们重在考求真相，经过他们这种工作，就可证明孔老孟荀，可融合为一，宋儒在学术上的功绩，真是不小。

我们这样的研究，就可把学术上的趋势看出来了。趋势是什么?就是各种学说，根本上是共通的，越是互相攻击，越是日趋融合，为什么呢?因为越攻击，越要研究，不知不觉，就把共通之点发现出来了。

宋儒的学说，原是一种革命手段。他们把汉儒的说法，全行推倒，另创一说，是具备了破坏和建设两种手段。他们不敢说是自己特创的新说，仍复托于孔子，名为复古，实是创新。路德的新教，欧洲的文艺复兴，都是走的这种途径。宋儒学说，带有创造性，所以信从者固然多，反对者也不少，凡是新学说出来，都有这类现象。

## (十四)程明道死后的派别

程明道把三教融合的工作，刚刚做成功，跟着就死了。死后，他的学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伊川和朱子，一派是陆象山和王阳明。明道死时，年五十四岁，死了二十多年，伊川才死。伊川传述明道的学问，就走入一偏，再传以至朱子。后人说朱子集宋学之大成，其实他未能窥见程明道全体。宁元学者说:“朱子说程明道的学问，未必完全接受下来。”据此可抗，不但对于朱子不满，且对于伊川也不满。

陆象山阐述程明道的学说。

象山幼年听人朗诵伊川的话，就说道："程伊川的话，为什么不像孔孟呢？"又说："二程见周郭颐后，噙风弄月而归，有心心相通的意思。后来明道保存了这些意思，而伊川就没有了"象山自以为承继明道之大，象山之学，得阳明发挥光之，成为对抗的两派。朱子的格物致知，是偏重在外，阳明的格物致知，是偏重在内。明道说："与其否定外而肯内，不如内外两忘。"明道炯外两忘，即是包括朱陆两派。

朱陆之争，乃是于整个道理之中，各说半面，我们会通来看，就知道两说可以并行不悖。（一）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朱子重在学，陆子重在思，二者原是不可偏废.（二）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朱子承继的是这个说法；孟子又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陆子承继的是这个说法。二说同出于孟子，原是不冲突的。（三）陆子尊重德性，朱子注重学问，《中庸》说：

“尊德性而道问学。”中间著一而字，二者原可联为一贯。(四)从论理学上说：朱子用的归纳法，陆子用的演绎法，二法俱是研究学问所不可少。(五)以自然现象说：朱子万殊归于一本，是向心力现象，陆子一本散之万殊，是离心力现象，二者原是互相为用的。我们这样的观察，把他二人的学说，合而用之就对了。

明道学术，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象山相当于伊川，阳明相当于朱子。有了朱子“万殊归于一本”的格物致知，跟着就有阳明“一本散之万殊”的格物致知，犹如有培根的归纳法，跟着就有笛卡儿的演绎法，培根的思想类似伊川和朱子，笛卡儿的思想，类似象山和王阳明。宇宙真理，古今中外是一样的，所以学术上的分派和研究学问的方法，古今中外也是一样的。

## (十五)学术的分与合

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老子书上有“谷神不死”及“将欲取之”等语，经后人考证，都是引用古书。他书中所说：“用兵有言”及“建言有之”等语，更是明白援引古说，可见老子也是述而不作的人，他的学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印度有九十六外道，释迦——研究过，然后另立一说，这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宋儒之学，是融合儒释道而成，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分而合的现象。

大凡一种学说，独立成派之后，本派中跟着就要分派。韩非说：“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就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孔学分为为八派，秦朝之后，孔学灭绝，汉儒研究遗经，成立汉学，跟着又分许多派。老氏之学，也分许多派。佛学在印度，分许多派。传入中国，又分若干派。宋儒所谓佛学是禅宗。禅宗自达摩传至五祖。分南北两派，北方神秀，南方慧能，慧能为六祖，他们下又分五派。明道创出理学一派，跟着就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而伊川门下分许多派。朱子门下分许多派，陆王门下，

也分许多派。这种现象，是由合而分的现象。

宇宙真理，是圆陀陀的，一个浑然的东西，人类的知识很短浅，不能立即看到宇宙的全貌，必定要这样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研究，才能把那个圆陀陀的东西，研究得清楚。其方式是每当众说纷纭的时候，就有人融会贯通，使他汇归于一的，这是作的由分而合的工作。既经汇归于一之后，众人又分头研究，这是作的由合而分的工作。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西洋学说传入中国，与固有的学说，发生冲突，正是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应该把中西两方学说，融会贯通，努力做出分而合的工作。必定要这样，才符合学术上的趋势，等到融会贯通过后，再分头研究，做由合而分的工作。

# 道统的黑幕

## (一)道统的来源

宋儒最令人佩服的，是把儒释道三教，从学理上融合为一，其最不令人佩服的，就在于门户之见太深，以致发生许多纠葛。其门户之见，共有两点：㈠孔子说的就对，佛老和周秦诸子说的就不对。(二)同是尊崇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说的就对，别人说的就不对。这两点合起来，就产生道统之说。

宋儒所说的道统，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讨论唐朝的韩愈。韩愈为人很倔强，富于反抗现实的精神。唐初文体，沿袭陈隋旧习，他就提倡三代两汉的古文，唐时佛老之道盛行，他就提倡孔孟之学。他取的方式，与欧洲文

艺复兴所取的方式是相同的。二者都是反对现代学术，恢复古代学术。是一种革新运动，所以欧洲文艺复兴，是一种惊人的事业。韩愈在唐时，负泰山北斗之地位。也是一种惊人的事业。

韩愈的学问，传到宋朝，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欧阳修、苏东坡、曾巩、王安石的文学，一派是程朱的道学。宋儒所谓道统的道字，就是从韩愈《原道》篇“斯道也，何道也”那个道字生出来的。孟子在从前，只算儒学中的一种，与荀墨相等，韩愈才把他着重表章出来。他读荀子说：“我开始得到孟子的书，

欧阳修继承了韩愈的学问。

然后才知道孔子的学说重要……我以为孔圣人的徒弟没了，继承圣人的是孟子罢了。后来得到扬雄的书，更加相信孟子，更加尊重孟子，那么扬雄也是圣人的徒弟吧!孟子真是纯粹的儒者。荀子与扬雄都有小的瑕疵。”经韩愈这样的推崇，孟子才崭露头角。

宋儒继承韩愈，把孟子更加推崇，而把自己当作孟子的真传，程伊川做程明道的传记说道：“周公没了，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了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乎一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司马迁以孟子荀卿合传，寥寥数十字，对于孟子的经历没怎么写，朱子纲目就大书特书。宋淳熙时，朱子才将《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子书，到元延祐时，才悬为第一。我们自幼读四子书，把孟子看作孔子化身，等到细加考察，才知是程朱诸人，有了道统之见，才把他特别尊崇的。

韩愈是文学中人，立意改革文体，非三代两汉的书不看，他读孔子孟荀的书，初意本是研究文学，

因而也略窥见大道，无奈所得不深。他为文主张辞必己出，字法句法，喜欢戛戛独造，因而论理论事，也要独造。他说："这个道，是什么呢?不是以前所说的老子和佛家的道。尧把道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又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子，孟子死后，就失传了。"这个说法，不知他何所见而云然。程伊川说："孟子死了，道也失传。像这样的话，不是抄袭前人，也不会是凭空杜撰，一定是韩愈有所发现。"这句话的来历，连程伊川都寻不出，不是杜撰又是什么?

宋儒读了韩愈这段文字，把历代传授。当做传国玺一般。尧舜禹直接传授，文、武、周公、孔子、孟轲，则隔数百年，都可传授，心想我们生在一千几百年之后，难道不能得着这个东西吗?于是立志要把这传国玺寻出，经过许久，果然被他寻出来了，在《论语》上寻出"尧曰咨尔舜，……允执其中，……舜亦以命禹。"恰好伪《古文尚书》，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尧传舜，舜传禹，有了实据，他们就认定这就是历代相传的

东西，究竟汤文武周公，所谓授受的根据在哪里？又中间相隔数百年，何以能够传授?又孔子以前，何以独传开国之君，平民中并无一人，能得其传?这些问题，他们都不加研究。

宋儒因为韩愈说孟子是得了孔子真传的，就把《孟子》一书，从诸子中提出来，和《论语》相比附。又从《礼记》中，提出《大学》、《中庸》二篇，硬说《大学》是曾子著的，又说《中庸》是子思亲笔写出，交与孟子，于是就成了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一代传一代，与传国玺一般无二，孟子以后，忽然断绝，隔了千几百年，到宋朝，这传国玺又出现，被濂洛关闽诸儒得着，又递相传授，这就是所谓道统了。

道统的统字，就是从“帝王创业垂统”那个统字窃取来，即含有传国玺的意思。那时禅宗风行天下，禅宗本是衣钵相传，一代传一代，由释迦牟尼传至达摩，达摩传入中国，达摩传六祖，六祖以后，虽是不传衣钵，但各派中仍有第若干代名称，某为嫡派，某为旁支。宋儒生当其间，染有此等习气，

于是创出道统之名，与之对抗。道统二字，可说是衣钵二字的代名词。

请问：濂洛关闽诸儒距孔孟一千多年，怎么能够传授呢?于是创出“心传”之说。说我与孔孟，心心相传。禅宗有“以心传心”的说法，所以宋人就有“虞廷十六字心传”的说法，这心传二字，也是摹仿禅宗来的。

本来禅宗的传授，也就很可疑，所谓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六祖，都是他们自相推定的。其学简易，最合中国人习好，所以，禅宗风行天下。其徒自称“教外别传”,说是不必研究经典可以直契佛祖之心，见人常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宋儒教人“寻孔颜乐处”，其意味也相同。

周敦颐是给二程传授学业的人，张载是二程的亲戚和部属，朱子阐述二程，所谓濂洛关闽，本是几个私人讲学的团体，后来愈传愈盛，于是创出道统之名，私相推定，自夸孔孟真传，其方式与禅宗完全相同。

朱子争这个道统，尤为出力，他注《孟子》，在

末后一章，结旬说道：“……百年以后，一定会有神会而心得的人。所以在篇中历数各位圣人的由来，而到此结束。是为了明白这个道由哪里传来，而又期待以后的圣人。这意思又是很深的。”提出“统”字“传”字，又说“神会心得”。就是给宋学中所谓“心传”和“道统”埋下伏笔。最奇的，于“这意义很深”四字之后，突然写出一段文字。说道：“宋元末八年，河南程颢去世，文彦博为其墓题道：明道先生。他的弟弟程颐说，周公去世，圣人之谱无人实行。孟子死了，圣人之学失传了。道不实行，一百年也没有好的统治，圣人之学失传，就一千年也没有真正的儒。没有好的统治，士人还可以自悟，把好的统治之道传给后人。而没有真正的儒，天下就会茫然不知所往，人欲泛滥而天理灭绝。程颢先生于 1400 年之后，在遗经中得不传之学，以振兴斯文为己任，驳斥异端，铲掉邪恶，让圣人之道焕然复兴，是孟子后的第一人。”

这段文字之后就没有了，不再写一个字，真是没头没尾。意思是程颢就是后来的圣人。朱子做《大

学，章旬序》说："河南二程夫子出来，接上了孟子的真传。我虽然不聪明，也有幸成为他们的弟子而和传下来的道有关了。"

这样，朱子就又把道统一肩担上了。

## (二)道统的内幕

宋儒苦心孤诣，创出一个道统，生怕被人分去，朱子力排陆象山，就是怕他分去道统。陆象山死了，朱子率门人，往寺中哭他，哭完很久说："可惜死了告子。"硬把陆象山说成告子，自己就变成宋学中的孟子了。

程朱未出以前，扬雄声名很大，他自比孟子。北宋的孙复，号称名儒，他尊扬雄为模范。司马光注《太玄经》说道："我年轻时，听说扬雄的大名，但没见过……于是寻求了很多年，才看到他的书，一开始很玄妙，看不进去，就更精细地研究，屏弃杂事去读，数十遍之后，才稍理解一些梗概。放下书叹息说："唉呀，扬雄真是大儒啊!孔子死了，知

道圣人之道的，除了杨雄还有谁呢?荀子与孟子都不可比，何况其他人呢?看扬雄的书，明白得到了人的极点，精深得到了神的尽头，宏大得包含了宇宙，细微得如同毛发，合天人之道为一体，挖掘出根本给人看，养育万物而又是万物之母，好像大地不可穷尽，好像海水不能枯竭。天下之道虽然有好的，但没有比得上这个的。”

司马光这样说法，简直把扬雄推尊得如周易一般，俨然直接孔子之传，道统岂不被扬雄争去吗?孟子且够不上，何况宋儒?宋儒正图谋上接孟子之传，怎能容扬雄得过?恰好班固的《汉书》，说扬雄曾给王莽做官，朱子修纲目时轻轻给他写一笔：“王莽的大夫扬雄死。”从此扬雄成了名教罪人，永不翻身。孟子肩上的道统，无人敢争，濂洛关闽，就直接孟氏之传了。这就像争选举的时候，自料比某人不过，就清查某人的档案，说他侵吞公款，身犯刑事，剥夺他被选权一般。假使没有司马光这一类称赞扬雄的文字，纲目上何至有王莽大夫这种特笔呢?扬雄给王莽做官，作《剧秦美新论》，有人说其事不确，我

们也不深辩，即使其事果然有，一部《朱子纲目》中，类似于扬雄，甚于扬雄的人很多，何以没有全用此种写法呢?这都是司马光诸人把扬雄害了的。

从前扬雄曾入孔庙，后来因他曾为王莽服务，就把他请出来；荀子曾入孔庙，因为谈论人性恶，把他请出来；公伯宁曾入孔庙，因为他毁谤子路，也把他请出来。我所不理解的，司马光为什么该入孔庙?扬雄是逆臣，司马光推尊扬雄，就是逆党。公伯宁不过口头毁谤子路罢了。司马光著《疑孟》一书，反对孟子说的话，层层攻讦，对于性善说，公然愤疑，其书流传到今，司马光

扬雄因为给王莽做官，被请出了孔庙。

一身，具备了公伯宁、荀卿、扬雄三人之罪，公然得入孔庙，岂非怪事?推原其故，司马光是二程的好友,宋哲宗即位之初,司马光曾荐明道为宗正寺丞，推荐伊川做崇政殿说书，司马光为宰相，连及二程也做官，所以二程入孔庙，连及司马光也配享。司马光的人品，本是很好，但按照公伯宁、荀卿、扬雄三人之例，他就没有得入孔庙的资格，而今公然入了孔庙，我无以名之，直名之曰“徇私。”

宋儒口口声声，尊崇孔子，排斥异端，请问诸葛亮这个人为什么该入孔庙?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管乐为曾西所不屑为，孔门羞于称赞五霸，孟子把管仲说得一钱不值，管仲的私淑弟子，怎么该入孔庙?又诸葛亮手写申不害、韩非，以教后主，可见他又是申不害、韩非的私淑弟子，太史公作《史记》，把申韩与老子同传，还有人说申韩够不上与老子并列。老子是宋儒痛诋之人,诸葛亮是申韩私淑弟子，乃竟入孔庙，大书特书曰：“先儒诸葛亮之位”，这个儒字，我不知从何说起?

刘先主临终，命后主读商君书，又不主张实行

大赦，他们君臣要研究的，都是法家的学说。我们遍读诸葛亮本传及他的遗集，寻不出孔子二字，寻不出四书上一句话，独与管仲商鞅申韩，发生不少的关系。本传上说他治蜀严，又说他“罪恶没有不被惩罚的”与孔子所说“赦小过”，孟子所说“省刑罚”显然违反，假如修个“申韩合庙”请诸葛亮去配享，写一个“先法家诸葛亮之位”倒还名实相符。

宋儒排斥异端，申韩管商之学，难道不是异端吗?异端的嫡派弟子，高坐孔庙中，难道不是怪事吗?最好是把诸葛亮请出来，遗缺用《史记》上的陈余补授。史记称：“成安君儒者也，自称义兵，不用诈谋。”这真算是儒者，假使遇着庸懦的敌将，陈余一战而胜，岂不是“仁者无敌”，深合孟子的学说吗?恐怕孔庙中早已供了“先儒陈余之位”，无奈陈余运气不好，遇着韩信是千古名将，兵败身死，儒者也就置之不理了。

诸葛亮明是霸佐之才，偏称之日王佐之才，明明是法家，却尊之日先儒，难道不是滑稽之至吗?在儒家称诸葛亮托孤寄命，鞠躬尽瘁，深合儒家之

道，所以该入孔庙。须知托孤寄命，鞠躬尽瘁，并不是儒家的专有品。难道只有儒家才出这类人才，法家就不出这类人才吗?这道理怎么说得通?我无以名之，直名之曰“慕势”。只因汉以后，儒家寻不出杰出人才，诸葛亮功盖三分，是三代下第一人，就把他欢迎入孔庙，借以光辉门面，其实何苦乃尔?

林放问“礼之本”,只说得三个字,也入了孔庙。老子是孔子曾经问礼之人，礼记上屡引老子的话，孔子称他为“犹龙”，崇拜到了极点。宋儒却替孔子打抱不平，把老子痛加诋毁，这个道理，又讲得通吗?

两个猪腹，谇粜竹坨都不想吃，本来是值不得争夺的，不过我们须知：

一部廿四史，实在有许多糊涂帐，地方最高尚的，莫如圣庙，人品最高尚的，莫如程朱，但细加考察，就有种种黑幕，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宋儒有了道统二字,横塞胸中,处处都是荆棘，我不知道道统二字，有何贵重，值得如许争执，幸而他们生在庄子之后，假使庄子看见，恐怕又要发

出些鸠鹜腐鼠的妙论。我们读书论古，当有自己的见解，切不可被古人所愚弄。

《四库全书提要》载："宋代刘敞，发明正学在朱程之前，看法很正确，只是潜心学问，淡泊名誉，不与伊川等人刻意交游。所以讲学的人视之为异党，压制而不称颂他。其实，他是那时的真正的儒家。"刘敞发明正学，卓然醇儒，未与伊洛诸人周旋，就视为异党。此中黑幕，纪晓岚早已揭穿。司马光赞扬扬雄。骂孟子，因与伊洛诸人周旋，死后得入孔庙，此种黑幕，还没有人揭穿。

### (三)宋儒的缺点

我平日有种见解，凡人要想成功，第一要量大，才与德尚居其次。以楚汉而论，刘项二人，德字都说不上，项羽之才，胜过刘邦，刘邦之量，大于项羽，韩信、陈平、黥布等，都是项羽方面的人，只因为项羽量小，把这些人容纳不住，才一齐走到刘邦方面来。刘邦豁达大度，把这些人一齐容纳，汉

兴楚败，势所必至。秦誓所说“一个臣”，反复赞叹，无非形容一个量字罢了。于此可见量字的重要。宋儒才德俱好，最缺乏的是量字，他们在政治界是这样，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君子排君子，故生出洛蜀之争；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陆之争。

邵康节临死前，程伊川前往拜访，康节举两手告诉他说：把眼前的路放宽，窄了没有容身之处，如何让人走?这一窄字，深中伊川的病。《宋元学案》载：“二程跟着皇上到太中，在汉洲时住一个寺庙，程颢进门向右，弟子跟着。而程颐进门向左，一个人走，到法堂上见面。程

邵康节说：把眼前的路放宽，窄了没有容身之处。

颐自称‘这是我赶不上家兄的地方’。因为程颢平易，人都亲近，程颐严格，人不敢近前。”

又说：“程颢还会说笑话，但程颐更严谨，他坐的时候不管尊卑长幼都很严肃。”卑幼不说了，尊长见他，都莫不肃然。连走路都没有一人敢与他同行，这类人在社会上如何走得通?无怪洛蜀分党，东坡戏问他：“何时打破诚敬?”此语固然不免轻薄，但中伊川之病。邵康节说：把眼前的路放宽，窄了没有容身之处。

《宋元学案》又说：“大程德性宽宏，规模广阔，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道虽同而道德固自务有殊。”于此可见程颢量大，程颐量小，可惜神宗死，哲宗刚立，程颢就死了。他死之后，程颐与东坡，因语言细故，越闹越大，直闹得洛蜀分党，冤冤难解。假使程颢不死，这种党争，必不会起。

程颐凡事都自以为是，连邵康节的学问，他也不以为然，康节告诉弟子说：“张巡许运，都是忠义之人，两家子弟，相互攻击，遭到韩愈的贬斥。凡

是假托程颐，说我的学问是方术的，子孙不要争辩。”康节能这样的预诫后人，故程邵两家，未起争端。

朱子的量，也是非常狭隘，他是程颐的嫡系，以道统自居，凡是信从程颐和他的学说的人，就说他是好人，不信从的，就是坏人。苏东坡和黄山谷本是一流人物，朱子诋毁二苏，独不诋毁山谷，因为二苏是伊川的敌党，所以要骂他。山谷之孙，黄某，字子耕，是朱子的学生，所以就不骂了。

林栗、唐仲友，立身行己，不愧是君子，但朱子与林栗言论一不合，就成仇衅。朱子的门人，甚至要烧林栗的书。朱子的朋友陈亮，在台州嫖妓，要唐仲友为他开脱，仲友斥责他，陈亮到朱子那里说谎，朱子被出卖，误兴大狱。此事本是朱子不对，朱派中人就视唐仲友如仇敌。张浚一败于富平，丧师三十万，再败于淮西，丧师七万，三败于符离，丧师十七万。他又曾经放逐李纲，引荐秦桧，杀曲端，斥岳飞，误国之罪，昭然共见，但他的儿子张南轩，是朱子讲学的好友，朱子替张浚作传，就备极推崇。

最奇怪的是，朱子与吕东莱，本是最相好的朋友，《近思录》十四卷，就是他同朱子撰的。后来因为争论毛诗不合，朱子对于他的著作，就字字讥弹。如说：“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简约就未必。”又说；“东莱的弊病在于取巧。”又说：“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说：“伯恭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因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又说：“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又说“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对于东莱，挑小毛病，不遗余力，朱派的人，随声附和，所以元人修史，把东莱列入儒林传，不入道学传。一般人都称“朱子近思录”，几乎无人知道是和吕东莱同撰的。

朱子与陆象山，同是尊崇孔教的人，因为争辩无极太极，几至肆口谩骂，朱子的胸怀，狭隘到这步田地，所以他对于政治界、学术界，俱酿许多纠纷。门人承袭其说，朱陆之争，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还不能解决。

纪晓岚著《四库提要》，将上述黄某、林栗、唐仲友、张浚诸事，一一指出。他评论朱吕之争，说

道：“当他们投缘的时候，就一起写《近思录》，让吕东莱先知道道统的由来，等到双方有了抵触之后就字字讥弹，体无完肤，不也是负气相攻，情绪激烈吗!”别人非议朱子不算事,《四库提要》，是清朝乾隆钦定的书，清朝功令，四书文非遵朱注不可。康熙五十一年，文庙中把朱子从一般的排列中升上去。与十哲并列，尊崇朱子，可算到了极点。乾隆是康熙之孙,纪晓岚著《四库提要》,敢于说这类话，可见是非公道，是不能磨灭的。

纪晓岚的这些说法，直是揭穿黑幕，进呈乾隆御览后，颁行天下，可算是清朝钦定的程朱罪案。

宋代俞文豹《吹剑外集》说：“韩愈、范仲淹、欧阳修、张载、吕东菜等人，无道学之名，而有道学之实，且没有人说闲语。现在程颐和朱子二位先生，言论被世人仿效，行为被世人当做模范，道不能不说很大了，学问不能不说很精辟了，但动不动有人非议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心不同，所见各异，即使圣人也不能约束天下的人完全放弃自己的看法，听从他的主张。……但现今程、朱二位先生以道统

自任，以师严自居，明白区分出是与非，丝毫不让，与安定、东坡、象山等争论，不胜不罢休。浙东学派固然有缺点，朱子致书潘、吕等人一面严厉驳斥，一面对人说：天下学术之弊，不过两端：永嘉派的提倡事功和江西派的提倡顿悟。如果不极力争辨，道怎么才能明了呢。”程端蒙说：“和小市民的争论一样，有一点不赢，也闹到喧腾震天。”俞氏这段议论。公平极了。程朱的学问，本是不错，其所以处处受人攻击，就在他以严师自居，强众人以从己。他说：“若不极力争辨，此道何由得明。”不知越争辩，越生反响，此道越是不明。大凡倡一种学说的人，只应将我所见的道理，诚诚恳恳的，公布出来，别人信不信由他，只要我说得有理，别人自然肯信，无须我去争辩，若是所说得不确，任是如何争辩，也是无益的，惜程朱当日，未取此种方式。

程颐、朱子，本是大贤，何至会闹到这样呢？要说明这个道理，就不得不采用戴东原的说法了。东原以为：“宋儒所谓理，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意见。”因为我们人的心，至虚至灵，盛不下些子物事，有

了意见，就不虚不灵，恶念固坏事，善念也会坏事，犹如眼目中，不但尘沙容不得，就是金屑也容不得。伊川胸中，有了一个诚敬，诚敬就变成意见，于是放眼一看，就觉得苏东坡种种不合。朱子胸中，有了一个程颐，放眼一看，就觉得陆象山、吕东莱诸人。均种种不合。就像目中着了金屑，天地易色一般。佛家主张破我执法执，不但讲出世法应当如此，就是讲世间法，也应当如此。然后知道老子所说“绝圣弃智”，真是名言。苏东坡问程颐：“何时打破诚敬”?虽属恶谑，却是至理。东坡精研佛老之学，故笔谈中，俱含妙谛。程颢是打破了诚敬的，看看“目中有妓女，心中无妓女”这场公案，就可知道。

程颐抱着一个诚敬，去约束苏东坡，闹得洛蜀分党。朱子以道统自命，党同伐异，激成庆元党案，都是因为太执着的流弊。庄子讥孔子昭昭揭日月而行，就是；文个谱弹。庄子并不是叫人不为善，他只是叫人按着自然之道做去，不言善而善自在其中。例如劝人修桥补路，周济贫穷，固然是善，但是按着自然之道做去，物物各得其所，自然无坏桥可修，

无滥路可补，无贫穷来周济。回想那些想当善人的，抱着金钱，朝朝出门，寻桥来修，寻路来补，寻贫穷来周济，真是未免多事。

庄子说："泉水干了，鱼都落在陆地上，相濡以沫，还不如在江湖上相互忘记"就是这个道理。程伊川、苏东坡，争着修桥补路，彼此争得打架。朱子想独博善人之名，把修桥补路的事，一手揽尽，不许他人染指，后来激成党案，严禁伪学，即是明令驱逐，不许他修桥，不许他补路。如果他们有庄子这种见解，何至于会闹到这样呢?

宋朝南渡，与洛蜀分党有关，宋朝亡国，与庆元党案有关。小人不足以责备，程朱大贤，不能不负点责任。我看现在的爱国志士，互相攻击，很像洛蜀诸贤，君子攻击君子。各种学说，互相诋斥，很像朱子与陆子互相诋斥。当今政学界诸贤，一齐幸入程朱途径去了，怎么办!怎么办!问程朱诸贤，缺点安在?曰："少一个量字。"

我们评论宋儒，可分两部分：他们把儒释道三教，融合为一，成为理学，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

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这部分是成功了的。洛蜀分党，酿成政治上的纷争，朱陆分派，酿成学术上的纷争，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这部分是失败了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与宋儒所处时代相同，无论政治上、学术上，如做由分而合的工作，绝对成功，如做由合而分的工作，一定徒滋纠纷。问做由分而合的工作，从哪里下手。曰：从量字下手。

# 中西文化的融合

## (一)中西文化冲突之点

西方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就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来，就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重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方人一见人闲居无事，就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就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方人培养身，中国人培养心，西洋教人，重在“于身有益”四字，中国教人，重在“问心无愧”四字，这就是根本上差异的地方。

亚当·斯密倡导自由竞争，达尔文倡导强权竞争，西洋人群起信从，因为这些学说，是“于身有

益”的。中国圣贤，绝无类似的学说，因为倡导这些学说，它的弊端流于损人利己，是“问心有愧”的。我们遍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寻不出亚当·斯密和达尔文一类学说，只有《庄子》上的盗跖，所持议论，可称神似。然而这种主张，是中国人深恶痛绝的。《孟子》曰：“鸡一叫就起，孜孜于图自己的小利，是盗跖一类人。”自由竞争，强权竞争，正所谓孜孜为利，这就是中西文化有差异的地方。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向内，追进两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再向外发展。犹如修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此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这是中国学说最精粹的地方。

西方人自由竞争等说，以利己为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直接从地面建筑起，基础还不稳固，所以国际上，酿成世界大战，死人数千万。大战过后，还不能解决，跟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

孔门的正心诚意，我们不必把它太看高深了，把他改为“良心裁判”四字就是了。每作一事，于动念之初，即加以省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门的精义，不过如此而已。然而照这样做去，就可达到“以天下为一家”的社会。如果讲“自由竞争”等说法，势必至“己所不欲，也可施之于人。”

中国人把盗跖骂得一文不值，西洋人把类似盗跖的学说，奉为天经地义。中西文化，焉得不冲突？中西文化冲突，其病根在西洋，不在中国，是西洋人把路走错了，中国人的路，并没有走错。我们讲“三教异同”，曾绘有一根“返本线”，我们再把此线一看，就可把中西文化冲突之点看出来。

凡人都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的。善心长则恶心消，恶心长则善心消，因此儒家主张，从小孩时，就把爱亲敬兄，这份良知良能，搜寻出来，在家庭中培养好。小孩朝夕相处的，是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就叫他爱亲敬兄，把此种心理培养好了，扩充出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造成一个仁

爱的世界了。所以说:“孝弟也者,甚为仁之本欤。”所以中国的家庭,可说是一个“仁爱培养场。”西洋人从我字,直接到国字,中间缺少了个家字,就是没有“仁爱培养场。”少了由丁至丙一段,缺乏诚意功夫,就是少了“良心裁判。”故西洋学说发挥出来,就成为残酷世界,所以说:中西文化冲突,其病根在西洋,不在中国。

所谓中西文化冲突就是西洋文化自相冲突,并非中国文化与之冲突。何以故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九死一生,是自由竞争一类学说酿成的,非中国学说酿成的。这就是西洋文化自我冲突的明证。西人一面提倡自由竞争等学说,一面又痛恨战祸,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要想世界太平,

中国人把盗跖骂得一文不值,西洋人把类似盗跖的学说,奉为天经地义。中西文化,焉得不冲突?中西文化冲突,其病根在西洋,不在中国,是西洋人把路走错了,中国人的路,并没有走错。我们讲「三教异同」,曾绘有一根「返本线」,我们再把此线一看,就可把中西文化冲突之点看出来。

非把中国学说，发挥光大之不可。

## (二)中国学说可救印度西洋之弊

西洋人。看见世界上满地是金银，总是千方百计，想把它拿在手中，造成一个残酷无情的世界。印度人认为这个世界,是污浊到极点,自己的身子，也是污浊到极点，总是千方百计，想把这个世界舍去，把这个身子舍去。只有老子则有一个见解，他说:“金玉满堂,也没人守得住。”又说:“抢夺得多，灭亡得也快。”世界上的金银，他是看不起的，当然不做抢夺的事。他说:“我所以有祸患,因为有身体，到了没有身体的时候,有什么祸患?”也是像印度人，想把身子舍去,但是他舍去身子,并不是脱离世界，乃是把我的身子，与众人融合为一。所以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因此也就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了。所以他说“在陆地卜辛不躲避猛虎，到军队中不躲避甲兵。”老子造成的世界，不是残酷无情的世界，也不是污浊可厌的世界，乃是“如参加

宴会，又像春天登高望远那么兴高采烈”的世界。

从返本线来看，西人从丁点起，向前走，直到己点或庚点止，绝不回头。印度人从丁点起，向后走，直到甲点止，也绝不回头。老子从丁点起，向后走，走到乙点，再折转来，向前走，走到庚点为止，是双方兼顾的。老子所说“回到根源，恢复人性”一类话，与印度学说相通。“用平常的方法治国，用出奇的计谋用兵”一类话，与西洋学说相通。虽说他讲出世法，没有印度那样精，讲治世法，没有西人那样详，但由他的学说，就可把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打通为一。

我所谓：“印度人直走到甲点止，绝不回头。”是指小乘而言，指末流而言，像释迦牟尼立教之初，就说“不度尽众生，誓不成佛。”原未尝舍去世界也，释迦牟尼本是教人，到了甲点，再回头转来在人世

上工作。无奈甲点太高远了，许多人终身走不到。于是终身无回头之日，其弊就流于舍去世界了。老子守着乙点立论，要想出世的，向甲点走，要想入世的，就回头转来，循序渐进，以至庚点为止。孔子意在救世，叫人寻着丙点，即回头转来，做由丁到庚的工作，不必再寻乙甲两点，以免耽误救世工作，这是三圣人立教的根本大旨。

孔子的态度，与老子相同。印度厌弃；文个世界，要想离开它。孔子则说："本来富贵，就按富贵的方式生活，本来贫贱，就按贫贱的方式生活，本来很艰难，就按艰难的方式生活，本来是夷狄，就按夷狄的方式生活。"这个世界并不觉得可厌。老子把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孔子也把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宇宙是怎么一回事，还他怎么一回事。所谓"老年人让他安乐，青年人让他怀念我，天与地各有自己的位置，万物宁静。"就是这个道理。

曾点说：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已穿上了，五六个成人，六七个小孩，在沂水沐浴，在高台上迎着风舞蹈，歌咏着归来。这几句话，与治国渺不相

关，而独深得孔子的嘉许，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这几句话，是描写我与宇宙融合的状态，有了这种襟怀，措施出来，当然人与我融合为一。子路可以带领勇敢的军队，冉有可以使人民富足，公西华愿做个小官，只做到人与我相安，未做到人与我相融，所以孔子不甚许可。

宋儒对于孔门这种旨趣，都是识得的，他们的作品，如“绿满窗前草不除”之类，处处可以见得。王阳明“致良知”,即是此心与宇宙融合,心中之理，就是事物之理，遇有事来，只消返回我心，推行出来，自无不合。

所以我们读孔孟老庄及宋明诸儒之书，满腔是生趣，读亚当·斯密、达尔文、尼采诸人的书，满腔是杀机。

印度人向后走，在精神上求安慰，西洋人向前走,在物质上求安慰。印度人向后走,而越走越远，与人世脱离关系，他的国家就被人夺去了。西洋人向前走，路上遇有障碍物，即直冲过去，闹得非大战不可。印度和西洋，两种途径：流弊都很大，只

有中国则不然。孟子说：“对生和死都不感到遗憾，是王道的开始”。又说，“做到老百姓不饥不寒，没有不能称王的。”对于物质，只求以维持生活而止，并不在物质上求安慰，因为世界上物质有限，要求过度，人与人就生冲突，故转而在精神上求安慰。精神在我身中，人与人是不相冲突的，但是印度人求精神之安慰，要到彼岸，脱离这个世界，中国人求精神上之安慰，不脱离这个世界。

我国学说，折衷于印度西洋之间，将来印度和西洋，不一齐走入我国这条路，世界就不能太平。

孔子说：“学习而不断地温习，不感到高兴吗?有朋友从远方来，不是很快乐吗?人家不理我，我也不生气，那不是修养好的君子吗?”孟子说：君子有三件高兴事。天下没有了，而父母都在，兄弟俱存，这是第一件；向上不愧对天。向下不愧对人，这是第二件；得到天下的英才而教育他，这是第三件。

中国人寻乐，在精神上，父兄师友间。西洋人寻乐，大概是在物质上，如游公园进戏场之类。中西文化，本是各走一条路，然而两者可以调和，精

神与物质，是不生冲突的。何以言之呢?我们把父兄师友，约去游公园，进戏场，精神上的娱乐和物质上的娱乐就融合为一了。中西文化可以调合，等于约父兄师友游公园、进戏场一般。但是不进公园戏场,父兄师友之乐仍在,就是物质不足供我们要求。而精神上的安慰仍在。我们这样设想，足见中西文化，可以调和。其调和的方式，可括为二语：“精神为主，物质为辅。”今天采用西洋文化的人，偏重物质,就是专讲游公园,进戏场,置父兄师友于不顾,所以中西文化就冲突了。

中西文化，许多地方，极端相反，然而可以调和，现举一例为证：中国的养生家，主张静坐，静坐时，丝毫不许动，西洋的养生家，主张运动，越运动越好，二者极端相反，此可谓中西学说冲突。我们静坐一会，又起来运动，中西两说就融合了。我认为中西文化,可以融合为一,其方式就是这样。

有人说：“孔门讲仁爱，西人讲强权，我们行孔子之道,他横不依理,以兵临我,我将奈何?”我说：这是不用担心的，孔子讲仁，并不废兵，他主张“早

合足兵。”又说：“我战则克。”又说“仁者必有勇。”哪里是有了仁就废兵?孔子的仁，就是老子的慈，老子三宝，慈居第一，他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假使有了仁慈，就把兵废了，西方人来，把我的人民杀死，这岂不是不仁不慈之极吗?西洋人之兵，是拿来攻击人，专作掠夺他人的工具，孔老之兵，是拿来防御自己，是维持仁慈的工具，以达到你不伤害我，我不伤害你而止，这也是中西差异的地方。

孔老讲仁慈，与佛氏相类，而又不废兵，足以抵御强暴。战争本是残忍的事，孔老能把战争与仁慈融合为一，这种学说，真是精粹极了。所以中国学说，具备有融合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的能力。

西洋的学问，重在分析。中国的学问，重在会通。西人无论何事，都是分科研究，中国古人，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之。就返本线来看，西洋讲个人主义的，只看见线上的丁点(我)，其余各点，均未看见。讲国家主义的，只看见己点(国)，其余各点，也未看见。他们未把这根线看通，所以各种主义互相冲突。孔门的学说，是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老都是把这根线看通了，倡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说法，所谓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觉得冲突。中国人能见其会通，但嫌其浑囫疏阔；西人研究得很精细，而彼此不能贯通。应该就西人所研究者，以中国之方法贯通之，各种主义，就无所谓冲突，中西文化，也就融合了。

印度讲出世法，西洋讲世间法，老子学说，把出世法世间法打通为一，宋明诸儒，都是做的老子工作，算是研究了二三千年，开辟了康庄大道，我们把这种学说，发挥光大之，就可把中西印三方文化，融合为一。

世界种种冲突，是由思想冲突来的，而思想的冲突，又源于学说的冲突。所谓冲突，都是末流的学说，若就最初言之，则释迦、孔老和希腊三哲，本来无所谓冲突。我想将来一定有人出来，把儒释道三教，希腊三哲，和宋明诸儒学说，西方近代学

说，合并研究，融会贯通，创出一种新学说，其工作与程明道融合儒释道三教，成为理学一样。假使这种工作完成，则世界之思想一致，而世界大同，就有希望了。

就返本线来看，孔子向后走，已走到丙点，老子向后走，已经走到乙点，佛学传入中国，不过由乙点再加长一截，走到甲点罢了，所以佛学传入中国，经程明道一番工作，就可使之与孔老二教融合。

孔老二氏，折身向前走，由身而家，而国，而天下，与西人之由个人而国家，而社会，也是同一根线上，同一方向而走，所以中国学说，与西洋学说，有融合的可能。

西洋、印度、中国，是世界三大文化区域，印度文化，首先与中国接触，经宋儒的工作，已经融合了，现在与西洋文化接触，我们应该把宋儒的理学，加以整理，去掉迂腐的地方，取其圆通的地方，拿来与西洋学说融会贯通，世界文化，就融合为一了。

## (三)中国思想家的精神特色

有人问道:“西洋自由竞争诸说,虽有流弊,但施行起来,也有相当效果,难道我们一概不采用吗?”我说:“我国学术界,有一种很好的精神,只要能够应用此种精神,西洋的学说,就可采用了。”现说明如下:

鲁国有个男子独处,邻居有个寡妇也是独处。有天夜里下雨,寡妇的房子坏了,妇人来求男子帮忙,男子关着门不让她进。妇人说:“先生为何不学柳下惠大夫?”男子说:柳大夫可以做到坐怀不乱,我做不到。我将用我的不能让你进来的方式去学习柳下惠大夫的能让你进来。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说:善于学习柳下惠的,没有赶得上鲁国这个男子的。

这种精神,要算我国学术界特色。孔子学于老子,老子提倡阴柔,有合乎“坤”。孔子赞周易,以阳刚为贵,深取于“乾”,我们可说:“善学老子者,莫如孔子。”孟子终身学习孔子,孔子说“性相近”,孟子说“性善”。孔子说:“我战则克。”孟子则说:

“善战者服上刑。”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谲”，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孟子则大唱反调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又说：“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诸如此类，与孔子之言，显然相互抵触，但这并不妨害孟子是孔门嫡系。我们可说：“善学孔子者，莫如孟子。”韩非学于荀子，荀子讲礼，韩非变而为刑名，我们可说：“善学荀子者，莫如韩非。”韩非的著作，有《解老》、《喻老》两篇，书中言虚静，言“无为”，而所有的措施，都与老子全然相象，我们可说：“善学老子者，莫如韩非。”其他类此者，不胜枚举。九方皋相：马的高明之处，在于看到了雌雄与颜色的美丽之外。我国古哲，师法古人，全在雌雄与颜色的美丽之外。

遗貌取神，为我国学术界最大特色。书家画家，无不如此，我们本此精神，去采用西欧文化，就有利无害了。

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

也。”规矩是匠师造房屋的器具，人伦是匠师造出的房屋；古人当日测度地势，计算人口，造出一座房屋，原是适合当时需要的。他并未说：“传之千秋万世，子子孙孙，都要住在这个屋子内。”又未说：“这个房子，永远不许改造修补。”匠师临去之时，把造屋的器具，交给我们，将造屋的方法，传给我们。后来人口多了，房屋不够住，日晒雨淋，房子朽坏，既不改造，又不修补，只是朝朝日日，把数千年以前造屋的匠师痛骂，这个谱弹，讲得通吗？

中国一切制度，大概是依着孔子的主义制定的，此种制度，原来没有禁止人修改。孔子主张尊重国君，孟子说：“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孔子说：“入公门，鞠躬如也。”孟子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孔子尊重国君的主张，到了孟子，几乎没有了。孔子作春秋，尊崇周天子，称之曰天王。孟子以王道游说各国之君，其言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那个时候，

周天子还在，但孟子视同无物，岂不明显违背孔子的主张吗?他是终身愿学孔子的人，说：“自生民以来，未有圣于孔子。”算是崇拜到了极点的。他离孔子，不到百年，就把孔子的主张，修改得这样厉害，孔子至今二三千年，如果后人也像孟子的做法，继续修改，恐怕欧人的德谟克拉西，早已见之于中国了。孟子懂得修屋的法子，手执规矩，把孔子所建的房屋，大加修改，还要自称是孔子的信徒，今人现放着规矩，不知使用，只把孔子痛骂，未免不合情理。

从前印度的佛学，传入我国，我国尽量采用，修改它，发挥它，所有“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一一中国化，非复印度之旧，故深得一般人欢仰。其中最盛者，首推“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惟有“唯识”一宗，带印度色彩最浓，此宗自唐以来，几至失传，近始有人出而提倡之。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印度学说，传至中国，越中国化者越盛行，带印度色彩越浓者，越不行，或至绝迹。”我们今后采用西洋文化，仍然采用印度文

化方法，使斯密、达尔文诸人，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有炮炙法，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单留有益这一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因竞争而妨害他人，斯密发达个性不错，错在因发达个性而妨害社会，我们去其害存其利就对了。第一步用老子的法子，合乎自然趋势的就采用，不合的就不采用。第二步用孔子的法子，凡事先经过良心裁判，自己的心安了，然后才推行出去。如果能够这样的采用，中西文化，自然融合。

今之采用两法者，有许多事项，按照老子之道，则为违反自然之趋势；按照孔子之道，则自己的心都不得安宁，及至行之不通，处处荆棘，才大叫大嚷："中西文化冲突，此老子之过也，此孔子之过也。"天何冤哉！

### （四）圣哲的等级

我国周秦之间，学说纷繁，佛学虽是印度学说，但传入中国已久，业已中国化，就我个人的意见，

与他定一个等级，名曰：“圣哲等级表”（图十三）

1. 佛氏
2. 庄子
3. 老子
4. 孔子
5. 告子
6. 孟子
7. 荀子
8. 韩非
9. 杨朱
10. 墨翟
11. 斯宾塞
12. 达尔文
13. 尼采（盗跖、希特勒、墨索里尼）
14. 实行家

图十三　中西圣哲等级表

此表以老子为中点，庄子向后走，去佛氏为近，是为出世法；孔子以下，向前走，都是世间法；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他的湍水之喻，实较孟荀之说为侥，古来谈“性”之人虽多，惟有告子之说，任从何方面说，都是对的，故列孟荀之上；凡事当以人已两利为原则，退一步言之，也应当利已而无损于人，或利人而无损与己。扬朱利已而损于人，

故列第九；墨翟利人而有损于己，故列第十；此表以十级为止。近来的人，喜欢斯密、达尔文、尼采诸人的学说，如把这三人列入，则斯、达二氏的学说，其弊流于损人，斯氏当列第十一，达氏当列第十二；尼采倡超人主义，说："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说："爱他主义，为奴隶道德。"专作损人利己的工作，其学说为最下，当列第十三。共成十三级。尼采之下，不能再有了。中国的盗跖，和西洋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就其学说言之，应与尼采同列一栏。

我们从第十三级起，向上看，敲卜械精深，研究起来，越有趣味。从第一级起，向下看，越下越粗浅，实行起来越适用。王弼把老、孔融合为一，晋人清谈，则趋入老庄，尤其偏重庄子，这是由于老子的谈理，比孔更精深，庄子谈理，比老子更精深的缘故。

程明道把儒释谱教，融合为一，开出"理学"一派，而宋明诸儒，多流入佛氏。这是由于佛氏谈理，比孔老更精深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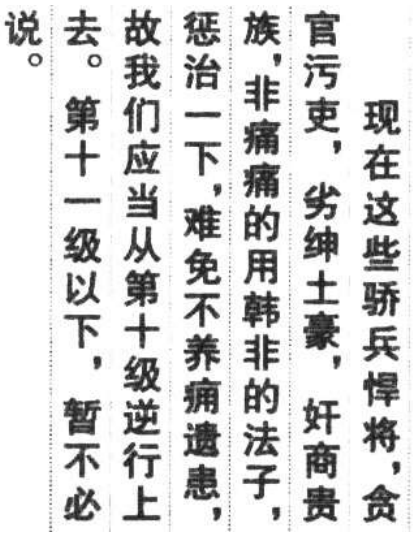
从实施方面言之，印度行佛教而亡国，中国行孔老之教而衰弱，西方人行斯密、达尔文诸人之说而盛强，这就是越粗浅越适用的明证。

我们研究学理，当力求其深，深则洞见本源，任他事变纷乘，我都可以对付，不致错误。至于实践方面，当力求其浅，浅则愚夫愚妇能知能行，才实行得起来。

西人崇奉斯密而国富，崇奉达尔文的学说而国强，但世界大战之机，即伏于其中。德皇威廉第二，崇奉尼采的学说，所以大战之前德国最为昌盛，但失败也很快。现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正沿着威廉覆辙走去，终必收同一之结果，所以知斯密等三人的学说，收效极大，其弊害也极大。

墨子学说，虽不完备，但确是救时良药，其学说可以要求自己。而不可以要求别人，只有少数圣贤才做得到。当今之世，滔滔者皆是损人利己之流，果有少数圣贤，反其道而行之，抱定损己利人的决心，就可以救百姓于水火。墨子之说偏激，惟其偏才能医好大病，现在斯密、达尔文、尼采诸人的学

说满天下，墨子之学说，恰县对症良药。


现在这些骄兵悍将，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奸商贵族，非痛痛的用韩非的法子，惩治一下，难免不养痈遗患，故我们应当从第十级逆行上去。第十一级以下，暂不必说。

墨子之损己，是出乎自愿，若要强迫他受损，这是不行的。墨子善守，虽以公输盘之善攻，且无如之何！如果实行墨子之道，决不会蹈印度亡国覆辙。我国学说理论的不完备，莫如墨子，然而施行起来，也可救印度学说和西洋学说两方之偏。所以要想世界太平，非西洋和印度人，一齐走入中国这条路不可。

杨朱的学说，也是对症之药。现在的弊病，是少数人争权夺利，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权利，听凭别人夺去，以致天下大乱。杨朱说："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守着自己的权利，一丝一毫，不许人侵犯，我也不侵犯人一丝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也不损天下，天下自然太平。孟子说："扬氏为我，是无君也。"君主是从每人身上，掠取

少许权利，积而成为最大的权利，才有所谓君主。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丝毫不放，即无所谓君王。犹之人人守住包裹东西，自然就没有强盗。实行扬朱学说，则那些假借爱国名义，结党营私的人，当然无从立起。各人立在地上，如生铁铸成一般，无侵夺者，也无被侵夺者．天下怎能不太平?不过由于扬朱的学说，失去人我的关连，按照天然之理，并不符合人性。

孟子说：“扬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扬，则归墨。”这个话很值得研究。因为孟子那个时代，人民所受痛苦，与现在一样，所以扬墨的学说，才应运而生。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扬墨的学说，自学理上言之，本是一偏，无如害了那重病，这类办法，确是良药，所以一般学者，都起来研究，而扬墨之言就满天下了。

孔子的学说，最为圆满，但对于当时，没有抓住要害。所以身死数十年后，他在学术上的地盘，会被扬墨夺去。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扬，则归墨。”可见孔子三干弟子的门徒，全都变为扬墨之徒，

大约孟子的师伯师叔，和一切长辈，都是扬墨之徒了，因此孟子才出来，高呼："打倒扬墨，恢复孔教。"

孟子的学说，本来较扬墨更为圆满，但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免稍微的带了唱高调的性质，应该先服点扬墨之药，才是对症。现在须有人抱定墨子牺牲自己的精神，出来提倡扬墨的学说，叫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丝毫不放，天下才得太平，并且还要先吃点韩非之药，才能吃孔孟之药，何以故呢?诸葛武侯说："法行则知恩。"

现在这些骄兵悍将，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奸商贵族，非痛痛的用韩非的法子，惩治一下，难免不养痈遗患，故我们应当从第十级逆行上去。第十一级以下，暂不必说。

## (五)老子与西洋民主学说

我国学说，当以老子为总代表，他的学说，与佛氏相通，这是不用说的，而其学说，又与西洋学说相通。兹举严复评老子为证：

严又陵在老子第三章说道:“试读布鲁达奇英雄传中，来刻谷土一首，考其所以治斯巴达者，则知道它的作用，与老子相同。所以说：黄老为民主治道也。”

据严复的研究，老子学说可以贯通西洋最优秀的民主思想。

于第十章批曰：

“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所用也，……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

于三十七章批曰：“文明之进，民物熙熙，而文物声名皆大盛，此欲作之且宜防也。老子之意，以为亦镇之以朴而已。此旨与卢梭正同。”

又曰：“老子言作用，则称侯王，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然孟德斯鸠《法意》篇中言：‘民主乃用道德。君主则用礼。至于专制乃用刑。’中国没有过民主之制，即使老子也不能为没有见过的东西而思想。于是道德之治，于君主中求之不得，乃游心于黄农以上，意以为太古有之。因为太古时代国君不甚尊崇，人民不甚卑贱，事实上与民主相近也，所以下篇有小国寡民之说。夫甘食美服，安居乐俗，邻国相望，这样的世界，正孟德斯鸠法意篇中，所指为民主中之真相也。世有善读二书者，必将以我为知矣，呜呼，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

于第四十六章批曰：“老子纯是民主主义，读法儒孟德斯鸠法意一书，有以证吾言之不佞也。”

我不是说中国有了老子，就可不去研究西洋的

学问，我只是提出老子，见得各种学说，可以互相贯通，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可把西洋的学问，尽量的研究。

### (六)学道应走的途径

西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生出理化各科。中国古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窥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则定各种制度。同是窥见自然之理，一则用于物理上，一则用于人事上，双方文化，实有沟通的必要。

中国古人，定的制度，许多地方，极无条理，却极有道理。如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上者仁民爱物，在下者亲上事长之类，俨然磁电感应的道理。不说权利义务，而权利义务，自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生趣盎然。西人则在人之间，划出许多界线，所以西洋的伦理，应当灌注以磁电，才可把冷酷的态度改变。中国则未免太浑囵了，应当参酌西洋组织，果能如此，中西文化即融合了。

研究学问，犹如开矿一般，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各开一个洞子，向前开采。印度人的洞子和中国人的洞子，首先打通。现在又与西洋的洞子接触了。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分途研究，或从人事上研究，或从物理上研究，分出若干派，各派都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照现在的趋势看去，中西印三方学说，应该融会贯通，人事上的学说，与物理上的学说，也应该融合贯通，我辈生当此时，即当顺应潮流，做这种融合工作，融合过后，再分头研究。像这样的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经过若干次，才能把那个浑然的东西，研究得毫发无遗憾，依旧还他一个浑然的。

宇宙真理，只有一个，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是不会冲突的，如有互相冲突之说，必有一说不彻底，或二说都不彻底。冲突愈甚，研究愈深，自然就把本源寻出，而二者就融合为一。所以冲突是融合的预兆。譬如数个泥丸放至盘中，不相接触，则永久不生冲突，永久是个个独立，取之挤之捏之，即可合为一个大泥丸。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

术，从前是个个独立，不相接触。自佛法西来，与中国固有学术，发生冲突，此所谓挤之捏之也，而程咀道之学说，遂应运而生。欧化东渐，与中国固有学术，又发生冲突，这也是乒斤谓挤之捏之也。就天然趋势观之，又必有一种新学说，应运而生，将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为一。

但融合中西印三方学术，当出以何种方式呢？我们看从前融合印度学术的方式，就可决定应走的途径了。佛教是出世法，儒教是入世法，二者是相反的。程明道出来，以释氏之法治人心，孔氏之法治人世，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是走的老子途径。苏子由著一部《老子解》，融合儒释遭三教，也是走的老子途径，王阳明在龙场驿大彻大悟，独推陆象山，象山推崇程明道，也是幸入老子途径。思想自由如李宗吾，唯独同意苏子由，仍然走入老子途径。又明朝陈白沙，学于吴康齐，找不到门径，乃放弃耳目，离弃心智，久之然后有得，而白沙之学，论者谓其近于老庄。可见凡是扫除陈言，冥心探索的人，得出的结果，无不幸入老子途径。因为老子之

学，深得宇宙真理故也。据严复评老子所说，老子之学，又可贯通西洋学说，我们循着老子途径做去，必可将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为一。

老子之学，内圣外王，其修之于内也，则曰："致虚静，万物并用，吾以观其复。"其推之于外也，则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门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与老子之旨正同，这是中国学说之特色也。佛学传入中国，与固有的学术，发生冲突，程明道就用孔门的正心诚意，与佛学的明心见性，打通为一。现在西洋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传入中国，与固有学术，又生冲突，我们当用孔门的修齐治平，打通为一。

西人把个人、国家、社会，看为互不相容的三个物体，而三种主义，遂互相冲突。孔门则身、家、国、天下，一以贯之，于三者之中，添一个家字，老子更添一之字，毫不冲突，这是中国主义之所以为大同主义也。

中印学术，早已融合，现在只做融合中西学术之工作就是了。这种工作，一经完成，则世界学说，汇归于一，学术一致，行为即一致，人世的纷争可免，大同的政治可期。这种责任，应由中国人出来担任，西洋人和印度人，是不能担负的，为什么呢？西印两方人士，对于中国学术，素乏深切的研究，而中国人对于本国学术研究了数千年，对于印度学术，研究了二千年，甲午庚子之役后，中国人尽量的研究西洋学术，已四十五年，所以融合中西印三方学术思想，以创造世界新的学术思想文化的伟大而神圣的工作，应该由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学者、思想家来从事！果能如此，那么请看今后的世界，将是谁族的天下！

# 第六部

# 李宗吾家世及其他

我出生在偏僻地方，幼年受的教育，很不完全，做学问不得门径，东撞西撞，空劳心力的地方，很多很多，而精神上颇受我父的影响，所以我的奇怪思想，渊源于师友的少，渊源于我父亲的多。

乐山公生我父一人，父亲名高仁，字静安，先祖去世后，即归家务农，带着我母亲工作，勤苦一如先祖。家渐裕，购置田地，满四十岁，得病，请余姓医生诊之，余与我家有瓜葛亲，握脉大惊说："李老表，你怎么得下此病？此为劳瘁过度所致，赶急把家务放下，当如死了一般。……

# 宗吾自述

我从发明厚黑学以来，一般人称我为教主。孟子说：“歌咏他的诗，读他的书，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可以吗?”所以许多人都让我写一篇“自传”，而我却不敢，为什么呢?传者传也，谓其传之于当世，传之于后世也。传不传，听凭他人，而自己岂能认为可传?你们的孔子，和我家的聃大公，都是千古传人，而自己却述而不作。所以鄙人只写“自述”，而不写“自传”。众人既殷勤地问我，我只得据实详述，或者人不问我，我也要絮絮叨叨，向他陈述，是之谓自述。

张默生君，经常与我通信，至今尚未识面，他叫我写“自传”，情词殷挚，我因写《迂老随笔》把我的身世，夹杂写在其中，已经写了许多，寄交上

海《宇宙风》登载。现在变更计划，关于我的身世者，写为《迂老自述》，关于厚黑学哲理，写入《迂老随笔》。我的事迹，已见之《迂老随笔》及《厚黑丛话》的，此处则从略。

我出生在偏僻地方，幼年受的教育，很不完全，做学问不得门径，东撞西撞，空劳心力的地方，很多很多，而精神上颇受我父的影响，所以我的奇怪思想，渊源于师友的少，渊源于我父亲的多。

乐山公生我父一人，父亲名高仁，字静安，先祖去世后，即归家务农，带着我母亲工作，勤苦一如先祖。家渐裕，购置田地，满四十岁，得病，请余姓医生诊之，余与我家有瓜葛亲，握脉大惊说："李老表，你怎么得下此病?此为劳瘁过度所致，赶急把家务放下，当如死了一般。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我父亲于是把家务全交我母亲，一事不管。我父生二女，长女未出阁死，次女年十余，专门侍疾，静养三年，病愈，一十九岁就死了。

父亲养病时，寻找些三国演义，列国演义这类书来看，看完后没有书，家有四书的讲书，也寻来

看。我父亲胞叔温山公学问很好，一日见父亲问到："你在家作些什么?"答说："看四书的讲书。"温山公大大夸奖，我父很高兴，益加研究。

我父亲生于道光乙来年八月，光绪乙亥年八月，满四十。我生于己卯年正月，正是我父闭门读书时所生的，所以我天性好读书。世称：苏老泉，二十七岁，发愤读书。苏老泉出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仁宗明道二年乙亥，满二十七岁。苏东坡生于丙子十二月十九日，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弟兄二人，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所生的，苏老泉二十七岁，发愤读书，生出两位文豪；我父亲四十岁，发愤读书，生出一位教主，岂非奇事?我父亲同苏老泉发愤读书，都是乙亥年，我生于己卯，与子由同，事也巧合。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则人很沉静，为文淡泊汪洋，喜好黄老之学，所注《老子解》，被认为是古今杰作。大约老泉发愤读书，初时奋发踔厉，以后则入理渐深，渐归沉静，所以东坡、子由二人，禀赋不同。我生于父亲发愤读书的末年，故我性沉静，喜读老子，颇像

子由。可惜我生于农家，无名师指点，为学不得门径，因此有愧于子由罢了。

我父亲病愈时，近邻有一产业，想卖给我父，索价很高，我父欲买之而苦其价格太高，故意说无钱买，彼此钩心斗角，邻人声言，想去告我父，说我父当买不买，甚至把我家的出路挖了，我父只有由屋后绕道而行。终于这份产业为我父所买，买时又生种种纠葛。我七弟生于辛巳年正月廿五日，正是我父同邻人钩心斗角时生的，所以他的为人，精干机警，我家父母死，哥

苏老泉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

嫂死。丧事都由他一手操办。据此看来，古人所谓胎教，真是不错。

我父所看的书，只有三本：㈠《圣论广训》(此书是乾隆所著，颁行天下，童生进场考试，要默写，名为默写，实则照书誊)，钱塘《朱柏庐治家格言》。这是我父亲养病时，请徐老师誊的，字很工整。㈢《剔心要览》，我查其卷数，是全部中之第三本。中载古人名言，分修身、治家、贻谋、涉世、宽厚、言语、勤俭、风化、息讼九项，我父亲呼之为格言书。(一)杨椒山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摺，后附遗嘱。馄搬山赴义前一晚上，书以训子者，所说都是居家处世之道。)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但不怎么看。椒山奏摺及遗嘱也少有看，所常常不离者，则在前二种，此外绝不看其他之书。我细加研究，才知我父读书。注重实用。三字经注解，及椒山奏摺，只可供谈助，椒山遗嘱虽好。但说得太具体，一览无余，不如前二种的意味深长。我父常常读之，大约是把他当作座右铭。我父亲绪癸卯年正月初九日得病，十五日去世，初九日还在看这二书。

最奇怪的是，我生平从未见我父写过一个字，他读的《圣经广训》及《朱柏庐治家格言》，是徐老师用朱笔圈断句，其他三书，都是白本，我父未圈点一句。所以我生平不但未见我父亲写过一字，就连墨笔画的圈圈，都未见过一个。我们弟兄六人，随时都有人在侧，无论写什么，他都喊儿子动笔，我看他吃饭捏筷子，手指很僵硬，而且有点发颤，大约是提笔写不起字。

我父亲常说："唐翼修著有《人生必读书》。"我考试到叙府，买得这本书，送在他面前，他也不看，还是喊我拿《圣论广》和格言书来。揣摸他的心理。大约是说只此二书已够用了，其他都是没用的。

我父常常说道："你的书读窜皮了，书是拿来应用的。'书就是世事，世事就是书。'你读书'书还是书，我还是我'。"我受过此种庭训，所以没事时，就把书与世事，两相印证，因而著出《厚黑学》与《心理与力学》等书，读者有说我熟透人情的。其实不然，我等于赵括谈兵，与人发生交涉，无不受其愚弄，依然是"书还是书，我还是我。"

我父又说："书读那么多做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哪一章好，就把它死死记下，其余不合我心的,可以不看。"所以我父终身所读之书,只得三本，而三本中，还有许多地方，绝未过目。常听他慢声念道:"人子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圣论广训》中语)"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佚，淫佚生贫贱"(《刎心要览》中语)。"应箕应尾，你两个……(《椒山遗嘱》中语,应箕应尾,是椒山之子)我父常常喊我到跟前，讲给我听，我当了秀才，还是要讲给我听，我听得津津有味。我这次回来,将《刎心要览》,寻出细读，真是旬句名言，我生平作事，处处和它违反，以致潦倒终身，后悔莫及。

我读书的方式，纯是取法我父，任何书，我都跑马观花的看去,只将惬心的地方记着。得着新书，把序文看了，前面看几页，就随便乱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不细看，寻着一二句合我的意，就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一而二，二而三，推究下去。我以为：世间的道理，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

以引起心中的道理而已。世间的书读不完，譬如：听说某家馆子菜好，我进去取菜牌子来，点门 1 谱菜来吃就是了，岂能按着菜牌子逐一吃完?又好像在成都春熙路、东大街、会府等处游玩，今日见一合意之物，把他买回来，明日见一合意之物，又把他买回来，久之则满室琳琅，样样都合用，岂能把街上店子之物，全行购归?我这种说法，纯是出自我父，因此之故，我看书，入理不深，而脑子里又很空虚。

我在亲友家玩不惯，但只要有几本书，有一架床，我拿着书，卧在床上，不管多久，我都住得惯。其书不论看过的，没看过的，或是曾经熟读的，我都拿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看。我一到别人室内，见桌上有书，就想翻来看。不过怕人讨厌，不好去翻罢了。但是我虽这样喜欢书，而家中储几书柜的书，成都有几书柜的书，许多都没有仔细看过，这是由于我读书是跑马观花，每本打开来，随便看一下就丢了，看了等于没看。

我幼年苦于无书可看，所以喜欢购书，而购得来又不细看，徒呼负负，近年立誓不购书，而性之

所近，见了就要买，买来又不看，将来只好把家中的书，及成都的书，搬来作个宗吾图书馆，供众人阅读好了。

亡弟的儿子泽新，对我说："我见着书，心中就糊涂，一进生意场中，心。中就开朗。"我的性情，恰恰和他相反，提起家中事务，心中就厌烦。一打开书，心中就开朗。我请客开不起菜单子，而家中小孙儿，小孙女都开得起。赴人宴会归来，问我：吃些什么菜，我无论如何记不全。身上衣服，尺寸长短，至今不知道，告诉我跟着就忘了。上街买东西，分不出好歹，不敢还价，想买书就买得来，而买笔又买不来。

别人读我《厚黑学》，以为我这个人很精明，殊不知我是糊涂到了极点。到而今迂夫子的状态，还没有变化，朋友往来，我得罪了人，还不知道。

音乐一门，我完全不懂，戏曲中，有所谓西皮二簧。我至今弄不清楚，我当省视学的时候，学生唱歌按风琴给我听，我只好闭目微微点头，假充内行；名人字画，我分不出好歹，别人评得津津有味，

我不敢开腔，不敢说好，怕人追问好处在哪里。我幼年和古姓姑娘订亲，他的叔叔古威侯，是威远秀才，以善于写字闻名。我家接一位关老师，见着我的字说道："你这笔大挥，将来怎么见你叔丈人?"好在此女未过门就死，我未在古府献丑。后来跟刘建侯先生读书，他一日进我房中，见案上写的卷格小字，堆有寸多高，他取来一看，叹息道："你也可算勤快了，怎么字还是这样?"我听了凄然泣下。阅卷的人常常批："字太劣"或"字宜学"。雷铁崖常说我："你那个手爪印确该拿来宰!"我天性上，有这种大缺点，难道真是古人所谓"予之齿者去其角，傅之翼者两其足"耶?

我从师学作八股，父亲命我拿给他看，他看了说道："你们开腔说：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那个时候，有什么好?尧有九年之水患，汤有七年之旱灾(二：语出《幼学琼林》，是蒙塾中读本)。我们农家，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几个月不晴，就喊不得了，何况九年七年多久!我才深深庆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你们怎么朝朝日日的希望?"我听了很诧异，心

想:“父亲怎么发怪议论?”总想:他的话也有道理,我把这个疑团,存在胸中,久之久之,忽然想道:“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人,为什么都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为什么三代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不再出一个圣人?”由此追寻下去,才知道圣人的构成,有种种黑幕。因此著了一篇《我对于圣人的怀疑》,才把疑团打破,可惜那时我父已死,未能向他请问。

我父常说:“书就是世事,世事就是书。”我把书与世事,两相印证,何以书上说的:“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征诸实事,完全相反?怀疑而得不到解释,就成了发明厚黑学的根苗。

我的思想,分破坏与建设两部分,《我对于圣人的怀疑》及《厚黑学》,是属于破坏的:厚黑学,破坏一部二十四史,《我对于圣人之怀疑》,破坏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所著《中国学术的趋势》、《考试制之商榷》、《社会问题之商榷》及《制宪与抗日》等书,计包括经济、政治、教育、学术等五项,各书皆以《心理与力学》一书为基础,这是属于建设的。

破坏部分的思想，渊源于我父，建设部分的思想，也渊源于我父。

我父一天问我说："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偶今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我听了，茫然不能答，他解释说："此时应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我听了很诧异，心想："我父怎么没有恻隐心，纯是为己之私?这是由于乡下人书读少了，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读者所笑?"但当面不敢驳斥他，退后思之，我父的话，也很有道理，苦思不得其解。

1920 年，我从成都辞职回家，关门读了一年的书，把这个问题，重新研究，才知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平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种破绽。盖怵惕者，我怕死也，恻隐者，怕别人乡砥也。乍见孺子将入井，恍如死临头上，我心不免跳几下，是为怵惕。仔细一看，这是孺子将死，不是我将死，立把我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

大为恻隐，这乃是人类天性。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对，只是著书时，为行文简洁起见，没有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创出的学说，就迂谬百出了。我父的议论。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我著《心理与力学》把此种议论载上去，张默生君来信说："怵惕恻隐一释，为千古发明。"殊不知此种议论，是渊源于我父。

我父上街，常同会溪桥罗维桢，谢家坝谢文甫两位老师等在汇柴口茶馆吃茶，他二人都在教私塾，上面尧舜禹汤的问题，和孺子入井的问题，不知是我父发明的，还是同罗谢诸人研究出来的。我父曾经因讲四书，挨了两耳光，他却深以为荣，常向我弟兄讲述，我把事实详述于下：

永枋公俄的曾祖父)生五子，长子青山，父子都死了，只有其妻尚在，住糖房湾老屋，次子乐山，就是我祖……第五子韫山。某年青山之妻死，其孙世兴等，邀请族人到家，人到齐，世兴等三弟兄，

披麻带孝，点烛祀神完毕，把棺材打开，大声喊叫："阿婆呀!你要大昂威灵呀!"把堂叔学山抓着，横拖倒曳，朝街上走。我父亲不知是何事，跟着追上去，那时年已五十余矣，又值冬天，穿着皮袍子，鸡婆鞋，跑又跑不得，急喊："过路的，与我拦住!"问了才知是学山欠钱不付，无钱办丧，拖往张家沱滚水，否则到自井分县喊冤。我父亲问明所欠钱数，即说："此款由我垫出，丧事办完再说。"世兴等此举，全是韫山公的主张。我父不知，一日同韫山公在汇柴口吃茶，谈及此事，找父说："世兴等对叔祖，敢于这样侮辱，真是逆伦。"韫山公厉声说："怎么是逆伦?学山欠嫂子的钱不付，世兴等开棺大呼'阿婆'，是替死者索帐，这是嫂子向他要钱，不是侄孙向他要钱，汤伐桀，武王伐纣，孟子都不认为臣弑君，世兴怎么是逆伦?"我父亲说道："老叔!这章书，不是这样讲的，孟子虽然这样说，但朱子注这章书曾说：'必要有桀纣之暴，又要有汤武之仁，才不算臣弑君，否则是臣弑君。'所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乡志则篡也。'学山没有桀纣乡暴，世兴等没

有汤武之仁，怎么不是逆伦?”温山公是饱学先生，被我父问得哑口无言，站起来，给我父亲两耳光，说道:“胡说!”我父亲常对我说:“偏偏这章书，我是仔细看过，道理我也细想过，所以老叔公被我问穷了。”

我父曾经说：读讨三个人的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朱柏庐说:“黎明就起。”唐翼修说:“早眠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说:“治家早起，百务自然舒展，纵乐夜归，凡事恐有疏虞。”故我父每日从鸡鸣就起，我自有知识以来，见他无一日不如此，虽大雪也是这样。但那时没有洋火，起来用火链敲火石，将灯点燃，用木炭在火笼中生火烤之，用一小土罐温酒独酌，口含叶烟，坐到天明，将本日工人应作的活路，及自己应办的事详细规划定。父亲曾经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寅。”盖实行此语也。

我与父亲同床睡，有时喊我醒，同我讲书，谈人情物理，有时喊我，我装做睡着，也就算了。可知他独坐时，都在研究书理。但他在灯下，从不看

书。我母亲引着小兄弟，在隔壁一间屋睡，有时把我母亲喊醒，用广东话，谈家务及族亲的事。此等情景，至今如在目前。

我父亲早起，我见惯了，所以我每日起来颇早。曾国藩把早起二字，说得那么郑重，在我看来，毫不算事，我父说："以身教，不以言教。"真名言哉！

我父亲起居饮食，有一定的，每天早晨，命家人在火锅开时，用米汤冲一蛋花凋糖吃。人说米锅内煮鸡蛋吃，最益人，我父不能食白蛋，故改而食此。半少午，吃几杯酒，睡一觉，无一日不然，不肯在亲友家宿，必不得已留宿，即在韫山公家留宿，韫山公都要预备。同学曾龙骧娶妻，我祖母姓曾，是亲戚。我父往祝贺留宿，与雷铁崖同一间屋，我父鸡鸣起来，独坐酌酒，把铁崖呼醒谈天。后铁崖向我说道："你们老太爷，是个疯子，天未明，即闹起。"一般人呼我为疯子，我这疯病，想是我父遗传下来的，后来铁崖留学日本，倒真正疯了。（事见拙著《厚黑丛话》）

我父亲曾经对我说："凡与人交涉，必须将他如

何来，我如何应，四面八方都想过，临到交涉时，任他从哪面来，我都可以应付。”所以我父生平与人交涉，无一次失败，处理家务，事事妥当。工人作工时间，无片刻浪费，这都是得力早起独坐。我父怕工人晚起了，耽搁工作，而每晨叫他们起，又觉得讨厌，他把堂屋门作得很坚实，见窗上出现白色，再开歇房小门一看，天果然亮了，就把堂屋门，砰一声打开，工人就惊醒。颜回是孔子曩得意的弟子。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

我父见我手中常拿一本书，问我道：“这章书怎么

讲?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早晚读书，不理家务，还有箪食瓢饮，如果长此下去，连箪食瓢饮都没有，岂不饿死了?”一连问了几回。后来我把答案想起，他再问。我说道：“这个道理很明了，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颜路极善理财，有什么证据呢?《论语》载：‘颜渊死，颜路请孔子之车，以为之椁。’你想：孔子那么穷，家中只有一个车儿，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都忍心要卖他的，叫孔子出门走路，可见颜路平日找钱之法，无微不至。颜回有了这种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不然像颜回这种迂酸酸的人，叫他经理家务，不惟不能积钱，恐怕还会把家务出脱。”我父听了大笑。从此以后，再不叫我讲这章书了。近日颇有人称我为思想家，我闭目回思，在家庭中讨论这些问题，也是渊源之一。

我父购的基业，在离汇柴口数里张家山附近，由张家山前进数里，有位王翰林，名荫槐，字植青，与宋芸子同榜，王翰林得编修，宋芸子得检讨。王

的父亲名瑞堂，与我父都是农民，植青的妹妹，嫁与杨姓，与我家边界相连，我往杨家，见植青有一联云：“观书当自出见解，处世要善体人情。”这二旬，我常常吟诵，于我思想上很有影响。

我所引以为憾的是：家庭中常常讨论书理，及人情物理，而进了学堂，老师初则只教背读，继则只讲八股，讲诗赋，有些甚至连诗赋都不讲，只讲八股。像我父所说：“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孺子入井”及“尧舜禹汤”这类问题，也从未讨论过。叫我看书，只看《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这类庸俗不堪的书，再高级的，不过叫我读四史，读古文而已。其他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等，提都没提过。迄今思之，幸而未叫我研究说文经解，不然我这厚黑教主，是当不成的。

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当日因为八股

试帖，不能满我的意，而其他学问，又无人指示门径，早晚只拿些道理，东想西想。我读书既是跑马观花，故任何书所说的道理，都不能约束我，而其书中要紧之点，我却记得，马越跑得快，观的花越多，等于蜂之采花酿蜜，故能贯通众说，而独成一说，而厚黑学三字，于是出现于世。要想当厚黑教主第二者，不妨用这种方法干去。

八股文规律极严密，《四书备旨》及《味根录》等书，虽是庸俗，但却字字推敲，细如茧丝牛毛。我思想上是受过这种训练的。朋辈中推我善做截搭题，凡是两不相关的事，我都可把他联合起来成为一片。故我著书谈理，带得有八股义法。因此我在《迂老随笔》中，曾说："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厚黑学，则出于八股之官。"

我在厚黑丛话中曾说："父亲给我命的名，我嫌他不好。"究竟是何名，我也可说一下。我自觉小时很醇谨，母亲绩麻纺线，我依之左右，母亲叫我出去耍，也不去，说我很像女孩子。而父亲则说我小时伏约指一二岁言）非常的横，毫不依理，见则呼我

为“人王”，我父把人王二字，合成一全字，加上派名世字，名为“世全”。算命先生，说我命中少金，父亲加上金旁，成为世铨。我在茂源井读书，请建侯老师，与我改号，他改为秉衡。乙未年，清廷命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四川总督(后来到任)，刘七老师对我说道:“你的号，与总督同名，可把他改了。”七老师也会算命，他说我命中少木，并不少金，我见礼记上有“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之语，就自己命名世楷，字宗儒(后来才改为宗吾)，七老师嫌李世楷三字，都是仄声，改为世权，我不愿意，仍用世楷。

最值得研究的，我父亲说我小时横不依理，我自觉在行为上，处处循规蹈矩，而作起文字来，却是横不依理，任何古圣先贤，我都可任意攻击。

《厚黑学》和《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两篇文字，不说了。我著《考试制之商榷》，提出一种办法，政府颁行的教育法令，不合我的办法，我把他攻击得体无完肤。我著《社会问题之商榷》,创出一条公例，斯密，不合我的公例，我把他攻击得体无完肤。这

有点像专制时代的帝王，颁出一条法令，凡遇违反法令者，都拿去斩杀一般。父亲说我小时横不依理，难道有生之初，我就秉此天性吗?一船ˆ呼我为教主，莫非教主之地位，与人王相等吗?释迦一出世，就说：“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我难道不是和他相似吗!所以 1912 年，发表《厚黑学》，署名曰：“独尊”。然则教主也，人王也，盖一而二，二而一也。

# 我的思想系统

1912 年，我发表厚黑学，受的影响，真是不小，处处遭人疑忌，以致沦落不偶，一事无成，久之又久，一般人觉得黔驴无技，才与我相忘于无形。但是常常有人问我，发表此文，动机安在?目的安在?是否愤时嫉俗，有意同社会捣乱，抑或意在改良社会，特将黑幕揭穿。我说：“我写此文，最初目的，不过开玩笑罢了。”

满清末年，我入四川高等学堂学习，与同班友人张列五，(名培爵，1915 年，在北平殉义，重庆浮图关,有衣冠墓)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毕业，列百对我说道:“将来我们起事,定要派你带一支兵。”我听了很高兴，就用归纳法，把历史上的英雄(彼时尚无伟人的名词)一一考察，寻他成功秘诀，很久也

没有收获。宣统二年，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澈时中学校长名日监督)一夜卧在监督室,偶然想到曹操刘备几个人，恍然大悟。就把厚黑学发明了。每逢朋友聚会动不动讲说之，以供笑乐，友人王简恒说："你说的道理很不错，但是我要忠告你，你照着你的说法，埋头做去，包管你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讲。更不可形诸笔墨，否则于你种种不利。"雷民心也说："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后来我不听良言，竟把它发表了。

辛亥年武昌起义，重庆响应，列五被举为蜀军政府都督，成都跟着反正，成渝合并，列五到省里，退居副都督，专管民政，我在自流井家中，列五打电报叫我同廖绪初上省里去。那时党人在成都童子街，办一报名叫《公论日报》。我住报社内，社中人，叫我写点文章，我想不出什么文章，众人怂恿我，把厚黑学写出。我开始很迟疑，绪初说："你可以写出，我替你作一序。"绪初是讲程朱学的人，循规蹈矩，简恒民心等人，都呼之为"廖大圣人"。我想，圣人都说写得，当然写得。就写出来开玩笑，哪知

所产生影响，果不出简恒民心的所料。

我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独尊”二字，却无人不知厚黑学是我做的。以为我会如何如何，殊不知我发明了厚黑学，这个学说反成了天地鬼神。降临在上，在旁，每想做一事，才一动念，自己想道：“像这样做去，旁人岂不说我实行厚黑学吗?”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我之不能成为伟人者，根源实在于此，厚黑学，真把我误了。

孙中山主张“民权主义”。

后来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确是成功秘诀，而为办事上的必要技术。用这种技术，以图谋一己的私利，我们名之日厚，日黑，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厚字就成为忍辱负

重的人，都是刚毅果断的人。假令我当日悟得此理，一眼注定众人公利，放手做去，举世非之而不顾，岂不成了轰轰烈烈的伟人?无奈悟得时，年已老矣，机会已过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著书立说，将此秘诀，传之于人。下面分经济、政治、国际三方面把我的主张写出来。

（甲）关于经济方面：我们改革经济制度，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何者应归公有，何者应归私有，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上才能相安无事。

（乙）关于政治方面：我国辛亥革命以后，改为民主共和国，意欲取法欧美，这是一种错误。我们要行民主共和制，办法很简单，只消把真正君主专制国的办法，打一个颠倒，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把一个皇帝权，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每人各执一块，我们只研究这每块皇帝权如何行使就是了。

现在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大潮流，互相冲突，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美国制

宪之初，主张地方分权者，认为人性是善的，主张中央集权者，认为人性不尽是善的。”故知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冲突，仍是性善性恶问题的冲突。我们已经知道人性是浑然的，无善无恶，所以我们制定宪法，应当将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合而为一，如能一一办到，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健全的合力政府。大总统在职权内，发出的命令，人民当绝对服从。俨然专制国的皇帝，是为独裁主义，大总统去留之权，操诸人民之手，国家兴革事项，由人民议决，是为民主主义，如此则两大潮流，即合而为一。

中山先生曾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好似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般。”又说：“兄弟所讲的自由专制，这两个力量，是主张双方平衡，不要各走极孙申山主张“民权主义”。端，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中山先生把物理学的原理，运用到政治上，是一种新发明。物理

我国今日，病情复杂，赢秦之病，是害得有的，刘璋之病是害得有的，又兼之人心险诈，道德沦亡。应当黄老、申韩、孔孟，三者同时并进。以申韩之法，治贪官污吏、悍将骄兵、奸商贵族；以黄老之道，治老百姓，而正人心，厚风俗；孔孟之书，更不可少。果如此，则中国之病，自霍然而愈。

上，离心力、向心力，二者互相为用，所以政治上，也是放任与干涉，二者互相为用。从前欧洲国家，对于工商业，行干涉主义，以致百业凋敝，亚当·斯密著《原富》一书，力持放任主义，欧人实行其说，骤致富强，可惜放任太过，酿成资本家的专横，社会上扰攘不安。我们运用中山先生两力平衡的原理，把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一律收归国有，强制行之，此所谓专制也。私人生活，和劳心劳力的营业，一切放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此所谓自由也。两力平衡，自然安定。

黄帝和老子是放任主义，申不害和韩非子是干涉主义，二者都是医国良药，用之得当，立可起死回生。嬴秦苛刻暴虐，民不聊生，汉代承其后，治之以黄老；刘璋暗弱，刑政废驰，孔明承其后，治

之以申韩，因病下药，皆生了大效。

我国今日，病情复杂，嬴秦之病，是害得有的，刘璋之病是害得有的，又兼之险诈，道德沦亡。应当黄老、申韩、孔孟，三者同时并进。以申韩之法，治贪官污吏、悍将骄兵、奸商贵族；以黄老之道，治老百姓，而正人心，厚风俗；孔孟之书，更不可少。果如此，则中国之病，自霍然而愈。

(丙)关于国际方面：现在的五洲万国，是我国春秋战国的放大形，古代的春秋战国，是今天五洲万国的缩影。我辈欲推测将来国际上如何演变，应当先研究春秋战国如何演变，果想解决现在国际的纠纷，当先研究春秋战国的纠纷，是如何解决。

我们把国际趋势看清楚了，再检查世界上产生的各种主义，何者与这种趋势适合，何者不适合，兹讨论如下：

世界文化，分三大区，一印度，二西洋，三中国。印度地偏热带，西洋地偏寒带，中国则介居温带，三方气候不同，民族性不同，因而产毕乡丰义，也不同。温带折衷寒热二带之偏，故中国主义，能

够折衷西洋主义和印度主义之偏。

寒带天然物少，人不刻苦，不能生活，故时时思征服自然，因而产出侵略主义；热带天然物丰富，生活之需，不虞不足，故放任自然，因而产出不抵抗主义。请问：我国产出的，是何种主义？要答复这个问题，当先研究我国对于自然，是何种态度？易经说："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所谓天地之道，天地之宜，皆自然也。对于自然，不征服之而辅相之，不放任之而制裁之，因而产出的主义，由孔老以至孙中山先生，盖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也。这是由于中国古人，生居温带。仰观俯察，创出学说，适应环境，不知不觉，遂有以折衷西洋印度之偏。其他民族，也有生居温带者，而不能发生同样的主义，则由于其人缺乏仰观俯察的研究性，而以他人的主义为自己的主义也。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尽人皆知，老子言无为，孔子言仁义，当然不侵略，但两家之书，都屡屡言兵。老子说："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孔子说："我战则克。"所谓克也，胜也，皆

抵抗之谓也。

战国时，杨朱墨翟之言满天下，杨子说：“智之所贵，存我为贵。”这是抵抗的学说。又说：“力之所贱，侵物为贱。”这是不侵略的学说。墨子非攻，当然不侵略，同时墨子善守，公输九攻之，墨子九御之，公输之攻已穷，墨子之守有余，则又富于抵抗办法。二人的主张，都是抵抗而不侵略。不过宣传主义时，杨子为我，偏重在抵抗，墨子兼爱，偏重在不侵略罢了。战国纷乱情形，与现在绝似，其时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

墨子卷之一
親士第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虙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小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棲兵于會稽而尚擒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仅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敢其志內究其情卑雖庸民終無然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必得其所欲焉未聞

明代版《墨子》。

代，一般学者研究，觉得舍了杨朱主张，别无办法，所以“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我们处在现在；文个时局，也觉得舍了杨墨主张，别无办法。

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而孔子则曰：“我战则克。”这两说岂不冲突吗？只要知道中国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自然就不冲突了。孔子曾经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他说“我战则克”，是就抵抗方面言之。孟子把那些

岳飞受万人崇拜，因为能抵抗。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人，痛恨到极点，他说：“善战者服上刑，”是就侵略方面言之。拿现在的话来说，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等于说：“日本军阀，一律该枪毙。”孔子曰：“我战则克”，等于说：“抗战必胜。”

中国崇奉儒教，儒教创始者为孔子，发挥光大者为朱子。孔子学术，本与管仲不同，因管仲能尊周攘夷，于是赞扬曰：“如其仁，如其仁。”又称赞他说：“民到于今受其赐。”推崇备至，为什么?因为其能抵抗也。南宋有金人之祸，隆兴元年，朱子初见孝宗，就说：“金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当立即断绝和议。”这些地方，都是儒教精神所在。

中国主义，是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人任便发出的议论，无不合乎此种主义。

例如：秦皇汉武开边，历史家群起非之，认为是侵略，汉朝放弃珠崖，论者无不称其符合王道，因为他不侵略;秦桧岳飞受万人崇拜,因为能抵抗。议和，成为千古罪人，因为他不抵抗。岳飞受万人

崇拜，为他能抵抗。

唐人诗云：“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直不啻为墨索里尼之远征阿比西尼写照；又云：“沩雇流向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更不啻为希特勒之侵夺四邻写照，至云“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俨然是痛骂日本少壮军人。此都是我国文人痛恨侵略的表现，乃至受人侵略，则又变成力主用武。

南宋有金人之祸，陆放翁《游诸葛武侯读书台》诗云：“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世上俗儒宁辨比，高堂当日读何书。”直是斥南宋诸儒，只讲理学，不谋恢复。临死示儿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中国诗人，这类作品很多，我们要想考察民族性，要从哲学家、教育家的学说和文人学士的作品上，才考察得出来，至于政治舞台的人，时或发生变更，秦皇汉武的侵略，秦桧的不抵抗，都是变例。

西洋人性刚，印度人性柔，中国古人，将刚柔二字处置得恰好，易经一书，以内刚外柔为美德。

老子和光同尘，而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孔子恂恂如也，而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都是外柔内刚的精神。我国受此种教育数千年，养成一种民族性，故中国人态度温和，谦让有礼，这是外柔的表现。一旦义之所在，奋不顾身，这是内刚之表现。惟其外柔，故"九一一八"以来节节退让，好像丧失抵抗能力，惟其内刚，故卢沟桥事变而后，全国抗战，再接再厉，为世界各国所震惊。我国民族性，既已如此，所以五胡、辽金、蒙古、满清，虽肆其暴力，侵入我国，终而无一不被驱逐，故我国对日抗战，其必胜盖决然无疑者。

西人倡天演竞争的学说，知有己不知有人，是纯粹利己主义。印度教徒，舍身救世，知有人不知有已，是纯粹利人主义。中国主义则不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盖人已两利。印度学者，开口就说恒河沙数世界，其目光未免太大，看出世界以外去了，而其国因以灭亡。西洋人又目光太小，讲个人主义，看不见国家和社会，于是乎个人、国

家、社会，成为互不相容的三个物体，因而生出种种纠纷。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个人、国家、社会，成为一个浑然之物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这种主张，恰足救西洋和印度之弊。

印度实行其主义，而至于亡国，西洋实行其主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的昭著，既已如此，而今只有返求于中国主义。中国主义是大同主义，我们应将这种主义，在国际上，尽量宣传，使世界各国，一齐走入中国主义，才可以树大同的基础，而谋永久的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纯是“武力战争”。而我国则发明有一种最高等战术，叫“心理战争”。三国时，马谡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是“心理战争”学说的起点，而其原理，是自战国时已发明了。孟子一书，纯是讲“心理战争”。他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如此之语，不一而足。

春秋时，兵争不已，遂产生孙子的“兵战哲学”。战国七雄，运用孙子学说，登峰造极，斗力斗智，二者俱穷，于是又产生孟子的“心战哲学”。可惜呀！当时无人用之，现今的形势，绝像战国七雄时代，我们正该运用“心战”之说。问：如何运用?答：只须把中国主义，发扬出来就是了。暴秦亡国条件，德意日三国，是具备了的，全世界人民和他们本国的人民，同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主义，一发扬出来，一定倾心悦服，就成了“心战”妙用。

我国业已全面抗战，应当于“武力战争”之外，再发动一个“心理战争”。在国际上，成立一个“中国主义研究会”，请世界学者，悉心研究，就算新添了一支生力军，敌人“攻城”，我们“攻心”，全世界倾心此种主义，是对于敌人取大包围，敌人国内的人民，倾向此种主义，是为内部溃变。日本军阀，自然倒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自然倒毙。

凡是一种大战争，必有一定的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洋主义和西洋主义决胜负，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应该把他变成中国主义和西洋主义决

胜负。只要中国主义一战胜，世界大同的基础，就算确定了。

十九世纪、上半世纪，是西洋主义盛行时代，下半世纪以后，是中国主义昌明时代，就进化趋势观之，绝不会有疑问。

现在五洲万国，纷纷大乱，一般人都说："非世界统一，不能太平。"战国情形，也是如此。战国时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怎能安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就是说："要统一才能安定。"但统一的方式有二。梁襄王问孟子："谁能一之？"孟之曰："不嗜杀人者一之。"这就是"非武力的统一"。主张"武力统一"者，是用一个"杀"字来统一，说道："你不服从我，我要杀死你。"人人怕死，不得不服从，故"杀"字能统一。主张"非武力的统一"者，是用一个"生"字来统一，说道："你信从我的主张，你就有生路。"人人贪生，自然信从，故"生"字也能统一。人的天性，喜生而恶杀，主张"杀"字统一者，人人厌弃，主张"生"字统一者，人人欢迎，孟子学说，可惜无人用之。后来嬴秦统一，是用"杀"

字统一的，然而不久即亡。今天的德意日三国，正循着亡秦途径走去，我们正好运用“生”字统一之学理，乘其弱点而推陷之，兵战心战，同时并进，德意日三国，不败还等什么呢？

中西主义，极端相反。西洋方面，达尔文的弱肉强食，尼采的韶人丰义。与夫近今的法西斯主义等等，都是建筑在“杀”字上面。中国方面，孔子言仁，老子言慈，杨朱为我，墨翟兼爱等等，都是建筑在“生”字上面。我们读达尔文、尼采诸人之书，满腔是杀机，读孔孟老庄和宋明诸儒之书，满腔是生趣。医生用药，相反才能相胜，方今西洋主义盛行，无处不是杀机，应当用中国主义救疗之，以一个生字，统一世界。

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由此知：中国主义，有两个原则：（一）人人争生存，以不妨害他人的生存为限；（二）人人争优胜，以不违背公理为限。我们把此种主义，发扬出来，全世界恍然觉悟，知道：舍了中国主义，别无出路，这就是“攻心”之法的一面。

中国主义，沉埋已久，应当聚全国学者，尽量开掘之，整理之，去掉它不符合现情的一面，撷其精华，成为系统，在国际上尽量宣传。从前中山先生革命，一般人以为必大大的流血，只因主义完善，完全得力，遂不血刃而成功，这是心理战胜的先例。

世界纷纷大乱，病根有三：（甲）经济方面。（乙）政治方面，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互相冲突。（两国际方面，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互相冲突。

世界纷争之际，必有一个重心，才能稳定，这个重心轮到我国来了。我们于武力战争之外，应当（一）在国际上成立一个“中国主义研究会”为宣传机关。（二）发起“新的国际联盟”为中国主义实行机关，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劳工与平民，一齐唤醒起来，与我们同立在一根战线上，如此，那我国就成为世界重心了。孟子说：“制梃可挞秦楚。”纯粹是“心理战争”，我国今日，则“武力战争”与“心理战争”同时并进，无异于用武力推行中国主义，那么战胜敌人也决然无疑，救世界人类于水火，也决然无疑。

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伐狄、伐山戎，是用武力解决，召陵之役，是用政治解决。我们把“新的国际联盟”组织好，德意日三国，如能信从我们的王道主义，则用政治解决。否则师法苏秦故智，率全人类向之攻打，暴秦亡国的条件，德意日三国，是具备了的，不败何待？

世界祸机四伏，想起来不寒而栗。上次大战，一告结束，而战胜国的劳工，反暴动起来，法国首相克利孟梭，绰号“母老虎”，是欧战中最出力的人，巴黎和会，充当主席，为法国增光不少，反遭国人行刺，几乎把七十八岁的老命送掉。意大利战胜归国的将士，带起徽章，横行都市，专制魔王墨索里尼，乘机出现。美国人民要暴动，威尔逊调兵弹压，方才平息。英国的矿工和铁路工人，船上水手，结成三角同盟，布起阵势，预备随时可同政府决战，害得英国首相路易·乔治，驾着飞机，今日回伦敦弹压，明日赴巴黎开会，一夕数惊，疲于奔命。其原因，则由于大战到了第三年，一般劳工，都觉悟起来，一方面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一方面举出代表，

在中立国交换意见，主张言和，及到战事终了，劳工觉得白白牺牲，所以处处发生暴动。巴黎和会，正在开会，而各国的劳工，也派出代表，在瑞士国之熊城开会。巴黎和会，见此情形，才订一个“劳工规约”列入和约，与自己国中的劳工言和。上次大战，情形如此，此次大战，可想而知。上次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的主张，巴黎和会，列强食言，弱小民族的心理，则又不言可知。此种祸根，若不彻底拔除，战争是永无终止的。要拔除此祸根，舍了中国主义，别无他法，除了中国出来，肩此责任，也别无他人。

世界是一天一天进化的，是日向大同方面趋去的。进化所以迟滞，大同久未出现的原因，可用比喻说明：凡铁条皆有磁气，只因内部分子凌乱，南极北极相消，故磁力发不出来。如用磁石在铁条上面，引导一下。南北极排顺，立即发出磁力。现在全世界分子，凌乱极矣，我们用中国主张，引导一下，分子立即排顺，就可加强进化的速度，而大同可早日出现。

地球为万宝之库，我们需要财货，向之劫取，他是绝不抵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乃是一伙劫贼，在主人门外，你剥我的衣服，我抢你的器械，互相厮杀，并不入主人门内一步，地球有知，当亦大笑不止。请问是谁之罪?曰：罪在充当群盗谋主的达尔文和尼采。

# 孤傲寂寥李宗吾

## 寒燼

我很久就想多知道一些关于“厚黑教主”李宗吾的生平事迹，并且还和朋友谈起过，希望搜求《厚黑学》这部奇书。

从他的行仪与言论上看，我觉得他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人物。他挣脱八股、试帖的藩篱，冲出这道统的桎梏，抖掉秀才的酸气，一心一意，要做一个翱翔天际的「自由人」！

近日刘心皇先生在旧书摊寻到了一本张默生写的原版《厚黑教主传》。拿来我看，我曾以珍如瑰宝的心情，连夜读了一遍。对于这位“教主”的身世和思想，总算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

从他的行仪与言论上看，我觉得他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人物。他挣脱八股、试帖的藩篱，冲出这道统的桎梏，抖掉秀才的酸气，一心一意，要做一个翱翔天际的“自由人”！

他做过“肥缺”的官，但他一则上任就要求减薪，一则解职时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传记的作者张默生氏说他是“身处席 8 庙之中，而心在江湖之上”的“隐于朝”者，东方朔就是这类人物。他的嘻笑怒骂的心理，大概与东方朔有些相似吧？

他愤世嫉俗，有海阔天空的理想，也有“可为知者告，难为俗人言”的抱负。所以在一般囿于道统，惑于物欲的社会中，他感到寂寥。由寂寥而孤傲，而佯狂骂世，自称“教主”，且自负为大观园门前的石狮子。

但他一旦遇到了知己，他的态度就变了。他可以托献隐衷，把狂傲变为谦虚。像他给张默毕氏的信中说：“足下劝我不讲厚黑学而卒不奉教者，盖私衷贪得无厌，欲于张默毕之外，再得一张默生耳。”这种渴求知己的态度是多么诚恳！同时他的寂寥之

感，也跃然于字里行间。

他说他独立思想的根源，是受他父亲的影响，甚或相信是由于胎教。事实上他是一个动乱的大变革中，首先脱缰的野马；驰骋狂奔，成为一个时代的前驱！

他参加过推翻满清的革命运动，是一位同盟会会员。在一度狂热的腾跃之后，驻足回头静看，发现四周都是魑魅魍魉。尤其在军阀割据的四川，更使他感到心寒。所以他发现了“厚黑”的道理，甚至于以“背十字架”与“入地狱”的精神(张默生语)，自承“厚黑教主”，揭开官场的底牌，甘受人辱骂的罪谴。

我们由他的一篇因论文而引起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他对民国成立初期的观感。他说：“世间哪里有古文?无非是‘换字法’、‘减字法’罢了。譬如有人请你做寿序或墓志，你就信笔写出一篇文字，然后把文中的俚俗字换为典雅字，再把冗长句尽量删短，就成了一篇简雅的古文。”

“我们也可以说。世间哪里有真革命呢?所谓

‘革命’，就是‘革命词’，‘不革实质’，无非是‘换字法’、‘嵌字法’罢了。清末以来，革命即算成功，实质则依然如此。世间许多书籍，也都是名词变，实质不变……只要懂得此理，包管你一生受用不尽。”

“例如，你当了大官，有人冒犯于你，你就把他捉来痛打一顿。这本是专制时代的野蛮办法，而你口中不妨说道：‘而今是民主时代了，你这种扰乱秩序的人，君主时代容得你过，民主时代断断容不过你！’这无非是把‘君主，二字换下，嵌入‘民主’二字罢了。闻者必称赞你深谙法治，有民主时代的精神……”

这就是他看过四川的混沌局面后所发的议论，因此也可以看出“厚黑学”之所从出了。

他的傲世的态度并不是毫无理性的，譬如他说：“吾爱名誉，吾尤爱真理。话之说得说不得，我内断于心；在未说出未下笔之先，我必审慎考虑；既已说出，即听凭人家攻击，我也不会答辩。但攻击者说的话，我仍会细细体会，如能令我心折，我还是会加以修正的。”

譬如有人指摘他不该“天天说这些鬼话”，（指“厚黑学”而言）他说：“我是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请问，当今之世，不说鬼话说什么?但我发表的许多文字，又可说是人见之则为人话，鬼见之则为鬼话，亦无不可。”

这就是他的“立言精神”，风骨鳞峋，孤愤蕴胸，成为一个为世俗所轻的怪诞的人物。

他对于思想独立的主张，可以用他《社会问题之商榷》一书中的一段话做为代表，他说：

“至于学术思想，我是绝对主张‘独立自由’的……中国政治界的‘君主’，和学术界的‘圣人’，所走的轨道是一样的。春秋战国时，列国纷争不已，后来产生了‘皇帝’，列强就消灭了。同时诸子百家也纷争不已，后来尊孔子为‘圣人’，诸子百家也就消灭了。皇帝任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服从，如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圣人任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不信从也是大逆不道。皇帝在朝廷上盘跨着，圣人在各人心坎上盘跨着。‘皇帝’蹂躏‘民意’，‘圣人’蹂躏‘思想’。中间有点区别的是，皇

帝的专横，是皇帝自己做出来的，应由皇帝自己负责。圣人的专横，是后人借孔子招牌做出来的，孔子不能自负其责。……大清皇帝倒了之后，把一个大皇帝之权，刮为无数小块，分给国中赫赫有权的军人，成为许多‘小皇帝’。至于孔子倒了之后，把一个大圣人之权，刮为无数小块，分给国内赫赫有名的学者，成了许多‘小圣人’。军阀蹂躏民意，学阀蹂躏思想。军阀背后，有外国的‘帝国主义’；学阀背后有外国的‘哲学家’。‘小皇帝’之命令，是绝对威严，不许违抗……‘小圣人’之议论，自认为绝对正确，不许人匡补，亦不许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我尝说：‘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民族独立，思想更该独立。”这可以做为他的中心思想看。

在世俗之中，他确够得上是一只乌鸦，一只猫头鹰，从来不会呢喃婉转的讨人欢心；只是哑、哑、哑、咕、咕、咕的叫个不停！

# 宗吾家世

## 张默生

大概在南宋年间，广东嘉应州长东县崛起一个姓李的人家，家长李子敏和他的儿子李上达，创家立业，慢慢家道兴旺，子孙繁衍，就成了一个有名的氏族。后来代代相传，传到第十代上，有位名叫李润唐的，在清代雍正三年，携带家眷到四川来，先住在隆昌萧家桥，后来迁往富顺自流井，于是在那里安家落户了。四川自从明末张献忠大屠杀以后，地广人稀，湖广一带的人民都纷纷迁来居住，这个李姓人家的迁居，想来也不外是这个情况。李润唐自从入川以来，家道又慢慢兴旺，子孙繁衍，传到第八代上，出了一颗思想界的慧星，读书穷理，创

立异说，那就是以“脸厚心黑”创立学说的李宗吾氏，这人自从民国以来，已成为四川的名人了。

我因为躲避日寇来到四川，得以读到李宗吾的许多著作，由彼此通信，得以互相认识，最后结为好朋友。这样，我才完全了解他的生平为人和言论思想。他并不是像外界所传的虚妄怪诞、有意警世骇俗的那种人。他的为人，既不脸厚，也不心黑，但他偏偏提倡“厚黑学”，偏偏自称为“厚黑教主”，这种“反话正说”的作风究竟是为什么呢?世人不必笑他骂他，应当先加以深切的自我反省才是。释迦牟尼并不应该进地狱，耶稣并不应该钉十字架，但释迎牟尼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地藏菩萨说，编者按）耶稣偏说：“凡是不背十字架走路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又是为什么?我们同样是应该加以反省的。至于李氏的谈教育，谈政治，谈学术思想等等，都是一本正经的立论，不过他的思想有些奇僻，往往发前人之来发，言近入之未言。于是一些具有传统观点的学者，就骂他是旁门外遭罢了。如今李氏已作古人，再不怕他放言高论了。

可是仲一生的为人行喜，尚且还不完全被世人所了解，生前的言论思想，也有许多是被忽视的。我为纪念这位亡友起见，不惜多花笔墨，作了这篇厚黑教主传记，好让世人借以评定他的功罪。

李宗吾氏，生于光绪五年正月十三日。“宗吾”二字不是他的原名，这是他后来一再变更才改定的。他的名号几经改变，当他幼年的时候，脾气非常蛮横，毫不讲理，见到的人都称呼他“人王”。他的父亲就把“人王”二字合为“全”字，加上“世”字辈，名为世全。算命先生说他命中少“金”，就加上金旁，成为世铨。后来私塾先生又说他命中少“木”，并不少“金”，他也正嫌父亲为他命的名不好，便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这是表示信从孔子的意思。到二十五岁，思想大变，对于儒教颇不满意。心想与其宗法孔子，不如宗法自己，就改名为宗吾。他常说：“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独立的旗帜。”以后宗吾这一名字流行，而世楷的名字就几乎无人知道了。

宗吾兄弟七人，姊妹二人。在兄弟中他是排行

第六，三哥早死，其余六房均独立成家，他的父亲命名为“六谦堂”。除他一人外，兄弟都务农，只有他的七弟后来开机房，略微具有商业性质。宗吾是相信遗传和胎教的，他说他的喜欢读书，是先天决定的，因为生他的那几年，正是他父亲闭门读书的时候。并且他还引用苏氏父子为证，他说：“世称苏老泉（苏洵）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考证老泉生在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仁宗第二年乙亥满二十七岁。苏东坡生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日。他们兄弟二人，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生的。历史上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的，只有老泉一人，生出二位文豪；四十岁才发愤读书的，只有我父亲一人，生出一位教主，岂非奇事。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则人甚沉静，好黄老之学，所注老子解，推之古今杰作。大约老泉发愤读书，初时奋发踔厉，后则入理渐深，渐为沉静，故东坡子由二人，禀赋不同。我生于我父亲发愤读书的末年，故我性沉静，喜老子，颇类子由；惜我生于农家，为学不得门径，未免有愧子由了。”他说他的奇

怪思想，也是禀自他父亲，实则他家一连几代，性格都有点特殊。我们先追溯到他的曾祖说起，来剖视一下他的血统看看。

宗吾的曾祖，名求枋，性格异常严肃，虽是一个开染店的老板，可是道貌岸然，无人不敬畏他。凡族亲子弟，衣冠不整者，酒醉者，如果走到他的店门，立即屏气敛容，不敢经过。但他对人并无疾言厉色，仍是具有一副慈祥温和的态度。生平从未作过亏心事，享寿七十岁。临死之前，命家人捧进手巾，自浴其面，帽徽不正，手自整理，然后凭几而卒。

宗吾的祖父，名乐山，一生务农，曾种植蔬菜出售。农闲时，贩卖油、蜡烛和草鞋，沿街叫卖。他体格魁伟，性情朴实。上街挑粪，有人和他说话，他必定站着回答，粪担挑在肩上，也不知放下。遇到狡猾的人有意拿他开心，久谈不止，他便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引得满街人捧腹大笑。他在晚饭后便睡，等到家里人就寝时，他已睡醒了，醒后就不再睡。睡熟时，喊也喊不醒，如果喊“强盗来

了”，他马上警觉地爬起来。他在晚上睡醒之后。就整理第二天要卖的蔬菜，整理完了，便手拿一根木棍，前往菜园守夜。菜园靠近大路，强盗偷了东西从这里经过的，往往被他夺下，交还失主。所以盗贼非常怕他，常常绕道而行。家中平日是舍不得吃肉的，到了年终，他才割十斤肉，准备腌起来。自己拿刀削肉的边角，削下来的约有半斤，就叫他的妻子拔些萝卜来烧汤。并且一再叮嘱她：萝卜大的留着准备卖，小的要留着等它长大，必须选择一窝双生和破裂没有卖相的才拔来。他的妻子在菜园里找遍了，一棵也找不到，他才忍痛允许拔来用。萝卜汤烧好了，他亲自掌勺，盛到碗内，又倒进锅里，又盛又倒，再倒再盛。他的妻子问道：“你这是做什么呢?”他说：“我想分给家里人和工人都吃点，苦于分不均匀啊!”这件事过了不久，他就生病死去。他的妻子割了一块肉，祭献在灵前，一见到肉就痛哭，自言自语地说“泪比肉多”。又因为痛惜不已，就把他生前所用过的扁担珍藏起来，并且说：“后代子孙如果昌隆发达，就要用红绸子把扁担包裹起来，

悬挂在正堂梁上，永远留作纪念!”

据说这条扁担经过他的子孙保留到、1920 年，后来被盗贼毁了。他的妻子曾氏，是高山寨富家的女儿，出嫁以后，终年陪着丈夫操持劳作，挑水担粪，任劳任怨。有时回娘家探亲，看见猫狗吃剩的食物，她就暗暗地想：我家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剩饭剩菜!宗吾小时候，听到他的父母屡次谈到这件事，告诫他们兄弟说：“先人这样穷困，这样辛勤艰苦，吃一餐肉的困难，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做儿孙的千万不可忘记啊!”

宗吾的父亲，名高仁，字静安。他原来在外面学做生意，自从父亲去世后，便在家务农。他与妻子共同操持劳作。终日辛苦劳累的情形，完全如他的父母一样。他常常拿出他父亲遗留的扁担，把它作为警戒，因而家景渐渐富裕，得以购置田产。不幸在四十多岁时，积劳成疾，医生警告他说：“赶紧把家务丢了，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他于是把家务完全交付给妻子，自己专心养病。三年之后，病才痊愈。他在养病期间，才得到看书的机会。先

《官场现形记》绣像。

找到《三国演义》、《列国演义》等书来看，以后就看起《四书》等书来，他一看再看，于是从中就看出道理来，就是“书即是世事，世事即是书”。

他后来只看三本书，其他各种书完全不看了。哪三本书呢?一是《圣论广训》，这本书是乾隆颁行天下的。后面附录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二是《劂心要览》，还只是看全书中的一本，其中记载司马光及唐翼修等人的名言，他称它为格言书。三是杨继盛弹

劾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摺，后面附录遗嘱。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不常看。就是那三本书中，还只有前两本是手不释卷的。临死前几天，还在阅读，不忍心放下。他常说："书读那么多干什么!每一本书中，自己觉得哪一章好，就把它死死地记下来，照着去做，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

他最爱高声朗读的，在《圣论广训》中有这样两句："作为儿子的不知道孝顺父母，难道就不想想父母爱子女的心吗?"在《劐心要览》中，有这样几旬："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佚，淫佚又生贫贱。"

他读的书固然是如此的少，他平生从没有写过一个字。这更令人感到奇怪。当宗吾七八岁时，发生一件急事，他父亲叫他拿笔墨来想要写信，等拿来了他父亲又说不写了。但宗吾偏偏说："我的奇怪思想是发源于我的父亲，读书的方式也是学习我的父亲。"这事，久后当加以证明。

宗吾的父亲自从大病一场后，就不敢再做笨重的工作，只不过偶尔扯扯甘蔗叶子，或种胡豆时羔

羔灰罢了。但一有空就看书，自然是他心爱的那几本书。每当雇来的农工到田里工作时，他便拿着烟竿或火龙(一种烤火炉)，挟着书，坐在田边，时而同农工谈天，时而自己看书。他对于农事特别内行。每天早晨必定到田里巡视一次。他常说："我睡在家中，农工在田间工作的情形我都知道。"当家里的人从田间回来，他常问："作工的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家里的人如果没有留心，回答得不确实，他便笑着说："不要瞎说！"

他一生注重早起，他说曾经读过三个人的《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的。朱柏庐说："黎明即起。"唐翼修说："早睡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说："治家早起，所有的事务就安排得舒展，如果整晚上肆意地玩乐，早上起不来，那么办事恐怕就会有疏漏。"因此，他虽然不像他父亲那样早起，但鸡一叫就起，没有一天间断，就是隆冬大雪，也是这样。

那时还没有火柴，他每天早晨起来，便用火镰敲打火石，将灯点燃，再用木炭生着火龙，温热了酒，独自喝起来。然后口含叶烟，一直坐到天亮。

这时，便将农工应该做的工作及自己应办的事，一一规划妥当了。所以饰友卜弹家务，都是有条有理，农工做工，时间也没有片刻的浪费。他怕农工起床晚了，耽误工作，但每天早晨喊他们，又觉得讨厌，于是他把堂屋的门做得很紧，一见窗户上发白，他就把堂屋的门“砰”的一声打开，农工们自然也就惊醒了。

他因为爱早起，喜欢思考，所以生平与别人交涉，没有一次失败过。他常说：“凡是与别人交涉，必须将他为什么来，我该如何对应，四面八方都想到，临到交涉时，不论他从哪方面谈，我都可以应付。”

当他病愈之后，邻近有一处庭院想卖给他，他也很想要，但是嫌索价太高，就故意对卖主说：“价钱太高，我买不起。”可是彼此勾心斗角，牵牵连连，总不肯把事放过。邻人埋怨他当买不买，声言要到官府控告，他也不理。甚至把他家的出路挖了，他就由屋后绕道行走，也不与邻人计较。结果，那庭院还是卖给了他，这时又生出种种纠葛，最终他还

是得到了胜利。

宗吾对我说，他的七弟世本，便是他父亲与邻人勾心斗角时生的，果然世本为人处事，精干机警，后来的父母死，哥嫂死，丧事都由他一人包办，办得有条有理。世本环对人说："我没有事，坐起来就打瞌睡；有事办就精神百倍。这几年幸而家中死了几个人，还算有事可办，不然这日子就真难过！"于是宗吾又根据这来证明他的遗传及胎教说，他说希望科学家研究一下。他的父亲死时，享寿六十九岁，那时已成小康之家了。

广东人的祖宗观念、乡土观念、以及团结的精神是很强的。李家自从到四川以来，对于原籍的先人填墓和同族的安全，仍然是深深地纪念着的。所以他们还派人回广东扫墓，并慰问同族的父老子弟。在四川更是设有宗祠。宗祠的成立，据说是外省人来川，常被本地人欺凌，于是他们互相约定：凡是广东迁川姓李的人家，成立一个会，叫做"棒棒会"，有来欺凌的，就一齐同他们拚命。以后有人说："棒棒会"是违法的，才改立宗祠。

广东人来四川的，嫁女娶媳，必定要选择广东人。偶尔破例娶本地女子，入门也必须说广东话。家庭及亲戚往来，更要说广东话，否则说是“卖祖宗”。李家自从润唐到宗吾一辈，算来已有八代了，但他们兄弟姊妹九人，都是和广东人结亲的。有这强烈的民族性格，再加上代代相传的个性血统，假如我们相信遗传学的话，那么产生出一位赋有奇怪思想的李宗吾，这是不足为奇的事。

# 亲访宗吾答客问

张默生

问：

“先生能否暂将厚黑学收起不讲，专门在文化学术方面多加发挥和著述，以饷国人?”

答：

“这是办不到的!十年以来，已有很多朋友劝我不必再谈厚黑。要知道厚黑是‘说得做不得的’，我们既然不能应用，就不能不讲；不讲，心中反而难受。如果想劝我不讲‘厚

黑’，那就无异于劝公孙龙不讲‘白马非马’。这是万万办不到的。我本着‘说得做不得’的信条，尽量发挥厚黑哲理来创建教派树立学说，试问这种无冕之王，唯我独尊，又有谁能比得过我优游自豪呢?再说古今真理只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孔孟的仁义，老子的道德，释迦牟尼和耶稣的慈悲博爱，以及宗吾的厚黑!都是一个真理，不过说法不同罢了。假若各人有所发明，各人树立一个学说，彼此不互相取代，那就是各有千秋。这样，比起那些志满意得的人，我觉得万胜一筹，又何必去干别的呢?你多次来信劝我不讲厚黑，怕对我前途有阻碍，我想当年基督尚且愿意以身殉教，区区之阻，又哪里能够使教主不谈厚黑呢?”

问：

“先生满腹经纶，是当代的一个诸葛孔明呢，先生自己认为如何?”

笑着答道：

“孔明何足道哉!他的名士气太高了!单就用兵而论，他还不及刘备，刘备不过是借他来慑服头脑

简单的关羽、张飞、赵子龙和黄忠等人罢了，实际上他是被刘备玩弄在股掌之间的。如果不是这样，那讨伐东吴的战役，刘备为什么不让孔明自己当将军呢?而且孔明任用马谡守街亭，实在是个大失策(应当用魏延)，蜀国穷困灭亡，斩马谡的时候，就已出现苗头了。”

问：

“先生看，古今以来谁是可取的呢?”

答：

“我不是说过想当一个姜太公的话吗?实际上千古可取法的，只有姜太公这个人。太公八十高龄，尚且还能辅

厚黑学的始祖，舍去姜太公还有谁呢?

佐周王攻克商纣，这已是亘古奇迹。这之后苏秦苦读他的兵书，于是用合纵联合了六国，张良运用他的兵法，于是消灭了秦王朝和楚霸王项羽。试问：厚黑学的始祖。舍去姜太公还会有谁呢?鄙人其实是他百代的徒孙，想挖掘出这千古不传的秘诀，来给前人增光，为后人造福。”

问：

“先生治学的门径，可以告诉我们吗?”

答：

“我平生治学，实在是得力于八股义法的‘截搭题’，那是很合乎辩证法的逻辑的。我的厚黑及一切著作，都是从中推衍出来的。”

问：

“先生莫不是说笑话吧!”

答：

“不是笑话，我得到的确实是这一套八股法宝。如果不相信，就请以后对于八股义法多下些功夫。”

问：

“先生的著作，出版了的，未出版的，一共有

多少种?”

答：

“已出版的有《厚黑学》、《厚黑丛话》、《宗吾臆谈》、《社会问题之商榷》、《吊打校长之斋案》、《孔告大战》、《怕老婆的哲学》等十几种。现在还在写的，和已写成未发表的，还有《中国民族特性之研究》、《政治经济之我见》、《叙属旅省中学革命始末记》、《性灵与磁电》、《迂老随笔》等。谈正经道理的，有《社会问题的商榷》、《考试制度的商榷》、《制宪与抗日》、《中国学术之趋势》、《心理与力学》五本书。其余的正经的作品，因为尚未问世，暂可不谈。其实我已经老了，还著作什么书呢?真可说是自不量力。”

问：

“先生以往的资历，及目前的身世境遇如何?”

答：

“我早年受教于富顺县著名的八股家卢衆先生，后来进入成都高等学堂学习数理，曾加入同盟会；民国以来，充任督署科长、全省官产清理处处长，

提升我担当重庆海关监督，我没有去就职，后来在富顺县中学和绵阳省立中学当过校长。后来又担任省督学多年，曾离开四川考察各省教育。北伐以后，到四川省府担任编纂委员，去年才去职归家。我自幼出生在贫穷的家庭，经过一生奋斗的结果，已有点小积蓄，现在有市区住宅一所，水田三处，收租一百石，生活还可以称得上小康。我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很有能力，曾担任富顺县教育局长和自流井中学校长；次子曾在成都工业学校读书。不幸两个儿子都在近几年中先后死去，现有老妻寡媳和三个孙子四个孙女，请有塾师在家中教他们。这便是我的大概情形。”

# 战天主教

## 张默生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厌我，
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的讨人家欢喜。

——胡适《乌鸦》

这首诗，是几乎三十年前作者自己编入《尝试集》的。在当时，胡博士显然是借这不讨人喜欢的“乌鸦”来自喻，时至今日，作这首诗的人与其留以自喻，倒不如拿来移赠给市井小人：他能毫不容

情的去揭穿他们的脸皮，洞照他们的心迹，使人世间的魅魑魍魉，一齐现形。他如此这般地哑哑而啼，真把人叫得冒火，叫得心焦。所以说，他才是真正的一只乌鸦！我现还想送他这样的一首诗：

咕咕喵，

咕咕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要问这又是什么诗？这就是“猫头鹰诗”。“咕咕喵”，是猫头鹰在叫，“哈哈哈……”是猫头鹰在笑。我们故乡人说：“不怕猫头鹰叫，就怕猫头鹰笑！”据传说：猫头鹰叫，固然是不吉利。却还没什么，猫头鹰笑，就非死人不可，或者是预示着极大的凶兆。

厚黑教主一生的冷笑，每每使人毛骨悚然，恐惧不安，好像听见猫头鹰的叫与笑一样，所以说，他不仅是一只乌鸦，更是一只猫头鹰！

再就他是“一颗思想界的慧星”来说，他也是应该受到天怒人怨的。慧星俗名扫帚星，它的出现

就预示着天灾人祸。不但愚夫愚妇怕它，王公大人怕它，就是精研科学的天文学家们，也都警觉起来注视它的行动。假使其他星球上也有人类的话，他们惶恐惊怪的程度，想来也不亚于我们这个世界。因为慧星在自然界，不肯遵循自然规律的轨道，拖着一条长尾巴，横冲直撞，所以人事界对它也无从作合理的猜测，因此觉得可怕。思想界的慧星，在旧思想界所起的作用也是这样。

黑主的思想不遵守传统，不安于以前的常规，也不信从中外人士的意见，无论对天道人事，他只是一意孤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释，像这样的反叛思想，不是一颗慧星是什么?当然就招惹得天怒人怨，被社会认为是不祥之物了。

他既然是像乌鸦一样的叫来叫去，又像猫头鹰的边叫边笑，哪能不令人生厌，令人痛恨?所以关心世道的人士，深怕他的学说传开来，毒害社会，写文章批判他的也有，在大庭广众之中痛骂他的也有。

我还记得五年前有个天丰教的某主教，就在公开演讲时痛骂过他。我把这事告诉了他，他立刻出

黑主的思想不遵守传统，不安于以前的常规，也不信从中外人士的意见，无论对天道人事，他只是一意孤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释，像这样的反叛思想，不是一颗慧星是什么？当然就招惹得天怒人怨，被社会认为是不祥之物了。

马应战，曾写了这样标题的一封战书：“厚黑教主某答天主教主教某书。”全文情节已记不清了，无非是狠毒的讽刺。只记得开头有这样的话：“我是厚黑教的教主，你是天主教的主教，主教比教主是低一级的，你们天主教既然最重阶级，你竟以主教的身份批注我教主的学说，你也未必太不自量了……你们三点式的祈祷，无非是指着前胸的两个妖艳的乳峰，来造谣惑众……等，当时他想送去登报，经我一再劝阻，他才把战表撤回。近年有位沈武先生，著有《厚黑批判》一书，对于“厚黑学”给以无情的痛击，可惜教主已看不见了，谁是谁非，只好让第三者去公断吧。

教主去世已经有三年半了。他的墓木正拱，孤魂游荡在野外，谁能同他有一样的腔调？遥想乌鸦在

月色朦胧中飞来飞去，到夜半时悲鸣长啼，不知能否给他提供一点安慰?我现在接着前面的歌唱一首，用来吊唁厚黑教主在天之灵。

咕咕喵，

咕咕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咕咕喵，

咕咕喵，

哈哈哈哈……

# 薄白学

## 张默生

宗吾大谈他的厚黑方法，自称教主，自然是警世骇俗，令人感到怪异。于是友人就善意地劝他说："你的废话少说些吧!外面许多人指责你,你也应该爱惜名誉。"他说："我爱名誉，我更爱真理。话说得说不得,我在内心会作出判断,在没有下笔之前，我一定审慎考虑。已经说出了，就听任别人攻击，我并不答辩。但攻击者说的话，我仍细细体会，如果能令我心服，我还是加以修正的。"

有时友人不客气的责备他说:"你何必天天说这些鬼话呢?"他说:"我是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请问，当今之世，不说鬼话，说什么?但我发表的许

多文字，又可说：‘人见到了就是人话，鬼见到了就是鬼话。’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有人对他说：“某人对你不起，他如何如何。”他便说：“我这个朋友，他当然这样做，如果他不这样做，我的‘厚黑学’还讲得通吗?我所发明的是人类的大原则，我这个朋友，当然不能逃脱出这个原则。”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他这样的嬉笑怒骂，毫不顾忌，自然得罪了社会，尤其得罪了以术道自命的大人先生。据说有一位关心世道的官人，首先出来对他声讨罪行，并著作一本《薄白学》,在成都某

报纸连续发表，满口道德话，对于“厚黑学”大肆攻击，并且说：“李宗吾呀!赶快把你的厚黑学收回去吧!”但他读后置之不理，许多人劝他著文辩驳，他便说:“这又何必呢?世间的学问,各人讲各人的，信不信，听凭众人。就好比粮食果木的种子，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彼此不须争执，只管把它种在土里，将来看它的收获就是了。”他们说：“你不答辩，可见你的理屈，是你的学说被打倒了。我们如今不再奉你为师，要去给他拜门，学‘薄白学’去。”他说：“你们去向他拜门，是很可以的，但是我要忠告你们几句话;《厚黑经》说：‘脸厚心黑的人可以得到一个大国的统治权，如果脸不厚、心不黑，连一碗大米饭、一匙汤都得不到。’将来你们讨饭吃，不要怪我。”后来那位“薄白学”的发明家，因为有贪污横暴的事实，他的脑壳被人砍下来挂在成都公园的纪念碑上示众若干天，人人反而大为称快，这真是一件圣事了。

如今我们再反观厚黑教主的品行怎样呢?他认为“薄白学”是可以藏在心里去实行的，不必拿在

口头上说；厚黑学也是可以藏在心里去实行的，决不许拿在口头上说。当年王简恒学习厚黑学时说过“做得说不得”的话，宗吾承认是至理名言。但后来宗吾既然把《厚黑学》不仅公然发表了，而且还逢人对人强说不休，于是就又变出了一条公理，那便是，厚黑是“说得做不得”的。所以他自从发表《厚黑学》以来，反而成了天地鬼神，在天空注视，在身旁监察，每想做一件事，刚一动念头，自己就想：“像这样去做别人岂不会说栽实行厚黑学吗?”因此凡事不放手去做。你想，重庆海关的监督，是何等天字第一号的肥缺啊!但他不肯干，即使有人劝，劝也不干。官产竞卖处和官产清理处的经理处长，也不能不说是发财的机会吧!但前者他要求减薪，后者裁撤时，落得没有归家的路费。于是他自己解嘲地说：“我之所以不能成为伟人，根源就在于此。厚黑学呀，厚黑学，你真是把我误了!”

# 六十晋一妙文

鄙人今年(1939 年)已满六十岁了。即使此刻寿终正寝，或者被日本飞机炸死，祭文上也要写享年六十有一上寿了。生期那一天，并无一人知道，过后我谝告众人，闻者都说与我补祝。我说："这也无须。"他们说："教主六旬诞颂，是普天同庆的事，我们应该发出启事，征求诗文，歌颂功德。"我说："这更不必劳累费心，许多做官的人，德政碑是自己立的，万民伞是自己送的，甚至生祠也是自己修的。这个征文启事，不必烦各位亲友，等我自己干好了。"

大凡征求寿文，例应补叙本人道德文章功业，最主要的尤在写出那个人的特点，其它可从略。鄙人以一介匹夫，崛起而为厚黑圣人，于儒释道三教

之外特创一教，这可算真正的特点。然而其事为众人所共知，其学已家喻户晓，并且许多人都已身体力行，这种特点，也无须赘述。现在所说的，不过表明鄙人所负责之重大，此后不可不深自勉励而已。

鄙人生于光绪五年己卯正月 13 日，次日始立春，算命先生所谓："己卯生人，戊寅算命。"所以己卯年生的人，是我的老庚；戊寅年生的人，也是我的老庚。光绪己卯年，是西历 1879 年，爱因斯坦生于 3 月 19 日，比我要小一点，算是我的庚弟，他的相对论震动全球，而鄙人的《厚黑学》仅仅充满四川，我对于庚弟，未免有愧。此后只有把我发明的学问，努力宣传，才能不虚此生。

正月 13 日，历书上载明："是杨公忌日，诸事不宜。"孔子生于 8 月 27 日。也是杨公忌日，所以鄙人一生际遇，与孔子相同，官运之不亨通，一也；其被称为教主，一也。天生鄙人，冥冥中以孔子相待，我何敢妄自菲薄！

杨公忌日的算法，是以正月 13 为起点，以后每月退二日，如 2 月 11 日，3 月 9 日……到了 8 月，

又忽然发生变例，以 27 日为起点，又每月退二日，如 9 月 25 日，10 月 23 日……到了正月又忽然发生变例，以 13 为起点。诸君试翻历史书一看，即知鄙言不谬。大凡教主都是应运而生，孔子生日就是 8 月 27 日，所以鄙人生日非正月 13 日不可。这是杨公在千年前早已注定了的。

孔子生日定为阴历8月27日,考据家颇有异词。改为阳历 8 月 27 日，一般人更莫名其妙。千秋万岁后，我的信徒，饮水思源，当然与我建个厚黑庙，每年圣诞致祭，要查看阴阳历对照表，未免麻烦。好在本年(1939 年）正月 13 日，为厚黑教主圣诞。将来每年阴历重九登高,阳历重三日入厚黑庙致祭，岂不很好。

四川从汉朝文翁兴学以后，文化赶上了齐鲁，历经晋唐到了明朝，蜀学的兴盛，足与江浙诸省相当。明朝张献忠践踏四川，杀戮之惨，亘古未有。秀杰之士，起而习武，蔚为风气。有清一代，名将辈出，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无一不有。清朝嘉庆道光时，全国提镇，四川人占十之七八。于是四

川武功特别兴盛，而文学则一蹶不振。六十年前，张文襄建立尊经书院，延聘湘潭王壬秋先生，来川讲学，及门弟子中有井研的廖季平，富顺的宋芸子，名满天下，其他学者，指不胜屈，朴学大兴，文风再度兴盛。考证《湘绮楼日记》，己卯年正月 12 日，王壬秋先生接受尊经书院聘书，次日鄙人诞生，明日即立春，万象更新，这其中实见造物运用之妙。

帝王的崛起，必先有为它扫除通路的，教主的崛起，亦必先有为它扫除通路的。四时变化，成功者都离开了。孔教之兴，已二千余年，皇天上帝，乃向西行，选择四川为新教主诞堆之所，使东鲁圣人，西蜀圣人，遥遥相对。无奈川人尚武，已成风气，特先派遣王壬秋入川，为之驱除，这是王先生一受聘书，而鄙人即嵩生岳降的原因。

1912 年，共和肇造，为政治上开一新纪元，今为 1939 年，也即是厚黑纪元二十八年。所以四川的进化，可分为三个时期：蚕从鱼凫，开国茫然，不用多说。秦代通蜀以后，由汉司马相如，以至明阳镇，川人以文学见长，是为第一期，这是文翁的功

劳。有清一代，川人以武功见长，是为第二时期，这是张献忠的功劳。民国以来，川人以厚黑学见长，是为第三时期，这是鄙人的功劳。

1912 年以后，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努力工作，把四川造成一个厚黑国，于是中国高瞻远瞩之士，大声疾呼说：“四川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试想，要复兴民族，打倒日本，除了这种学问，还有什么法子?所以鄙人在所著《厚黑丛话》内，喊出“厚黑救国”的口号，举出越王勾践为模范人物。开始的时候，勾践入吴，自己做别人的臣，妻子做人家的妾，是之谓厚。后来，沼吴之役，夫差请照样的为臣为妾，勾践不许，必置之死地而后已，是之谓黑。“九·一八”以来，我国步步退让，是勾践退吴的方式，“七七事变”而后，全国抗战，是勾践沼吴的精神。我国当局，定下国策，不期而与鄙人的学说暗中符合，这是很可庆幸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难道是好讲厚黑吗?我是不得已罢了。

鄙人发明《厚黑学》，是千古不传的秘密，从今而后，当努力宣传，死而后已。鄙人对于社会，既

有这种空前的贡献，社会人士，即该予以褒扬。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当他们的教主六旬圣诞，应该作些诗文，歌功颂德。自鄙人的目光看来，举世的人骂他和举世的人歌颂他，有同等的价值。除弟子而外，如有志同道合的逸伯玉，或走入异端的原壤，甚或有反对党，如楚狂沮溺，征生亩诸人，都可尽量地作些文字，无论为歌颂，为笑骂，鄙人都敬谨拜受。将来汇刊一册，题目为《厚黑教主荣录》。

千秋万岁后，厚黑学如皎日中天，可谓其生也荣，其死也荣。厚黑学万岁，万万岁!厚黑纪元二十八年，3 月 13 日，李宗吾谨启。这一天，就是我庚弟爱因斯坦六十大寿的前一天。

# 怕老婆的哲学

黑主生平好写滑稽文字，有时用杂文体，有时用小说体，没有一篇不是嬉笑怒骂，语含讽刺。

有人说：“黑主在世，是天地间一大讽刺”，我也认为是这样。他不仅讽刺世人，有时也讽刺自己。不过当他讽刺自己的时候，更是恶毒的讽刺世人，这是他一贯的伎俩。

例如他提倡厚黑学，明明是借骂世人的，但他偏偏一身独当，自居为厚黑教主，而有《厚黑学》、《厚黑经》、《厚黑传习录》的写作。

如果有人质问他：“你为什么骂人呢?”他必然回答道：“我怎敢骂人?我是骂我自己。”试问你对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本篇首先要介绍的是他所著的《怕老婆的哲学》

一文，仍是袭取这种故智，他著此文的动机，想是鉴于我国的伦常，日趋乖舛。所谓五伦，几乎是破坏殆尽的，社会上无非这些“好货财和妻子”的东西；但他却不像道学家们的一贯作风，说什么“世风不古，江河日下”的慨叹之词。他竟喊出“怕老婆’，的口号，加以提倡，而且著为专论，名之曰哲学，末附“怕经”，以比儒
家的“孝经”，这种讽刺，真可说是恶毒极了!

他自己怕不怕老婆，我们不很知道；但他曾极力主张当约些男同志，设立“怕学研究会”，共相研讨，俨然以“怕学”研究的会长自居，这不又是一种现身说法吗?

他那自称怕学的文章，大意是说，大凡一国的建立，必有一定的重心，我国号称礼教之邦，首要的就是五伦。古代的圣人，在五伦中特别提出一个“孝”字，作为百行之本。所以说，“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全国重心，建立在一个“孝”字上，因而产生种种文明，我国雄视东南亚数千年，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自从欧风

东渐，一般学者，大呼“礼教吃人”，首先打倒的就是“孝”字，全国失去重心，于是谋国就不忠了，朋友就不信了，战阵就无勇了。有了这种现象，国家怎能不衰落,外患怎能不侵凌?因此必须另寻一个字，作为立国的重心，以替代古之“孝”字，这个字仍当在五伦中去寻。

我们知道，五伦中君臣是革了命的，父子是平了等的，兄弟朋友更是早早放弃了的；所幸五伦中尚有夫妇一伦存在，我们应当把一切文化，建立在这个伦上。天下的儿童，无不知爱其亲也，积爱成孝，所以古时的文化，建立在“孝”字上。

世间的丈夫，无不爱少妻也，积爱成怕，所以今后的文化，应当建立在“怕”字上。于是怕老婆的“怕”字，便不得不成为全国的重心了。

他说“怕”学中的先进，应该首推四川。宋朝的陈季常，就是鼎鼎有名的怕界巨擘，河东狮子吼的故事已传为怕界的佳话了。所以苏东坡赞以诗曰：“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地心茫然。”这是形容他当时怕老婆的状态，算是灵魂无主，六神出窍的。

但陈季常并非等闲之辈，他是有名的高人逸士。高人逸士，都如此地怕老婆，可见怕老婆一事，应当视为天经地义。东坡又称述他道："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这是证明了陈季常肯在"怕"字上做工夫，所以家庭中才收到这种良好的效果。

时代更早的，还有一位久居四川的刘先主，他对于"怕学"一门，可说是以发明家兼实行家。他新婚之夜，就向孙夫人下跪，后来困在东吴，每遇着不得了的事，就守着老婆痛哭，而且常常下跪，无不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他发明这种技术，真可说是渡尽无边苦海的男子。

凡遇着河东狮吼的人，可把刘先主的法宝取出来，包管闺房中顿呈祥和之气。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

他更从史事来证明：东晋而后，南北对峙，历宋齐梁陈，直到隋文帝出来，才把南北统一，而隋文帝就是最怕老婆的人。有一天，独孤皇后发怒了！文帝怕极了，跪在山中，躲了两天，经大臣杨素诸人把皇后劝好了，才敢回来。"怕经"曰："见妻如

鼠，见敌如虎。”隋文帝之统一天下，谁说不应该?

隋末天下大乱，唐太宗扫灭群雄，平一海内，他用的谋臣房玄龄也是一位最怕老婆的人。他因为常受夫人的压迫，无计可施，忽然想到：太宗是当今天子，当然可以制服她。于是就向太宗诉苦，太宗说：“你喊她来，等我处置她。”哪知房太太几句话就说得太宗哑口无言，便私下对房玄龄说：“你这位太太，我见了都怕她，以后好好的服从她的命令就是了。”太宗见了臣子的老婆都害怕，真不愧为开国明君。

隋文帝是最怕老婆的人。

我国历史上，不但要怕老婆的人，才能统一全国，就是偏安一隅，也非有怕老婆

的人，不能支持危局。从前东晋偏安，全靠王导、谢安出来支持；而他们两人，都是“怕学”界的先进。王导身为宰相，兼充清谈会的主席。有一天手执麈毛，坐在主席位上，谈得正起兴时，忽然报道：“夫人来了！”他连忙跳上犊车就跑，弄得狼狈不堪。但他在朝庭中的功劳最大，竟获得天子九锡之宠。推根寻底，便得力于怕字诀。

名将谢安受到夫人的严格训练。

符坚以百万之师伐晋，谢安围棋别墅，不动声色，把符坚杀得大败，也是得力于怕字诀。因为大家知道的：谢安的太太，把周公制定的礼改了，拿来约束他的丈夫，谢安在他夫人的名下，受过严格的训

练，养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习惯，符坚怎么是他的敌手?

他如此主张怕老婆的重要，自不免启人之疑。所以有人问他道："外患这样严重，如果再提倡'怕学'，养成怕的习惯，敌人一来，以怕老婆的心理怕之，难道不是要亡国吗?"他说："这却不然，从前有位大将。很怕老婆，有一天愤然道：'我怕什么?'传下将令，点集大小三军，令人喊他夫人出来，打算以军法从事。他夫人出来，厉声问'喊我干什么?'他惶恐伏地道：'请夫人出来阅兵"'。此事经他多方考证，才知道是明朝戚继光的事。但他不觉得奇怪。继光虽然行军极严，他儿子犯了军令，就把他斩首；可是夫人寻他大闹，他自知理屈，不敢声辨，就养成怕老婆的习惯；谁知道一怕反把胆子吓大了，以后日本兵来，他都不怕。所以他敢于出战。凡读过希腊史的人，想都知道斯巴达每逢男子出征，妻就对他说："你不战胜归来，不许见我之面!"一个个奋勇杀敌，斯巴达以一个小国，遂崛起称雄，倘平日没有养成怕老婆的习惯，怎能收如此效果?

他不但由历史上证明了应当怕老婆的至理名言，而且他事从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去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官级越高的，怕老婆的程度越深，官级和怕的程度，几成为正比例。于是由古今的事实，又归纳出精当的定理，而特著“怕经”若干条，垂范后世。

教主说：怕是天经地义的，人民应该去实行。五刑有三千条罪名，而罪过最大的是不怕。

教主说：怕妻子而放手在外面干坏事的男人不多。人人不做坏事而国家不兴旺是没有的事。君子应务本，树立了本道就出来了，怕老婆不是复兴中国的大本吗?

教主说：只有大人物有怕老婆的心理，一怕老婆国本就稳固了。

教主说：怕学之道的极至是至善，做老婆的极至是严厉，做丈夫的极至是怕。家里有个好老公，是说老婆严厉。妻在家里发令，丈夫在外奔忙，是天经地义。

教主说:伟大啊!做妻子的道理,像天那么高远。只有妻子有办法，浩浩荡荡的样子，叫不出名字，

只有顺着妻子去做。

教主说：怕老婆但感觉不到，已经成了习惯了。终生怕老婆，而不知道怕老婆的人很多。教主说：君子看到老婆发火，就吃饭不香，听音乐也不高兴，坐立不安，毕恭毕敬，但千万不要去碰她。

教主说：老婆有了错误，就低声下气，好言好语地劝告，如果不听，就再恭敬地劝。劝了三次还不听，就跟在她身后哭个没完。老婆一发怒打老公打出了血，也不要抱怨，更应加倍地敬畏。

明朝大将戚继光也很怕老婆。

教主说：做人丈夫的，早晨出门不回，妻子就倚在家门上盼望。晚上出门不回，妻子就倚在

大门上盼望。所以，妻子在不远游，要出去就有个规矩。

教主说：君子做事，看上去没有痕迹，听不到声音。到了老婆的房间，恭恭敬敬地，不让坐就不敢坐，不让走就不敢走。妻子悲伤也跟着悲伤，妻子高兴也跟着高兴。

教主说：对国家不忠心不怕，对朋友不诚心不怕，上战场不勇敢不怕。但一举足不敢忘了妻子，一说话也不敢忘了妻子。想做好事，想到给妻子留个好名声，就去做。想做恶事，想到将给妻子蒙羞，就不要去做。

教主说：妻子是丈夫终身的依靠。身体发肤，属于妻子，不敢伤坏，这是怕的开始。立身行事，扬名于世，让妻子也显贵，这是怕的结果。

上面十二章，据他说“为怕学入道之门，其味无穷。为夫者，玩索而有得，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最后，他对于今后的历史家，尚有此建议：旧礼教注重“忠孝”二字，新礼教注重“怕”字，我

如说某人怕老婆，无异誉之为忠臣孝子，是很光荣的。孝亲者为“孝子”，忠君者为“忠臣”，怕妻者当名“怕夫”。旧日中有“忠臣传”、有“孝子传”，将来民国的史书，一定要立“怕夫传”。

全文完

图书模板由 爱书网 www.ilovebook.cn 提供